

國學基本叢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六

書叢本基學國

錄要年繫來以炎建

(六)

撰傳心李



行發館書印務商

國家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國家圖書館



000007867



普

建炎以來要錄卷八十六

【紹興五年】閏二月乙巳朔，祕書省校書郎許搏守監察御史。宗正少卿直史館范沖、祕書少監朱震竝兼侍講。左朝請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程瑀復徵猷閣待制。除名勒停人孫覿、左奉議郎。是日雨雹。

丙午，手詔卿大夫奉法守公，克勤庶務，令尙書省給黃榜於六部門曉諭。大理少卿張昞試大理卿。祕書省著作佐郎熊彥詩兼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

丁未，張浚往江上視師，詔百官出城餞送。時浚旣行，邊而趙鼎居中總政事，表裏相應。鼎於是以致事之先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而置諸座右。一一奏稟，以次行之。鼎謙沖待士，犯顏敢諫，權倖請謁，內降差除，一切格止。鼎素重伊、程、頤之學，元祐黨籍子孫多所擢用，去賊吏，進正人，時號爲賢相。翁然有中興之望。鼎嘗入見，見自外移竹栽入內，奏事畢，亟往視之，方興工於隙地。鼎問執主其事，曰：「入內高品黃彥節也。」鼎卽呼彥節責之曰：「頃歲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將復蹈前轍耶？」勒軍令狀，日下罷役。翌日，鼎入對，上改容謝之。

自趙鼎謙沖待士已下，並據林泉野記增入。黃彥節事，王明清揮麈錄有之。明清自云：見彥節親言，則此事必不妄。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趙鼎起於白屋，有鄙樸之狀，一旦得志，驕爲騷侈，以臨安相府爲不可居，別

建大堂，環植花竹，坐側設四大爐，日焚香數十千，使香煙四合，謂之香雲。案彥節所言，則人主移一竹栽，鼎尙以爲不可，豈有身建大堂，環置花竹之理耶。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以舊

職知宣州。免謝辭。以松年引疾有請也。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龍圖閣直學士樞密都承

旨折彥質試尙書工部侍郎。仍兼都督府參謀軍事。左朝奉大夫通判明州李文淵遷一官。金之入犯

也。命文淵居許浦鎮措置防扼海道。故賞之。紹興府牢城人劉相如特補承信郎。相如初見建以相如自

訴鄞上之功。乞委以邊政。故也。既而言者論相如前後詐稱官資。雕造偽印。無所不至。乃罷之。

戊申。以雨雪放公私儲錢五日。寶文閣待制新知湖州李光言。明越之境。地濱江海。水易泄而多旱。故

自漢唐以來。皆有陂湖灌溉之利。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每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入海。故無

水旱之災。凶荒之歲也。本朝慶曆嘉祐間。民始有盜湖爲田者。三司使切責漕臣。其禁甚嚴。圖經石刻。備

載其事。宣和以來。創爲應奉。始廢湖爲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臣自壬子歲入朝。首論茲害。蒙

朝旨先取會餘姚。上虞兩邑廢置利害。縣司供具。自廢湖以來。所得租課。每縣不過數千斛。而所失民田

常賦。動以萬計。遂蒙獨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其類尙多。州縣官往

往利爲圭田。頑猾之民。因而獻計。侵耕盜種。上下相蒙。未肯盡行廢罷。臣謂二浙每歲秋穀。大數不下百

五十萬斛。蘇湖明越。其數大半。朝廷經費之源。實本於此。伏望聖慈。專委漕臣。乘此暇豫之時。徧行羣邑。

延問父老。考究漢唐之遺制。檢舉祖宗之成法。應明越湖田。盡行廢罷。內有積生芟葑淺灘去處。許於農

隙量差食利戶。旋行開撥。稍假歲月。盡復爲湖。非徒實利有以及民。亦以仰副陛下勤恤勸戒之意。其諸

路如江東、西圩田、蘇、秀園田，各有未盡利害，望因此東作之時，徧下諸路監司守令，條具以聞，毋爲文具。詔諸路漕臣躬親前去相度利害，限半月申尙書省。

乙酉，詔戶部措置撰集紹興會計錄。用殿中侍御史張絢奏也。絢言：國朝有景德會計錄，又有皇祐會計錄。至治平、熙寧間，皆有此書。其後蘇轍又做其法，作元祐會計錄。雖書未及上，其大略亦有可觀。皆所以總括巨細，網羅出納。凡天下賦入之數、官吏之數、養兵之數、條章各立，支費有限，謹視其書，上下遵守。此作會計錄之本意也。臣伏見朝廷數年以來，財賦寢虛，用度滋廣，廟堂責之戶部，戶部責之漕臣，漕臣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民而止。民力既困，膏血將竭，則如之何。正宜盡括歲入之厚薄，因計歲出之多寡，分其品目，列其名色，總貫旁通，載之圖冊，揆考之間。如運諸掌，斯可以裁減浮費，增益邦財。官之冗者，可罷，則罷之；吏之冗者，可省，則省之；兵之冗者，可汰，則汰之。然則會計之書，在今日艱難之時，尤爲先務也。伏望明詔大臣，選委詳練財賦之官，俾做景德、皇祐等書，撰集成錄。且自紹興元年至四年爲率，以每歲所出入之數，列之於前，卻以今歲計之，除預借已支費外，總計見今歲入實有之數，合計若干，復自日下至歲終，凡官吏之費、養兵之費，及應干合用錢物，通計若干，名曰紹興會計錄。量入爲出，卽可以見有無之實，絕長補短，斯可以制裁損之宜。上以備乙夜之覽，觀下以咨有司之出納。庶幾國用有制，斂不及民，故有是命。其後戶部第具去歲收支數以聞而已。川陝宣撫使奏四川上供銀帛，乞依舊畱充贍軍，俟邊事寧息如舊。上曰：祖宗儲積內帑，本以備邊，雖緩急之用，今方隅多故，軍旅未息，宜從所請。

此虛法原本
奉前所奏也

前月末已書法原
本故此削其名

武功大夫康州刺史江東宣撫使右軍正將趙祥領貴州團練使始錄建昌之功也將士

皆第賞有差而江西制置使參謀官侯慤以搜掘民間窖藏及乾沒良家子女之陷於軍閒者爲侍御史

張致遠所案

閏二月
丁巳

詔憲臣究實遂不預賞

詔賜揚州錢萬緡爲興葺官府之用從浙西安撫使葉煥

請也煥又請免本州商稅一年且奏左迪功郎陳琦主管機宜文字皆許之旣而言者論前後辟官皆先

審量有無罪犯而琦嘗以狂妄上書責不赴

琦初見紹興二年

煥帥一路寄任不爲不重中外親知豈無賢者而

首辟其表弟名隸丹書國事安在乞飭諭吏部自今外司辟舉官屬本司審量到事理皆須子細勘當稍

有違礙卽行報罷許別選辟其吏部行遣鹵莽併乞付有司根治庶幾因此一事稍振紀綱詔罷琦令大

理寺取索吏部公案看詳申尙書省

琦罷在閏
日丙寅

庚戌手詔戒飭諸路州縣官以閒者前臨大敵奉命不度偷盜自若今式訛爾心務盡忠赤仍令監司守

貳各榜治所左通直郎李彝知涪州右司諫趙需言彝靖康之末緣差括金銀日與洪芻等同婦人飲

燕王府投諸四裔誠不爲過豈宜付之民社命乃寢

辛亥詔權於濠州等處置市易務以通商貨合行事令提點司條具申尙書省時淮南殘破常賦無所入

州縣經費不充。故有是旨。其後岳州、潭州亦如之。

岳州四月戊辰守臣張燭建請潭州八月庚午都督行府建請

徽猷閣待制新知江州程昌

寓改兼管內安撫使。自紹興初置江西沿江安撫使。命江州守臣兼領。至是樞密副都承旨馬擴口爲江西沿江制置使。故改命焉。命三衙兩浙江湖閩廣諸路帥臣依條揀放廂禁軍。提刑覺察。違者重行竄責。以樞密院言其中多有疾病怯弱不堪征役之人。坐費錢糧。理宜措置故也。詔兩浙東路州縣。昨因淮南軍興。應副軍須事務。見被取勘官吏。並與免勘。

日麻不及四路當求別本參考要見與張致遠所論科席屋錢事有無相妨

壬子輔臣奏遣中使往溫州奉迎太廟神主事。上曰。朕以宗廟在遠。心常歉然。今奉迎神主至行在。當行朝謁之禮。沈與求曰。古者征伐載木主以行。今雖戎輅在行。九廟未復。然因時草創。一行朝謁之禮。亦足以仰慰孝思。上曰。祖宗故事。唯景靈宮則有薦獻。太廟則爇香而已。大禮必簡。長以尙嚴也。直徽猷閣提點淮南兩路公事張澄乞以特恩當遷一官。回授出嫁母李氏加封。從之。詔湖廣福建路見選人。權不許展考。以吏部言員多闕少。待次者衆故也。除名勒停人李德昭。敍舊官。德昭以朝奉郎知建州。坐以上供錢餽遺本路宜撫副使韓世忠。有司以盜所監臨不入。已當私罪。徒。故抵罪。及是再遇赦而復之。

德昭未見。斷元月日。據檢舉

狀在紹興二年九月已前

甲寅。詔繳到諸處借補公據人。已經朝廷看詳不合收使者。並令賞功坊毀抹。

乙卯。御筆參知政事孟庚。沈與求並兼權樞密院事。時庚自桐廬還行在。與求乞交割密院職事。與庚兼權。上批所奏付出。輔臣進呈。上顧趙鼎曰。已與卿議定。今參知政事並兼權樞密院矣。鼎曰。樞密非古也。自五代時。以郭崇韜爲使。國朝因而不改。故三省樞密院分爲二途。仁宗朝。富弼建議。乞令宰相兼樞密院事。宰相呂夷簡辭之再三。後從弼議。宰相兼樞密院。自夷簡始也。臣以宰相兼治院事。而參知政事之臣。並令兼權。則事歸一體。前人謂樞密院調發軍馬。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用已竭。而樞密院用兵不止。此誠至論。上曰。往時三省樞密院不同班進呈。是以事多不相關白。然朝廷論議。豈有帷幄二三大臣不與聞者。手詔曰。朕惟監司外臺耳目。郡守承流宣化。惠養吾民。其委任重矣。閒者朝廷輒輕以假人。將何以使吏民聳然聽服。朕甚惡焉。繼自今其慎選擇。勿狃於故常。勿牽於私昵。重以累國。其已除授人。亦銓量而去。留之。或資序已深。屢更此選。雖無顯過。而非所宜。當處之外祠。稍有其祿。庶幾稱朕求治責成之意。而士亦無失職之歎。仰三省常切遵守。侍御史張致遠言。今監司郡守。卽唐按察使刺史之職。名存實亡。稔習寔久。縣令有過。守倅不容不知。而監司發之。守倅無預焉。郡守有過。監司不容不知。而臺諫論之。監司無預焉。各私其私。初無忌憚。民事之不理。德澤之不流。無足怪也。臣愚欲以案發欺庇。爲有司殿最。若一縣被案於監司。則罪一州。一州被案於臺諫。則罪一路。事無閒於久近。而並坐去官。罰不求於甚重。而斷以必行。其有激濁揚清。無所顧避者。亟褒寵之。利害相關。彼此相形。自非庸暗之甚。其肯忽於身謀。而甘爲欺庇之事。願陛下留意。詔刑部立法。申尙書省。詔武節大夫榮州刺史兼閣門宣贊舍人。

新知洋州都督府提舉親兵柴斌已給料錢文歷指揮勿行。時有詔沿江諸帥及神武中軍將佐因捍禦金人嘗立奇功者並給眞俸。既而中軍以扈蹕之久士卒戰功請將佐至軍滿歲武藝精強人亦給歷許之。斌始自川陝從張浚出蜀暫隸中軍故因以爲請。議者言神武中軍未嘗出戰而輒依江上奇功之人公論不以爲然。今都督府使臣又援中軍體例既開此端展轉援比法令可廢。有功者解體不以爲恩無功者僥倖以爲得計。臣竊爲陛下惜之。疏奏故有是命。左奉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張延壽直顯謨閣亦以赦敘也。既而言者論延壽頃爲御史甘心媚竈每遇休沐卽與辛永宗兄弟出妓燕飲乃罷之。詔諸路提刑司申行諸州禁因病死人歲終計分斷罪之法以尙書省言治獄之吏專事慘酷待其垂死皆託以病患殺之亦未嘗依條視驗醫治理合申嚴故也。今年六月乙巳所書可參考除授左朝奉大夫許中特降三官

勒停中前帥廣西坐市買方物不如價被劾至是獄具刑寺當中公罪杖該赦原并去官勿論。趙鼎進呈特有是命。

丙辰詔諸路提舉常平併入茶鹽司去處仍令提刑兼領以戶部舉行張致遠奏也。左朝散郎張巖左承議郎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劉一止並直顯謨閣巖等坐檜累斥去至是用赦而除之。詔吏部通判闕二十五處取作堂除時諸路郡守自四川淮南及分鎮地分外堂闕九十八部闕二十七諸州通判自四川及分鎮地分外凡武臣知州與北使經由之地並由堂選在部者四十八闕而已至是尙書省

又以堂除無通判窺闕爲言。故有是旨。樞密院言已令江西趙詳、廣東韓京、福建申世景、王進會合招捕虔寇。緣逐項軍馬未有統轄。切慮緩急各分彼此。無所統一。詔詳等並權聽所到路分帥司節制。詔襄、漢州軍先因盜賊并僞齊占據。日劫掠殘殺等罪。一切不問。元劫人見在者。許其家經官識認。驗實給還。卽撫定後。來再有違犯者。令所屬治罪。用樞密院奏也。樞密院言近來進奏官輒擅報行朝廷邊極差除事務。詔除定本外。擅報及錄與諸處劄探人者。並重作施行。賞錢二百千許人告。又詔主行崇政殿親從推墜子人漏泄見聞事。亦如之。右朝奉大夫徽猷閣待制知江州程昌寓轉一官。以昌寓言建炎中知蔡州。在任實及半年。乞依元降指揮推到任賞也。尙書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王居正言。四庫書籍多闕。乞下諸州縣將已刊到書板。不拘經史子集小說異書。各印三帙。赴本省。係民間者。官給紙墨工價之值。從之。右武大夫廉州刺史張杞領建州觀察使。杞爲淮東宣撫司壕寨官。江北之役。韓世忠假杞遙郡三官。俾持書幣往金國軍前議事。得其報而歸。至是申命。而杞子敦武郎敷亦援奉使官親屬例。特進四官。敷進官在是月癸亥。上又召杞對於禁中。遣還戍。

丁巳。皇叔眉州防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椿爲鄧州觀察使。士椿領外宗正滿三歲。無遺闕以例遷也。詔諸路轉運司將歸業人戶合納租稅。並令依限輸納。仍開具自賊退之後。已增收租稅數目申部。以憑比較賞罰。尙書省言。比來盜賊屏息。民皆安業。逐年各有增添稅數。多爲有力之家冒佃。鄉司通同隱庇。

致不盡歸公上。故命約之。右承務郎錢日新言招安楊么利害。詔赴都督府使喚。福建路轉運判官鄭士彥言坑冶盡廢。物料貴踊。計用錢二千四百而鑄千錢。其本路舊額合發新錢二十八萬四千省。本司與提點司歲認其數。見今不住起發。縱有拖月日。不猶愈於鼓鑄之折本。欲望詳酌。伺邊事息日施行。從之。是日武功大夫川陝宣撫使後軍中部將牛皓與金人遇於瓦吾谷。死之。時右都監薩里干與僞熙河經略使慕容洧欲犯秦州。宣撫副使吳玠遣諸校分道伺敵。皓行至瓦吾谷。與金將呼善遇。皓所部步卒不滿二百。乃下馬與戰。謂其衆曰。吾所以捨馬者。欲與若等同死也。敵見皓異於他人。欲招之。皓罵而死。承信郎高萬旋罵旋戰。遂與武功大夫熙河路部將任安。宣撫使隊官忠翊郎秦元。承節郎薛琪。張享皆死於陣。敵顧萬尸曰。真健兒也。後贈皓安皆翊衛大夫。官其家五人。贈萬等皆三官。錄其子皓。福津人也。

己未。故迪功郎李東贈宣教郎。官一子。東監楚州軍資庫。金人入犯被害。故錄之。

庚申。詔進納授官人。願貼納金銀錢米轉行至承直從義郎者。許徑赴戶部陳乞。下所屬倉庫納。申朝廷。給降付身。以尙書章誼言。庶幾快便。人人願納也。詔應州縣辟羌官成考解罷。不曾被受朝廷付身者。許理爲任。

辛酉。都督行府奏招捕水賊楊太等約束。時張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實據上流。今寇日滋。壅遏漕運。格塞形勢。爲腹心害。不先去之。無以立國。然寇阻重湖。春夏則耕耘。秋冬水落。則收糧于湖寨。載老小

于泊中而盡驅其衆四出爲暴。前日朝廷反謂夏多水潦。屢以冬用師。故寇得併力。而我不得志。今乘其怠。盛夏討之。彼衆既散。一旦合之。固已疲於奔命。又不得守其田畝。禾稼蹂踐。則有秋冬絕食之憂。黨與攜離。必可招來。乃以便宜命荆潭鼎澧岳州將逐寨先出首人。多方存恤。首領申行府授官。餘人給以開田貨之。又命湖南安撫使統制官任士安以兵三千屯湘陰。保護湘江糧道。統制官郝殿屯橋口。王俊屯益陽。舊縣吳錫屯公安。崔邦弼屯南陽。渡馬津。步諒雷潭州。其鼎州官兵令程千秋分撥緊要屯駐。應諸校招收致人數。比附出戰。獲級例推賞。其招收人報所屬給種授田。務令安業。侯黃誠楊太周論公參了日當議蠲免租稅。補授官資。仍給黃榜。下任士安等軍及岳潭鼎州撫諭。保義郎唐開特換右迪功郎。開獻國朝會要三百卷。詔進一官。自言本諸生。故有是命。郴州編管人劉絳許自便絳。正彥叔父。坐累久竄。至是自言正彥乃同堂弟之子。故釋之。

壬戌降授左朝請大夫耿自求爲尙書左司員外郎。右承務郎任申光守禮部員外郎。左中奉大夫樊賓行屯田郎中。自求初以趙鼎薦爲都督府隨軍漕。至是召用之。

朱勝非言自求詰孟昌齡等事。見今年十月壬辰免審量蓋資注。

嘗抗疏論營

田利害。以爲荆湖江南與兩浙上腴之田。彌互數千里。無人以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攜南渡。不知其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今若使流寓失業之士民。許佃荒閑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可以資中興之業。

寶初見紹興元年五月。

詔都督府簽廳行移文字如都司體式。用本府請也。進士王諒特補下州文學。

諒以客從仇愈爲淮西安撫使書寫申發機密文字用守禦功補官是役也官吏軍將轉補官資者六百十三人而銜校進奏官皆預焉。

癸亥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儂自會稽來朝留彌月再召對加檢校少卿遣還。

士儂加官

在三月壬午朝辭在戊戌今併書之。紹興十二年三月辛亥。方俟高論士儂題冊作相事或可修摺附此。詔行宮留守司官吏各與減一年磨勘。降授龍神衛四廂都

指揮使建武軍承宣使神武前軍統制王瓊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初上在平江侍御史張致遠手疏論瓊乖謬乞同諸將召歸上納其言命瓊全軍駐鎮江府而以親兵赴行在既至數日乃有是命。明州觀察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劉錫奏瓊臣之友培慮於軍政有嫌詔不許迴避瓊請除在外宮觀上命以不允答之。然臺諫方交章論其罪已有廢之之意矣。祕書省正字李公懋乞依校書郎例遇恩封除許之。宣和間汪藻爲校書郎以內殿宴食在通直郎之上乞封敍後來者皆援以爲比公懋言校書正字共係一班故特許焉。錄故鄧州觀察使錢若水元孫希一爲將仕郎始用元年明堂赦恩也。廢漣水軍爲縣隸楚州以知縣兼軍使。

甲子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平海軍承宣使權主管侍衛馬步軍公事闌整充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紹興府駐劄。

乙丑詔見任令丞簿尉未經交割離任不許從軍中辟置及兼帶軍中幹辦事務專委監司覺察殿中侍

御史張絢言近縣官賊污懼罪者往往干諸將爲官屬一踐軍門則監司無從按發宿奸巨蠹多以此爲得計故條約之命湖南帥司遣使臣持金字牌旂旆兼程至雷州招安海賊陳威威有舟數十與官軍戰統領官余鑄陷焉廣西提點刑獄公事董弇親往督捕且言威乞降金字牌招安雖未足信乞速賜指揮故令河南就近遣之太平州編管人范蕤許自便蕤坐詆誣昭慈聖獻皇后遠斥至是始釋之罷都司官簽貼詞狀

事祖在四年五月

以尙書省言都司事繁虛費日力故也

丙寅殿中侍御史張絢乞於經筵讀三朝寶訓上曰可從其請上又曰祖宗故事朕嘗省閱然宮禁開事亦有外朝所不知者朕昨見毛剛中所進鑒古圖乃仁宗皇帝即位之初春秋尙幼故采古人行事之迹繪而成圖便於省閱因以爲鑒也朕頃駐蹕會稽一日過昭慈聖獻皇后殿中聞昭慈言哲宗皇帝初即位宣仁聖烈皇后謂帝年幼寢處起居不離宣仁臥內至納后始歸本殿宣仁保佑之功如此而奸臣誣罔輒生謗議可爲痛憤趙鼎曰是時范祖禹劉安世以宮中買乳媪事上疏極諫以爲似開後宮有當就館者宣仁令宰相呂大防宣諭聖旨曰無此事前日買乳乃先帝一二小公主尙吃乳也祖禹等方知其詳上曰近見范冲爲父祖禹作家傳嘗進來亦載此事蓋宮禁開事外人多不能知也中書門下省請冊宮觀添給以處見待闕及未有差遣願就宮觀之人內嘗任都司以上及帥臣職司依第二等知州任監察御史以上及至節鎮州雜監司依第三等知州卽曾任都司郎官以上人仍充提點宮觀省諸路帥

司官屬員。並令帥臣舉辟。更不堂除。從之。詔江東浙西路各造九車戰船十二艘。浙東造十三車戰船八艘。時王瓊自荆湖得二巨艦以歸。故命三路漕司。做其制爲之。又令江浙荆湖福建諸路憲司。督諸州歲額弓甲及物料人匠赴軍器所。皆用樞密院請也。都督行府關就差起復祕閣修撰淮東宣撫使參議官陳桷兼行府隨軍轉運判官許辟屬員二官。如發運司條例。關送尙書省指揮。從之。先是右僕射張浚至鎮江。召韓世忠親諭上旨。使舉軍前屯楚州。以城山東。世忠欣然承命。浚遂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踴躍思奮。浚以諸路軍馬所用錢糧。當從督府總制。故悉以上佐兼之。行府關三省指揮。自此始。

前以有關尙書省事。今此則徑用樞密院。更而但關尙書省出刺。又差不之人。復記其始。

丁卯。詔足食足兵。今日先務。戶部尙書章誼可專切措置財用。參知政事孟庾提領。資政殿學士秦檜言。金人便於矢弓。乞多造強弩神臂弓。以備攻討。上曰。檜雖在宮祠。不忘朝廷。右司諫趙霈言。今天下之弊。正患縣令之非其人。願罷去注授格法。盡歸堂選。應內外侍從官。各舉有才德堪充縣令人。歲有限員。赴都堂審察。訖始除此職。舉得其人者有賞。不得其人者有罰。見任及侍次有貪汙苛勦者。悉汰逐之。巨老罷懦者。或改外祠。或處以監當。理作親民咨序。如是一二年間。所在臨民之政。必有可觀。民豈不有被其澤者。輔臣進呈。上曰。比已降詔。慎擇監司郡守。然縣令於民尤親。亦宜遴選。令內外侍從官歲舉五人。如何。沈與求曰。昨者陛下駐蹕會稽。亦嘗降詔。令內外侍從官各舉三人。堪充縣令者。中書籍記。以備

採擇聖意非不美也。然所舉多不得人。往往並緣詔令。以私親舊。至於有罪。又不加繆舉之罰。似未足以稱陛下責實之意。上曰。檢舉以行賞罰。乃中書職事。苟若此。則詔令爲虛文而已。趙鼎曰。莫若監司郡守。舉治狀顯著者。稍加擢用。其尤無良。重寘之法。或足以示勸懲。詔右奉議郎江東宣撫使司幹辦公事黃覽追奪已轉一官。覽以張浚奏功增秩。而殿中侍御史張絢言。覽被辟之時。敵騎已去數日。且身在江西。未嘗至本司供職。望即追奪。仍降指揮。如諸軍官屬。更有辟差在敵人已退之後。推賞在未到軍中之前者。並限一月自首。特與免罪。止奪今來所轉一官。如敢隱匿。卻致覺察得實。卽於元官上再行貶秩。庶人知自奮。實中興之要務。從之。命廣東提點刑獄公事郭孝友同帥司會合申世景、趙祥、韓京、王進人馬。招捕虔寇。時孝友自禮部員外郎補外未行。仍趣令之任。右朝奉郎新添差通判處州趙壽別與差遣壽彥若孫也。朝廷以其祖故錄用之。御史張絢言。元祐之臣。名隸黨籍者。陛下臨御以來。辨別邪正。明訂是非。復其職名。則恩加於泉壤。世其祿仕。則澤及於子孫。天下至公之論也。若乃創立添差之例。則臣以爲不然。蓋石刻名臣。故家尙多。展轉援例。何時可已。故有是命。詔川陝宣撫使近上謀議官一員。權管宣司職事。應干軍馬。權行節制。別聽朝旨。以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楊晨言。盧法原疾病故也。時宣撫副使吳玠在軍前。聞之。檄取其印。參議官直徽猷閣范正己等行本司事。不肯與。正己命內外諸軍。除沿邊及調發赴軍前。並聽玠節制外。餘委逐軍統制官循撫彈壓。玠忿之。金房鎮撫使兼本司同統制王彥有衆七千在渠州。正己令彥往夔州路照管關隘。玠以其不先白己。大怒。三月丁丑行遣。除授龍神衛西廂都指

揮使健武軍承宣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王瓊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初瓊既除騎帥而侍御史張致遠奏瓊之罪惡不在辛企宗下而善交結則過之。豈聖意以爲瓊提兵浸久軍衆未有所隸。姑示眷畱行遣自有次第耶。臣竊謂瓊提兵雖久侵剝少恩其下多厭苦之。故每戰有潰散者。此可驗也。然別選制將士干衆情。明正典刑。貴於早斷。臣願陛下速與大臣計之。免致譏誹。重干聖聽。契勘三衙之職。寄任尤重。陛下倘以瓊兵未有所隸。不可遽議罷黜。卽乞且改授職事。速選制將往領其衆。仍自容斷。正瓊典刑。雖外國聞之。亦當畏服。臣緣慮此曲折。故未敢顯然論奏。併乞容察。殿中侍御史張絢奏瓊之敗師誤國。擢髮莫數其罪。卽欲上章論列。深恐聖意已有所處。兼瓊之兵馬未有所隸。定所。臣以此二者未敢顯陳。但瓊之過惡非他人比。況陛下方經理邊事。正賴賞罰嚴明。乃克有濟。若捨瓊而不問。更加除命。非臣所敢聞也。兩日來外間公議不容。籍籍可畏。尙慮九重深遠。未知輿情。臣故略舉大體。上徹宸聽。伏望斷自乾剛。將瓊部曲早行分撥。速罷瓊新除職任。明正典刑。庶幾內振朝綱。外儆將士。恢復之功。在此一舉。惟容明勿疑。特加省察。右司諫趙霈奏瓊素無武藝。不閑戎律。偶緣遭遇。濫竊兵權。建炎間。爲河東經制。敵騎將至。乃擁兵自衛。避地入蜀。使川陝之民。聞風震恐。陛下貸之而弗誅。責其後效。而瓊不務循省。以贖前愆。方杜充之守建康也。瓊聞敵至。不復應援。而引兵先遁。直趨閩中。其罪一也。方扈駕離永嘉也。瓊持軍無律。不能統御。而致潰散。爲盜。毒流東南。其罪二也。及出師討楊么。曠日持久。攻取無策。而崔增吳全之軍。遂致陷失。其罪三也。比詔回軍鎮江。中外欣悅。皆謂陛下必欲正其罪狀。重寘典憲。今瓊以輕騎

造行朝。曾未數日。忽有侍衛馬軍之命。士論喧闐。滋不能平。邇者陛下以諸軍捍江有功。既以優加賞典。今瓊有三罪。獨置而不問。是有賞而無刑。恐非所以示勸懲也。伏乞斷自聖意。重加竄斥。瓊聞亦奏辭新命。乞在外宮觀。乃詔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邊順兼權馬軍司公事。而以瓊兵萬五千人隸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後三日。又從瓊奏罷軍職。

戊辰。左宣教郎敕令所刪定官金安節入對。安節上三事。其一。請專任理財之臣。大略謂天下所急。惟兵與食。國家本兵之地。任歸宥密。軍旅之政。皆自此出。既得其要矣。惟財用所總。則委之戶部。堂廟之上。無有專其任者。於足食之計。未可謂得也。夫奉行法令。稽考簿書。以謹有司之職者。戶部之所能也。若乃調國用之盈虛。察計臣之能否。謀畫陛下之前。而施之天下。則戶部有不得而與者矣。自軍興以來。公私率皆匱急。臣謂今日之計。宜求幹實之士。明於財計者。使居錢穀之官。久於任使。勿亟遷徙。核兵數。省吏員。節賜予。罷浮費。又專置一職。以大臣領之。如樞密之處。本兵使修其政。以足財用。凡內外錢穀官之長。皆得察其勤惰。考其殿最。而黜陟之。常令財賦所出。轉輸所由。悉在目中。如指諸掌。國家有征伐戍守之事。則參畫於一堂之上。而兵食兩足。以成陛下恢復之功焉。昔司馬光以財用窘乏。欲救其弊。請以宰相領總計之職。而思所以救補之術。自謂當時之務。莫急於此。況在今日。其二。論行在職事官。除猥冗。大略謂朝廷除授與銓選異。吏部所掌者。有司之法爾。法所當得。則與之。人之才行。不暇悉也。方吏員衆之日。許用將來遠闕。其勢當然。無可言者。至於朝廷除授。則略資格。先簡拔。當以人才爲意。豈可苟遂其私。而

長奔競之習哉。當今內外差遣。出於堂除者。尤爲猥冗。而行在爲甚。寺監丞而下。有一官而除代。至於四五人者。計其蒞官之期。或在十年之後。是豈堂除之本意哉。或謂居是官者。率多遷徙。未嘗終更。雖久且近。則是示人以躁進。而使其不安其職業也。其又可乎。遂使趨競之士。不安義命。僥倖一時。得以爲後圖。既得之後。復歎滯淹。假以求進。奔走干託。無時而已。夫朝廷之上。當激厲士風。使人知自重。庶幾他日不負國家任使。今乃若此。安可循習而不革哉。前日之失。不可追改。臣願陛下下調敕大臣。自今以始。應在內差遣。有不待見闕而進擬者。亦須已授人到任。然後除代。仍各量其才行。使稱厥職。以重朝廷。選任。庶幾授受之間。不至太濫。人絕覬覦。稍息奔競。是亦厚風俗之一端也。其三。論士風不競。不恤國事。自爲身謀。願招股眩耳目之司。察其趨向。考其勤惰。而陞黜之。以風天下。翌日。趙鼎等進呈言。安節奏疏語言。有未習知國體者。上曰。人才當要長養成就之。使見聞習熟。則知國體矣。乃取其第二奏行下。又旬日。以爲司農寺丞。安節。歙縣人也。

安節奏議集載此第二劄云。臣願陛下下調節大臣。自今以始。應在內差遣。有不待見闕而進擬者。亦須已授人到任。然後除代。日麻所載。乃止云。明詔大臣。鈐量而存留之。二書所載不同。今從奏議。安節除寺丞。在三

月辛巳。

詔江、浙、湖、廣、福建等路。各置路分總管一員。於帥府駐劄。應訓練教閱調發等事。並繫銜申奏。如陝西、河東、北三路例。以樞密院言。武臣內近有立功並官序資格已高之人。別無窠闕。故有是命。登州文學吳敦禮。特許參選。敦禮以布衣爲沿海制置使。郭仲荀遣往高麗。伺敵中事。得其報以歸。故錄之。宣慶使康州防禦使。入內侍省。都知梁邦彥。武功大夫文州刺史。入內侍省押班陳永錫。各進遙郡。

一官以樞密院言自敵犯淮甸至車駕回臨安府本省計發過金字牌文字一千二十三封卽無稽滯理宜推恩故也。

己巳參知政事孟庾言準敕差提領措置財用今乞以總制司爲名專察內外官司隱漏遺欠行移如三省體式應本司措置事件依例進呈得旨關申尙書省仍鑄印賜諸路係省錢出入舊經制司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其十上供其十三州縣及漕計支用庾請增十錢。四月又請收者戶長雇錢抵當四分息錢。

轉運司移用錢勘合朱墨錢常平司七分錢茶鹽司袋息等錢。

四月

又收人戶合零就整二稅錢免役一

分寬剩錢又收官戶不減半民增三分役錢。

四月

又收常平司五文頭子錢。

八月

並令諸州通判諸路提

刑司拘催其後東南諸路歲收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而四川不預焉大凡東南諸路經總二司錢歲收一千四百四十餘萬緡四川歲收五百四十餘萬緡左承議郎顏爲追毀出身以來告敕除名勒停展三期敍坐前守嚴州犯自盜賊當徒六年也大理評事李洪李志行並改合入官初洪等自言建炎二年春試刑法入第三等上乞依條改吏部言無案牘可考令召本司官一員結除名編置之罪委保詣實許之中書舍人劉大中言有司當守法何至爲一僥冒之人委曲求改官之路恐人人援此作僞生姦何所不至翌日輔臣進呈趙鼎曰古者以刑弼教宜崇獎之上曰刑名之學其廢久矣不有以崇獎之使

人競習。則其學將絕。沈與求曰。法家者流。雖別一科。然人命所係。不可不重此選。乃令吏部重別取索。有無的實。于照事遂寢。三月己卯吏部申。明給據事恐因此。是日經筵開講。自上視師。暫輟講讀。至是復之。

庚午。尚書左司員外郎王俟直。祕閣添差兩浙轉運副使李謨。各進秩一等。上之視師也。俟以漕司職事。往紹興府。明台溫。處州。刷錢帛。而謨先往平江。椿辦錢糧。至是本司以爲言。故賞及焉。

辛未。右宣教郎知婺州金華縣孫緯。爲宗正丞。填復置闕。用少卿范冲奏也。自建炎初。宗正移司。而屬籍諸書。中道散佚。無有知其法者。冲言。緯諳曉編修次第。遂以命之。緯。沂州人也。侍御史張致遠言。中外諸軍。屠酤城市。日奪官課。重載絡繹。不稅一錢。回易悉據要津。逃亡不開落。凡所侵擅。皆云製造軍器。臣取紹興四年。逐軍認造器甲考之。全然不多。而度支細計。歲內降給。凡一百二十萬緡。朝廷又歲歲拋買。如羽毛箭箚。打造甲葉箭頭之類。動以千萬計。算工董役。無日少休。不知所造幾何。逐時分給諸軍。及椿留之數。又不知幾何也。器械非如他物。今日之事。孰急於此。惟有司全不會會計。遂使諸軍坐收厚利。伏望睿斷。速命兵工部將軍器所。與諸路諸軍。累歲已造之數。諸路已買到物料。並見買未到之數。視其多寡。度其緩急。別爲之區處。若諸軍願自造。則量其所用。應副價錢。而諸路工役拋買。可罷。軍器所亦可省。若併就軍器所。則張官置吏。專司措置。仍於諸軍下抽取人匠。不必更令認造。事既歸一。自無橫費。願陛下姑聽臣言。務寬民力。詔工部詳度。申尚書省。詔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歲貢上供。更與免二

年用鎖撫使解潛請也。

分鎮指揮免上供三年。今已二年故潛有請。

壬申上謂輔臣曰。昨范溫帶來京東民兵。比效用請給春秋特支衣絹一匹。昨日中軍引見。頗有藍縷者。朕出內帑絹二千匹賜之。趙鼎等曰。陛下內帑縑帛之數。非承平比。每推以賜將士。此盛德也。上曰。朕宮中未嘗妄費。雖內帑所有不多。專用以激犒將士而已。詔六院官左藏庫監官並依舊堂除。戶部尚書章誼請諸州縣抵當物貨。並限一年不贖檢估。從之。去歲以調兵。始令諸路依舊質當金銀匹帛等。每貫月收息錢三分。滿十月不贖者。並沒官。已而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朱絺乞依紹聖舊法。以二年爲準。許之。誼謂。卽今州縣與昔日事體不同。恐難以積壓本錢。守待二年。故有是命。

州縣復置抵當庫。日歷不載。今因誼

申請。遂書之。誼所奏在今年二月己亥。然史亦不書。今附此求去年降旨月日別書之。

詔右承奉郎徐度令中書舍人試策一道。左迪功郎胡瑄。左朝散郎

主管江州太平觀錢棻。新授太常博士張宦並召試館職。左朝奉郎新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汪愷。左承議郎新通判潭州王棠並與陞擢差遣。度處仁子。宦守兄也。自詔復十科薦士。而龍圖閣直學士汪藻薦度及棠。資政殿學士葉夢得薦愷及度。顯謨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葛勝仲薦瑄。宦棠沈與求爲龍圖閣直學士薦棻。胡交修爲給事中薦愷。故有是命。已而度除太府寺丞。理除祕書省正字。宦除祕書郎。棠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理除正字。棠除宮教。並在四月乙卯。宦除祕書在八月。度改除正字在七月。

愷除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棠知江陰軍。

三月辛巳。中

興後士以十科薦用者自此始。命經制福建財用章傑市耕牛千頭。賜韓世忠爲淮東屯田之用。選軍校部。送十不失一者。遷資給賞。所失過分者抵罪。仍責償之。是日。神武中軍春大閱。詔戶部賜錢萬緡充激犒。

癸酉。右朝議大夫主管江州太平觀徐康國。敍中散大夫。用刑部檢舉也。殿中侍御史張絢奏。康國嘗投進銷金屏風。及刷剗州縣羨餘二事。以爲康國當艱難之時。剗下以媚上。虐民以希功。望賜寢罷。以爲監司之戒。命遂格。是月。真陽縣觀音山盜起。攻剽鄉落。舉人吳琪竄去。琪妻譚氏與鄰婦數人俱被執。譚在衆中頗潔白。盜欲妻之。譚詬之曰。爾輩賊也。官軍旦夕將至。將爲齏粉。我良家女。何肯爲汝婦。盜強之不已。至于捶擊。愈極口肆罵。爲所殺。

此據洪邁所作傳修入。傳以爲今年閏二月事。故附此月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七

【紹興五年】三月甲戌朔。建武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王玘降授濠州團練使。玘既罷軍職。而侍御史張致遠殿中侍御史張絢再論其罪。致遠言。昔秦穆公赦孟明。遂霸西戎。周世宗殺樊愛能等。乃走契丹。臣嘗考其故。蓋孟明以力戰而敗。愛能等臨敵無鬪志。此可赦可殺之分也。往者敵騎窺江。玘聞風引避。所過縱兵大掠。江東騷動。駐軍上饒。觀望進退。審知敵去。方議赴行在。乃取道福建。盡破隘柵。一路訛傳。寇至。襁負奔避。城邑幾空。行次處州。後部楊勅遽叛。玘縱而不追。建劍焚蕩。無餘。流毒兩路。楊幺負固洞庭。累年於茲。陛下命玘爲制置。倚以成功。而玘畏懦寡謀。不親戎事。悉置驍健自衛。崔增吳全皆非素偏裨也。則迫使深入。遂墮賊計。與知鼎州程昌寓計校苛細。至形紙墨。又於岳州勞役軍民。營葺居第。修廊複屋。極其宏壯。凡所辟置寮屬。多緣齋獻奇玩。豈復責以職事。盡耗財用。蔑敗紀律。求於諸將。無玘比者。如玘頻年剝衆。稍入又復優厚。度其裝囊。可富數世。方將臣立功。各思蹈萬死一生之時。而玘緣敗事。獨優游圖書聲色之奉。爲玘謀則善矣。非所以訓衆也。絢言。玘怯懦無謀。驅迫崔增吳全。致有鼎江之敗。瓊恬不爲懼。方且虛張軍數。干索錢糧。又縱其部曲。捉刺農夫。剽掠殺傷。莫知其數。湖南之民。願食其肉而不可得。故有是命。詔諸路監司帥守條具。被受專法來上。用太府寺丞王良存請也。自兵火後。省部無一州一路專法。及州縣引用。則往返詰問。有三四年不決者。良存以爲朝廷立法之原。四方申述。不從。

中授。而乃疑其詐冒。動經歲月。望令州縣條具所得專法。上之朝廷。付有司詳定。著爲成書。頒之內外。從之。限一月。命總制司措置出買官田。左中奉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王義叔。右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黃願。並復直徽猷閣。右朝奉郎新知宣州李膺。復直祕閣。亦以敕敍也。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胡寅。奏義叔無恥不才。貪墨之尤。願倖進。偷生苟全文過。又言膺頃守虔。諸縣百姓相扇爲賊。膺與其魁首交通。陰受厚賂。相約不犯城郭。自以爲功。若緣赦復職。恐非迪簡多士。旌別淑慝之道。命遂寢。

乙亥。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言。昨措置防扼。專委其兄帶御器械世良。承受奏報文字。及催促器甲錢糧等事。不無勞效。昨來奏功。偶以親嫌。不敢列上。中書門下省因奏世良專被旨護衛六宮。未經推恩。上曰。朕以世忠之故。於世良加厚。然賞罰國之大典。所以彌世磨鈍。安可闕也。如王瓚提大兵上江。所用錢糧不可紀。而敗軍覆將。連年不能了。楊幺豈可不行追遣。今降官落軍職。不特少慰公議。又瓚平日專事交結。亦使知交結不可恃也。乃進世良一官爲武議大夫。

世良轉官在是月庚辰

詔左中奉大夫直龍圖閣王琮前差宮

觀指揮勿行。琮以敕奉祠。而右司諫趙霈言。張邦昌僭位。琮自庶官爲侍從。特修刺字。徧謝同列。交結王時雍。徐乘哲。日造其門。與之謀議。敵騎旣退。時雍乃薦琮知鄧州。因以家屬託其將行。乞褫去職名。仍永不與宮祠差遣。故有是命。錄故朝請郎陳伯強子獻爲將仕郎。伯強以言事廢死。上旣官其子。而都司看詳。以爲在謫籍中。致仕寢不行。諫官趙霈又言其忠。命乃下。

事見三年八月戊申

免岳州上供錢一年。丙子。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已復秦州。詔玠速第上有功將士命樞密院計議官呂用中徐康右宣教郎新國子監丞權都督府幹辦公事范伯倫催促江浙四路折帛經總制上供等錢。用戶部尚書章誼等請也。用中康先被旨促造戰艦。伯倫以行府之命督江西糧解。故就用焉。

丁丑起復祕閣修撰淮東宣撫司參謀官陳桷入對。右僕射趙鼎奏。臣已細詢桷。據言韓世忠已過淮南。視控扼之所。桷今來乞兵守建康。蓋欲張俊分占江上。同負此責。臣以通泰鹽利爲重。乞飭世忠且在承楚捍敵。或采石等處有警。即令引前軍趨江東或浙西。而通泰鹽利在所不顧也。桷又言世忠軍老幼在鎮江。非便。臣與桷議欲令遷平江。桷以爲然。此亦張俊之意也。桷乞解官持服。不許。乞追還賞功例。進一官。許之。桷乞持服在是月丁丑。殿禮官在戊寅。詔侍講朱震范冲專講春秋左氏傳。孫近唐輝仍講論語。孟子。鄭滋。胡交修讀。

三朝寶訓。上雅好左氏春秋。故擇儒臣講焉。禮部侍郎兼侍講唐輝言。權酷征商。皆取利於民。非先王美政。蓋不得已。要亦觀時之宜。度民之力。知與爲取。勿病斯民可也。淮甸屢遭寇攘。凋弊爲甚。近者朝廷極意料理。州縣官併省者十五六。常賦悉蠲。庶流亡之來歸。惟是酒稅務恐尙仍舊貫。若非此州郡無他入。臣竊謂酒稅尙可。稅務專以責利。官得其一。公吏取其十。物價必貴。民益無聊。是利不可得。而害則多也。望俾有司相度。舊有酒稅官處加減省。前日爲縣者。今已改而爲鎮。人戶必稀少。願罷勿置。姑捐以予民。惟舟車衝會之地存留。俟三二年。旅人通行。民稍歸業。復舊未晚。詔以付淮南提點官張澄照會。詔

職事官監察御史至侍從並館職正字已上。及在外侍從官監司帥守各舉所知充監司守令限半月具奏。餘依元年十一月壬子薦舉詔賞罰施行。時侍御史張致遠乞除言事官外自監察御史至侍從並館職正字已上各舉所知不限員數不拘官品某人可爲監司郡守某人可爲縣令舉詞並載事實無用虛文實封投進降付三省編類籍記參考除授頃歲宰執侍從多分符竹則監司之任宜稍增重臣今乞每路改置一都轉運使以侍從官爲之宗室參選壓在部名次縣令有闕十占六七臣今乞以令闕通注其他方許陞壓仍視郡邑之大小以處資格之淺深事務之繁簡以稱才力之優劣遠方尤慎其選許之久任庶幾能爲陛下宣布德澤惠養赤子以稱詔旨臣所乞請可參酌衆言以得其實然識見不同兼恐各懷恩怨或舉一二人以塞命則無益於事昔人有言曰進賢受賞伏望聖慈更議有以勸率之使之盡言無隱則旁搜遠訪罕有棄遺故有是命左朝奉大夫劉黻以明堂恩乞任子吏部言黻改官非格法詔特許之仍命今後更有似此之人依此

趙鼎獨相而有此指揮此事當考

黻成都人宣和末獻玉帶於王黻召對賜進士

出身改京秩

獻玉帶事此據趙子崧中外遺事

侍御史張致遠奏黻出身冒濫今蚤緣輕授仍啓侍門何以厲世磨鈍望令

吏部更切考究黻之本末依格改官乃命吏部再行取會申省右朝請大夫直徽猷閣范正己左中奉大夫陸彥欽並降二官罷川陝宣撫司參謀仍令都督行府取勘時宣撫副使吳玠言正己等乘盧法原病篤擅移王彥軍馬更不與臣商量離開將帥有害軍機乞重賜施行又言緣臣微望輕致本司官屬

輒敢凌忽。伏望將臣先賜罷黜。詔玠無罪可待。二人遂坐黜。初玠疑正己等私有印章。下其事于潼川府。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史煥。具以枉報會朝廷察其實。事乃已。煥眉山人也。

史煥事以部博所獲羣誌附入。但博謂二人以此得末減。則非也。今且刪。

潤書之日。麻。紹興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庚寅。中書門下省勅會。吳玠元案發。范正己。陸彥欽。事理已明。別無勸問事。有旨特與免勸。

右宣義郎直祕閣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張叔獻

及本司官吏並轉一官資。時諸路以逃移民數。除豁上供。戶部疑其欺。奏遣憲臣核實。至是叔獻言。江州隱匿上供。緇絹共一萬二千匹。戶部尙書章誼等言。叔獻委實盡心職事。若不褒賞。切慮無以激勸。故有是旨。其後當制舍人言。臣取到戶部公案點對。得叔獻所申。乃是江州先申省部。並轉運司合納數目。即非數少。至叔獻到江州。本州爲見歸業人戶不多。開墾田畝。比未殘破已前。共止及三分之一。其和買比舊。卻是一分半以上。所以根究元申。人吏行遣外。申提刑司比元申數少。即非隱匿上供。兼叔獻自牒本州。今勸誘人戶輸納。即是實納數未足。契勘江州在江西一路。累經敵馬殘破。並馬進等在城下半年殺戮。至今戶口十損七八。諸路申逃絕之數。多是承例不敢盡數除豁。所以本州慮後來催納不足。無所從出。故後申提刑司數少。叔獻心知如此。更不恤民力有無。但將多數迎合省部。妄申檢察到隱落。以爲己功。僥倖冒賞。若是人戶合輸之物。如何卻牒江州。令勸誘輸納。顯見叔獻姦僞情狀甚明。臣竊見前後寬恤詔令。多委提刑檢察。蓋爲漕臣錢穀之任。利在斂取。故以寬恤責憲臣推行。謂其利害無所關涉。必爲朝廷盡心行法。今叔獻身持憲節。其所爲反如此。則凋瘵之民。將何赴愬乎。今旣未能正其爲姦失職之

罪。又從戶部之請。特轉官資。是賞姦也。是誘諸路憲臣。皆爲欺妄。以倖賞也。欲望聖明。察叔獻之姦妄。將前降各轉一官資。追寢不行。上爲寢其命。

寢命在七月庚子。今併書之。是時劉大中胡寅並爲舍人。

祕書省著作佐郎兼都督府主管機

宜文字熊彥詩。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右朝散大夫。宇文師。瑗。知漳州。右朝散郎。陳敏。識。知太平州。敏。識。謫官。凡五歲。至是始錄之。詔諸路勘合錢。每貫收十文。足勘合錢。卽所謂鈔旁定帖錢者。尙書省令史董紘。罷。令大理寺治罪。紘。隸左右司。而私受廣東統制官韓京。劄子。充本軍收接文字。爲之經營功賞。都司官言。恐因而刺探朝廷事務。漏洩機密。故黜之。故迪功郎范端益。特贈承事郎。官一子。端益爲零都尉。捕劇賊死於陣。

戊寅。故進士趙霑。特贈右承務郎。霑弟右司諫。霑乞以扈駕增秩。恩回。贈霑一官。故有是命。尙書吏部員外郎兼都督府諮議軍事王純。吏部員外郎李元淪。金部員外郎吳并。皆卒。近臣章誼等言其貧。乃各賜銀百兩。

己卯。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兼太平州宣撫使。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兼鎮江府宣撫使。詔自今春秋銓試出官。及試刑法教官。或文武官應舉試中之人。並令所屬官司出給公據。以革詐冒。用吏部侍郎鄭滋請也。近方降旨罷試教。官此復令給公據。

辛巳。詔川陝監司知通去替一年。令轉運司具狀申尙書省。餘依八路舊法差注。以中書門下言。今道路

稍通合循舊制也。自是宣撫司之權殺矣。新除國子監丞程克俊守尚書駕部員外郎。詔秦興縣依舊隸揚州。川陝宣撫司續奏仙人關勝捷。內階州楊家崖捍禦官兵武節大夫姜成等二千八百三十七人各轉一官資。詔販淮浙鹽至荆湖州軍。如願般販往襄陽府路者聽從便。京西舊東北鹽地分。至是始通焉。

壬午起復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議軍事邵溥兼權川陝宣撫副使。置司緜州。應軍期錢糧等事。與吳玠通行主管。餘依盧法原所得指揮。時溥寓居隄爲縣。故就用之。然自是戰守事玠始專行。溥蓋不得預。祕書省正字李公懋入對。言荆南自孔彥舟鍾相之亂。移治枝江。今六年矣。荆襄俱重地。若荆南不守。襄陽難以獨立。蓋枝江非要害之衝。上連宜都。祇可爲走計。異時襄陽失守。猶可爲辭。今收復襄陽。而荆南尚寓枝江。朝廷何賴。始聞解潛遣人到朝廷云。百姓慟哭。不肯歸府。可謂欺誕。上曰。帥臣若歸後。民自安之。但帥臣不肯歸耳。先是潛遣鎮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右從事郎劉時赴都堂白事。前一日召對。改京官。故公懋及之。詔製造御前軍器所隸工部。罷提舉所。令工部郎官軍器監官輪日往軍器所檢視。遂以戶部尚書章誼兼權工部尚書。英州羈管人傅零量移南雄州。權中書舍人胡寅奏其罪。請永不量移。以爲後來亂賊之戒。命乃寢。右承務郎張省括特補右修職郎。省括。洺州人。舉進士不第。馬擴爲節制。應援軍馬使用便宜補初品官。至是自言說論斬賽之勞。乞正補京秩。故有是命。癸未。詔殿前馬步軍司各據見管兵數。權行排置指揮。初。禁衛諸軍。遇赦轉員。其法甚備。自中原假擾。軍

營紛亂排轉不行。時諸將所總歲歲奏功。而天子親兵久無陞遷之望。左僕射趙鼎請據三衙見管人數。彷彿舊例立爲轉員之法。乃詔諸班直將校親從事官各依條排轉一資。三司將校亦與轉行。時殿前有兵九百餘人。馬步司各六百餘人而已。左宣教郎王居修充敕令所詳定官。右從事郎權通判汀州郭濤特改合入官。先是清流縣官李叢率衆二百爲盜。濤合軍民之兵掩捕盡殲之。言者奏其事。下帥司核實如章。乃有是命。

甲申。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大軍發鎮江。世忠將行。上賜手劄曰。昨因敵退。議者以經理淮甸爲言。人多憚行。卿獨請以身任其責。朕甚嘉之。翌日。趙鼎進呈。世忠已過淮南。乞遣中使撫問。上曰。當別有所賜。近劉光世進馬來。問朕乞花瓶。已輟玉瓶賜之矣。乃復賜世忠銀合茶藥。且以手劄勞之曰。今聞全師渡江。威聲遐暢。卿妻子同行否。乍到醫藥飲食。或恐未備。有所須。一一奏來也。時山陽殘弊之餘。世忠披荆棘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其夫人梁氏親織薄爲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世忠遣以巾幗。設樂大燕會。俾爲婦人妝。而恥之。軍壘旣成。世忠乃撫集流散。通商惠工。遂爲重鎮。

乙酉。侍御史張致遠權尙書戶部侍郎。觀文殿大學士李綱進省記。到建炎時政記二册。上謂大臣曰。朕已看過。皆是實時。綱近日論事。非往時之比。趙鼎曰。綱才氣過人。但向辟屬官。多少年浮躁之士。致有所累耳。武顯大夫湖秀州管界巡檢崔慎由特差浙西路兵馬副都監。始用魏玘薦也。

玘薦慎由見四年八月戊戌

武

義大夫關門宣贊舍人曹助爲浙東路兵馬副都監。助除江西副都監未上。以闕遠爲請。故改命之。言者論助不習武藝。專事請求。宣和開補官。首尾一年。卽帶閑職。遂至大夫。僥倖之速。無如助者。艱難之時。文武並用。欲其協濟事功。豈有武臣差除。不合公論者。乃置而不問。乞奪助敕命。依舊令闕。從之。助自燕山得歸。凡九年。未嘗遷秩也。罷助新除。在三月丁酉。

丁亥。參知政事孟庾言。檢察內外官司錢物。並從總制司一面擬定。取旨行下。仍申尙書省。其利害明白。事體稍重。合從宜更改。並內外主管財計官吏。遇有缺及不堪倚仗之人。並依今來所得聖訓。與宰執商議施行。從之。庾初受命。乞本司事。依例進呈。得旨。關申尙書省。至是上諭。庾以事重者與宰執同議。故有是請焉。故端明殿學士左正議大夫盧法原特贈五官。令所屬量給葬事。

戊子。詔兩浙諸郡市客舟爲起綱之用。仍立綱官賞罰。以給事中陳與義言。雇船轉輸。官民交弊故也。福建路兵馬都監神武前軍左部統領申世景充都督府選鋒統制。王璿之罷也。其兵皆隸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麾下。世景時方捕虔寇未獲。故世忠請之。行府言已遣他將代赴淮東。故世景改命。太常證故陸海軍節度使鄭翼之曰榮恭翼之。紳子也。

己丑。提點淮南兩路公事都督府提領市易務張澄乞泗、楚、濠、廬州、壽春府市易務監官。到任半年。轉一官。二年更轉一官。選人通三考。改合入官。本錢十萬緡已上。收息一倍。卽與轉一官。仍減二年磨勘。虧折

元本者。展二年磨勘。每萬緡收息錢三分以上。給五十千。官吏均給折一分以上。仍與專副備償。其餘以是爲差。歲終委建康府都市易場監官點算。置籍申本司比較。並從之。

庚寅。左朝請郎王縉守尙書金部員外郎。右通直郎周三畏守刑部員外郎。

辛卯。中書門下後省奏。上殿臣寮有親聞聖語者。乞依慶歷七年詔旨。備錄關修注官。如循習故例。隱匿不報。以違制論。以監察御史許搏有請也。起復祕閣修撰。淮東宣撫使司參謀官陳桷言。瀕淮之地。久經兵火。官私廢田。一目千里。連年既失耕耨。草莽覆養。地皆肥饒。臣願敕分屯諸帥。占射無主荒田。度輕重之力。斟酌多寡。給所部官兵。趁時布種。或體倣陝西弓箭手法。從長區處。因地所宜。種麻粟稻麥。一切聽之。無問租稅。力耕之人。添破糧米。朝廷遂旋應副耕牛。委之諸帥。計置種子。將來盡還其價。不特人糧可以足辦。如飼馬芻秣之用。亦皆沛然矣。仍乞委自都督府選官兼總其事。令親到逐司與主帥熟議。俟上下情通。然後行之。每軍就令統制。統制領官管認監督。近上謀議官領之。收成受納之日。同認所得之數。並隨時價直。具申都督府籍記。支還價錢。以金銀見錢。品搭給降。將逐司所得。除一歲合支數外。餘就令封椿。爲儲積之計。詔關都督行府。

壬辰。左奉議郎李椿年入對。上問以民間利害。椿年曰。今日法令非不善。財用非不足。而州縣每每不治者。在不得人耳。若於二稅稍加措置。不致失陷。用度自足。若轉運司更將常賦隨時轉易。通一路之有無。財不可勝用也。上曰。今日監司郡守。不相協濟。朕在河朔。親所備見。監司所至。不恤州郡有無。盡行剗刷。

州郡往往藏錢不令監司知。椿年奏曰：誠如聖訓。椿年，浮梁人。嘗知寧國縣。劉大中所薦也。尋以椿年通判洪州。

四月辛亥

殿中侍御史張絢言：建康見今修築城濠濠，調五縣夫計役三千人。建康累經殘破，屯大軍比之它州，民力最爲凋弊。況方農桑之月，妨費本業，誠爲可慮。乞令帥司權于鄰近太平、廣德、宣、池諸郡均差廂軍，及在城人兵赴本府執役，將見科諸縣人夫並行放散從之。詔廣東、福建路招捕海賊朱聰時商舶且來，而海道未可涉，提舉廣南市舶姚焯言：有海南綱首結領鯨伴前來，號爲東船，賊亦素憚乞優立賞典，同力掩捕，乃命福建、廣西帥臣疾速措置。

癸巳，初令諸州通判印賣田宅契紙，自今民間競產而執出白契者，毋得行用。從兩浙轉運副使吳革請也。

甲午，趙鼎奏：近久雨恐傷苗稼，欲下臨安府祈請。孟庾、沈與求曰：以天氣久寒，蠶損甚衆。上曰：朕見令禁中養蠶，庶使知稼穡艱難。祖宗時于延春閣兩壁畫農家養蠶織絹甚詳，元符間因改山水。左迪功郎夔州路關寨榷辦官張戒特改左承奉郎。戒，正平人。以趙鼎薦得召對，上謂鼎曰：戒禮貌生疏，必未會大段。歷任鼎曰：自登第十餘年，只會作縣令。上曰：論事頗有理，然爲文未成就。鼎曰：如其人剛拙。上曰：人才和柔者多，剛直者最難得，乃以戒爲國子監丞。

戒除監丞在四月辛亥

乙未，初權鉛錫應產鉛錫冶坑，盡行封椿，具數併價申部，令權貨務依鹽法措置。印造文引，許客人算請。

給賣。齋赴指定州軍坑場。又請通行與販。所有鑄錢司合用鼓鑄數。仰資錢赴坑場依價收買。本錢依舊令轉運司支撥。如不足於上供錢內貼支。如數目比額增減。其守令監官巡尉。並比類買納鹽。增立賞罰。用總制司請也。右儒林郎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王傳入對。乞召見武臣。上曰。如諸將佐。朕皆識其面目。其能否亦皆知之。論久任。因言近歲如明州鎮江建康守帥。更易頻數。上曰。太守止是治民。傳對曰。如到任一兩月間。官吏面目。猶未能識。豈暇詢究民間利病。上曰。然。尋以傳爲右宣教郎。尙書右僕射張俊言。臣被旨暫往江上措置邊防。臣近到鎮江建康府。以相去行在所地理未遠。卽不敢一面施行。卽次關報。動經旬月。竊慮誤事。臣將來上江日。如有似此事件。欲並依先降指揮。施行訖具奏。從之。初。凌旣定。招來湖寇之計。乃命荆湖制置使岳飛先以兵往。凌又慮諸將未諗此意。或遲兵殺戮。則失勝算。傷國體。遂具奏請行。上許焉。

徐夢莘北戎會編云。張浚以都督收楊么。先遣岳飛屯于鼎州。吳錫軍于橋口。浚卽遣兵。或說浚曰。不可。進而勝。則捕一漁人耳。如其不勝。則都督爲諸將輕矣。浚曰。奈何。或曰。不如先揚聲言。諸軍人馬各已差官編設矣。唯岳制置之軍。當躬詣軍中。是以編設而進也。或不勝。猶有說焉。浚從之。未幾。以輔達軍橋口。浚駐潭州。

詔福州因緣軍期借用常平錢。特與除破。時本路提刑

司以朝旨責償甚峻。帥臣張請于朝。乃命限二年。後省奏。竊詳福州所奏事理。若朝廷察知其不涉欺罔。如委實。逐急應副軍須用過。雖盡免放可也。今徒分限責還。要之終取於民而已。當時移用官吏。必無備償之理。彼民何辜。而重困之。若來年又於科率之外。別敷常平積欠。臣恐愈見難辦。徒掛簿書資吏姦耳。區區愚慮。陛下儻以爲然。乞降指揮。近日所遣閩廣之使。與逐路提刑。只令檢察欺弊。與非理移用。其緣

軍須支費過常平錢物。往者不問。來者如律。如此則四方皆知朝廷初非利其數多而欲取之也。不亦善乎。上乃寢前命。既而漕臣薛昌宗又請其餘七州軍借過常平司錢物。並特與除破。從之。昌宗建請在初命七月癸丑。

翰林院醫官王繼善入內看醫。本院以未經試補。用舊法執奏。御寶批。特依今來指揮。後省言。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驟令繼善入內看醫。失立法之意。開侍進之門。利害所關。不敢忽而不論。望賜追寢。從之。王繼善恐

是繼先弟富考。

丙申。龍圖閣直學士知撫州汪藻。提舉江州太平觀。時朝廷議銓量監司郡守。其資序已深。雖無顯過。而非所宜者。以祠祿處之。張致遠爲御史。嘗言藻素多玷闕。白簡俱存。湖州之政。至今傳笑。法行自貴。始先罷藻。彼歎於中者。將望風投劾而去矣。此亦銓量之至要也。故藻遂罷。降授左朝奉郎胡蒙。復所降一官。以赦敍也。權中書舍人胡寅言。考之公論。蒙在五使。最無善狀。夫人臣受命於君者。殞無二。蒙乃慢陛下之命。憚貴之威。罪不容於死。今赦宥稍敍舊官。則當爲他日任用之漸。俾附下罔上人。無復忌畏。而刑賞亂矣。命乃寢。

丁酉。復移浙西安撫司於臨安府。以駐蹕之地。理宜增重事權故也。徽猷閣直學士知臨安府梁汝嘉兼兩浙西路安撫使。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沈晦兼沿江安撫使。熊克小麻。載移浙四帥司事。在閏二月己巳。今從日麻。 試尙書吏部侍郎

兼侍讀鄭滋與權戶部侍郎張致遠兩易。左迪功郎敕令所刪定官兼史館校勘鄧名世守祕書省正字。仍與正字王蘋、喻樗並兼校勘。詔端明殿學士知饒州董耘累請宮祠。可依所乞提舉江州太平觀。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程瑀知撫州。直龍圖閣新知泉州魏矸知饒州。自是郡守之非才者稍稍被汰矣。矸在臺時常論江東提點刑獄公事虞澤與執政連親。不可任。修注乃引嫌移建州。命權貨務降鹽鈔六十萬緡。赴都督行府收糴江南早禾米。

戊戌。詔樞密院計議官呂用中、徐康、編修官霍蠡並以檢察逐路經費財用爲名。用中浙西。康江東。蠡浙東路。乃借奉使印。上皆召見。賜裝錢而遣之。右承奉郎宋應遣三官。應父喬年爲殿中監。以修明堂增秩恩。回授應京官。用吏部審量而有是命。詔道州丁米。依舊于田畝上均敷。用本州請也。先是湖南諸郡歲調上戶充土丁戍邊。其下戶不行之丁。則隨稅輸米。後以官軍戍邊。而戍米如故。道州歲輸米二千餘斛。近歲爲羣盜所殘。人丁益少。遂以田稅取之。守臣右朝奉大夫趙坦乞以二分敷于田畝。一分敷于民丁。事下轉運司。而坦已去。代者言如此。則每丁當輸二斗有奇。貧戶丁多之人。猶爲偏重。故有是旨。既而言者以爲湖南民力重困。乞將一路有丁米去處。並與蠲減一分。乃命轉運司相度申尙書省。後不果行。

後旨在四月甲辰。明年八月己亥。王迪又請

均之田稅。十四年十月戊戌。所書可參考。

己亥。詔諸部尙書遇闕許除侍郎兩員。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姚舜明陞徽猷閣待制。以中書

門下省言。舜明自除權侍郎至今。通及一年也。詔沈晦累請宮祠。可依所乞。提舉江州太平觀。祕閣修撰。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劉寧止。知鎮江府。促之任。言者請進納武臣。候轉至大夫日。遇郊方得封贈。從之。

庚子罷饒州孳生監。鄱陽地高寒。非馬所宜。自置監至今。所蓄牝牡馬五百六十二。而斃者三百十有五。駒之成者二十有七而已。其芻粟又皆賦于民。人不以為便。故罷之。左朝請大夫提舉孳生監牧事。郝漸坐失職免官。仍削二秩。兵部侍郎王居正獻辨學四十二篇。居正嘗入見。請以舊所論著。王安石父子平昔之言。不合于道者為獻。上許之。居正乃釐為七卷。其一曰。蔑視君親。虧損恩義。凡所褒貶。悉害名教。其二曰。非聖人。滅天道。詆誣孔孟。宗尙佛老。其三曰。深懲言者。恐上有聞。其四曰。託儒為姦。以行私意。變亂經旨。厚誣天下。其五曰。隨意互說。反覆皆違。其六曰。排斥先儒。經術自任。務為新奇。不恤義理。其七曰。三經字說。自相牴牾。集而成之。謂之辯學。詔送祕書省。崇觀間。王安石學益盛。內外校官。非三經義字說。不登几案。居正獨非之。至是因事請對。進言曰。臣聞陛下深惡安石之學久矣。不識聖心。灼見其弊。安在敢請。上曰。安石之學。雜以伯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居正對曰。禍亂之源。誠如聖訓。然安石所學。得罪於萬世者。不止此。因為上陳安石訓釋經義。無父無君者一二事。上作色曰。是豈不害民教。孟子所謂邪說者。正謂是矣。居正退。即序上語。繫於辯學書省上之。

辛丑都督行府言左朝散郎知秦州邵彪具到營田利害。應請射荒田。每畝課子五升。田土瘠薄者。量與裁減。耕種五年。仍不欠官司課子。許認爲己業。限外元主識認。或照驗明白。卽許自踏逐荒田。依數指射。以爲己業。如是五年內歸業。卽許佃人畫時交還。量出工力錢還佃人。勘會所陳。委可施行。今關送尙書省指揮。從之初。傅崧卿之經始營田也。十年內許地主識認。後用陳規義滿三年不欠官稅者。許充己業。最後有旨。三年外田主自言者。給還三分之一。餘聽指射荒田。以足元數。彪謂前旨有害力耕之人。後旨有妨歸業之戶。故有是請。浚用便宜行之。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見其所關。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邪。皆不樂。宰相趙鼎一切不較。人以爲難。

行府關三省事。以趙鼎事實修入前此未
有稱關送尙書省指揮者。故因此遂書之。

賜光州度僧牒二百

爲營田費用。都督行府請也。先是賜壽春府度牒四百道。故光州援以爲請。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

新臨安府兵馬都監楊華添差潭州兵馬鈐轄。

壬寅丁憂人韓璣起復右朝奉大夫充淮西宣撫使司參議官璣開封人其父爲省吏劉光世所辟也。

癸卯刑部請因事到官實負冤抑而呼萬歲者杖一百舊法概徒二年言者以爲情有重輕乃申明行下其餘論如律移鎮江府榷貨務都茶場於真州初詔問宰執以戰守方略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

三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呂頤浩言謹析爲十事一論用兵之策大略以爲敵性貪婪吞噬不已若不用兵則二聖必不得還中原必不可復僞齊資糧必不可焚和議之計必不可諧大江之南必不可保宜開

遣使臣再貽書以驕之。復示弱以給之。而我急爲備。出其不意。乘時北伐。二論彼此形勢。大略謂尼瑪哈之性。好殺喜戰。用兵不已。昧於不戢自焚之禍。部曲離心已久。將士厭苦從軍。謳吟思鄉。勢必潰散。又劉彥宗。幹喇布伊都。札木國王。洛索貝勒。皆已死。所存者材氣。皆在數人下。子女玉帛。充滿於室。志驕意滿。有將亡之兆。而我形勢。比之數年前。則不同。何以言之。數年以前。金人所向。我之戰兵。未及交鋒。悉已遁走。今二三大將下。兵已精矣。器械已略備矣。臣竊料劉光世。韓世忠。張浚。楊沂中。岳飛。王夔。下兵數。得廿萬人。除輜重火頭外。戰士不下十五萬。夫太祖。太宗。有兵十四萬。而平定諸國。遂取天下。今有兵十五萬。若不用兵。則必有後時之悔。三論舉兵之時。大略謂金人風俗。每於四月。盡括官私戰馬。逐水草放牧。號曰入澱。禁人乘騎。八月末。各令取馬出澱。準備戰鬪。又金人所長。在弧矢之利。而暑月。弓力怯弱。射不能及。遠。今若以夏月發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餘矣。四論分道進兵之策。大略謂京東之民。企望王師。日久。宜分兵二萬人。由泗上擣汴京。二萬人。由海上攻沂密。又二萬人。駐濠爲援。不可深入。俟八月。班師。明年復出。五論軍糧供軍事。大略謂海道之兵。至山東。則有糧可因。濠上軍糧。由江。淮可運。惟趨汴之軍。當持十萬糧。過南京。則糧亦可因矣。乞于明州支米一萬二千斛。爲海道諸軍一月之糧。及委江。浙漕臣。揀選精米五萬斛。前期運至泗州。準備趨汴諸軍。附帶入界。六論大兵進發日。乞聖駕駐蹕鎮江。七論經理淮甸。大略論淮南天下沃壤。今焚蕩一空。除濠。泗州。壽春府。差武臣外。其餘並差文臣使之。大講經要之政。仍勸率鄉村。於三月。閒多種早禾。六七月。閒成熟。可濟艱食。比至防秋。場圃事畢矣。臣嘗考秦州鹽息。歲產

千四五百緡。倍於二浙。尤宜選任能吏。八論機會不可失。今戶部月支百一十萬緡。若不用兵。無息肩之期。則東南民力重困。九論舟楫之利。大略謂北方之木。與水不相宜。海水鹹苦。能害木性。故舟舡入海。不得耐久。而又不能禦風濤。往往有覆溺之患。今當聚集福建等路海船於明州岸。以擾僞齊京東。河北及平營諸郡。如范溫、崔邦弼、王進等。可令北去。

王進本登州界首人。

金人雖有鐵騎百萬。必不能禦。十論並謀獨斷。大

略謂古之帝王。舉大事。決大義。謀不可不廣。而斷不可不必。今陛下以善後之計。不詢於前宰執。臣料六人者。或以爲當用兵。或欲且保江南。或欲料理淮甸。或欲堅守和議。或以爲上策。莫如自治。或以爲來則拒之。去則勿追。乃禦戎之道。所見不同。在聖主獨斷而已。自建炎以來。所遣使命。前後祈請。非不切至。竊料金人必無果決之言。亦有難從之請。姑以款我爾。如和議果成。則臣舉兵之策。置而不用可也。如和議決不可成。則臣愚言。或可以備收錄。持服朱勝非言。自陛下講明軍政。賞罰必當。今內外勁兵三十餘萬。勇氣可作。機會可乘。宜於此時進取。無失機後悔。遂列上四事。一曰。進討僭僞。二曰。守備江淮。三曰。招撫遺民。四曰。審度敵勢。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淮安府洞霄宮李綱言。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進禦爲誤國。而退避爲愛君。今天啓宸衷。親卻大敵。則其效概可觀矣。願自今勿爲退避之計。勿遣和議之使。議者或欲大舉。或欲且保一隅。臣皆以爲不然。願陛下駐蹕建康。料理荆襄。以爲藩籬。葺理淮南。以爲家計。俟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卽命諸將分道攻討。乃爲得計。

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夫淮甸、荆襄、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守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今當于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以揚旌、襄陽爲帥府，分遣偏帥進守支郡，卜築城壘，如開新邊，朝廷應副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湖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敵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來歸。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將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爲守備無他，反此而已。守備旣成，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雖因敵決勝，不可預圖。臣願竊以爲獻者，勿失機會而已。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臨安、平江皆澤國，逼迫所據，非用武之地。莫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推引二浙襟帶江湖漕運財穀，無不便利。然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大臣熟計之。夫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陷於僭逆，豈其本心。僞藩籬旣成，壤地相接，甲兵旣備，天威震驚，必有結約來歸，或願爲內應者，宜命諸帥優加撫循，來歸者給田土，內應者與爵賞，更願力爲自治自強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告。此綏懷之略所當先者。又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大略謂今選於衆，以圖任股肱之臣，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閒之。二曰公選人材，大略謂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爲正人端士者，往往閒廢於無用之地，蓋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嘗小人所忌嫉，或中之於黠闇，或指之以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雖負重謗，遭

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夫人主豈能常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能用。人以興邦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必由於公道故也。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三曰。變革士風。大略謂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士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核事實。惟欲傷人。大罵則大進。小詆則小遷。翕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朝廷設耳目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須當核實。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不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服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刑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西事。浚以忠許國。雖失機會。不爲無過。而言者纔以大惡。賴浚有落日之功。足以結知。又有大臣爲之辨。得自洗濯。不然。何以雪哉。夫朝廷設耳目之官。固許風聞。若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願陛下降詔戒士大夫。使體德義。務從忠厚。四曰。愛惜日力。大略謂事相定之時。朝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爲金。齊之所陵侮。願詔大臣熟議。所以爲規模者。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五曰。務盡人事。大略謂天之道。其實一致。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可乎。願與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六曰。寅畏天戒。大略謂比年以來。天屢譴告。願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綱書凡萬言。其大指如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秦檜言。靖康以來。和戰之說紛然。言戰者專欲交兵。而彼己之勢。未必以力弱爲怯。國家自金人入犯之初。但當許契丹故地。廟堂太怯。遽以三鎮許之。不知民不肯從。雖欲割棄而不可。是太怯之過也。其後

金人退師亦頗欲捨三鎮而要厚賂。廟堂謀之不審，乃結契丹之叛臣爲金人腹心者，欲與合謀。又潛檄邊臣，掩殺割地官，以變前議。聲雖甚美，實無成功。是虛張之過也。臣頃歸朝廷，妄進狂瞽，令劉世光通書敵帥，說其利害，以爲得地則歸豫，失好則在金。卽蒙陛下聽納施行，不旋踵敵果退師。豫邀之東平百端，敵言俟兒孫長大，與你圖此。臣恭聞陛下宣諭，以爲得之北來人臣，益知不必虛張也。繼因海舟擒獲漢兒高益恭，稍知文字。臣又嘗妄議，俾攜大長書歸，諭以立國之體。當明逆順，助豫則叛者得利，金國何以統衆。從本朝則河南之地，自非金國所欲者。淵聖所割河朔，旣亦有盟約，豈敢睥睨。又明言不當留朝廷所遣信使，以致不敢再遣。得旨作書縱益恭北還，旋有所謂一二使人來歸，後所遣使悉不拘留。臣益知事有正理，不必太怯也。今者逆賊劉豫陰導金人提兵南向，此在朝廷當以正理處之。蓋不討賊豫，則無以爲國。不安慰強敵，則逆賊未易討。前此不欲輕發兵端，故隱忍以待。豈今賊豫知我欲乘機以舉，則處以正理不可失也。自古兩國相敵，力強者驕，不足深較。樊噲憤匈奴侮慢，欲以十萬橫行其國。季布折之，此其盛強之時。況今勢有未便，臣前奏乞安慰強敵，當用所獲金人，令諸將通其大長書，明言止欲討叛，而不敢輕犯大國。蓋知虛張之無益也。自古立國，必明君臣之義。陳常作亂，孔子請討。此齊國之亂臣，而魯不容。況賊豫我故臣子，不討則三綱大淪。何以爲國。臣前具奏乞征討賊豫，當檄數其罪，而陽推金人以紓其緇交之計。作我士氣，而沮彼賊衆。益知討叛之不必太怯也。金人立豫，諸帥皆不以爲是。其以爲是者，意保河朔，猶當以二聖爲請。臣前奏亦已略具。果蒙陛下採納，則逆順之勢一分，人百其勇，是爲攻

戰之利。界在夾河諸軍分處南北。譬若藩籬宏遠。堂奧以安。是爲守備之宜。因所獲金人。厚存拊之。彼各識所屬。大長之意。分遣書詞。不至差殊。則是爲措置之方。使敵知朝廷志在討叛。而意不得已也。使豫衆知朝廷但誅首惡。而脅從罔治。則是爲綏懷之略。若乃器械之良窳。軍食之困匱。裨校之才否。山川之險夷。則有司之事。將帥之職。父老之知。臣不敢臆說也。迂疏無所知識。惟聖明財察。左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嵩福宮汪伯彥爲決戰將軍。萬全元老答問以獻。大略謂敵之奔北。尾擊過淮。可也。未宜遠去。若犯此而前。略地就糧。則失遺民之望。飛芻輓粟。則難漕運之繼。又言。關師古。孔彥舟輩叛去。初非本心。僅能遣閒使往諭上意。俾知自效。又言。當屯師淮甸。荆南。籬落江表。今敵人潛師而北。必將盤礴徘徊於宿毫。淮徐之間。營糧濟師。待時而再南來。出沒荆襄。乘桴而下。合洞庭之賊。相與爲水攻之謀。益以步人。水陸俱下。使吾守株於前。而長江之險。已奪吾後。則將柰何。與其急於目前之追襲。不若修政以爲善後之計。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絢言。攻戰之利。莫若作士氣。守備之宜。莫若固淮甸。措置之方。莫若經久遠。綏懷之略。莫若惠吾民。今新捷頻勝之後。長慮卻顧。所宜素講。願詔諸帥各分士卒之半。分據淮南要害之地。明閒牒。遠斥堠。厲兵秣馬。常若敵至。借使復來。力足以禦。或留兵雖衆。而士氣驕惰。何足爲固。淮甸者。國家所必爭。不可失之地。蓋保淮甸。然後可以駐蹕建康。經理中原。或謂敵人乏糧。匆遽而歸。又謂金人能襲承楚。而不能犯通。秦足以明其兵之少。臣皆不敢以爲然。金人犯順十年。初未嘗費糧也。累年以來。僞境固以畫宿州爲界矣。今陰導敵人。無故出疆。彼必以謂得承楚而有之。則通秦在。

吾腹中可不攻而下。然則淮甸豈可不固守。所謂經久遠者其說有二。一則規駐蹕之利。一則操統御之權。駐蹕之地。未有過於建康者。使今冬敵不侵軼。則來春鑿輿可駐建康。國家待遇諸將。爵位極矣。寵錫至矣。事權重矣。前古所謂善將將者。惟陛下畱神而加意焉。濠、泗、襄、鄧以北。陷僞境者。皆吾民也。臣謂宜因事區別。或降附之際。或俘獲之餘。願從則隨。宜存撫。欲歸則畀以齋糧。使人知聖度寬洪。海涵天覆。彼驅來戰。則人無鬪志。衆有遁心。我往伐彼。卽前徒倒戈。無所爲敵矣。吾民之在東南者。累年以來。如預納苗稅。及和買絹錢之類。盡竭所有。樂輸而不病。獨可不思加惠哉。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張守言。明詔四事。臣以爲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爲陛下道矣。臣請言措置之大略。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糧食。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於淮東。一軍駐於淮西。一軍駐於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以處之。使北至關。西抵川、陝。血脈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以奠枕而臥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爲大將者。萬有一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邪。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爲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基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於朝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爲也。何謂措置軍食。諸軍旣已分屯諸路。則所患者財穀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耳。則所患者轉輸也。考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悉出於東南轉輸。未嘗以爲病也。今宜舉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岳、鄂。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

不足也。錢糧既無乏絕之患，然後戒飭諸將，不得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爲諸將殿最。歲遣官覆實而陞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田野日闢，生齒日滋。江北州縣有興復之漸矣。如是措置既定，俟至防秋，復遣大臣爲之統督，使諸路之兵首尾相應，綏懷之略亦在是矣。然臣復有區區之愚，猶以爲未然。究其本源，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耳。所謂修德，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於家，勤於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者無不去也。所謂修政，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抑權倖，裁冗濫，謹法度，興廉恥，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持久不倦，盛德日新，四海愛戴，何患外國之不服。在陛下果斷而力行之。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顏岐言：攻戰之利在擇賢將，守備之宜在明賞罰。措置得其方，在號令不妄動，綏懷明其略。在軍民各安業。又曰：忍之又忍，天下歸仁。願陛下不廢臣愚戇之言，以助聖德萬分之一。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邴條上戰陣守備措置綏懷各五事。所謂戰陣之利有五：曰出輕兵，務遠略，儲將帥，責成功，重賞格。大略謂關陝爲進取之地，淮南爲保固之地，關陝雖利於進取，然不用師於京東以牽制其勢，則彼得以一力而拒我。今大將統兵者數人，皆所恃以爲根本。萬一失利，將不可復用。偏將中如牛皋、王進、楊珪、史康民皆京東土人，知地險易，可各配以部曲三五千人，或出淮陽，或出徐泗，彼將奔命之不暇。此不動而分陝西重兵之一端也。關陝今雖二宣撫，其體尙輕，非遣大臣不可。呂頤浩氣節高亮，李綱識量宏遠，威名素著，願擇其一而用之，必有以報陛下。又言：陛下卽位之初，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威名隱然爲大將。今又有吳玠、岳飛者出矣。願詔大將於所部舉智謀忠勇，可

以馭衆統帥各兩三名。朝廷籍記。遇有事宜。使當一隊。毋隸大將。則諸人競奮才智。皆飛玠之儔矣。大將爵位已崇。難相統一。自今用兵。第可授以成算。使自爲戰而已。謹勿遣重臣臨之。以輕其權。而分其功也。今卻敵退兵之後。必論功行賞。願因此詔。有司預定資格。謂如得城邑及近上首領之類。自一命至節度使。皆差次使足相當。所謂守備之宜有五。曰固根本。習舟師。防他講。道遺策。列長戍。大略謂江浙爲今日根本。欲保守則失進取之利。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古之名將。內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糧於敵。誠能得以功名自任。如祖逖者。舉淮南而付之。使自爲進取。而不至虛內以事外。苟未有斯人。則前曰輕兵之說。爲不可廢。臣聞朝廷下福建。造下舡七百隻。必如期而辦。乞倣古制。建伏波。下瀨。樓船之官。以教習水戰。俾近上將佐領之。自成一軍。而專隸於朝廷。無事則散之緣江州郡。緩急則聚而用之。臣度金人他年入犯。懲創今日之敗。必先以一軍來淮甸。爲築室反耕之計。以緩我師。然後由登萊泛海窺吳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窺江池。以出吾右。一處不支。則大事去矣。願預講左枝右梧之策。夫兵之形無窮。願詔臨江守臣。凡可設奇以誘敵者。如吳人疑城之類。皆預爲措畫。今長江之險綿數千里。守備非一。苟制得其要。則用力少而見功多。願差次其最緊處。屯軍若干人。一將領之。聽其郡守節制。次緊稍緩處。差降焉。有事宜。則以大將兼統之。既久。則諳熟土風。緩急可用。與旋發之師不侔矣。所謂措置之方有五。曰親大閱。補禁衛。講軍制。訂使事。降敕榜。大略謂宜因秋冬之交。關廣場。會諸將。取士卒才藝絕特者。而爵賞之。建炎以來。禁衛軍寡。乃籍五軍以爲重。臣常寒心。願擇忠實嚴重之將。以爲殿帥。稍補禁衛之闕。使隱然自成。

一軍。則其馭諸將也。若臂之使指矣。今諸郡廂軍。穴占私役者。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亦數百人。臣願講求。除郡守兵將官自有禁軍給使外。餘以儻從衣糧界之。使自餓人以役。大抵殺廂軍三分之二。而以其衣糧之數。盡募禁軍。金人自用兵以來。未嘗不以和好爲言。此決不可恃。然二聖在彼。不可遂已。姑以餘力行之耳。臣謂宜專命一官。如古所謂行人者。或止左右司領之。當遣使人舉成法而授之。庶免臨時斟酌之勞。而朝廷得以專意治兵矣。劉豫僭叛。理必滅之。謂宜降敕榜。明著豫僭逆之罪。曉諭江北士民。此亦兵家所謂伐謀伐交者。所謂綏懷之略有五。曰通德義。先賑卹。通關津。選材能。務寬貸。大略謂山東大姓。結爲山寨。以自保。今雖累年。勢必有未下者。願募有心力之人。密往詔諭。應淮北遺民來歸者。令淮南州郡。給以行由。差船津濟。量差地分人護送。毋得邀阻。有官人先次注授差遣。無官而貧乏者。令沿江州郡。以官屋居之。仍量給錢米三兩月。其能自營爲乃止。內有才智可用之人。隨宜任使。勿但廢以爵秩而已。凡諸將行師入境。敢拒抗者。固在勦戮。其有良善老弱之人。皆寬貸。俾洒然有更生之望。又上四事。曰事天。感民。任臣。擇才。端明殿學士致仕翟汝文言。朝廷無遠略。無定論。無腹心謀議之臣。三者不立。何後之善。自金人躡藉中國。乘輿越在裔土。雖西晉戎兵之禍。唐室安史之亂。不至於此。自建炎倣擾。今九年矣。天下日苦於兵。而戰守之計。初未定也。經國規模。猶未立也。將相大臣。每至防秋。則豫謀避地之計。至春則泰然安肆。如無事之日。敵至與衆同懼。敵退與衆同喜。如斯而已。所謂禦敵者。臣不識也。昔晉武帝欲平吳。得張華。羊祜。杜預。以贊其計。唐憲宗討淮蔡。武宗平澤潞。賴裴度。李德裕。以成其功。今羣臣泛泛。

然如河中之水。則陛下誰與權事揆策。以圖今日之事乎。臣願擇大臣有深謀者任之。責其恢復。用技能將。必以剋敵。合天下之英傑。相與謀議。立國之綱紀。規模先定。然後可爲也。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韓肖胄言。臣觀女真等軍。皆畏服西兵。勁銳善戰。今三大帥所統。頗多西人。復聞吳玠繼有捷奏。軍勢益振。敵意必搖。況祖宗之澤。垂二百年。民心愛戴。而賊豫父子。虐用其民。殆不堪命。則攻戰之利。臣固知矣。自荆襄以至江淮。綿亙數千里。今若無事。而概爲守具。不惟兵勢之分。所在寡弱。兼亦勞人費財。坐以守困。不若分擇文武臣寮。案行計度。量遠近之中。求險阻之要。屯兵積糧。以至器械戰船之屬。一皆素具。夫淮南賊豫父子。覬覦之地。不惟利源所在。可以徑趨大江。前日潘致堯回。其書已有江北不請屯戍人馬之語。及遣王翊來。果持分畫之說。我旣難從。以理拒之。所議未定。便可掘險而固守。今淮東西雖命宣撫使。然將屯置司。乃在江上。所遣偏裨分守。不過資以輕兵。勢孤力弱。難以責其固志。或謂車駕方在浙西。翼衛全恃江上。故三將皆屯江濱。或朝廷本欲示敵以強。尙存修好之議。若移兩將江北。或致蕃僞亟爭。臣謂張浚旣置司建康。自可分屯江浙。屏衛行闕。力已有餘。況世忠光世若在淮南。藩籬可謂中固。若謂不欲致疑敵人。彼旣舉兵深入。我則移屯有名。若慮引隱生事。但當約束。俾無得以一人一騎踰淮而北可矣。方今所謂措置。莫若攻守二策。今諸大將之兵。自主庭戶。有一纖芥利害。未免更相讎疾。若欲並遣進攻。必先選命總帥。分以精銳之兵。附以招集之衆。合數萬人。自成一軍。號令旣一。權力旣重。諸將雖素貴。疇敢不聽從。維持輯睦。使必有成。其利害與用。非素所撫循之兵。而僥倖取勝者。蓋亦異矣。徽

甸、山東、關河之民，怨金人之殘暴，苦僞齊之煩苛，爲今之計，當以安集流亡，招懷歸附爲先。今淮南、江東、西荒間之田至多，謂宜揭榜境上，或遣簽軍之可信仗者，深入僞境，轉相告諭，俟其來歸，從所欲往，授田給糧，捐其賦租，遂其生理，必將接踵而至。臣昨在軍前，聞金帥頗有厭兵之意，其衆軍亦甚思休息，特尼瑪哈固新、高慶裔輩持之不肯，然上下猜防，人心嚮武，將見內患自生，變亂可待矣。肖胄又上奏請屯田，其說以爲江之南岸，並江之民甚少，曠土甚多，皆可指爲屯田。沿江大將各見分地而屯，軍士舊嘗爲農者，十計五六，擇其非甚精銳，可爲田者，使各受地，凡爲田者，聚屯於所田之旁，有形勢之地，農隙則各試其所習之技，歲成則多分以所種之禾麥，軍士所田，必不能盡徧長江之南岸，則募江北流徙之人給之，又有餘，則募江南無業願遷之人給之，其分給部勒訓習，如軍士之法，然屯田之始，必有耕牛農具穀種，營屯之費，不憚以圖長久之利者，國家所當急務也。凡置營田，皆占形勢之也，則應江上之勢，可備禦處，遂皆因田以成，營屯之中，擇其甚要名處，又加以重兵爲大寨，一年之後，大寨之糧食，可稍取於田之穀，則漕運之費省，大寨之軍止，則可保江而固守，出則可以渡江而攻討，屯田之士，常爲根本，傳烽數號，數千里不絕，則敵人之情畏矣。津岸有可絕江處，當預設險固，使不得渡，浦溆有可泊舟處，當素備舟師，使不得入，險固非一日可設也，舟師非一日可習也，可因屯兵使爲之，積日有功，事至可戰，則戰守之道盡矣。

月附入。

前宰執所奏，必非一時來上，如朱勝非在湖州，王尙在崑山，其疏必先至李綱，在邵武，張守在福州，顏岐在福清，其疏必後達，今且併附卷末，以便稽考。此外范宗尹、許翰、馮海路、尤迪、盧益、葉夢得、張澂、宇文粹中、王孝迪、謝克家、富直柔、席益、徐俯等所奏，未見當求本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八

【紹興五年】夏四月甲辰朔。監察御史田如鼈爲尙書祠部員外郎。如鼈嘗上書排詆朝臣。其言及殿中侍御史張絢。輔臣入對。上因曰。臺臣耳目之官。朕未嘗不慎此選。然必試之六察。度其可用。方敢除言事官。沈與求曰。臺臣與朝廷分持紀綱。要須得沈厚練達之人。則論事不苟。可以仰副聖意。上曰。用沈厚練達之人。極是。然朝廷與臺諫當爲一家。不分而爲二。若朝廷所行。臺諫輒詆之。臺諫所論。朝廷輒沮之。則事何由濟。趙鼎曰。朝廷與臺諫實相爲表裏。翌日。如鼈遂罷郎官之命。後三日。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如鼈罷御

史未知所以。四月壬子。殿中侍御史張絢乞補外奏。一分殿賤。豈謂見鼈同列。立致謾言。賴聖學高明。物情洞照。不待臣之辨析。已出睿斷。施行當時。指此事也。八年三月辛卯。御史中丞常同奏。如鼈上書力排善類。乃遣孫陰與之謀。結爲死黨。賴陛下察見奸心。亟逐如鼈。遂得安靜。今併附之。更須詳考。審此時爲右司諫。

遣內侍往潭州勞張浚。仍以銀合茶藥賜之。

新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胡安國

乞以本官奉祠。詔安國經筵舊臣。引疾辭郡。重憫勞之。可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春秋傳。仍俟成書進入。以稱朕崇儒重道之意。光山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公事錢佃。帶御器械。詔進士王九齡。召赴行在。令閣門引見上殿。九齡無錫人。其上世姓同太祖廟諱之上字。因改焉。九齡博極羣書。卓越有大志。會日食。求言。九齡上書論役法五害。如司馬光所言。已見於今日。中書門下省奏。江浙沿襲舊例。差

保正長催科等事。致有破產失業流離之人。前後臣僚論列雖多。惟九齡建陳曲盡利害。已令有司措置立法。故有是命。九齡入見。又上五事。一。役法。二。屯田。三。復武舉。四。均賦稅。五。課農桑。上再三稱善。趙鼎讀九齡奏疏。謂同列曰。王君論事盡天下之害。非老生之常談也。乃以爲右迪功郎太平州當塗縣主簿。孫

九齡墓志云。有不悅其言者。止授初等一官。不知謂誰。當考九齡以是月乙丑補官。今聯書之。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宋伯友卒。

乙巳。詔諸路係官田自宣和以後者。令先次出賣。其房廊白地園圃等。令見賃之家。限一月自陳。依本處體例添納租課。仍與減免二分。限滿不陳。許人告。卽以其地給與告人用者言請也。先是有詔盡鬻官田。事初在正月丁未。而議者以謂竭澤而漁。明年無魚。今軍事未支。錢在民間。猶外府也。一旦欲盡取之。何以善後。所

以係官田地。乞且截自宣和以後。應可以賣者。先委官根括。候見著實頃畝四至。卽大字榜示人戶願買人。各以時價著錢。依已措置事理出賣。庶幾歲月未久。凡事易於考驗。不至分爭。兼多在形勢戶下。取之無傷。縱使巧爲占慳。亦須高價承買。其宣和以前田地。且令官司寬緩括賣。步畝增減租課。改造砧基。簿賣與不賣。他日臨時相度。事下總制司。故有是命。廣東轉運判官田積中。新江西轉運判官王景溫。趙公竑。新廣西轉運副使宋暉。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侯憲。湖北提舉常平茶鹽公事董補之。新江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曾悟。並與宮觀。理作自陳。憲。懋弟也。殿中侍御史張絢論外臺耳目之寄。臣采諸公議。

凡此七人皆冒濫之尤者故汰之。

丙午檢校少保武泰軍節度使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郭仲荀來朝。右承奉郎黃大本貸死杖脊刺配南雄州牢城收管。大本爲貴池丞坐賊抵死故有是命。旣而監文思院于淙南恩州司戶參軍莫憲章皆以賄敗遂斷配焉。

淳熙章行遣據今年六月二十九日尙書省劄子云爾未見本月日

先是右奉議郎呂應問之華亭縣亦坐賊抵死編管化州未

數日引赦量移言者以爲應問國之巨蠹肆諸市朝猶未足以快吳人之忿止緣應問平時厚以所得賂賄遺權要故案發之日大臣及侍從中有陰爲之主者是以有司觀望不敢盡法勒鞫然所上奏牘蔽罪至絞者猶有二焉是豈可以常法論哉臣竊聞前此朝廷之議以宣州勘黃大本及秀州勘應問二人所犯候其獄具中取一人尤甚者用祖宗舊制眞決次配以警賊吏今大本旣以法論決而應問賊罪貫盈止從編置雖道途之人皆謂失刑朝廷縱不追治亦宜投畀遐荒永不放還少謝百姓而自去年九月十二日在秀州準敕編管化州十七日至平江府卽作在道會赦便與量移用刑如此何以威貪暴而成政治哉況應問賊罪百倍大本吳中士大夫至民庶皆能言之何應問之幸而大本之不幸也伏望特降指揮不許敕赦量移日下差人押赴化州編管庶幾貪賊之吏咸少懲艾從之

此疏在今年七月壬辰不出姓名疑謝祖信所上王明清揮塵錄云趙鼎

恨大本靖康中爲蔡條致書吳敏使蔡京得死歸下遂正典刑當求他書參考案歷問乃公著旗子鼎以故家之故風法貸之要非用刑之公而當時給舍如廖剛劉大中胡寅及諸臺諫皆無一言論列良可怪也今具載臺章庶不失實

詔諸縣違

法知通失案舉而被案於監司諸州違法監司失案舉而被案於臺諫各察治得實者並減犯人罪五等犯人係公罪又減二等並不以去官原免著爲令始用議者請也

事初在四年五月

丁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洪州觀察使金均房州鎮撫使川陝宣撫使參議王彥知荆南府充歸峽州荆門公安軍安撫使先是彥聞上親征乞提兵入援不許會張浚以都督視師湖南乃召彥赴行府議事至是令彥留所部三千人戍金房餘悉與俱仍歸荆南舊治其合用錢糧令行府於湖南江西那移應副召荆南鎮撫使解潛赴行在靖康中潛爲河東制置副使辟趙鼎幹當公事故鼎薦用之於是諸鎮撫使盡罷矣左朝請大夫淮西宣撫使司參謀官李健直祕閣兼都督行府隨軍轉運判官時劉光世遣健赴都堂稟議故以命之上召健入對乃遣行

戊申尙書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張銖奉太廟神主自温州至行在宰相趙鼎率文武百僚宗室迎拜於候朝門外戶部奏攢類到紹興四年實收支窠名數目乞先次申納朝廷從之初用議者言造紹興會計錄而戶部以爲皇祐治平會計天下財賦當時取會動經歲月方可成錄故但具去年出入之數焉承節郎李威特遷秉義郎充閩門祇候威南陽人率鄉民據守山寨至是縣爲僞知汝州郭進所破威亦被執已而得進降書以歸故錄之

己酉宗正少卿兼侍講范冲轉對言仁宗皇帝建邇英閣嘗命儒臣蔡襄等寫尙書無逸篇並孝經天子

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爲二圖。列於左右。元祐初。臣父祖禹爲侍講。奏乞檢尋二圖。如仁宗故事。哲宗皇帝從之。願陛下御書無逸篇爲二圖。置於講殿之壁。上納其言。遂書爲二圖。不崇朝而畢。翌日。以諭輔臣。沈與求曰。願陛下以是圖爲元龜。夙夜自儆。則恢復之期可卜矣。左銀青光祿大夫王序。追八官爲右中大夫。仍改正出身。序始以乞奉祠爲言者所論。下吏部審量。至是。吏部言。序出身覃恩。不合審量。外有減年。並係濫賞。趙建炎四年六月。指揮係已收使。無許改正之文。所有累除職名。係該載未盡。濫賞名色。命取朝廷指揮。趙鼎進呈。特有是命。

案此時吏部無尙書。而晏敦復爲左選侍郎。據吏部所申。止乞奪序職。而序落魄久矣。不知何人爲序道也。此事實考。

詔樞密院編修計

議。敕令所刪定官寺監丞。并行在堂除倉庫等官。並候到任。及一年以上。方差替人。已差人。並別與差遣。始用司農寺丞金安節奏也。於是書局寺監丞之闕二十四。而當汰者六十三。庫務官之闕十三。而當汰者二十七。論者以爲孤寒之士。待次日久。一旦罷之。益無寸進之望。權要之家。雖係減罷之數。將不旋踵而得之。但不過改易差割耳。欲乞不以見任人到官久近。每闕聽元差替人。一員待次。其餘重疊差下人。別無差遣。疏入。執政亦重拂人情。遂寢前命。

寢命在五
月甲戌

右迪功郎沈敦特改右承奉郎。敦掌建康市。征三

年。比舊增錢四十六萬貫。依累賞法。應減磨勘三十二年。戶部尙書章誼言。無以激勸。乃改次等合入官。仍頒行諸路。詔湖南轉運司限一月。依舊於潭州置司。自孔彥舟之亂。漕司移寓衡山縣。至是轉運判官辭弼已入潭州視事。而餘官未遷。故督之。

庚戌詔諸路檢察經費財用官呂用中、霍蠡、徐康、范伯倫、章傑體訪諸路軍須借貸等事，保明申尚書省，以中書檢會去年十一月丁巳手詔有請也。試尚書戶部侍郎兼侍讀鄭滋充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滋自銓曹下移民部，故引疾求去焉。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劉大中引疾乞補外，且言稟資愚戇，涉世拙疏，但知委質以事君，不善締交而附下，正緣多忤，積有怨仇，昨自郎官出將使指，其所按發，偶多權勢之人，其所薦揚，類皆孤寒之士，一遵聖訓，不知其他，復命於朝，誤蒙容獎，兩歲之內，叨冒四遷，但聞皆出親除，初非廟堂進擬，略加考驗，蹤跡甚明，自揣無堪，累陳懇悃，今若不以情實仰告君父，則意外之災，無所不至矣。伏望哀憐，除臣一外任差遣，臣之圖報，不必須在行朝，粉骨碎身，何地不可，疏奏，詔不許。顯謨閣待制知湖州李光言本州上供歲額不過五萬餘石，比諸郡最爲窮窘，前政汪藻將本州軍糧每月四千四百餘石，盡拋在民間糴買，人戶無得脫者，官給價錢，每斗不過三百文，而攬戶又於民間每斗取錢三百文，方能輸納，近來兩浙米價倒長，街市每斗已七百元，民情皇皇，委是無虞，糴買乞於上供米內借留萬斛，以紓目前之急，詔借支五千石，候秋成撥還，仍令守臣措置約度歲用，收簇錢物，趁新兌糴，自今毋得科擾。

辛亥，永州防禦使張思正復隨州觀察使，左朝議大夫王子獻復直徽猷閣，左朝散大夫閻邱陞，右朝奉大夫晁公爲並復直祕閣，皆以敕敘。旣而權中書舍人胡寅論公爲因妻受賕請託，出入死罪，當權貴庇姦之時，尚不能自勉於勒停，其人可見，今復舊職，稽之公論，大爲不允，公爲命遂格。直祕閣秦梓知袁

州。

壬子承節郎柴叔夏爲右迪功郎。襲封崇義公。叔夏周世宗五世姪孫也。其從兄恪嘗襲封爲金人所殺。至是以命叔夏。旣而叔夏乞比類換文。乃以爲右承奉郎。叔夏舊官在五月辛未。直徽猷閣知潼川府宇文時中爲

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右承事郎直徽猷閣張混召赴行在。並令川陝宣撫司差人船疾速津遣前來。時中之女爲張浚夫人。故有是命。給事中陳與義言。司馬光嘗奏乞天下州軍勤到強盜。情理無可憫。刑名無疑慮。輒敢奏聞者。並令刑部舉駁。重行典憲。應奏大辟。刑部於奏鈔後。別用貼黃。聲說情理如何。可憫。刑名如何疑慮。今擬如何施行。門下省審如有不當。及用例破條。卽奏行取勘。光以道德名臣。議論如此。豈其樂殺人也哉。乃所以禁姦暴。申冤枉。期於庶獄之平允。而措一世於無刑也。陛下哀矜庶獄。患中外之吏。容心毀法。而州郡妄奏。以出人之罪者。尙多有之。伏望睿慈。採用司馬光之言。申嚴立法。以幸元元。詔刑部立法。申尙書省。詔職館正字已上。專舉縣令。初用張致遠議。令執事官各舉所知。至是致遠去御史。而右司諫趙鼎以謂正字已上。亦舉監司守令。則失於太泛。乃改命焉。致遠建請已見三月丁丑。責授沂州

團練副使王仲薏復中大夫。與宮觀言者論其不廉不忠。乃詔更俟一敕取旨。

乙卯。進呈殿中侍御史張絢奏。嚴州壽昌縣令臧梓治狀可稱。饒州安仁縣令趙濤貪污不法。乞行勸沮。御批梓改合入官再任。濤送提刑司取勘。趙鼎等曰。縣令於民爲親。然秩卑而員衆。其才不才。無由盡知。

儻因此二人以行動沮甚善。但兩縣士民近經都省陳狀。已下監司覈實。上曰：絢所奏亦因兩縣之民。經御史臺投狀。故有此請。朕思之。毀譽固未可知。且令監司覈實。然後行賞罰。未爲晚也。上又曰：比來銓部胥吏並緣爲姦。士大夫頗苦之。朕每戒飭侍郎。終未悛革。鄭滋旣得祠而去。今晏敦復張致遠必須爲朕留意此事。若宿弊不除。朕當先黜侍郎。鼎曰：敦復致遠皆孜孜奉職。士大夫亦頗稱之。必須仰副聖意。粹 臧

五月辛卯改官。

初復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員。詳見今年七月癸未。

詔皇城司官吏並與轉一官資。幹辦官馮益特遷宣政使。

改鑄東南十將京畿第二將紹興銅虎符。

詔諸軍揀退不堪披帶使臣。並許添差諸州捕盜官司使

臣一次。老病不堪任職者。送忠銳將支進勇副尉俸終其身。以樞密院言員多闕少。慮致流落也。

丙辰。詔建州歲起片茶五萬斤。赴行在。仍市末茶十五萬斤。赴都督行府。市易務交納。舊額歲貢茶二十一萬六千斤。葉濃之亂。園戶逃散。遂罷之。而取其錢。至是本州奏乞蠲免。而行府以爲指准淮南支用。乃命市末茶。俾商人持往淮北焉。將仕郎上官世謙。與免將來文解。其付身令。尙書省毀抹。世謙調官吏部。自言因駕幸寶籙宮。於御前問莊。老大旨皆通。奉敕補初品官。吏部以爲非格法。故追奪焉。時武進縣主簿應絳。亦以父守郡日遷秩。恩授官。乃以絳爲下州文學。仍注權官。三仕訖注正官。自是濫賞追奪者復衆矣。故中書侍郎傅堯俞追復所贈光祿大夫。謚獻簡。以其家言紹興間嘗追奪故也。堯俞。鄆州人。屬籍執政官第十。

丁巳詔省試舉人許於臨安府內外寺觀安泊。中書言民間米踊貴詔戶部借支神武中軍糧食一月令盡出糴時上已命發常平米後二日又詔日糴千石。

戊午奉安太廟神主參知政事孟庾爲禮儀使每室用特羊八簋豆蓋權禮也。詔福建廣東帥臣措置團結瀕海居民爲社擒捕海賊時寶文閣直學士連南夫論海寇之患以謂國家每歲市舶之人數百萬今風信已順而舶紅不來聞有乘黃屋而積侯王者臣恐未易招也願明下信令委州縣措置團結瀕海居民五百人結爲一社不及三百人以下附近社推材勇物力人爲社首其次爲副社首備坐聖旨給帖差捕蓋濱海之民熟知海賊所向平時無力往擒爾今旣聽其會合如擒獲近上首領許保奏優與補官其誰不樂爲用乃下張守曾開相度如所請。

己未詔鄉村五保爲一大保通選保正於免役令中去長字始改紹聖法也先是言者以爲役法行之歲久積至大弊鄉村保正最爲重役不專取物力厚薄而兼用之人丁多寡不通輪一鄉點差而但取逐甲人戶官吏貪濁差募之際富者以賄賂幸免貧者以誅求受害被役一次輒至破產愚民無知巧爲規避遂有父亡母改嫁兄弟析生求免役次非惟重困民力以虛邦本亦將有傷名教以壞風俗欲乞下有司稍革舊法專用物力及通輪一鄉差募保正長凡官吏因役事受財者重爲典刑以示懲誠又進士上

書竊觀方今害民之法無如保甲之弊願更去保甲法復嘉祐元祐之制行耆戶長之法故有是旨仍許今後差物力高單丁每都不得過一人

實婦有男爲當道成丁者同

卽應充而居他鄉別縣或城郭及僧道並許募人充

役官司毋得追正身餘如見行條法

案此所謂進士上書疑卽王九齡也

時祠部員外郎林季仲亦奏疏乞總一鄉物力次等

選差其單丁許募人充役至是頗採其說焉

季仲之奏曰役法以十小保爲一大保而保有長以十大保爲一部保而都有正二者必以物力之高入丁之多者爲之也然法久而弊人僞日滋富而與貧

爲伍預知差役之必至也乃賂鄉佐求與富者爲伍焉於是富與富爲伍物力雖萬而幸免貧與貧爲伍物力雖數千而必差蓋由猾胥造弊於排甲之初致使下戶受弊於被差之後征求之類道呼之擾以身則鞭撻而無全膚以家則破蕩而無餘產思所以脫此者而不可得時則老母在堂抑令出嫁者兄弟服闋不敢同居者指己生之子爲他人之子者寄本戶之產爲他戶之產者或盡室逃移或全戶典賣或強逼子弟出爲僧道或毀傷肢體規爲廢疾習俗至此何止可爲痛哭而已哉臣復觀紹興二年閏四月十日及四年正月二十四日臣僚上言欲不拘甲分總以一鄉物力次第選差非第一等不得爲都正非第二等不得爲保長其單丁物力應充者許其募人官司不得輒追正身臣詳其說實爲利便欲乞檢會參酌而行之庶幾可以厚風俗息爭訟安流移恤貧賤不煩戒敕州縣而弊源自塞矣奏不得其月日與朝旨類故附著之

進士畢良史特補上州文學良史上蔡人知書傳喜字學粗得晉人筆法少遊京師

亂後僑寓興國軍喜其才者資給令赴行在會迪功郎權婺州司戶漕事畢鄰者以死事得任子恩其妻

言子爲金人所殺願官姪良史上許之

徐夢莘北盟會編畢良史少游京師以買賣古器書畫之圖出入貴人之門當時謂之畢價賣遺兵火後僑寓於興國軍江西曹蔣榮喜其器畫資給令赴行在請內侍

皆喜之上方搜訪古器書畫之圖恨未有辯其真僞者得良史其悅月給俸五十千仍令內侍延請爲賓客又得束帛百餘千有姓畢人合得文資恩澤無宗族承受良史趨逐得之補文學案蔣榮此時知通州紹興十一年九月方除江西運副此所云誤也然榮先嘗爲江

四提舉。又知揚州。入爲尙書郎。或者先已隨梁入都。爾今且附此更須詳之也。

庚申。詔韓世忠紀律嚴明。岳飛治軍有法。並令學士院降詔獎諭。時世忠移屯淮甸。軍行整肅。秋毫無犯。飛移軍潭州。所過不擾。鄉民私遣士卒酒食。卽時償直。上聞之。故有是詔。初。山賊雷進據澧州之慈利縣。殺掠平民甚衆。至是都督行府言。進已遣其徒雷琳等來鼎州公參。詔進特補武功大夫。添差鼎州兵馬鈐轄。進不受。

明年二月乙卯所書可參考。案行府奏狀及熊克小麻竹作雷進。而明年四月九日鼎州所奏乃作雷進德。未知孰是。

辛酉。左朝奉郎新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錢葉。左通直郎臨安府府學教授周葵。並爲監察御史。葵。晉陵人。先是沈與求薦葉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故二人並命。

葉係見任執政官所薦而不乞選。當考。

直祕閣知秦州趙康直。陞直徽猷

閣。知廬州。

壬戌。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王衣卒。贈徽猷閣待制。

甲子。太上道君皇帝崩於五國城。年五十四。上皇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竇末之許。兵部侍郎司馬樸與通問副使修武郎朱弁同在燕山。聞之。密議舉哀制服。弁欲先請。樸曰。吾儕爲人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又何請。設不見許。可但已乎。遂服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弗問。

上皇欲歸葬。據國史拾遺云爾。但拾遺云。大宋上皇道君正月二十五日崩。與史不同。當以實錄爲

正。詔浙江轉運判官遂州守臣拘催上供。及淮衣袖絹絲綿。依條限起發。限滿。令戶部開具有無拖欠去

處申取朝旨用都省請也。遣帶御器械韓世良往韓世忠軍前撫問。上召對而遣之。詔諸路營田司官給種糧者每一耕牛歲課毋得過十石。民間自有耕牛者除輸納稅賦外毋得抑令耕種營田。時言者以爲解潛在荆南。民有耕牛官爲給種納課或十餘石而租稅差科仍舊。是致百姓流移田業荒蕪。故條約焉。

乙丑詔命官未經銓試以恩例陳乞祠廟之人自合理任。餘依見行條法。先是右通直郎王瓚以嘗任祠官乞參選許之。仍命更有似此之人依此。言者以謂進士唱名在第五甲及累經任人偶無舉官者猶銓試中程乃得參選。今世祿膏粱之家幼年補官又有陳乞恩例可差祠廟。若任滿更不銓試則童駭不學之人將徧滿州縣而疲民益無所赴愬。故有是旨。

丙寅上就射殿躬行景靈宮孟夏朝獻之禮。丁卯亦如之。始禘惠恭皇后於宣仁聖烈皇后神位之下。用右司諫趙鼎議也。自惠恭既禘別廟而景靈獨弗及。至是將行禮博士禮官皆以爲疑。需言異時既有別廟則歲時祭享未嘗廢朝獻之禮。雖闕可也。今時異事殊且上皇於惠恭夫道也。以嫌故也。今陛下於惠恭則子道也。躬行茲禮似亦無嫌。願下太常討論典禮。上曰朕以母事惠恭皇后。今太廟既有別廟則景靈朝獻之禮何可廢也。乃從禮官議。

需建請在庚申上語
在甲子今聯書之

戊辰詔岳州許置市易務令本州收息錢補助支遣用守臣張覺請也。檢校少保武泰軍節度使知明

州兼沿海制置使郭仲荀爲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錄控守海道之勞也。泗州軍事判官趙烈正補夏州文學。

庚午直寶文閣新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紆上其父布所著三朝正論二卷。詔付史館。先是紆子右通直郎惇投匭上書論布日記中親聞哲宗皇帝欽聖憲肅皇后聖語辨正宣仁聖烈皇后誣史及元符密薦臺諫遺稿現在。詔下紆取索。紆奉詔以布熙寧記市易本末及紹聖以來奏對要語集爲正論。上之。上諭輔臣曰。昨觀布正論其言皆正當。至如載哲廟册立事及宣仁聖烈皇后聖語皆是當時所聞。必不妄。趙鼎曰。臣往時守官陝西。從紆弟新嘗見此書。乃布手筆也。沈與求曰。頃在湖州。紆嘗以此書示臣。昨來韓璜論紆撰造正論。卻是不知其詳。上顧鼎曰。布有一疏稿薦陳瓘等十餘人。皆名士。鄉有跋尾。具言會見正論。鼎曰。誠有之。起居郎胡寅起居舍人劉大中並試中書舍人。自王居正遷而二人並攝書命。至是正除。尙書省言訪聞四川諸司州縣添置官屬甚衆。未委虛實。詔宣撫司究實併省。時言者以閬州宣撫司武臣官屬至百五十人。秦州茶馬無置司處。而官吏文武亦百餘人。成都一路見任官七百三十六員。視建炎間增三分之一。夔路創增關寨等官亦不少。故條約之。戶部奏博羅授官人依進納條令。官至陞朝。與免色役。其物力家業等第與民爭利。雖至陞朝亦不得免科配。以知興國軍應會有請也。辛未。詔諸縣歲賦奇零剩數。委通判點檢折納價錢。別項椿管。專充上供諸路免役寬剩錢。除二廣福建江東西已令起發赴行在。浙西應副大軍。其浙東湖南北剩錢亦令起發赴行在。用總制司請也。時獻議

者以爲州縣之間。夏秋二稅。自祖宗時自有定額。緣人戶析居異財。絹綿有零至一寸一錢者。亦收一尺一兩。米有零至一勺一杪者。亦收一升之類。自大宋有天下。垂二百年。民之析戶者至多。而合零就整之數。若此類者。不可勝計。官中催科。每及正額而止。所謂合零就整者。盡入猾胥之家。欲望行下諸州。將人戶所需奇零之物。各以一鄉細計數目。總爲一簿。逐年專委通判。任責追催。應副軍興。而所入當不可勝計。又逐年役錢。依法每年合椿留二分。充寬剩令。乞悉以應副軍興。別立一庫。非有朝廷文字取索。不得輒自支遣。庶幾年歲之間。蓄積有餘。可以應用。故有是旨。二廣等路先取役錢。指揮未見月日當考。

壬申。尙書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王居正充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以居正引疾有請也。居正乞改以小郡。乃移知台州。五月己丑。改命熊克小麻云。趙鼎深喜程頤之學。居正爲兵部侍郎。於是有伊川三魂之目。鼎爲擊魂。居正爲強魂。言其多欲也。工部侍郎楊時爲還魂。謂其身死而道猶行也。旣而正字張嶠。遂以元祐五鬼配之。案此皆一時詆誹。

之詞。今不取。 祕書少監兼侍講朱震守起居郎。左司員外郎王俛言。兩浙額斛。責在漕司者。凡一百五十萬。

石。兩浙糴本。責在州郡者。凡一百五十餘萬緡。每歲極力椿發。率皆不過三之二。其虛數常自若也。糴本之數。皆知其不可足。爲漕司者。終不肯力請於朝。爲之少損。額斛之數。皆知其不可足。爲戶部者。終不肯力請於朝。爲之少損。終歲之間。文移相屬。常負不足之責。而終無毫髮之益。使其緩急。必欲如數而止。則剝膚椎體。必有深害於民。望令戶部取漕司額斛。及州郡糴本。五年中最多之數。增令就整。立爲定額。漕

司以年終州郡以四季責使椿發如愆期不足當職官吏重寘典憲亦中興善政核實之一端也詔令總制司措置

淮康軍承宣使州陝宣撫司參議官孫渥丁母憂癸酉詔起復用吳玠請也

是月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年八十三起居郎兼侍講朱震言時學有本原行無玷闕進必以正晚始見知嘗排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誤辨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聖憲之位據經論事不愧古人其所撰述皆有益於學者詔有司取時所著三經義辨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後諡曰文靖時尚書左僕射趙鼎素尊頤之學一時學者皆聚於朝然鼎不及見頤故有僞稱伊川門人以求進者

亦蒙擢用

震奏請在六月乙巳今併書之宋勝非秀水開房錄程頤西京人熙寧元豐間司馬溫公退居洛下修纂資治通鑑頤乃鄉

德嘗與之論文元祐改元公入相薦頤於朝授幕職官公薨擢授侍講終於通直郎直祕閣方在講筵蘇轍爲言官屢有彈奏至謂譬之蛇虺豈宜蓄於階庭當時公論輿否可知也紹興四年趙鼎作相姻家范冲亦洛人以其父祖萬元祐奕官召冲爲宗正少卿冲云家有願書錄板傳布謂之伊川學鼎主之凡習讀者往往進用未幾冲除待制雖學士翰林學士侍讀學士尹焞年七十冲薦之云舊識伊川井進熈論語解云得願餘論卽授京秩崇政殿說書歲內除待制張九成錢鼎人急於進自言篤好願學頗能誦說由館職三遷爲禮部侍郎溫人周行已頃嘗與願游正和間交結道士林靈素得正字林賊行已既死至是州人言嘗轉授願學於行已者如林季仲輩數人皆要作官殿試策不問程文善否但用願書多者爲上科是年秋元汪洋然所謂願書者小編雜語淺陋乖僻之說初則惟冲爲之已而其徒皆爲之嗚呼元祐誠多賢程在當時非卓然傑出者小人乘間爲姦利不可不察也案勝非此段所云除周行已外皆毀嘗失實

今不取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九

【紹興五年】五月甲戌朔，賜尚書禮部員外郎任申先進士出身。

王明清揮麈錄：靖康初，李伯紀薦任申先，賜對，欽宗聞以燕事，即批出賜進士出身，自是遂用。案申

先靖康初以布衣召入，遂

補京官，未嘗賜出身也。

乙亥，上初謁太廟，時章懷皇后忌，前一日，禮官請上服袍履款謁畢，還內易忌前之服，從之。

太廟主管內侍八員，吏卒一百

五十八人，時享以少牢，醴祭以太牢。

承節郎余祐之乞納覃恩所進一官，爲故祖母顧氏換一孺人封號，詔特從其所請，祐

之奉新人，生三年併失父，母顧氏自誓不嫁，鞠育祐之，鄉父老上其節行於朝，未及封而死。

丙子，直祕閣知漳州范直方行尚書刑部員外郎，左迪功郎張嶠特改左承事郎，嶠，光化人。

熊克小厓云：嶠，襄陽人也。

今從曾道百家詩序。

早從陳與義學詩，以薦召對，遂除祕書省正字。

嶠入館在七月壬申。

德慶軍節度使趙仲溫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任便居住。

南班近屬，去屬籍而稱姓，前此未有當改。

故遼彰武軍節度使馬堯俊特贈右武大夫，貴州團練使以其子拱

衛大夫忠州團練使欽，援宗祀，敕書有請也。欽初乞比附，換贈中原官品，吏部侍郎晏敦復等言：「未見干照，恐難憑用。」乞詳酌與贈一近下遙郡名目，以慰遠人，故有是命。

丁丑右迪功郎万俟卨言攝廉州助教成藻並補州文學言在東都以白衣充大晟府製撰滿歲得官藻朱勳館客嘗爲越州司儀曹事以罪廢至是依討論列改授而言者論朱勳父子爲東南之害至今人怨未弭藻爲其門客得官入仕則其爲人不待論列而可知乃詔藻不許再敘

庚辰吏部員外郎周祕面對上曰自今臣僚轉對甚有所補由此擢用者亦多縱有不當亦不欲責罰恐人不論事祕麻城人也祠部員外郎林季仲嘗言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情話而無嫌臣之事君亦直言而無隱蓋天敍有典君臣父子皆天也內之事父外之事君其道一而已矣以唐虞三代之盛當時臣子若無可言者而賡歌之章告戒之辭惴惴然惟恐政治之不克終如曰無若丹朱傲又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荒於酒德哉舜聖人也成王賢君也何至於是以其平居相戒如家人之禮雖或過甚不以爲嫌耳陛下勵精圖治自朝至於日中及訪問羣臣聲譽不倦凡國疵時病吏蠹民艱二三執政暨臺諫之臣當自悉言之矣又令百官以次面對從容而咨問之尙慮四方之遠不及聞知乃延見監司郡守兼聽而廣納焉下至州縣一命之微草萊一介之賤賜對於庭殆無虛日是宜明目張膽輸忠竭誠盡言於不諱之朝也議者謂崇飾虛言指摘細故姑爲文具者尙多有之至或專事導諛曲相怡悅冀得所欲則私計畢矣還視朝廷無一分顧恤心嗚呼陛下負羣臣乎羣臣負陛下乎臣愚欲望陛下因羣臣奏對之際察其似此者而罷黜之但使直聲日聞乃治世之事也

季仲所上疏不得其日月因上諭且附書之更須詳攷

命漳州路轉運

司歲織綾十萬匹赴行在爲官告度牒之用。

辛巳輔臣奏事趙鼎曰昨日得旨擇日降制除防禦使瑗爲節度使封國公出就資善堂聽讀臣退而與孟庾沈與求商量皆仰贊陛下爲宗廟社稷大慮謹令有司卜今日二十六日吉惟陛下裁擇上曰可與求曰此盛德之事也而陛下斷自聖心行之不疑此自古聖賢之所難也臣知天祐陛下子孫千億受祿無疆矣上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國朝自有仁宗皇帝故事今未封王上令建節封國公似合宜以朕所見此事甚易行而前代帝王多以爲難鼎曰自古帝王以爲難陛下行之甚易此所以莫可跂及也然陛下春秋鼎盛而爲宗廟社稷大慮如此臣等是以知神靈扶持子孫千億也此事甚大陛下既已見透臣等更無復措辭不勝幸甚上曰藝祖創業肇造王室其勤至矣朕取子行下子鞠於宮中復加除拜庶幾仰慰藝祖在天之靈庾曰陛下念藝祖創業之難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能之事也初張浚之未出使也上嘗以語鼎浚與求曰此子天資特異在宮中儼如神人朕親自教之讀書性極彊記鼎先得旨於行宮門內造書院屋一區欲令就學有司以圖來上凡建屋十有六間從約也至是書院成上曰只以書院便爲資善堂俟除授訖命儒臣爲直講翊善悉如資善故事左朝奉郎林叔豹提舉江西茶鹽公事叔豹請奉祠許之給事中廖剛言臣嘗謂國不可一日無兵而兵不可一日無食今諸將之兵被於江淮不知幾萬數初無儲蓄之備日待哺於東南之轉餉東南之民已不勝其困矣可爲之救此患者莫若屯田朝廷亦嘗行之於淮南及今閱數秋曾未聞其有補豈措畫之方勸相之誠有未至乎何其效之遲也

臣願有說於此。昔郭子儀以河中軍嘗乏食，乃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史傳所載不可誣也。以此知在主將加意而已。夫子儀之事固不可以彊大將然自偏裨而降，獨不可勉之以身率乎。陛下誠詔之曰：將校有如郭子儀之躬耕者，朝廷當加旌賞，彼亦必以爲榮而肯勸矣。此一說也。昔漢之盛時，力田者及孝悌同科，臣觀比年行兵之賞，以功遷資者動以萬計，誠詔之曰：每耕田一頃，與轉一資，彼以執耒之安，方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此賞誠行，萬頃且不難得，將無不耕之田矣。此二說也。臣又聞諸葛亮據武功，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今江淮之民，流離失業者甚衆，願未有以安集之耳。誠詔之曰：假爾種糧，復爾賦租，雖有士卒不汝侵擾，凡諸將之可恃如此，則彼有轉相勸率，負耒耜而來者矣。此三說也。若夫貪尺寸之功，爲僥倖之舉，與夫覘彼之所爲，而輒務勝之抑末也。臣恐或爲所欺，反自取困敵耳。非計之得也。願陛下虛心而加擇焉。詔都督行府相度措置。忠訓郎閣門祇候何薜特遷修武郎，赴大金國軍前奉表通問二聖，賜金帶一裝，錢千緡，官其家二人。薜灌子也。

灌已見建炎元年正月辛卯

時右僕射張浚奏遣薜至雲中見金帥，故有是命。

都督行府言今日之急，莫先財賦。若案籍可考，則無容失陷。自兵火後來，成法廢弛，州縣凡有移用，漕司不能盡察。漕司凡有支使，戶部不能盡知。因致州縣肆爲侵隱，失陷前物爲害不細。欲諸路收支見在錢物，今後分上下半年，縣具數申州，州類具同本州之數申漕司，如係常平茶鹽司並提刑司錢物，卽依此。

中所隸置籍。本司總一路之數。作旁通開具奏聞。付之戶部。考察登虧。仍詔守臣通判。今後歲終及替罷。并開具管下諸縣并一州收支見在數目。申尚書省。其初到任。卽具截日見在依此供申送部。亦行置籍。以備移用。庶幾稍革陷失之弊。詔戶部依此行下。左中大夫李芘卒。

壬午。尚書禮部員外郎任申先試秘書少監。監察御史許搏試禮部員外郎。左承議郎陳康伯提舉江

南東路茶鹽公事。

康伯初見紹興元年十一月。

癸未。詔江浙四路共造五車十漿小船五十。仍以貼納鹽袋錢五萬緡爲造船之費。時已造十三車九車。戰艦而言者以爲緩急遇敵。追襲掩擊。須用輕捷舟船相參。乃復爲之。

甲申。上輪輔臣曰。昨路允迪奏到所記聖語。見揚州駐蹕時。人才凡冗。宜遭變故。今行在人才皆可觀。趙鼎曰。陛下以人才爲意。中興可復。天下幸甚。尚書禮部侍郎唐輝兼權兵部侍郎。殿中侍御史張絢入對。面奏諸郡守臣紀交。孫恭。邵彪。王仰。馮晉。胡紡。鄭疆。劉無極。八人非才。詔並罷。時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遣士卒五十餘人。運怪石置之太平樓酒肆。絢遇諸途。奏言。今邊境多虞。百姓艱食。陛下且卑宮菲食。焦勞於上。一花一石。屏去不顧。痛革京都侈靡之弊。奈何軍中不能上體聖意。乃敢公然運石以爲酒肆游觀之美。豈獨訓練士卒之時。不當勞以無益之役。而衆目所觀。傳播四方。亦非美事。此風漸不可長。兼臣近見村民。多取花株竹栽。市街貨賣。若不嚴加止絕。亦有棄本逐末之患。欲望特降指揮。令體問今

日運石因依重加行遣以絕後來仍乞下臨安府令禁止村民貨賣花竹庶幾陛下勤儉之德不待家喻

戶曉而侈泰之俗一變而爲樸素實艱難之先務詔禁止沂中坐罰金

沂中罰金在是月庚寅

內侍武翼大夫果州

團練使黃克柔落致仕提舉亳州明道宮任便居住詔壽國夫人王氏慶國夫人吳氏各增封爲六字仍依祿式支破請給二人皆上乳母也初池州民崔德全不能事母及死罵母不葬其弟德聰潛葬之德

全怒持刀逐德聰德聰奪其槍連刺之乃死有司當德聰處斬憲臣以爲情實可矜乃上其事尙書省請

梟德全首論德聰絞刑從之是日張浚至潭州初浚自建康西上而樞密副都承旨沿江制置副使馬

擴自武昌召歸乃以爲都督行府都統制浚行至醴泉獄犴數百人盡楊太遣爲開探者安撫使席益傳

致遠縣囚之浚召問盡釋其縛給以文書俾分示諸寨曰今旣不得保田畝秋冬必乏食且餒死矣不若

早降卽赦爾死數百人懽呼而往浚至長沙賊首黃誠周倫先請受約束然誠等屢嘗殺招安吏士猶自

疑不安浚遣制置使岳飛分兵屯鼎澧益陽壓以兵勢賊大驚遂定出降之計

乙酉祕書省正字李彌正轉對面奏見存西北之兵歲久消滅乞令州郡募東南民兵教習以壯國威禦

盜賊萬一朝廷有警亦可募以調發上曰朕自知南兵可用向有五百人皆平江人在張浚軍中往往率

先犯陣其不可用者但未教習耳彌正又因口陳大臣進退之易實害治體國朝自祖宗體貌大臣陛下

卽位以來恩意尤篤上曰祖宗體貌大臣禮意甚厚與庶僚不同此朕家法每奉以周旋如鄭文公雖一

國之君進臣不以禮退臣不以道爲詩人所譏彌正又陳古者創業中興之君必有謀臣任專責重憂勤逸樂與之終始今人之才雖不敢遠望古人願陛下舍短取長擇忠實可仗者推腹心以任之則事功可見就緒上曰善若無一二腹心之臣孰與謀議詔禁銷金翠羽爲飾用吏部員外郎姜師仲請也右朝請大夫主管江州太平觀李仲儒知秦州

丙戌左朝奉郎新通判洪州李椿年幹辦諸司審計司椿年既除官再得召見論今日之弊甚大者有三一曰銓選之弊員多闕少二曰食貨之弊錢輕物重三曰所司之弊吏強官弱吏部有銓試蓋所以汰其不才者也不才者往往多作緣故以幸免之臣愚以謂稍清入仕之流莫如除免試之令應初到部之人試而後得調試而不中亦不得調殿一年而再試於格合免試者只許陞名次或占射差遣雖貴如宗室戚里公卿子弟亦不得免焉不由試選者雖殘零及破格闕亦不得注應未試者不許堂除及舉辟差遣其免試已授差遣者俟到部合試而所謂試者必嚴爲法而遴選之如此則有甄別而不至於太冗矣員多闕少非所患也物重謂何耕植者寡而無以生之故也錢輕謂何廢用者廣而無以藏之故也井田之法壞而游手者衆其已久矣加以軍興天下之民死於賊者十之八九幸而存者不入於兵則入於浮屠舍其常產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是以物艱而重也錢之行世也方其平時取有常制用有常度不藏於公帑必藏於私家矣及乎軍興轉餉之資賞錫之給軍器之費取之百端用之百出隨斂而散之私家公帑皆不得其藏矣是以錢易而輕也臣愚以謂今日討賊戡亂兵不可去汰其無能者可也兵不貴多貴乎

精。況無能之兵。本吾農也。方今淮甸荒地千里。莫適爲主。少貸而予之耕植。則彼得所處。而吾去冗食之
蠹矣。度牒勿鬻可也。或曰。朝廷鬻度牒。歲得錢數百萬。軍儲是賴。奈何罷之乎。臣應之曰。度牒所得之錢。
非由天降。非由地出。不過斂於民間而已。夫欲斂於民間。查亦以我所有。易彼所無。變而通之。低昂在我。
胡爲不得。何至以度牒爲斂。而因以失吾農哉。汰去冗兵。罷鬻度牒。而又盡變通之理。制低昂之權。然則
物重錢輕。非所患也。所謂吏強官弱者。非吏撓權之罪。官不知法之罪也。明乎法。則曲直輕重。在我而已。
吏豈得而欺乎。今之士大夫。以謂家法者流。而莫之學也。在今初入官人。有銓試。銓試有斷案。蓋慮其不
知法也。然銓試者。或亦以緣故而免試。斷案者。亦非素習。不過臨時轉相傳寫而已。求其明法。十百中無
一焉。法旣不明。臨民遇事。不能自決。吏始得以弄法而欺之。曲直輕重。惟吏所爲。強柔之形。於此可見。臣
愚以謂欲官皆知法。而吏不得以欺。莫如嚴銓試之法。禁傳寫之弊。應入官人。必由銓試。試者必以斷案。
不以斷案者不考。考而不入等者不得調。如是。則在官者。皆知以法繩吏矣。吏強官弱。非所患也。臣究觀
今日之弊。無大於此三者。望陛下斷而行之。以幸天下。椿年又口奏度牒事。以爲今一歲所鬻。不下萬數。
是歲失萬農也。積而累之。農幾盡矣。非生財之道也。昔越之報吳。男女不以時嫁娶。父母有罰。生男女者
有賞。今則反是。上首肯之。乃下其章。命吏戶部同措置。然軍事方仰給。卒不能止也。

日曆。今年五月丙申。吏部
侍郎晏敦復等申明京朝

官西北流寓。無差道。不緣罪犯。未能到部。見年二十五歲。已上
之人。並許差獻廟一次。亦恐與此不許免試。陳請相妨。當改。

左奉議郎劉長源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長源成都

人以薦對而有命。故追復顯謨閣待制李景直更與致仕恩澤一名。景直嘗爲工部侍郎。崇寧末。應詔上書論時事。坐奪官流新州而死。靖康初。錄其子。至是其家有請。特許之。詔中書舍人胡寅論使事。辭旨剴切詳明。深得論思之體。令學士院降詔獎諭。時既用尙書右僕射張浚議。遣問安使何薜入雲中。寅上疏言女真者。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讎也。頃者誤國之臣。自知其才術不足以戡定禍亂。而又貪慕富貴。是故譎張爲幻。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於此。其效如何。彼之一身。叨竊爵位而去。曾何足道。而於陛下聖德。國家大計。虧喪多矣。所幸陛下知勇日躋。灼然獨見。於邪言久惑之後。奉將天討。罪狀劉豫。再安國步。漸圖興復。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效。以佐丕烈。譬如人行萬里。登車出門。又如枝梧厦屋。初正基柱。存亡治亂。實係此時。今乃蹈庸臣之轍。踐已失之謀。犯孔子之戒。循魯莊之事。忘復讎之義。陳自辱之辭。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或謂不少有貶屈。其如二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至於紹興甲寅。所謂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誰歟。見二帝之面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者。誰歟。因講和而能息敵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冬。使者還言。豪長貼服。國勢奠安。形於章奏。傳播遠近。曾未數月。而劉豫稱兵犯順矣。女真者。知中國所重在二帝。知中國所恨在劫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爲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爲是耳。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爲之事也。苟曰。以

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況歲月益久。敵情益闕。必無可通之理也。臣嘗思之。陛下與女真絕。則臣下無所得。而人主爲義舉。若通和。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其惡。故凡願奉使通和。皆身謀。非國計也。陛下可不據孔子之論。而決此策乎。苟惟不然。以中國萬乘之尊。而稱臣於外國。則宰輔而下。皆其陪臣也。借使女真欣然講解。以一將軍數萬衆。駐兵泗水之上。願陛下下面相結約。歃血而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陛下試加採擇。或合聖意。卽以此讎當復。無可通之義。明降指揮。寢罷奉使之命。疏奏上。嘉納。命宰相趙鼎召至都堂諭旨。仍賜詔獎諭。寅又上表言。天下有至公之心。有正直之論。遺正論。拂公心。以行其邪說。雖當時不悟。及事已敗。世已陵遲。然後悔之。則無及已。姑以近事明之。方王安石得志。託大有爲之說。大有爲之說者。孟子之言也。豈不美哉。當時元勳舊德。皆以祖宗舊法。不可變改。安石斥之爲流俗。而其說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大有爲者。乃所以召亂。其所謂流俗者。皆賢才也。使神祖照之於司馬光辭樞密副使之時。而退王安石。罷新法。則尙有崇觀之亂乎。及蔡京秉政。託繼志述事之說。繼志述事者。孔子之言也。豈不美哉。當時忠臣義士。皆以新法害民。蔡京名之爲謗訕。而其說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繼志述事。乃以遂其私意。其所謂謗訕者。皆忠言也。使上皇照之於陳瓘論列之時。而退蔡京。復元祐。則尙有宣靖之禍乎。天下之理。一是一非。出於是則入非。出於非則入是。理不並立。人無兩存。此人材邪正之所由分。而國家治亂之所由判。自古如此。豈惟今哉。女真入犯以來。和戰兩議。肇於孝慈在位之日。兩議不決。馴致北狩。自今觀之。其不可與和。亦易見也。而和議之說不息。非特通和女真。又欲通和劉豫。和之一

字實懷二心以國與人亦所不恤豈不過甚矣哉原其所本起於耿南仲倡言之正猶王安石大有爲之論蔡京繼至述事之說而尊主庇民疾讎殄惡不欲和者亦猶司馬光不以王安石爲然陳瓘不以蔡京爲是八年於此正論不勝鑒觀前事識者憂之尙賴陛下險阻備嘗照知情僞於和議輩皆已試用了無功效此策不足中興斷自宸衷舍非從是遂嚴降詔旨罪狀反叛聲罪致討一振國威豈於女真尙肯通使臣委稟素愚誤以文字上簡聖知擢置論闈乃使獻納適觀何薛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遂具陳奏陛下憲天聰明灼見忠志曲賜褒諭以來衆言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陛下雪恥復讎之意用賢才修政事厲兵選將駁駁北向以爲迎二帝之實大計一定邪說不行中興可期宗社之福豈獨微臣忝竊恩詔以爲今日美談而已戶部奏諸路殘破州縣守令勸民墾田及拋荒殿最格其法墾田增及一分郡守陞三季名次累及九分遷一官虧及一分降三季名次九分鐫一官縣令差減之縣具墾闢實數月申州州季申監司增虧十分者取旨賞罰

丁亥尙書右司員外郎周綱直寶文閣知婺州從所請也

戊子左朝請大夫湖南湖北襄陽府路制置司參議官陳子卿主管台州崇道觀右承奉郎李若虛充湖北

襄陽府路置司參謀官

若虛已見

時祠部員外郎林季仲嘗因轉對論幕官之賢否繫將帥之成敗選用賓佐

不可不慎今三四大帥統重兵於外能懷忠赤共濟艱難固無虛從史之事矣獨未知賓佐皆如孔戡否

也。近時文士鄙薄武人過甚，指其僚屬無賢不肖，謂之從軍。雖有賢如戡者，往往未必屑就。文武一道也，何至如是之區別哉？欲望陛下遴選老成練達之士，往佐諸將，稍優禮秩，以寵其行。遲以歲月，不見闕遺，擢居清要，以示激勸。使之身在幕府，心係朝廷，出有裨贊之益，入有榮進之望。上可以鞏固王室，下可以保全功臣，非小補也。惟陛下下雷神幸甚。

季仲此奏不得其年月，今且附此俟攷。

己丑，參知政事兼樞密院事提領措置財用孟庾進知樞密院事。時右僕射張浚往江上視師，庾之除浚初不與，乃上疏言如此，則臣不當在相位矣。上以手劄諭之。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向子恣知衢州景福殿使宣州觀察使黃冕落致仕，除入內侍省都知。冕在蜀中屢召而未至也。文林郎許聰贈宣教郎官一子，聰知楚州錄事參軍，爲金人所殺，故錄之。

庚寅，趙鼎奏事，因言李沆作相時，每奏祥瑞，須雜以水旱螟蝗文字進呈，憂國愛民之心如此。上曰：王旦賢相也。東封時都無一言，如天書降，殆難考驗，但朝廷內外得人，四民安業，則爲上瑞。

辛卯，左從政郎嚴州壽昌縣令臧梓特改合入官，令再任。以兩浙轉運司奏其治狀有實也。上曰：若得賢令尹如此，一方皆受惠。趙鼎曰：一縣生靈數十萬，縣令得人，則人人安業。上曰：然。朕區擇監司守令，政欲安百姓也。

事初在四月乙丑。

壬辰，詔張浚視師江上，今延日久，可召還行在，令學士院降詔。左從事郎新福州州學教授黃衡特改左

宣教郎以薦對也。尋以衡爲祕書省正字。左朝請郎魏良臣主管台州崇道觀。詔諸路沿海州縣。應有海船人戶。以五家爲一保。不許透漏海舟出界。犯者籍其貲。同保人減一等。時金齊於沿海諸州置通物場。以市南物之可爲戎器者。商人往者甚衆。多自平江之黃魚梁頭。易水手以去。故譏察之。

乙未。監察御史謝祖信守殿中侍御史。時方治紹聖大臣誣謗之罪。而祖信與章惇家連姻。上面諭以朕排浮議而用卿。祖信頓首謝。上語以今年九月丁亥。祖信乞罷御史劉子修入。故寶文閣待制馬默加贈二官。爲少傅。以其子直祕

閣純言默係元祐從官。首先入籍之人故也。默。單州人。元祐戶部侍郎。黨籍制已上第七人。單州居住。

丙申。太常丞莊必彊言。自巡幸以來。祠祭所須。惟責辦於駐蹕州郡。故酒取於沽。脯求於市肆。非所以交神明。乞自今幣帛下左藏取撥。其他禮神之物。並令戶部計一歲之直。下臨安府委通判專掌。無得賒舉於民從之。祕閣修撰新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司公事劉寧止。陸右文殿修撰。趣之鎮。寧止言。本府控扼大江。爲浙西門戶。乞撥常州。江陰軍及平江之昆山。常熟二縣。隸屬本司。庶防秋之際。長江一帶。號令歸一。可以固守。從之。

丁酉。尚書右僕射張浚提舉詳定一司敕令。參知政事沈與求同提舉。初置提舉官也。左中大夫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席益爲端明殿學士。荆湖南路制置大使。兼知潭州。益旣以罪絀。至是岳飛爲荆湖制置使。中書乃言湖南見屯大軍。全賴帥臣協濟。理宜增重事權。故有是命。中書舍人胡寅言。設官分

職。凡以爲民。此治世之道。士大夫之守也。兵興以來。衣冠轉徙。失所者衆。於是開奏辟之路。置添差之闕。廣宮廟之任。增待次之除。所以惠恤之者亦厚矣。而奔競日昌。不安義命。方在責籍。則乞敍雪。已得敍雪。則乞祠祿。已得祠祿。則乞差遣。已得差遣。則乞改替。已得改替。則乞近闕。已得近闕。則乞見闕。已在見任。則乞超擢。攀緣進取。肩摩輦下。士風之弊。莫甚此時。人以私計。不便爲言。豈有體國在公之念。曲徇其意。則闕少員多。勢難均及。漠然弗顧。則造爲讒謠。有害政道。伏見舊法。已有差遣及方在貶謫者。不得輒入國門。所以杜貪躁。清仕路。存綱紀也。伏望明詔宰制。舉行成憲。有馳騫不悛者。仍委御史臺覺察彈奏。從之。寅又言。近來書命。多出詞臣好惡之私。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言。未免玩人喪德之失。伏望申命外制之臣。以飾情相悅。含怒相警。爲戒。褒嘉貶黜。務合至公。詞貴簡嚴。體貴典重。詔以付中書後省。

戊戌。殿中侍御史張絢言。伏見今年正月。指揮應沿江諸帥。捍禦戰敵。金人大軍。立到奇功。及統制官等。內有未曾給到料錢文牒之人。並令戶部特行出給。今後因戰敵。金人立到奇功。人亦依此。然比來諸軍。保明到奇功之人。止是開姓列名。不曾詳具立功之狀。雖朝廷依此。申出給文牒。往往餘議不平。多謂冒濫。甚非陛下激勸戰士之本意。謂宜依做古制。凡將士立功有卓然奇偉者。並令逐軍著實。申奏朝廷。指其出戰之處。敘其闔捷之功。所獲俘馘之數。實有多寡。所獲器甲。鎧仗。實有幾何。大小輕重。纖悉圖狀。先經聖覽。卽下有司。或差密院檢詳。或委檢正都司。各令親加參考。而吏輩勿預其事。差別高下。等第優劣。拔其尤異者。具名申於三省。取旨付之戶部。然後出給文牒。以寵其勞。則賞當其功。人人知所激勸矣。臣

取會太府寺給過奇功文麻。除劉光世下斬賽等七人。岳飛下徐慶等二十一人。係已給麻外。見有光世下。再保明到劉琪等六十三人。張浚下保明到張宏等四十人。見到本寺出麻。未曾給付。欲望俯采臣言。立爲定制。仍將光世。俊見出麻人。未得放行。乞自日下便令逐軍仔細著實開坐所立之功。申上朝廷。以俟參驗明白。一並出給。庶幾有功者益知所勸。惰怯者自知激昂。人皆務立奇功。則敵人雖強。不足畏矣。疏奏。詔三省委都司檢正樞密院委檢詳如絢請。左朝散郎主管華州雲臺觀王瓘充川陝宣撫使。司計議軍事。用吳玠請也。是日岳飛至鼎州之城外。置寨列艦。飛素有威望。而軍律甚嚴。乃先遣潭州兵馬鈐轄楊華入賊招安。華未降時爲賊魁。以寬厚得衆。遂與故部曲潛結。楊太黨殺太以降。時大旱。湖水涸如深冬。賊益懼。

己亥。貴州防禦使瑗爲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制略曰。眷求屬籍。早毓宸闈。迨茲就傅之初。式舉出封之典。學士孫近所草也。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兼侍講范冲徹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兼史館修撰兼侍講資善堂翊善起居郎兼侍講朱震兼資善堂讀讀。仍賜震五品服。初上面諭鼎以二人除命。鼎以冲親嫌爲懇。上不從。鼎退不復批旨。孟庾沈與求奏其事。雖親筆付出。制曰。朕爲宗廟社稷大計。不敢私於一身。選於屬籍。得藝祖七世孫。鞠之宮中。茲擇剛辰。出就外傅。宜有端良之士。以充輔導之官。博觀在廷。無以易汝冲德行文學。爲時正人。乃祖發議嘉祐之初。乃父納忠元祐之末。敷求是似。尙有典型。願質善之方。開史館經筵。姑仍厥舊。朕方求多聞之益。爾實兼數器之長。施及童蒙。綽有餘力。蔽自朕志。宜卽安之時。

張浚在潭州。開建國公當就傅。亦薦冲。震可備訓導。朝論以二人爲極天下之選。或謂浚繇此與鼎始有

隙。趙鼎事實云。一日上語鼎曰。欲令貴州防禦使出關。還官教之。且就禁中置善館。便建資善堂。庶幾正當。所差官亦有名。仍亦依皇子

建節除國公。鼎乃與同列議。選范冲。朱震爲翊善。朝論以二人爲極天下之選。上亦嘗謂鼎曰。前日張諫因對語及資善之建。皆曰。如朱震。范冲。天生此二人。爲今日資善之用。可謂得人矣。然是時建資善及命官與出關。昨日適張浚在外。故令人得以開之。始見疾矣。案浚行狀載上語已云。不久當令就學。又時政紀亦云。上嘗語臣。鼎曰。此子天資特異。云云。則浚無容全不知。但封拜之日。浚適在軍中。亦猶韓琦。富弼相失云爾。朱勝非開居錄云。鼎以姻家范冲及朱震。資善。爲鼎交結近關。恐非其實。方時籍山語錄曰。時嘗問鼎曰。秦相嘗謂議論公者。專以資善堂藉口。不知何也。鼎曰。秦會之陷善類之計也。某爲張德遠所知。同升廊廟。所謂相照以心者。況當時資善嘗與德遠共議。初無異論。德遠安得此言哉。會之卻說。鼎云。丙辰去國之後。德遠以此議論鼎。專以建國。其實是會之欲以此陷善類。卻借德遠爲辭耳。德遠必不如此也。時又問曰。不知公當初嘗與張相議論資善堂事。本末如何。鼎曰。某與德遠同秉政時。上一日宣諭。宗子某入資善堂聽讀。爾等可擇一老成士人爲翊善。某被旨之後。退至中書。沈思未得其人。聞德遠以筆書掌中。覆之。案上云。某已得其人矣。公試開看。鼎曰。得非范元長乎。德遠以掌中元長姓名相示。其議遂定。明日同進呈。乞以范冲充翊善。會之不知所從來如此。妄意冲是鼎薦入資善堂。不出德遠之意。播造此說。豈欲併中書二人。其用意不淺也。案此時浚在行府。無緣同進呈。時所記必誤。

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提舉江州太平觀楊公恕給真

俸。以隨龍恩也。詔以盛暑命諸路監司分往所部。慮囚。前二日。進呈行在疏決。上問外路如何。趙鼎曰。

臣記每年夏熱時。司令提刑催決獄事。自渡江後。不曾舉行。上曰。大理等處禁繫無幾。當行之諸路。令無

淹延刑禁。庶暑中不致罪人疾病也。自是遂爲永制。

庚子。尙書左僕射趙鼎言。臣與范冲正係姻家。然臣罷簽書樞密院。退歸山閒。冲始有召命。去年春。再有

旨促冲赴闕。亦在臣未還朝之前。自此冲每有除命。臣必再三陳免。冲超除次對。適在臣待罪宰相之日。冲之文學行誼。陛下所知。前後除擢。雖出聖意。然四方萬里。安能戶曉。必謂臣以天下公器。輒私親黨。崇觀僥倖之風。不可不戒。其漸伏望追寢成命。優詔不許。知虔州韓照奏周十隆已就招。詔多方撫存。仍官其首領。照球從子也。

辛丑。右司諫趙霈乞自今賊吏委有曲抑。方許理雪。如詞理稍涉虛妄。重行竄斥。詔刑部勘當立法申省。壬寅。左從事郎李誼復爲樞密院編修官。誼初坐漏洩朝事被斥。至是訴其枉。故復之。事初在紹興二年十一月。

是月。詔殿前司軍人與百姓相犯。並送大理寺根治。

此以紹興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刑部狀修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

【紹興五年】六月癸卯朔。趙鼎言。資善堂極褊隘。恐方暑不便。上曰。粗令整葺可也。朕常以營造爲戒。居處不敢求安。前日孫近乞罷修學士院。今雖艱難之際。然學士院上漏下溼如此。若不略與修葺。非朕待遇儒臣之意。右文殿修撰主管江州太平觀王倫令依舊在外居住。日下出門。時上召倫赴行在。倫因爾不去。殿中侍御史張絢奏。倫鴟張大語。誕慢無稽。朝廷防秋在近。爲今之計。除戰守二策之外。並不當問。若不乘之於外。將恐搖國家一定之議。惑將士效死之心。利害所繫。誠爲不輕。望令倫依舊在外居住。以安羣情。故有是命。左朝請大夫尤深。知韶州。還入見。上問深以廣東盜賊多少。及今何在。深言。諸盜頃爲韓京所擊。或歸湖南。或在連州。屢乞就招。京不許。然京以孤軍未能分捕。上曰。北兵至南地。道路險阻。施放弓弩皆不便。京不招安。未爲得策也。

甲辰。皇伯武經大夫邵武軍兵馬都監令玪爲華州觀察使。安定郡王直祕閣知平江府孫佑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是日。洞庭賊楊欽將所部三千人詣岳飛降。初。張浚至長沙。親臨湖以觀賊勢。疑未可攻。會有急詔。召浚還朝。謀防秋之計。飛至潭州。出圖示攻討出入之要。且曰。擒之易耳。浚曰。恐誤防秋之期。俟明年再來討之如何。飛請除往來之程。限八日破賊。請浚曲爾以俟之。浚然之。先是湖南統制官任士安。王俊。郝最等領兵二萬餘。不稟王瓊號令。遂至於敗。及飛始至。鞭士安以折其氣。使爲賊餌。令曰。

三日不能平賊。皆斬。先揚言岳太尉二十萬至矣。及是止見士安等軍。賊併力拒之。三日。飛乃以大兵四合一戰。破賊衆。始盡乘其舟。以入水寨。欽等迎降。欽在賊中最悍。所至常先諸賊。楊太特以爲強。飛厚待之。賊愈喪氣。於是浚承制授欽武略大夫。

熊克小麻。載浚欲歸防。秋在欽降之後。蓋誤。今依林泉野記。附在其前。日麻載浚奏狀有云。臣比欲假依聖訓。起發恐將士懷疑。欲俟六月上旬。見得水賊未下。即

兼程前去行在。又云。飛約程。今月二十五日可到鼎州。而欽以六月二十日降。足見克所書差誤也。野記又云。飛杖欽等各一百道。遣水寨恐未必然。今不取。

乙巳。名新麻曰統元。詔宣州當職官各轉一官。以江東提刑司言本州去歲獄囚三百五十五人。無瘵死者。用二月乙卯詔書推恩也。時宿松縣囚七人死一人。縣令坐降一責。然行之僅三年而止。蓋自趙鼎去位。遂不復舉行焉。

宿松縣以七月己丑行遣。今併書之。今年六月丁卯。衢州當職官八月戊辰。福州左司理院十一月甲申。袁州司理院六年九月丁丑。臨安府右司理院七年七月丙寅。福州左司理院並轉官六年二月壬戌。洋州司

理院降一官。七年七月丙寅。汀州武寧縣展磨勘一年。

故太尉師道加增少保。諡忠憲。師道從子閣門宣贊舍人知鉅州湘以師道嘗

上書入籍。請於朝。故有是命。

師道已見建炎元年正月辛卯。熟籍師極前知德順軍。坐上書論役法餘官第一百一人。後改名師道。

左武大夫和州防禦使同管客

省四方館閣門公事韓恕知閣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新制也。

丙午。上諭輔臣曰。近令諸郡以箭鏃改造甲葉。恐再於民間科數。密院只令行下。令止於作院打造。毋得科擾百姓。趙鼎曰。陛下恤民如此。臣等敢不奉承聖意。尙書祠部員外郎張銖爲荆湖北路提點刑獄。

公事。左朝奉大夫幹辦諸司審計司辛次膺行尙書駕部員外郎。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黃子游貶秩一等。先是有詔悉賣係官田宅。每路委監司一員總其事。惟福建路提點刑獄呂聰問篤意奉行。餘多苟簡。都省言。聰問係朝廷專委本職。自當悉心措置。而子游在諸監司中。最爲雷滯。乃命先降一官。令提刑司詰其弛慢之因。俟至取旨。子游實孫也。武功郎閣門宣贊舍人神武中軍前部統領軍馬王滋言。祖母孟氏年九十二。願納一官爲孟氏絃封。從之。滋。陝西人也。

丁未。罷饒州鑄錢司。合行事務。權令虔州本司兼管。自渡江後。泉司所發額錢。比舊十虧八九。朝議以爲兩司責任不專。職事因致廢弛。乃合爲一司。後二日。以直祕閣韓球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令往措置。

六月戊辰改命。

龍圖閣直學士左中奉大夫知德安府陳規貶秩二等。右朝請郎主管江州太平觀鄭釋之降授右承議郎。依衝替人例施行。係事理重。黃大本既抵罪。規等坐前爲池州守貳。各不按勅。並責之。而規以守邊故未減。先是祠部員外郎林季仲嘗因面對。乞重縣令之選。因欲丐縣令以自效。其言曰。事有切於治道。不可一日非其人。而前後沿襲。視以爲常者。監司守令而已。至於縣令。位輕責重。尤爲卑猥。可憐者。監司郡守。吾之父兄也。目指氣使。固所甘心。下至屬官。憑藉侵辱。無所不至。雖一卒臨門。亦得而玩侮之。以故稍自好者。恥就此職。往往罷癱而暗懦。殘虐而貪暴者。乃始屑而爲之。嗚呼。令非其人。一邑受其弊。守非其人。一郡受其弊。監司非其人。一路受其弊。積諸路而言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將何利於國家而

輕是選耶。陛下憂憫黎元，思得良吏以共理天下。比降明詔，銓量監司郡守，以示黜陟。雖資考應得，才非所長者，厚以祠祿，終不輕畀之。其於縣令尤所遴選。且令管職以上各舉所知，所以惠顧斯民者，可謂至矣。然薦章之上，今既數月，孰當孰否，缺然未聞。豈所薦者皆不得其實，抑將有以處之，而臣未之知也。人固不易知，言固不可盡信。查亦參酌衆言，斷以聖意曰：某人某人可爲監司，用某人之薦也。某人某人可爲守令，用某人之薦也。少須歲月，以覲能否。治狀尤著者，受進賢之賞，廉聲不聞者，被謬舉之罰。周官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不任之罰。其得而辭乎。近世薦舉，牽親故之私，迫權貴之請，鮮有出於公者。至其曠敗，事在有司，乃始以狀首免。曰：今聞某人改節云爾。蓋由犯賊同罪，其罰太重，遂使令典久爲虛文。且如近日池州貴池縣丞黃大本，枉法受賕，流配海外。若使舉者同罪，事亦難行。議者欲止於降官，或薄罰以愧恥之。期在必行，不許首免。人亦孰肯輕於舉人。自貽他日之差乎。況今歲亢旱，所及者廣，穀米登場，民已告飢。撫字凋瘵，尤在得人。臣才力綿薄，不敢爲其上者。願從陛下，均一縣令，往以自效。倘能布宣德意，少裨聖治，他日備陛下使令，復未晚爾。臣承乏郎曹，求爲縣令，若不情者，然官職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爲重，則重在郎官。以斯民爲重，則重在縣令。夫亦何常之有。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其人，人受其殃。蓋非以郎官爲重，重其出宰百里也。古人有言曰：請自隗始。郎官出宰百里，請自臣始。

季仲此奏未得其月日，當是黃大本已斷之後，陳規未降官之前，今且附此。

右朝請郎知潮州徐渥降一官放罷，先

是渥言新守王昇遠年不赴。匪逐吏私役。又言前守蔡詞死。其子受屬邑夫緡。皆乞取勘。尙書省勘會渥身爲士人。薄於風義。若不懲戒。何以勵俗。故有是命。

己酉。上謂輔臣曰。朕以南班宗室。請給至薄。甚有貧窶者。昨日出內帑錢。每人賜二百千。令宗正丞沈禹卿散給。尙有親賢宅近屬。已取會人數。別行給賜。趙鼎等曰。今宗室凋零無幾。陛下敦睦如此。盛德事也。

國子監丞王普爲太常丞。右朝散郎新知萬州馮康國爲荊湖北路轉運判官。是日。建國公初出資善堂。上命見翊善范冲。贊讀朱震。皆設拜。趙鼎等得旨。依故事。謁見。冲等每因箋奏。導國公以仁義之言。輒標軸藏之。時一展玩。國公常得李公麟所畫孝經圖。冲書其後。略曰。孝者自然之理。天地之所以大。萬物之所以生。人之所以靈。三綱五常之所以立。學然後知之。心不苟慮。必依乎道。足不苟動。必依於禮。行之以不息。守之以至誠。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及乎習與性成。是爲純孝。不然。無以立身矣。豈不見乎諸侯車服之美。儀物之盛。尊榮如此。國公以幼學之年。享寵祿之厚。盍思所以保富貴之道乎。故冲以諸侯之事爲獻。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周之諸侯。其入而居於王所。則皆謂之卿士。故冲又欲以卿大夫之事爲獻。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國公其勉之。

庚戌。資政殿學士知成都府王似薨。

辛亥。趙鼎進呈。以旱乞分委侍從官等徧走羣祀。祈雨澤。上曰。亢陽如此。朝廷政事闕失。更宜講求。鼎等曰。敢不奉詔。近日蠲除翎毛箭鏃及官舟運糧等事。皆是仰承聖意。以寬民力。沈與求曰。雲漢之詩。雖上

下奠瘞。靡神不宗。不廢禱祈之事。要之以側身修行爲本。陛下勸恤民隱如此。宜蒙嘉應。忠翊郎閣門

祇候張昂特選從義郎。興州鈐轄差遣。錄其守石額山寨之勞也。尋又以其弟鄉貢進士昂爲下州文學。

昂補官在

廢蘄州羅田廣濟二縣並爲鎮。

是月丁卯

壬子。起居郎朱震言。竊見陛下經營荆楚。控制上流。已命王彥領兵直入江陵。遂與襄陽表裏相應。在兵法所謂先發者制人。誠得禦侮之上策。然一方之民。久罹荼毒。若不優加綏撫。則民未有息肩之期。且如峽州四縣。兵火之後。多用軍功。如胥吏攝知縣。欄頭捕鹽稅。椎膚剝髓。民無告訴。伏望取峽州江陵府荆門公安軍州縣官闕。令吏部破格差注。或委安撫司別行踏逐。可任之人。奏辟一次。庶使德澤下流。民瘼上聞。荆湖之人。得免塗炭。乃詔四郡官屬。並令彥具名奏辟。內知通朝廷審量除授。其曾充胥吏人。毋得舉辟及權攝。如遠各科違制之罪。右承直郎添差衢州西安縣丞貫道特改次等合入官道。燕人爲劉晏部曲。以與斬王鈞甫之勞。常循二資。吏部言。道無依格舉主。若候舉官了日。收使。係成虛文。故有是命。

十二月壬寅歸朝官

改秩指揮恐緣此事

錄故贈承議郎張璠弟琛爲英州文學。以璠權鄧城縣丞守禦戰歿也。

癸丑。手詔聞諸路久愆雨澤。繇朕不德。致使亢旱。雖恐懼修省。無所以答譴戒。彌天災。尙慮州縣遠戾。詔令重擾吾民。致傷和氣。除稅租和預買及應副大軍之外。應干科數催驅等事。日下並罷。仍仰州縣具析所罷名件。申尙書省。是日。荆湖制置使岳飛破湖賊夏誠。飛旣降楊欽。率統制官牛皋。傅選。王剛。乘勝

擊攻水寨。賊將陳瑄內變。劫僞太子鍾子儀。紅護金龍。交牀與龍鳳簪等詣飛降。楊太窮蹙。赴水死。餘黨劉衡等相繼皆降。飛入水寨。殺賊衆殆盡。惟夏誠寨固守。寨三面臨大江。背依峻山。官軍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至是飛親往測其淺處。乃擇善罵者二十人。夜往罵之。且悉衆運草木放之上流。賊聞罵聲。爭擲瓦石擊之。草木爲瓦石所壓。一旦填滿。飛長驅入寨。遂執誠。湖寇悉平。黃誠斬太首。挾子儀奔都督行府。此以林泉野記。熊眉小廝井岳侯傳。參修傳。又云。楊欽領兵到金橋山。遇伏敗降。欽獻計曰。楊太可說。容欽令人報楊太。今任士安敗走。又聞後有救兵。至吾兄。急將士卒速來助欽擒捉士安等。以除禍根。楊太聞之。必自領兵前來。多用伏兵截楊太。不爲難也。侯遣牛皋傳選。王剛等各領兵伏於道側。楊太果自領兵應援。皋等伏發。太得脫。乘舟走入水寨。候將兵入寨。擒楊太。夏誠。鍾子儀等。並斬之。此所云與諸書不同。案日曆。太乃其徒所殺。誠子儀亦不死。傳所云。差誤。今且附此。更俟詳考。中興聖政。何備龜鑑。曰。竹藪之題。卒誤。雖相相既擒矣。幺翁相也。然而昌寓致討。而不能平。王隱招安而不能伏。及張浚至。船降。召問謀之因。其縛而縱之。歸使險寇。於是幺之將楊欽降。卒有喪膽之嘆。岳飛至。鼎城。取偏裨之慢令者。鞭之以折其氣。使爲賊。何於是。幺死而誠。果應飛來。悉此平楊幺之功烈也。呂中大事記。嘗謂宣王中興。平外侮耳。光武中興。平內寇耳。而高宗欲擴外則內寇。轉道。欲除盜。則外敵復張。而降張。張與等殺杜用。丁順等。則有王淵擊李昱。平趙方。則有劉光世。卻丁進。則有守臣。庚允之破。賊方。則有守臣。周杞。誅葉德。討李成。則有張浚。平范汝爲。平曹成。則有韓世忠。而楊幺。據上流。僧贖紀年。尤爲腹心之害。岳飛一至。八日而應飛來之賊。湖寇盡平。而內寇始息矣。使當時諸盜不作。諸臣得以併力中原。豈不足以建立事功哉。

甲寅。詔建國公祿賜比皇子。尙書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張浚。乞在外宮觀。先是浚與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議。令舉軍屯泗上。旣而世忠退屯楚州。且令提舉官董敗入奏事。浚遂請祠。趙鼎進呈。上曰。浚必未知此間曲折。故有此請。昨日朕已降詔諭之矣。世忠移屯。旣略如初議。浚復何疑。鼎曰。臣等各已作書詳報。

浚矣。董旼亦謂他日有警，老小必移歸鎮江，則積糧淮南非便。浚必具曉此意。沈與求曰：聞浚與世忠初議屯泗上，既而世忠退屯承楚之間，則已與浚初議小異矣。若緩急之際，老小必須動，則儲糧南岸，逐旋般運，似極穩當。上曰：朕見旼所請似合宜，乃以親筆諭世忠如所奏。尙書左僕射趙鼎知樞密院事，孟庚知政事，沈與求奏自五月丙子不雨，今越四旬，叨冒近司輔政無狀，致此譴戒，伏乞時降威命，正臣等之罪。早賜黜責。詔答曰：早曠逾時，甘澤未應，乃朕菲德，非卿等咎。各安厥位，無得再請。三省言訪聞淮南每至防秋，所屬多以運糧爲名，或稱備賊，擅拘收官私舟船，詔禁止。犯者抵罪。著此用見趙鼎此月辛亥所奏寬民力事。左奉

議郎新太常博士張九成乞以磨勘一官爲父右承事郎伸改五品服，從之。

乙卯，故追復集英殿修撰朱師服再復寶文閣待制。

師服已見三年八月丙午。

師服孫右迪功郎秉文言，師服任禮部侍

郎，坐輿蘇軾往來入黨籍，乞復未責降以前從官職名，故有是命。已而有以白劄子遺趙鼎者，併以師服賀紹聖改元及謫官謝表上之。其間有曰：首元祐之謫籍，二紀於茲，尾神考之從班，一人而已。寅緣軾轍之度嶺，初一承顏，先後安，李之當塗，未嘗通問，乃詔復職，指揮更不施行，已給告身，令吏部拘收，申省毀抹。後皆在十月丙午。降授左朝奉大夫，鄒漸充江東宣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用張浚奏也。右朝奉大夫李榘

追二官，榘以建炎冬祀乞任子恩，而吏部審量榘以進築隆，兗州功賞改官，故有是命。

丙辰趙鼎等再引咎乞去位。上曰：旱魃爲虐，皆由菲德所致，豈可移過大臣？然有闕政，當謀求之。是乃弭災之道，毋庸再請。鼎等頓首謝。

丁巳，給事中陳與義充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與義與趙鼎論事不合，故引疾求去。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兼史館修撰兼侍講資善堂翊善范冲言：伏見和靖處士尹焞，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應規矩，內外濟備，毫髮無玷，實爲鄉閭之所尊禮，士夫之所矜式。臣無能髣髴，舉以代臣，允愜公議。詔川陝宣撫司以禮津遣赴行在。

焞已見建炎元年八月。

焞，程頤高弟也。頤死，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

大夫尊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於淵聖，召至闕，將命之官，力辭而去。建炎兵亂，鎮撫使翟興辟之，不能致。紹興中，避難長安，僞帥趙彬以劉豫命玉帛招之，焞卻幣奔蜀，居於涪州，上聞其賢，故召。故光祿少卿陳適贈右文殿修撰，例外官其家一人，適，亨伯弟也。靖康末，奉詔割中山地，亨伯以大義遣之，金挾適去，後卒於燕山。初，神武中軍有與百姓競者，其徒奪之以去，且擊傷邏卒，事聞，詔統制官楊沂中執付大理治罪。言者論陛下禮遇將士，無所畏忌，重貽聖慮，乞依公根勘，重寘以法，其統兵官亦乞嚴示懲戒，從之。是日，湖賊黃誠以鍾子儀至潭州，都督行府湖寇既平，得了壯五六萬人，老弱不下十餘萬，張浚以誠信撫之，乃更易郡縣，姦賊吏，宣布寬恩，命岳飛進軍屯荊，襄以圖中原，浚率官屬泛洞庭而下。

張浚行狀

云湖寇盡平老弱不下二十萬而日屢云降賊二萬七千戶不言人數今且云不下十餘萬殊不失實

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已立功而飛以列

校拔起世忠俊不能平先是飛皆屈己下之數通書俱不答及飛破楊太獻樓船各一兵徒戰守之械畢備世忠始大悅而俊益忌之浚之初被詔還也上奏言水寨闕食徒衆頻離據飛稱旬日之間可見次第臣欲更依聖訓起發慮賊勢轉熾將士懷疑欲俟六月上旬見得水賊未下公詔飛來潭州訖兼程赴行在許之而賊已破矣

浚奏狀以六月十五日丁巳行下卽黃誠等到潭州之日

戊午左奉議郎新太常博士張九成爲祕書省著作佐郎是日早朝上問輔臣曰近有民自汴京來云張九成投僞齊有此否趙鼎曰九成見居鹽官縣焉有此事必有讒者惑聖聽比探僞齊得九成廷策言踐民田事以此出榜然未知是否昔夏竦嘗誣富弼遣石介投契丹今欲中傷人者便以投僞誣之沈與求曰陛下召用九成則讒者息矣上曰無讒言北來人所傳不審耳然用之若遲人必謂九成不用於僞齊復還矣遂有是命

九成家傳稱宦者謾之云投僞齊上不信今從日屢

詔福建歲貢龍鳳團及京銜茶並權減半以錫費旣少空費

民力故也

此未知止是五萬斤內減半爲復於全額內減當考

罷潮州歲貢花蕉布

庚申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王居正降充徽猷閣待制居正旣出守復請奉祠而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居正以強暴之姿行凶果之志頃爲大臣所薦迨其去位則顯詆之曰某人小子不用吾言故

至於此。繼在相位者。悅其言而不悟其欺。復薦拔之。浸與腹心之寄。未幾搆事必敗。因詭爲異論。以規後利。去國之初。不勝快快。去歲果先收召。自以爲言得計行。喜怒威福。盜於一己。縉紳畏懼。不敢自保。大臣旋悟其引用之非。出之於外。莫不稱快。然凶果犯上。無所顧避。刻章求去。歷詆廷紳。自饒易台。惟意所欲。日者陛下知公論不容。特出容斷。改畀祠官。然曲加庇覆。猶竊寵名。使負罪之臣。與以禮進退者無異。臣竊惑之。望下臣章。宣布中外。仍將居正褫職。以爲欺世盜名。貪得無禮者之戒。故有是命。祖信素與趙鼎異論。其所謂大臣。蓋指范宗尹。秦檜及鼎也。皇伯華州觀察使安定郡王令疇。同知大宗正事。詔諸路檢察財用官度支員外郎章傑。樞密院編修官霍蓋。計議官徐康。呂用中。並日下回行在。都督府幹辦公事范伯倫。令歸行府供職。以久旱故也。

壬戌。左朝散大夫主管江州太平觀楊植卒。植宜興人。元符末。上書入黨籍。

植選人邪下第五十四人。

癸亥。趙鼎奏甘澤應祈。乞御常膳。上曰。朕累日寢食不安者。豈特爲國無儲蓄。而望歲之心甚切。兼恐歲饑民貧。起而爲盜。朝廷不免遣兵討定。殘殺人命。亦天道之所宜憫也。左朝請郎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劉劭復祕閣修撰。

劭初見建炎元年七月。

劭旣用。赦復官。又以討論追二秩。至是乞復職名。後省奏。劭服事蔡攸。以叨

官爵。天下共知。若使參華中祕。輿論譏之。職則名儒碩學。寓處其閒者。心將謂何。恐非勸懲之道。命遂寢。甲子。召省試舉人程文。許用古今諸儒之說。并自出己意。文理優長。並爲合格。令試院榜論。左從事郎。

劉昉特改左宣教郎昉朝陽人以薦對改秩遂除宗正丞。權吏部侍郎張致遠以母老乞歸南劍州迎侍。詔予告半月。

乙丑張浚奏洞庭湖盜賊見已盡靜。上手書賜浚曰。覽奏知湖寇已平。非卿孜孜爲國。不憚勤勞。誰能寬朕憂顧。奏到之日。中外歡賀。萬口一詞。以謂上流既定。則川。陝。荆。襄。形勢連接。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之卿乎。浚奏知舒州武糾。知復州韓通。招輯流亡。經理郡事。備見有方。已各轉一官。令再任。又奏左從事郎知信州弋陽縣魏安行治狀顯著。遂授左宣教郎。安行鄱陽人也。

丙寅詔故觀文殿學士鄧洵仁已降。贈官推恩指揮。更不施行。洵仁雙流入。綰子也。事上皇爲尙書右丞。至是其子徽猷開待制。襄有請。詔贈金紫光祿大夫。推致仕遺表恩如故事。五月辛丑降旨。中書舍人劉大中言。

熙寧之初。王安石假周官理財之說。變亂祖宗法度。恣爲聚斂。民殆不堪。是時居風憲之地。盡擊去言新法不便之人。助成安石之勢者。鄧綰也。紹聖之初。章惇蔡卞用事。輔之以蔡京。遂以傾搖廢立之意。上誣宣仁肆意形迹。至於元祐臣僚。竄殛無遺。是時游章蔡之門。受知最深。至於元符末。密啓姦謀。助成紹述之說者。鄧洵仁也。洵仁洵武乃綰之子。今日之禍。起於安石。發於惇卞。而成於京。綰之父子。實有力焉。且洵仁洵武在政和宣和之間。相繼執政。專以佞諛保固寵祿。盜取官爵。莫知愧恥。而洵仁暮年。又與內侍鄧文誥通家往來。謂同譜系。洵仁之子襄。洵武之子雍。口尙乳臭。已登侍從。一門僥倖。縉紳所羞。得死牖

下已爲幸免。今乃敢援平時褒典，求贈官及致仕遺表恩澤。不知太上皇帝今在何地，而欺陷太上之人，乃陛下之世讎也。雖未削奪官爵，析棺戮尸，以正其罪，而欲追寵其身，施恩其子孫，天下謂陛下何？臣昧死契勘自崇寧以來，蔡京當國，王黼繼之，四維不張，小雅盡廢。三十年間，曾爲侍從官已上，未有不因阿附大臣，交結權貴而得之者。容身誤國，罪則有之，有何勞能，更加褒錄？除前降洵仁贈官恩澤，指揮乞賜追寢外，仍乞處分有司，自崇寧以後，宣和以前，侍從官以上，如洵仁輩，乞贈典及恩澤者，一切報罷。更不須以其姓名浼瀆聖德。庶幾有以勸天下之忠，爲亂臣賊子之戒。自靖康初，追復元祐諸臣官職，後亦稍稍擢任其子孫。然議論不一，是非混淆。趙鼎夙有此志，以身任之，因大中繳洵仁詞頭，普歷行熙豐紹聖崇觀政事人才善惡利害本末甚備。上嘉納，命榜之朝堂。詔州縣毋得催理民間積欠租稅，如有違犯，及監司失於案舉，並取旨重行竄責。修武郎閣門祇候樞密院準備將領王林卒，都督府言其有捕斬劉忠之勞，一子孝忠尚幼，詔以孝忠爲承信郎，給其祿，俟年及參選日止。

丁卯，右朝議大夫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陸寅落職。寅初以年勞進秩，而殿中侍御史謝祖信奏寅貪賊狼籍，毒被東南，宣和間，諂事中貴王通及朱勳，爲其僕厮，以竊名位。制曰：朕以禮義俟君子，刑罰威小人，如爾僕隸自居，又何責焉？然玷官職之高榮，頌言章而論列，醜惡昭著，典憲未伸，則姦貪肆然，自謂幸免矣。擬直中祕，尙無寬恩，往愼厥終，庶逃大譴，可落直祕閣。詔沿湖人戶紹興三年以後未納租稅雜錢之類，並闕三年。

戊辰命翰林學士孫近知貢舉給事中廖剛中書舍人劉大中同知貢舉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呂社殿中侍御史張絢等六人爲參詳官祕書省正字李彌正等二十二人爲點檢試卷官太常少卿陳桷爲別試所考試官司勳員外郎林季仲等四人爲點檢試卷官自後率如此例是日禮部侍郎唐輝入見奏舉人已至行在習詩賦者一千五百餘人經義者一千餘人上曰他時習詩賦者當益多然經義亦不可廢元祐皆兼習詔諸路監司州縣非奉朝旨假作軍須名色之類科須者並罷州縣令監司案劾監司令御史臺覺察如或隱蔽並重寘典憲用中書門下奏也左朝散大夫趙伯瑜提點江淮等路坑冶

鑄錢伯瑜提舉江西茶鹽以劉大中薦得召見時新命韓球爲提點官未上遂罷球而用伯瑜

球之罷雖云
避郭守韓昭

親嫌恐別
有故當考

祕書丞環中知臨江軍中嘗進春秋年表上以賜輔臣沈與求奏不知誰詮次恐不當先魯而

後周甚非春秋尊王之意上曰俟更令朱震校勘

與求以五月
己亥奏白

至是輔臣進呈上曰中荒陋一至於此士大

夫著述說外容有之此不足罪中爲人臣乃不知尊王之義豈尙置之三館

己巳罷福建諸州係藉槍杖手福建槍杖手者自熙寧開始有之迄是五十餘年論者言其呼集擾民乞獨放帥臣張守以爲便遂施行焉

庚午大理丞路彬兼權少卿以詳議闕官故也右從政郎權鄂州江夏縣呂大周特改合入官時湖北

提刑司奏大周未到任前。縣戶二千七百五十三。任內招復增戶二千八百七。吏部言增及九分已上。優賞之。仍照餘路視此。忠訓郎李溫請納一官爲其母馮氏依故父官品封敍。詔封令人溫。庠子。

辛未。皇叔蘄州防禦使士培爲泉州觀察使。上之卽位也。士培治兵洛州。未及覃轉。至是始遷。左承議郎直寶文閣知整州周綱特遷一官。綱紹興初爲廣東轉運判官。奉詔以本司錢市米十五萬斛。自海道至閩中。復募客舟赴行在。故遷之。左承議郎知潭州湘陰縣吳樵特遷二官。通判鼎州都督行府以樵接納水寨首領有勞。關賞功房。而有是命。

七年二月戊申。樵又自左朝奉郎用析彥實奏轉一官。疑此兩官之命又申格也。當求他書參考。

尙書省言訪聞四川州縣

官以朝廷在遠。並緣軍興。貪墨狼籍。按察官坐視不省。致賊吏得以自肆。久爲民患。契勘黃大本于涼。莫憲章已行斷配。宜檢坐已斷。并行遣他州。知通令宣撫司鏤榜諸州縣。自今官員犯入己贓。許人越訴。如監司州郡阿庇不卽察治。令宣撫司劾奏。重寘典憲。是月。汴京地震。

是夏。金左副元帥冀王宗輔自上京還燕山。右副元帥魯元昌還祈州。金以其國有喪。懼朝廷乘而伐之。乃命左監軍潘王宗弼以所部戍黎陽。宗輔尋入見金主。卒於路。宗弼自戍所赴其喪。取宗輔之妻張氏以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一

【紹興五年】秋七月壬申朔。趙鼎奏淮東宣撫司提舉官董改齋親筆至軍前諭移屯事。韓世忠拜詔感泣。上曰：卿可作書報張浚此事。張浚亦必喜。今日廟堂不比靖康間有妨功害能之人。凡軍旅事。彼此議定然後行之。左宣奉大夫朱勝非充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勝非初免喪。乃有是命。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知明州郭仲荀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徽猷閣待制仇愈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左朝散郎知岳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張翥直祕閣。興起復祕閣。修撰知鼎州程千秋兩易。並赴都督行府取稟說之。任以行府言。事係急速。已作奉聖旨施行故也。右朝奉大夫通判臨安府楊糧以薦對除直祕閣。詔在京宮觀請給人。從前宰執依見任減十之二。學士以上如列曹侍郎。雜學士如中書舍人。大中大夫以上如左右司郎中。任樞密都承旨者加一等。大理評事李洪乞以扈蹕一官換祖母林氏太孺人封號。許之。饒州進士朱嘉積言子召虎十歲能誦經史兵書。步射命中。乞挑試。詔賜帛二十四罷歸。詔堂後官補職及一考改宣教郎。著爲令。堂後官。今三省諸房都錄事也。初以省記立法。而詳定敕令官章誼等言。京官凡五等。未審所改京官不從初等次第陞轉。便改宣教郎義理。今來止有崇觀後改宣教郎告。難以憑據。要見祖宗以來堂後官補職及一年的實合改。是何京官制敕庫房言。取到崇寧二年堂後官張忻石刻墓誌。係崇寧之初。亦可憑據。故有是命。案熙寧詔旨。主事已下。自選人

補充堂後官及一年，卽轉合入京朝官事，其實錄。至是國書散佚，使蔓詞以對，執政不知典故，遂從之。

寧

詔旨具朱墨史

第三十九卷

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麟卒。

癸酉，詔諸路提舉常平官將常平事務，恪意奉行，無得苟簡。致有失陷錢物，如敢少有減裂，仰戶部案劾中尙書省，取旨重行典憲。以都省言，自令刑獄茶鹽司兼領常平職事，訪聞逐司並不逐一講究，致他司妄用，失陷財物，有誤朝廷緩急支用故也。江東宣撫使張俊乞致仕，或宮觀，疏再上，不許。言者論比年以來，忠臣義士，以身殉國者，往往湮沒無聞。如去年蕃僞圍閉濠州，國奉卿確守忠義，朝廷雖官其後，以報死節，然四方之人，未盡知也。又如趙立、薛慶、李彥先之徒，皆鎮撫使之得其死者，閒雖錫之廟貌，聞亦未廣。謂宜明詔天下，凡自靖康以來，四方死事之人，悉令載之祀典。此誠激使英雄忠勇之術。詔淮西帥臣相度。

甲戌，詔諸路在禁待報案狀，並專差人齎擎赴行在。中書舍人胡寅權直學士院，時江西制置使胡世將請奉祠，而直院胡交修引親嫌，乞時暫差官撰述，荅詔故有是命。寶文閣待制知湖州李光充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韓璜爲廣南西路轉運判官，直祕閣新荆湖北提點刑獄公事張銖令趣之任。時趙鼎聞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陳鶻、廣南西路轉運判官鄭資之，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徐國成並無治狀，悉以自陳宮觀處之，而璜等有是命。都督行府免蘄州上供。

錢租稅米三年。

乙亥，詔諸州并諸軍將應歸朝官常加存恤，得替流寓無差遣之人，仰守臣相度，先次與權合入差遣，支破請給，具職名申樞密院差注。如內有能通兵機及武藝出衆人，具名聞奏，其寄居歸明歸朝養濟人，常加存撫，依時支給合破錢米，無令失所。

丙子，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兼閣門宣贊舍人，都督府提舉親兵柴斌，知金州兼金房均三州安撫使，用行府奏也。仍命斌隸屬襄陽帥府，其探報事宜及邊防措置，則申川陝宣撫司。如金人大軍侵犯本州，卽令宣撫司遣兵應援。七月其後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審於朝，乃詔緩急敵馬侵犯梁洋，令斌以所部權聽

玠節制。明年三月己巳

吳玠申明得旨

都督行府奏移鼎州龍陽縣於黃誠寨地建立，仍陞爲軍，以持服人黃與權起復

左奉議郎充龍陽軍使兼知縣事。又言潭鼎諸縣，因水賊侵擾，多有移治去處，並令移歸舊治。如係選人知縣，俟任滿與改合入官。京官與轉一官，應水寨出首之人，令制置司量事體輕重，擬定合補官資申行府。願歸及充水軍者聽。又請免澧州上供錢三年，皆從之。旣而制置使岳飛言，水寨願歸業者二萬七千餘家，詔州郡存恤之，無得騷擾。七月戊子行下然黃誠寨地低而迫湖，土人不以爲便，仍令如舊焉。岳飛奏歸業人數，在戊子龍陽

軍遷善治，在八月

丙辰，今奉連書之。

樞密院效士祝世榮特補下州文學，以嘗自唐州齋蠟書赴行在也。

丁丑孟秋薦享太廟。自是歲五嬖如常禮。詔諸路監司帥守案試武士所能。具職位姓名來上。用李光請也。光言。伏準手詔。令內外侍從官以上監司帥臣各舉所知。限半月具奏。有以見陛下虛心求助之意。可謂切矣。昔叔孫通之歸漢。從弟子百餘人。乃專言諸壯士進之。或以爲言。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若通可謂知時務矣。今金僞憑陵。中原板蕩。此陛下馭雄材虎將以制天下之時。所薦不復言文士。臣累任守臣。竊見諸路武士多流落失所。其人材少壯。弓馬趨捷。武藝絕倫者甚衆。朝廷旣未嘗錄用。往往散在諸軍。無以自拔。或委身盜賊。不能自新。甚可惜也。臣愚不敢指名論薦。欲望特奉睿旨。令諸路州軍廣行招收。其閒雖無武藝。而通曉兵機。能料敵致勝。或造作攻守之具。各爲一科。令監司帥守案試保明。發赴樞密院量材擢用。庶幾韓彭之流。或爲時而出。故有是旨。武

功大夫秀州防禦使康隨爲江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

(案)隨卽殺曲端之人。自建炎四年至今姓名始見於日曆故具載之。

戊寅詔趣張浚赴行在。遣內侍迎勞。賜以銀合茶藥。又遣內侍往軍中勞荊湖制置使岳飛。亦以茶藥賜之。直寶文閣知泉州魏玘吏部員外郎姜師仲殿中侍御史張絢各減三年磨勘。以在臺中平反刑獄最多故也。詔行在百司首身軍兵。自今並令所屬取索宣帖。審驗保明。申取朝旨。方許收管。毋得擅行收罰。

己卯知樞密院事提領措置材用孟庚充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庚以行府關三省密院事。積不平。因稱

疾求去。前一日，御筆有是命。趙鼎進呈，上曰：「庚以疾力求去，重違其請。既知樞密院，宜依祖宗故事。」鼎曰：「自元樞執政，往往或建節鉞，如寇準等，猶除使相。庚在陛下左右六年，務全終始，仰見陛下待遇臣隣之意。」庚執政凡四年，參知政事沈與求權樞密院事，兼權措置材用。

日麻載與求權樞密院在丙子當時因庚併附此日

詔新授郡守除

見闕人外免上殿，用中書請也。監察御史周葵充禮部貢院參詳官，代殿中侍御史張絢也。絢祖母王氏疾亟，不俟報出院，詔放罪，既而絢以憂去，特賜錢三百千。

庚辰，內侍盧公裔言：「見係致仕在蜀中，乞依昨降指揮赴行在。」上曰：「此人極不平穩，靖康劫寨之事，公裔之謀爲多。今若使歸內侍省，必侵預外事，不若與外任宮觀。況朕宮中使令者，小黃門數千輩，備掃除趨走而已。近上者亦有數，未嘗假以權也。每觀漢唐之禍，及近時之變，故不得不防微杜漸。」趙鼎等曰：「陛下聖慮及此，社稷之幸。然漢唐宦官傳，有可以鑒誡者，更望曲甬聖意。」上曰：「仇士良勸後輩，戒人主不近儒生，不觀書，可爲鑒也。」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翰林學士孫近奉詔編類臣僚條畫利害文字，已編類進呈了當。仰惟陛下去冬嚴駕吳會，親卻敵師，不敢以幸勝爲功，而深以善後爲慮。既下溫詔，周詢舊弼，又令職事官條具利害，而半年之間，不聞以某人之言施之行事，取某言之效，進用其人，遂謂陛下之求言止是朝廷之文具。臣竊惑之。今編類已成，既上御府，伏望陛下萬幾之餘，甬神省覽，或宣付大臣，俾之分閱，擇其可用，顯奏行之，勿以忌諱爲拘，則忠言出，勿以文采爲尙，則至計行，勿以與廟堂異議而棄之，則

謀獄皆合於公願矣。其有言多可績者，則願褒進之；有欲以身試者，則因任之；以人而廢其言，固君子之所戒。用言而棄其身，亦古人之所非。況乃防秋及期，定謀爲急，不資羣策，孰保萬全？惟陛下下厝意，從之。故宣德郎范柔中贈直祕閣，柔中元符末上書言事，且進所著春秋見微，坐停官。雷州羈管，至是用吏部侍郎晏敦復請而贈之。

柔中選人邪上尤甚第一人，黨籍餘官第六十六人。

詔尙書省復置御史刑房，專主本臺所上彈劾文字，仍令

六部申嚴部人結保之法，每三人或五人結爲一保，遞相覺察。凡保中有人犯罪逃走，許大理寺監錮同保人追捉，須管敗獲。如有不獲，並與同罪。本部不得申請占厝，其逃走改名復來部中之人，並重行決配。保人輒敢容隱者，亦與同罪。仍許諸色人告，用本臺請也。自建炎省併吏額，御史刑房不專置，左右司亦不聞有所檢察。每御史案吏輒亡去，大理卽乞先次結絕。吏復更名歸部，姦弊百出，故本臺以爲請。

壬午，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許亢宗直寶文閣，知台州。亢宗靖康中爲右史，坐斥去。及是召對而命之。昭宣使康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主管禁衛馮益，特於階官遙郡上各轉行一官，以益自言曾繫藩邸官吏之人，乞依例霑恩故也。賜觀文殿大學士李綱親筆詔書獎諭，綱應詔陳三策，又上六條，故有是賜。是日，僞齊遣兵犯湖陽縣，執武經郎知唐州高青及其孥，以歸。劉麟見青，諭之曰：「朝廷與諸將議定，見陣掠獲人，卽時放回。青復將其孥而返，事聞，詔降青二官。青赴襄陽師府自效。」

青九月丙申降官。

癸未，左奉議郎知南劍州沙縣丞陳沃，左承務郎新婺州州學教授富元衡，並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紹

興府宗正司供職。至道初，始置諸宗室教授。景祐中，更名宮學。治平建元，又分大小學，置講書教授十有七員。崇寧初，每官置大小二學，增教授員。越四年，更爲宗子博士。渡江後廢。趙鼎爲政，始創復之。二員居行在，二員居會稽。自是爲例。行在宮教初除，在今年四月乙卯。

甲申，上親酌獻祖宗神御於行宮齋殿。文武官少卿已上陪位如儀。將仕郎趙宗輝特差充靜江府古縣令。宗輝，查若孫也。縣久無令，用廣西諸司請而命之。

乙酉，降光州襄信縣爲鎮，令淮西宣撫司就選土豪可仗者補右職，充監鎮官。

丙戌，直寶文閣知宣州趙不羣陞直龍圖閣，再任。上曰：不羣爲郡有稱，守公奉法，使百姓安其田里，當寵旌之。以爲四方之勸。上又曰：民窮無聊，起而爲盜，多緣守令不良，擾之使然。若百姓安其田里，其肯爲盜乎？朕夙夜以此爲懷，卿等復囑意謹擇守令，庶幾百姓有安居樂業之意。中興聖政史臣曰：紹興初，羣盜充斥，既平，國中而樞臣議收民兵以節制之。

曰：事有本末，今所措置者末也，致盜之因，良由科徭疾苦，吏不省愛，令監司弊具利便以聞，至此又有是言，夫出政而原其本，患盜而矜其情，寬役使，厚常產，以修其安民之事，監司察郡縣，審執擇守令，以持其安民之具，嘗聞安民，未聞治盜也。此之謂知要。

詔

職事官權左右史者，自起居侍立外，並立本官班。以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不當改百年之典也。

立權官班在紹

興二年十一月

左朝散大夫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薛弼、左朝散郎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劉延年並直祕閣，起復。

右朝散郎祕閣修撰新知岳州程千秋、左朝請郎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徐與可、左奉議郎通判鼎州張運並進一官。以都督行府言與平湖寇有勞也。既而荆襄制置使岳飛言弼延年賞薄，乃又進一官。制曰：爾等分使兩湖，軍興不乏，列職中祕，亦既疏恩。載閱將臣之章，以是爲未足也。維慶賞予奪，皆自朕出。進官一等，益務靖共。弼等再遷官。在八月辛亥。進士蕭清臣以撫諭劉衡、夏誠有勞，補忠州文學。後旬日，都督行府又言鄭

州鄉貢進士聞人善、進士趙儻、陶青皆常入賊寨，於是悉以文學命之。

善補官在七月甲午，儻青補官在七月丁酉。

時張浚遣行府

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先還奏事。浚奏潭、岳、鼎、澧、荆南歸業之民，其田已爲他人請佃者，以隣近閒田與之，仍免三年租稅。卽原無產業，願受閒田者，亦予之。俟及半年，比較諸縣歸業人數，取旨推賞。

丁亥，賜宇文虛中家福建田十頃，以其妻安定郡夫人黎氏有請也。虛中建炎末以繫書遺其家。至是始達，朝廷念其勞，特許之。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韓駒進一官致仕。駒，仁壽人，後徙汝州。政和初，獻所爲文，召試除祕書省正字。累遷中書舍人，罷去。及是卒於撫州。故有是命。制曰：逢時取位，亦旣蒙榮。抱疾引年，所宜從欲。駒早以詞藝躋於禁嚴，附麗匪人，飯蔬奚怨。中更赦宥，不汝瑕疝。復班綴於西清，俾優游於直館。庶幾善後，獲以全忠。茲陳告老之章，更軫遺簪之念。進官一等，式寵其歸。往服恩綸，尙綏壽

暇。（案）駒家年譜載此告詞，乃云：坐累刑書，飯蔬奚怨。中更赦宥，一洗行尤，乃與元命詞之意全不同。以此知私家文字，多所教拭者如此。

戊子左宣教郎直祕閣漆差通判湖州賜緋魚袋趙子僑特遷左朝奉郎充祕閣修撰知處州建國公既就傅上召子僑入對而有是命子僑請宗室之寓於諸郡者聚居官舍選尊長鈐束之察其僞冒禁其出入年未十五入州小學十五入大學官爲給食許依進士就舉未出官者許入學聽讀及一年聽參選奏可後不果行 尙書兵部員外郎都督府諮議軍事郭執中充祕閣修撰右承議郎新知簡州許有功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有功安仁人張浚從舅也 詔今次省試舉人常額外特增取十名既而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今日之患官冗最爲大弊臣嘗謂自今以往澄其本源非三十年有不能清而況日月增加之乎今額以十四人而取一人正爲中制倘又增之不足以爲德而適啓僥倖之人爾特奏進士老於場屋祖宗以來矜其旣衰賜之一命以榮其身而已又擇其尤者爲京府助教文學許其出官德莫厚焉然元祐之初蘇軾知貢舉日極論其害今官冗之弊視元祐爲百倍而版圖陷沒視元祐才十之四州郡困匱黎民凋瘵視元祐無十之一前此陛下策多士於維揚有司不爲國家長慮卻顧徒以苟悅一時舉人將入助教人並依下州文學特理選限固已不勝其濫矣紹興二年迺復再授此例益起僥倖其後星變肆赦又以不曾赴試者亦許自陳緣此冒恩者衆臣不當先時建言但恐朝廷忽有行遣則論奏不及至如前榜有官人登科循轉官資同進士出身並免銓試皆非舊典實啓倖門又臣體問得吏部選人在部未有差遣者近六百人伺候日久窮困流離大段失所乞下侍郎左選除指罷黃甲窠闕外其餘一面注擬在部選人庶免爾滯之歎又勘會紹興二年陳之茂等一十九人爲文理纒繆及犯名諱各補

下州文學。後來並附第五甲末。夫犯名諱在不考。有司之法也。祖宗以來。嘉惠多士。特賜文學助教之科。示不棄黜。蓋有常典。未聞再許附進士之科也。至如文理繼繆之類。尤宜詳精考校。務厭衆心。前此輿議以爲繼繆之文。乃緣觸犯忌諱之故。其後大臣聞之。於是奏附正甲。此蓋一時失於慎重。遂紊祖宗之制。既失而得。進士舉不足貴矣。今廷試在邇。伏乞戒諭有司。慎重其事。毋蹈前失。詔正奏名緣科舉曾經展限。已降旨特更取十名。餘並依奏。

祖信奏下在是月庚寅。

尙書省言。南班宗室官卑之人。用度不足。乃詔不帶遙郡。

大將軍至副率。皆依御廚第九等食例折支錢。右承直郎黃秬。令吏部差虔州錄事參軍。宰相張浚言。臣頃建炎之初。擢預郎曹。實出宰相黃潛善樞密汪伯彥之薦。潛善以繆戾得罪。死於貶所。骨骸未覆。賫產凋零。其子秬仕宦不競。殆無餬口之計。臣愚欲用初除樞密事。合得有服親一名。差遣恩例。陳乞秬差遣一次。上推陛下廣覆包涵之仁。下全微臣朋友故舊之分。故有是旨。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張守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申命淮東西宣撫司優卹淮北士民之來歸者。先是有旨。百姓有願耕閒田者。州縣卽時給付。軍人所至州。陞一等軍分收管。舉人免文解一次。有官人轉一官資。與見闕差遣。至是三省復奏。歸附人民。令所至州計口。以提刑司錢人給一千。所給田免稅五年。未就緒者。更與寬展年限。命官舉人之貧乏者。州縣給其資糧。以禮津遣。令宣撫司榜諭。右朝奉郎知潭州湘潭縣張承進一官。俟任滿日。赴行在。以都督行府言其廉謹不擾。在湖南一路爲最故也。時湖南旱。行府奏減本路秋稅苗米之半。

從之。

辛卯右承奉郎高堯咨監西京中嶽廟堯咨仲子也以濫賞不得調請繳納父仲冬祀日奏除直祕閣告及賜紫敕故以命之。

壬辰祕書少監任申先試起居舍人兼直史館詔文臣非格法改官內開有立定賞格及州縣被差管押燕山府免夫錢部押人夫建築運糧開河修城之類被賞之人今後並更不審量以都省言上項雖非格法實有勞效難以一例討論追奪故也。

朱勝非秀水開居錄紹興初范宗尹作相建議討論濫賞名色物議大喧卽罷次年再降旨惟文臣審量鑄減武臣特免趙子澆尋古物詔事確師成官至雜學士

耿自求朋附孟昌齡父子冒河賞官至中大夫劉大中任秀州教授因童貫入浙討方寇與其同屬交結特改京官周綱嘗知梁縣燒造假祕色瓷器以事蔡攸改京秩除察官正應審量之法趙鼎作相皆其親厚子澆除江西都曹仍復職自求除中書檢正大中驛運兵部尚書遂參知政事綱除都司並不審量於是此法止行於孤寒無援之士而人始不服矣。

癸巳右朝散郎知滁州河洋條上屯田利害上曰淮北之民襁負而至朕爲民父母豈可使民失所可賦田予之更加優卹恐乍歸之人或無居止當行下提點司量給官錢賑助之沈與求曰立國不當爲朝夕計今使就耕之民盡蠲租賦更賑助之則五年以後兩淮荒土往往耕闢已多縱便恢復亦朝廷之利上曰然信州進士劉商霖上書告迪功郎沈宇語言惡逆因妄指宇爲參知政事沈與求族人與求家居待罪上命押入翌日上諭與求曰宇既非族人若待罪恐四方傳聞致疑可卽令進呈朕必不使四方得

以讓議卿與求頓首謝。

甲午詔諸路曾經殘破州縣最親民官到任日據見存戶口實數批上印紙任滿亦如之以考殿最用左承奉郎通判岳州王嘉言請也起復祕閣修撰新知岳州程千秋知虔州時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自巴西召歸張浚以錡攝其事且言朝廷若未有差委欲正差知岳州詔趣錡赴行在於是千秋需次未行乃令持餘服

趙劉錡赴行在在八月壬寅千秋持餘服在十月己未

言者論私商販獲州縣根究來歷之弊以爲素與交易者多

不通吐以爲後日販鬻之計所牽引者類皆畏謹粗有生計之人臣謹案祖宗法應犯推貨並不根究來歷止以見在爲坐今若不問是與不是產茶鹽地分一切不根究來歷止以見在結斷不惟囿圍可致空虛而私販者卽伏刑憲亦將止息事下戶部其後權貨務言勘會出產州軍捕獲私鹽如係徒以上罪及亭場禁界內杖罪既獲私茶並合根究來歷雖有紹興令稱犯權貨者不得根問買賣經歷處卽係海行條法緣紹興敕內該載一司有別制者從別制又緣諸處私茶鹽並係停竈園戶賣與販人今若概不行根究來歷深恐無以杜絕私販之弊卻致侵害官課乞遵見行茶鹽專法施行乃詔自茶鹽外其餘權貨如所請

後旨九月庚寅

詔中大夫以下陳乞致仕身亡月日計理程限在合給敕之後者卽聽於所在州軍

陳乞蔭補以吏部侍郎兼權尙書晏敦復有請也其武臣合得致仕恩澤人依此舊法以親授敕爲斷至是改之

乙未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兼權主管殿前司公事代劉錫也。詔製造御前軍器所依舊例不隸臺察。丙申徽猷閣直學士趙子畫試尙書兵部侍郎。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明州觀察使劉錫解軍職。特遷靜江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承節郎趙珪遷承忠郎。開門祇候。初上以趙普佐命元勳視漢蕭何而子孫淪落。命所在訪求。量才錄用。珪普五世孫也。避地鬱林州。以普繪像及諫伐幽燕疏來獻。故有是命。免湖南上供米三年。用本路漕臣請也。言者論今歲亢旱滋久。荒歉日廣。民窮盜起。深可爲慮。訪聞饒信山谷間有劫掠道塗者。兼浙東江左自來傳習妖教。夜聚曉散之徒。連郵舉邑。又虔贛頑民。轉寇嶺外。累年於茲。今年朝廷發數路之師。欲痛掃除。使遂懲艾。雖劇賊如周十隆等。旣以招降。目下稍安。然臣聞度民之性。例皆凶悍。而聽命於豪強之家。爲之服役。平居則恃以衣食。爲寇則假其資裝。每賊所至。州縣之間。旣無城池。又無兵食。不過哀率金帛。以爲犒設。書填官告。以議招安。纔得片檄之申。便謂巨盜已息。孰敢定其要約。散其徒衆哉。於是下者獲利。上者得官。全師而還。捆載而返。旣狃爲盜之利。益無忌憚之心。此蓋遠方官吏蒙蔽朝廷之罪也。今朝廷遣發將兵。幾及半年。公私之力。竭於饋餉。而諸將不務協一。各懷顧望。姑以招安。便爲無事。前此盜賊。知州縣無備。故肆其憑陵。而猶畏官軍也。今相持半年。技亦止此。遂有輕官軍之心。則復何所畏哉。今者將士已還。掃除之策。固不可用。惟當速賜指揮。應招到賊徒。並令首領參訖。量補官資。悉赴軍前效用。餘放歸業。則如蠹之去。蠹之去。蠹不能爲害矣。詔都督行府相度。廢鄧州順陽。浙川。襄陽府鄧城。中廬縣。並爲鎮。

丁酉。詔高峯王口二寨各置都巡檢使。兼提舉諸堡寨盜賊公事。益戍兵。通舊皆五百人。寨舊觀平二州也。既用明。囊言省廢。而邊吏以爲提刑轉運司不究邊防利害。改州爲寨。緣隣路盜賊未息。深慮諸蠻觀望。結集作禍。欲依舊存團。乃下經略使李彌大相度所宜。而有是命。

戊戌。祕書省正字李彌正。胡理並兼史館校勘。

己亥。御筆關門祇候劉公產罷。先是直祕閣楊樞。司農寺丞金安節等被旨引對。而關門吏邀求錢物。上聞之前二日。命大理收吏治罪。及是進呈。上曰。朕召四方士大夫。延見訪問。欲知當時之務。關門人吏輒以退換家狀爲名。乞取錢物。何以稱朕意。不可不治也。其後獄成。武翼郎兼宣贊舍人李觀降。修武郎爲關門祇候。其徒九人皆降兩官。關門吏贖金而已。

九月辛未行遣。

知關門事韓恕以失職待罪。詔釋之。觀文

殿學士知温州范宗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宗尹乞奉祠。上諭大臣曰。宗尹治郡無狀。可依所乞。上因言靖康間耿南仲誤國事。趙鼎曰。宗尹爲南仲所知。遂以私意盡復其官職。天下憤之。上曰。淵聖皇帝聖質過人。而南仲父子輒離開兩宮。其罪甚大。左朝請郎王縉直祕閣。知温州。左儒林郎新婺州州學教授沈長卿爲祕書省正字。尋不行。端明殿學士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董耘。貶秩一等。坐前守饒州起內帑錢不如期故也。制曰。耘以列尙書之重。膺殿學士之榮。出綰郡章。不聞報政。案章來上。弛慢有端。何昔者悉意竭力於權倖之人。而乃今曠事瘵官於君父之役。削官一等。尙免嚴科。往思省循。毋重

後悔。僧寶月獻家藏兵書三十九種。特補下州文學。寶月國初功臣史珪之後。能爲小詞。樞密院言其通曉兵書。故有是命。

辛丑廢隋州唐城縣。

是月。右中奉大夫直祕閣朱彥美致仕。從所請也。彥美華亭人。五爲部使者。有吏才。後八歲卒於家。年八十。僞齊劉豫廢明堂。得金龍之金四萬兩。大銅錢三百萬。暴風連日。屋瓦皆震。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二

【紹興五年】八月壬寅朔。權吏部侍郎張致遠言。臣竊惟靖康之變。議者追咎異時首禍之由。故於仕進。則有討論之式。於賞典。則有泛濫之目。中間緣施行過差。武臣特免討論。往往以宣和之前所得濫賞。陳乞收使。雖泛濫之目仍在。而有司按文摘句。放行已多。如後苑作排辦採山。撫定燕雲。定鼎押樂之類。雖不著之。事目然三尺童子。亦知其爲濫賞明矣。兼臣向見當時執政大臣。猶有陳乞所得恩例者。或卽從其所請。或旋被繳駁。此尤無謂。臣願特降睿旨。應宣和以前所得上項酬賞。并當時執政大臣所得恩例。未經收使者。一切勿行。其敢輒有陳請。重寘典憲。蓋國事如許。而臣下尙忍言賞。非所以示訓也。乃詔應收使宣和以前酬賞。如後苑作排辦採山。撫定燕雲。定鼎押樂之類。令吏部申聽朝旨。餘從之。右司諫趙甯試右諫議大夫。直祕閣。新知温州王縉爲監察御史。左迪功郎處州州學教授趙渙以薦對。特改

左承事郎。尋除將作監丞。

九月
壬申

太府寺丞兼都督府幹辦公事王良存請州縣之獄。所禁罪人。並須當

職官當加審問。躬定牢戶。其不應拘繫及入禁不書麻之人。許被禁之家越訴。增重法禁。期於必行。從之。令刑部看詳立法。錄故相范質七世孫揆爲將仕郎。罷荆南營田司令安撫使。措置官兵耕種。毋得循舊擾民。又以歸州還隸安撫使王彥。皆用都行府奏也。初。彥自渠州以所部之鎮。至荆南。而鎮撫使解

潛已去。倉廩皆竭。彥懼不可留。卽引兵追潛至鄂州。會張浚平湖賊還。與之遇。復勸彥還。彥自枝江徙居舊治。時軍儲不繼。乃做川錢引法。造交子行於荆南管内。漸措置屯田。爲出戰入耕之計。仍擇荒田分將士爲莊。莊耕千畝。治石唐瓦甕二廢堰。計工六萬有奇。不決旬告成。公私利之。

癸卯。左朝奉郎充祕閣修撰趙子偁主管台州崇道觀。俸給如小郡知州例。仍折支見緡。並於上供錢內支給。人從減半。子偁辭郡寄。故有是命。武功大夫高州刺史劉光遠帶御器械。光遠自江西兵馬鈐轄召歸。會其兄帶御器械光烈出爲江東馬步軍副總管。乃命光遠代之。徽猷閣待制知江州兼管内安撫使程昌寓罷。時江西轉運判官逢汝霖提點刑獄公事張叔獻提舉常平茶鹽。趙不已。共劾昌寓貪暴不法。招刺水軍。多不由人情願。民生男者令納錢一千。生女者五百。到任之初。閉城門抄劄居民。有自外入城之人。雖婦女亦印其面。由此遁去者數百家。城市蕭條。行路嘆息。乃罷昌寓。令帥府劾罪以聞。

甲辰。詔增館職爲十八員。時言者論唐太宗當兵戈搶攘之際。置文學館。學士凡十有八人。其後皆爲名臣。祖宗開三館以儲養人才。蓋本於此。今國步艱難。時方右武。故館職猶多闕員。然臨事每有乏才之嘆。則儲養之方。亦不可以兵戈而遽已也。一館職之俸。入僅比一小使臣。小使臣動以萬數。何獨於館職較此微祿哉。乞如祖宗故事。通以十八人爲額。故有是命。旣而本省再請。乃命祕書郎及著作各除二員。校書郎正字通除十二員。而少丞不與焉。後皆在是月已巳。是日。禮部貢院放榜考校。到合格進士樊光遠等二百

人博學宏詞科新敕令所刪定官王璧新明州州學教授石延慶二人光遠錢唐人嘗從張九成學璧庭
秀子延慶新昌人也右朝請大夫直龍圖閣向子諶落致仕知江州兼管內安撫使公事制曰溢城爲
郡據大江中流在昔宿勁兵爲重鎮地有常險則守有常勢苟非其人險不足恃也爰擇才望乃畀符竹
以爾秉節立義術略疏通總六路之權當大邦之寄屢更變故不懷二心蠻貊知名茲回忌疾自以危行
告老而歸聞精力之尙強正艱難之所賴爲朕復起往守九江必有忠謀以寬憂顧能益光於世業斯無
忝於訓言詔都督行府官吏軍兵並進一官資錄平湖寇之勞也

丙午右中散大夫提轄權貨務都茶場郭川減四年磨勘監務場及交引庫官吏各進一官資以戶部言
去年收茶鹽香錢共二千四十三萬餘緡故也直徽猷閣程芾新除湖南轉運判官未上乃遷廣西轉

運司權知賀州是日視事於富川縣

此爲明年三月
董幹勅蒲張本

丁未宰相趙鼎乞罷政先是殿中侍御史謝祖信奏新簽書廣德軍判官趙繼之任衢州江山令賊汚狼
藉輿判官趙不愚共爲姦利表裏相濟詔浙東憲司劾治其日癸卯也鼎嘗以京秩薦此二人故乞解機
務是日祖信方候對上顧鼎曰事有輕重卿薦士之失甚輕而朕之罷相甚重知人自古難之豈可以薦
二士之失而罷宰相況頃時臺臣論季處勵罪是呂頤浩爲相曾入文字自陳嘗薦處勵乞依條不收使
舉狀案牘今在中書可見也卿旣自劾於朕矣更何嫌而輕爲去就宜體朕意勿復再陳

日曆五月二十六日
已亥吏部磨勘數內

左文林郎趙不

愚改合入官

戊申左迪功郎湯選改合入官以嘗任樂昌丞與掩殺李

原缺二字

之勞也

己酉趙鼎進呈探報劉豫將山東百姓六十以下二十以上皆簽發爲兵每畝田科錢五百上曰朕未嘗一日忘中原之民使其陷於塗炭皆朕之過百姓爲豫虐用如此朕心惻然詔趙普佐太祖開基非其他勤臣之比官其五世孫六房各二資故追復朝請大夫梁燾再復資政殿學士中大夫以其家有請也

藏東平人元祐尚書左丞蕭籍執政第九人化州安置

尚書左僕射趙鼎言故右奉直大夫邵伯溫大賢之人行義顯著元符末以

上書得罪書名黨籍坐廢者四十年伏望優加褒贈鼎伯溫門人也詔贈祕閣修撰官其家一人制曰士君子依仁守義雖不見用乃有追錄褒贈之典施於既死之後使聞其風者興起尙論而想見其人亦何存沒之閒哉維先民康節學貫三易懷寶遜世而爾以孝謹爲之子維先正弼光公著純仁道德勳賢表儀百世而爾以學行受其知浮沉下僚迄不大試柄臣有請朕用慨然寵以論撰之華資庸示儒林之深勸尙惟冥漠克享恩榮

伯溫選人邪中籍第三十五人

翰林學士孫近給事中廖剛中書舍人劉大中以知貢舉畢同班

入見自是爲例遣內侍麥仲趣張浚赴行在以將防秋也

庚戌徽猷閣直學士知鄂州荆湖北路安撫使劉洪道進職二等張浚言洪道沈毅持重勇於事功艱難

以來所至宣力故有是命。

壬子右文殿修撰知揚州葉煥復徵猷閣待制。詔淮南山水寨都巡檢各聽守令節制。本寨應干事件並申取州縣指揮不得一面施行。先是都督行府令諸州置山水寨擇土豪充都巡檢至是又條約之。左通奉大夫祕閣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躬厚請以明堂恩任其子吏部言係責降人取裁。詔特許蔭補中書舍人胡寅言躬厚乃蔡氏之甥在宣和中叨竊侍從之人也況有條制責降未敘復人不許奏薦躬厚未嘗復職其爲責降明矣今以何名而許之蔭補哉。比年有從臣係自陳宮觀法該奏薦者吏部觀望權臣反謂法不當得今躬厚法不當得而反許之非惟無以昭示好惡且如躬厚輩實繁有徒必相視效益長僥倖人心不服公論謂何命遂寢。廢漢陽軍爲縣隸岳州以戶口減少故也。守臣高舜舉乞存留不許。

癸丑戶部尙書兼詳定一司敕令提舉製造御前軍器所兼權措置財用章誼充徵猷閣學士知温州。從所請也。

權尙書吏部侍郎張致遠復爲戶部侍郎中書舍人劉大中試吏部侍郎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呂祉權兵部侍郎起居郎兼侍講兼資善堂贊讀朱震試中書舍人陸翊善時戶部惟致遠獨員乃命祉兼權戶部社言國家所務財用爲先嘗竊計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此臣所深憂也然有三說焉一日節二日爲三日得人蓋今日支費百出固有不可節者亦有不可不節者今日利源廢壞固有不可爲

者亦有不可不爲者。內自朝廷外至州縣官吏甚衆。惟得其人而政以舉。則奸無所容。利歸公上矣。於是可節者能節之。可爲者能爲之。何患財賦不饒裕哉。社又言。東南數路監司郡守。僅有國家前日十之二三。而吏員猥冗。每一闕。待次者三四人。若知縣闕。則並屬吏部。不許堂除。顧所薦雖材。將何以處之。監司郡守所差下人。如實有材。當不次用之。苟或不才。豈可待次。宜令並罷。然後於籍記所舉人內。參考除授。庶幾可以得人。自公正之路塞。薦舉之法壞。而入仕者一任用舉主闕。可得小邑。兩任用舉主改官。可得大邑。彼爲監司爲郡守者。固許薦舉也。豈盡公正乎。又吏部注擬。乃止循資格。不問曰某人名次雖低。而材業優。某人名次雖高。而材業劣。如前世銓衡。真有所去取也。選法已弊。不可復革。應繁難知縣闕。宜盡歸於朝廷。然後於籍記所舉之人內。宜參考除授。庶幾諸邑亦可以得人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勳。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用爲公卿者。皆更治民以考功。是故漢之良吏。於斯爲盛。號中興焉。今且選侍從。卿監郎官出爲監司郡守。若侍從。卿監郎官有闕。宜擢監司郡守補之。朝廷用人之路不一。或以文學。或以操行。或以高科。或以故家。獨無以治縣有政績而擢用者。今若館職寺監丞。編修討議之類。有闕。於知縣中擢用。其治行尤異之人。或卽除監司郡守。亦不爲過也。如是。則人知勸矣。令人則一邑治。守得人則一郡治。監司得人則一路治。合諸路爲天下。則治豈難致哉。恢復之圖。無以易此。直龍圖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潘良貴。試祕書少監。趣赴行在。尙書工部員外郎程克俊。守兵部員外郎。左朝請大夫樞密院計議官呂丕問。行工部員外郎。左朝請郎。主管台

州崇道親陶愷爲金部員外郎。愷悅弟也。與不問皆召對而有是命。不問乞補外。乃除知處州。

甲寅。尚書度支員外郎何慤爲右司員外郎。太府寺丞都督府幹辦公事王良存爲度支員外郎。慤。資陽人。已見紹興。

年二

丙辰。故武顯大夫應天府兵馬鈐轄孫安道特贈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官其家二人。以樞密院計議官徐

康言其死節也。安道死節事。見紹興二年十月。左承議郎新知台州郭東罷。東守徽州。盜未至而遁。及是。被扶用之。中書

舍人胡寅奏。東苟賤無恥。台雖小郡。然陳臺以循吏受賞。以柯棗繼之。已是不稱。重以郭東。所謂一暴而十寒也。詔書銓量澄汰。如東者。其當之。命遂寢。

丁巳。祕書郎何掄守祕書省著作郎。詔福建收買未茶。指揮勿行。

戊午。監察御史王縉爲殿中侍御史。左從政郎樞密院計議官李寀爲左宣教郎。以薦對也。故集英殿修撰周鼎特贈徽猷閣待制。以其家援黨人例有請也。制曰。朋黨之論。不聞於帝王盛時。而起於漢唐之季世。夫舉賢才之士。以黨名之。其效至於戎馬生郊。中原板蕩。既往之禍。豈不痛哉。朕用懲之。是以盡滌沈寃。激勸百寮。爲永世之戒。鼎秉心端亮。盡言無諱。受材肅給。所至有聲。昔蒙邪慝之名。今見忠良之實。西清次對。追貢九泉。尙其有知。服我休命。鼎。崇寧刑部侍郎。以書上書入邪。中黨籍待制以上第三十八人。詔糧料院將見行條法。及前後

續降申請指揮編集成冊次第經由太府寺戶部看定用印給付如有牴牾疑惑申明朝廷可否行下用

言者請也。此與今年十二月

王侯奏請相關

己未御筆比覽元符諫臣任伯雨章疏論章惇蔡卞詆誣宣仁聖烈太后欲追廢爲庶人誰無慈母何忍至此賴哲宗皇帝聖明灼見不從所請向使其言施行豈不蔑太母九年保祐之功累秦陵終身仁孝之德自朕纂服是用痛心昭雪黨人刊正國史雖崇寧而後迷國猥衆推原本始實自紹聖惇卞竊位之時而諛慝未彰將何以仰慰在天稱朕尊嚴宗廟之意可令三省取索議罪來上當正典刑布告天下先是伯雨之子起居舍人申先乞贈其父官因上伯雨諫疏趙鼎留身奏惇卞罪惡遂尊伯雨右諫議大夫而有是旨吏部員外郎董弅言仰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削平僭亂混一區宇建萬世不拔之基垂子孫無窮之祚卽其功德所起則有同乎周之后稷乃若因時特起之蹟則無異乎漢之高帝魏晉而下莫可擬倫是宜郊祀以配上帝祫享以居東鄉之尊傳千萬世而不易者也國初稽前代追崇之典上及四世故於祫享用魏晉故事虛東鄉之位逮至仁宗皇帝嘉祐四年親行祫享之禮嘗詔有司詳議太祖皇帝東鄉用昭正統之緒當時在廷多洪儒碩學僉謂自古必以受命之祖乃居東鄉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君若論七廟之次有僖祖以降四廟在上當時大禘止列昭穆而虛東鄉蓋終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允協禮經暨熙寧之初僖祖以世次當祫禮官韓維等據經有請援證明白適王安石用事奮其臆

說務以勢勝。乃俾章衡建議。尊僖祖爲始祖。肇居東鄉。神宗皇帝未以爲然。委曲訪問。安石乃謂推太祖之孝心。固欲尊宣祖。自宣祖而上。孝心宜無以異。則尊僖祖必當祖宗神靈之意。神宗皇帝意猶未決。博詢大臣。故馮京奏謂士大夫以太祖不得東鄉爲恨。安石肆言以折之。已又欲罷太祖郊配。神宗以太祖開基受命。不許安石終不然之。乃曰。本朝配天之禮。不合禮經。以此事未害逆順大倫。姑未暇釐正。一時有識之士。莫敢與辨。元祐之初。翼祖既祧。正合典禮。至於崇寧。宣祖當祧。適蔡京用事。一遵安石之術。乃建議請立九廟。自我作古。其已祧翼祖及當祧宣祖。並卽循舊。沿至今。太祖皇帝尙居第四室。遇大禘處昭穆之列。識者恨焉。臣竊謂王者奉先與臣庶異。必合天下之公願。垂萬世之宏規。匪容私意於其間。祖功宗德之外。親盡迭毀。禮之必然。自古蓋未有功隆創業。爲一代之太祖。而列序於昭穆之次者也。亦未有非受命而追崇之祖。居東鄉之尊。歷百代而不遷者也。是正闕遠。以契天人之望。理固有待。陛下孝通神明。治法祖宗。光紹丕圖。中興聖緒。嗣服之初。郊見天地。寅奉太祖。以嚴配祀。載舉合宮之祭。仍修並配之儀。竄諸公願。茲者當省方駐蹕之地。肇建太廟。以時享獻。用昭奉先之孝。帝王盛德。曷以加諸。然則辨廟祧之次。尊受命之祖。固當遠稽前代。上憲祖宗。以時釐正。況今告朔時享。薦新之禮。旣略舉矣。大禘之祀。獨闕而未講。誠欲修嚴曠典。則東鄉之尊。謂宜先定。夫宗廟事體。至大至重。有輒擅議。罪當萬死。然私竊懷此久矣。幸遇陛下隆寬逮下。不閒疏賤。茲敢昧冒一言。倘或可採。乞從睿斷。舉而行之。天下幸甚。臣謹案。太廟九室之制。始於唐之明皇。非本於禮也。而後之爲說者。乃遷就其事。以謂三昭三穆。與太祖祖

功宗德三廟不遷爲九廟。蔡京之議。祖襲唐制。漢以高皇帝爲太祖。尊居東鄉。後世無有異論。魏以武帝爲太祖。晉以宣帝爲太祖。蓋皆以始封爲據。唐以景帝始封。故尊爲太祖。其後追崇獻祖。而列景帝於昭穆。禮官陳京抗論辨證。前後二十年。卒復其舊。識者是之。蓋以景帝始封於唐。事蹟有類乎后稷。要之非始封之君。受命之祖。不得居東鄉。由三代歷漢。魏以迄於唐。無異道也。我太祖皇帝開基雖與后稷異。而翦業實同乎高帝。未聞漢以太公合食於祫。而居高帝之上也。今若正太祖東鄉之尊。稽古沿革。委合禮經。臣再考商周之興。太祖世遠。而羣廟之主。皆出其後。故其禮易明。漢魏而下。太祖世近。毀廟之主。皆在太祖上。於是祫祫不得如古制。而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毀廟之祖。皆不合食。唐以景帝始封。故其後廟制既定。始以獻懿而上。毀廟之主。藏於興聖德明之廟。遇祫卽廟而享焉。是以別廟之祭。以全太祖之尊。當時剛勁如顏真卿。儒宗如韓愈。所議雖各有依據。皆不能易陳京之說。以其當理故也。歷代沿革。具在。謂宜博采而擇取其當。詔俟過防秋。令侍從臺諫。赴尙書省集議開奏。貴州文學丁特起。特差鼎州龍陽

縣尉。

特起初見
建炎元年。

直寶文閣新知信州許亢宗卒。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遺統領官韓彥臣等襲僞鎮淮軍。

獲知軍成忠郎王拱等。遣親校溫濟獻於朝。詔貸拱罪。以本官隸忠銳第五將。上因言宿遷僞官。本吾赤子。他時邊臣如此等小吏。不須賞。庶免生事。今世忠既有請。可量與推恩。

庚申。集英殿修撰知衢州常同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同引疾有請也。

壬戌。都督行府言。右中散大夫知郴州許和卿治狀有方。欲從朝廷推恩令再任。從之。仍遷和卿一官。

日麻

不載和卿階官。今以明年八月二十八日和卿降官告詞修入。

癸亥。上策正奏名進士於射殿。制曰。朕德菲陋。紹承大統。遭家多難。求濟未獲。是以博延豪俊。咸造在廷。觀聞治道之要。子大夫其必盡精極慮。爲朕言之。蓋聞在昔聖王之治天下。正心誠意。躬行乎上者。固自有道。乃措諸事業之間。則或寬或猛。或質或文。或變通隨時。不膠於迹。故其成效。布在方策。昭昭乎。其可觀也。朕盛慕之。越自卽位。九年於此矣。思欲雪父兄之恥。而復祖宗之烈。夙夜祇懼。罔敢荒寧。而施爲繆戾。治效闕然。深維其故。不憚改作。開者乃下銓量之令。以擇吏。而真才猶未顯也。嚴科斂之禁。以恤民。而實惠猶未孚也。謹簡練之法。以治兵。而冗食猶未革也。夫吏道未肅。民力未蘇。兵勢未強。朕之治所以未效也。顧何以輯事功。弭禍亂哉。而建謀之臣。並欲考課。以議殿最。省官以節奉稍。力役不足以給調度也。爲之平準。均輸以佐之。爵賞未艾也。爲之定武功之等。紀律未明也。爲之參府衛之制。凡若此者。其合於古便於今乎。其或有不然者耶。雖然。此治之迹也。上之欲三辰明。四序順。災沴不生。而動植遂性。下之欲風化行。習俗厚。姦宄不作。而中外協心。茲可以占天人之助矣。夫何敵不克。何難不濟。興復大業。其庶幾乎。子大夫以爲何修何營。而可以臻此。其條列而茂明之。務適於用。朕將有稽焉。

日麻所載御試策問。乃說取紹興二年者。今從會要。先

是翰林學士孫近言。祖宗廷試進士。置初覆考。詳定官。蓋欲參用衆見。以求實才。自嘉祐開。王安石充詳定官。始乞不用初覆考兩處等第。別自立等。至今循襲爲法。如此則高下升黜。盡出於詳定官。而初覆考殆爲虛設。欲望復用祖宗舊制。如初覆考皆未當。卽具失當因依奏稟。方許別置等第。詔如所請。於是右諫議大夫趙霭爲詳定官。以試卷初覆考不同者具奏。御寶批送編排官殿中侍御史謝祖信定奪。祖信別有升黜。悉依所定。已而霭言。如此是使編排官得以兼詳定之職。非特廢法。恐自此遂爲定例。望依崇寧令。有隔二等累及五人。各具合升降等第以聞。從之。

近所奏在八月庚戌。霭所奏在九月戊子。今聯書之。

都督行府言。以見管湖南

水軍及周倫等所部。置十指揮。並於手背上刺橫江水軍四字。從之。

甲子。上御幄殿。閱試武舉人弓馬。韶州人陳裕特補進武校尉。充廣東經略司指使。賜紫羅衫銀束帶。

以本司發到武藝程式合格也。起居舍人任申兼權中書舍人。尙書倉部員外郎章傑主管台州

崇道觀。從所請也。

乙丑。詔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呂省山免審量。許磨勘。省山。大臨子也。初以補治三陵堤堰。改京秩。例當削官。趙鼎以故家。特有是命。

丙寅。以平湖賊及虔州諸盜。德音降湖廣江西二十一州。死罪已下。囚徒杖並放。時潭、郴、鼎、澧、岳、復、循、梅、惠、英、廣、處、吉、撫、汀、南、雄州、荆、南、府、南、安、臨、江、軍。皆寇所蹂踐。及軍行所經。歷州被賊之家。驗實與免科差。

及拖欠積欠各二年。虔州強盜並依格追納賞錢。免拘籍田產。其已籍田產除已出賣外。如子孫見存。驗實給還。應民田官中見拘作營田者。許請認歸業。應緣捕捉防託團結海船人戶。實曾立功之人。並度量推恩。

丁卯。故特進中國公章惇。追貶昭化軍節度副使。故責授寧國軍節度副使蔡懋。追貶單州團練副使。各人子孫不許除在內職任用。己未。詔書也。初議取惇。卞親戚在朝者併黜之。趙鼎請黜子孫。而不及親戚。上曰。仲尼不爲己甚。如此行。遣酌中。翌日。以惇孫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傑。知婺州。太府寺丞。僅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公事。給事中廖剛封還敕黃。言傑。僅賢否固未論。蓋未聞方暴其人之罪惡。以正典刑。而擇官以處其子孫者也。娶爲名郡。傑以宮祠得之。不謂之遷可乎。監丞平出。纔當得通判耳。僅提舉一路。號稱使者。非遷而何。臣恐天下有以議政刑之得失。號令之不常。如此何足以示勸懲。臣願姑依已降指揮。與僅等在外合入差遣。毋令太優。庶解中外之惑。事干國體。臣不得而默。乃詔二人並與在外官觀。中興聖政史臣曰。理能正於人之心。而治不足以達於天下者。未之有也。天下之亂。非自爲之也。必在害常體正者。取三綱九法。泊陳而倒行之。以致於亂矣。而人心不混者。猶在也。舉而明之。亂可使治。亦豈其自治哉。理在其心者。固先之矣。昭聖二奸。爲國產亂。以絕天。之。理。其。忍。哉。高。宗。諒。義。於。既。死。其。得。撥。亂。反。正。之。理。乎。

郎辛次膺移倉部。

己巳。左宣奉大夫守尙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張浚。以平寇功。遷左金紫光祿大夫。浚

五辭不拜。

庚午置潭州市易務。用提領張澄請也。仍令以湖湘所得舟運販淮鹽。其息錢非奉朝廷及都府指揮。毋得擅用。

是月僞齊陷光州。時劉麟出獵於陳留縣。有義黨百餘人欲擒麟南歸。爲其徒所告。悉斬於汴京。豫又以其弟復知濟南府。觀知淮寧軍。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三

【紹興五年】九月辛未朔，詔總制司近取漕司雜稅，及常平增收頭子錢、鈔旁勘合錢、著戶長顧錢、常平一分寬剩錢、正稅零畸剩數等並罷，以久旱用郡省請也。封吳才人母孺人張氏爲咸寧郡夫人，弟世景蓋並補承信郎。

壬申，徽猷閣待制權川陝宣撫副使鄒溥案屬郡守趙承之不法，趙鼎曰：溥在蜀中極振職，上曰：人情多銳於其初，久之往往懈怠，若常如此，甚佳。雖古帝王亦然。唐明皇開元，天寶治亂可見矣。鼎曰：陛下知此，中興之功，宜不難致，天下幸甚。武功大夫薛絃落致仕，充川陝宣撫使幹辦公事，用吳玠請也。詔知昌州文正倫，知懷安軍呂協中，知中江縣鮮於戢，知郫縣程果，知小溪縣高岑各進一官，以潼川諸司案令審擇所部守令功狀以聞，故有是命。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孟庚乞許便宜從事，詔遇邊機調發軍馬不可俟報者，權許便宜行訖以聞，俟過防秋如舊。

癸酉，右奉議郎淮西宣撫使幹辦公事韓元傑知濠州，用劉光世奏也。濠州自建炎以來就命降寇爲郡，及是始用文臣。

甲戌，大理評事諸葛行仁獻家藏書籍萬有一千五百卷，詔補其家將士郎一資，行仁辭，乞爲父愷陞通直郎，仍舊致仕，從之。尙書省言：封州引試舉人，差右迪功郎陳煥充考試官，不應格，詔本路漕臣特降

二官。詔進士唱名。依故事令館職殿上侍立。用秘書省著作佐郎李公懋請也。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季陵卒於廣州。

乙亥。上御射殿。賜進士汪洋等

浮初見三
年三月

二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時右修職郎黃中對策言。陛下貴爲天

子。富有四海。而兩宮北狩。闕然溫清之奉者十年於此矣。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隙。所謂十年者。豈可多得。陛下思念及此。豈不爲之痛心。然臣恐陛下有思念憂懼之言。而未有思念憂懼之誠心也。故凡有是誠者。必有是事。臣不識陛下所改作者。果何等事耶。今天下之弊。可謂極矣。臣不能以徧舉。要之非蹈常襲故者所能爲也。臣愚以爲獨在於陛下安之以誠。益之以剛健。明詔二三執政大臣。思有所矯拂於世俗。事事刮磨整齊之。必盡去天下之宿弊。而爲之一新其耳目。然後治效將有可觀。祖宗之烈。爲可復。父兄之恥。爲可雪也。陛下欲實惠及民。當先有省財之術。宜約祖宗兵數。立爲定制。自今募兵。皆以年二十以上。至年五十而罷遣之。痛削任子之法。縱未能如祖宗之數。要亦不可過三歲取士之制。此省財之一端也。洋策言治道之要。不在乎他。在反求諸己而已。臣不知陛下之志。將行帝王之道耶。抑將爲霸者之事耶。今聖策乃以正心誠意爲言。則帝王之道。陛下固知之矣。臣願陛下以帝王之道爲可以必至。以聖人之言爲可以必信。勤而行之。不自懈怠。夫都邑之遷徙。宰臣之廢置。進取之前卻。政事之措劃。人財之進退。皆當今之大事。而不可不爲者。乃紛紛不定。則陛下所以爲自治之計。從可知矣。臣恐敵國之

有以窺陛下也。彼劉豫之爲逆臣，神人共憤，固不當與之較。彼此之勢，然使彼一旦遽能遷善而改過，發政而施仁，有以深服於人心，則陛下之勢，豈不危哉！願陛下以混一區宇爲心，使施設措置莫不當理，從諫如轉圜，見善如不及，純而不已，盛德日進，使海內皆有歸往之心，然後大舉六師，削平蕃僞，所謂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也。惟陛下力行之耳。今日之事，陛下將責之宰相，與利而除害耶？苟非陛下信之篤而用之專，如齊小白之於管仲，則宰相之賢者，方且畏權而避嫌，而其不賢者，又將因循以敗事矣。將責之臺諫，使之進賢而退姦耶？苟非陛下諫則必行，言則必聽，如唐太宗之於魏鄭公，則臺之賢者，方且量力而就規，而其不賢者，又將觀望而言事矣。又將責之山林，特起之士，使之獻可而替否耶？苟非陛下盡禮以致之，克己以從之，如先主之於諸葛亮，則山林之士，其賢者，方且奉身而退，而其不賢者，又將諂諛以求進矣。詳定官中書舍人胡寅等定中爲首選，輔臣奏中係有官人，上問故事如何。沈與求曰：臣聞皇祐元年，沈文通考中第一。仁宗曰：朕不欲以貴胄先天下寒俊，遂以馮京爲第一。文通第二。上曰：可用此故事，遂擢洋爲第一。

朱勝非秀水錄云：趙鼎作相，殿試策，策不同程文善否，但用程顯書多者爲上科，是歲狀元汪洋，案黃中策乃不用顯書，與勝非所云不合。

時新復詩賦，上欲重其

選策試日，謂大臣曰：詩賦取士累年，未聞有卓然可稱者。俟唱名日，可將省試詩賦高等人，特與陸甲，以勸多士。遂詔省試魁賦鄭厚，循二次與陸擢差遣。中潛善族孫厚，莆田人也。同日賜特奏名進士汪喬年以下二百七十二人，同出身至耶教，詔五路人依祖宗故事與陸等，而取應宗子不九等四人。武舉正奏

名進士張深等五人亦次第補官自是以爲例

熊克小廨云：鄒厚特依第三名。今從厚所上辭免劄子。案：日廨厚紹興八年十月以左從事郎上殿。十月正月戊午以左從事郎泉州觀察推官

衡替克
實其說

丁丑中書舍人朱震言竊見將作監丞郭千里畜養倡婦侵奪民田嘗經按治雖得遠闕終非所宜望賜

寢罷從之

以後省而(案)史
頃所未有故著之

庚辰右朝奉郎江漢特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漢不辭量又
得詞當致

辛巳中書舍人朱震徽猷閣待制兼史館修撰范沖以資善堂職事同班入對左朝奉郎通判平江府

梁弁爲監察御史

壬午張浚奏江上諸軍事藝精強非前日之比趙鼎曰承平時陝西並邊人馬亦未必如此皆陛下累年
葺治之力沈與求曰去歲敵人奄至淮甸賴陛下英斷決策向前遂使敵計盡廢然亦恃此事力可以扞
敵故也上曰此皆卿等協贊向使朱勝非尙爲相必勸朕退避今已無江浙矣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
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蘄黃州制置使岳飛檢校少保賞功也左朝散郎前權樞密院計
議官湖南路榷辦公事馮戢言途寧諸縣自康定年立法以稅雜錢一千一百一十文折一匹綱今潼川
路隨軍漕司行下新科約乃以六百文折一匹綱又不許納正色每匹估錢七千五百文乞改正詔宣撫

使覺察。詔川陝宣撫使差撥人船，優給路費，以禮敦遣。和靖處士尹焞赴行在，以范冲再有請也。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灝卒於開州。

癸未，太常寺少卿陳橋直龍圖閣知泉州、尚書刑部員外郎范直方直祕閣、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時海寇未平，故命橋出守。尚書吏部員外郎董弇試太常少卿、監察御史錢葉爲都官員外郎。

甲申，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守自福州入見，命坐賜茶。

乙酉，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趙鼎上重修神宗實錄五十卷，舊文以墨，新修以朱，刪出以黃，及進呈，上起詣殿東壁焚香再拜受書。內侍設案，捧書至御坐前，鼎指笏展書，修撰范冲進讀，上起立拱觀，禮畢，復御坐，賜鼎以下銀合茶藥，又延鼎、冲、陞殿，命坐賜茶。後三日，制鼎進二官爲左光祿大夫，冲及直史館任申先，著作佐郎張九成、李公懋、校勘李彌正、喻樗、前史官常同、王居正、劉大中、熊彥詩、環中並進一官，校勘合理王蘋、鄧名世改京秩，鼎四辭不拜，冲等亦以未終篇爲言，詔將來節次進書了畢，更不推恩，冲等乃受命。九成言在館未及一月，最無功，乃命俟終篇進秩。於是提舉諸司官慶使、明州觀察入內侍省，都知兼內侍省部知梁邦彥以勞遷景福殿使，而承受入內東頭供奉官幹辦御藥院張令亦進一官，自移進書率如此例。降迪功郎告身於浙西諸州博糴，每道四千緡，亦不作進納，輿理爲官戶，仍理選限。

無此，今以明年三月二十九日吏部申明狀附入。

詔臨安府在城寄付充便錢會子，毋得出門，仍依在京小平錢法，立定刑名，用守

臣梁汝嘉請也。都人不以爲便。翌日遽罷之。

丁亥。都督行府言。契勘屯駐軍馬。比去歲其數過倍。費用浩瀚。皆自行在措置。應副比嘗置司講究。近畫旨並罷。卽裏外軍國之費。除茶鹽課入外。止仰上供錢物資助。不容少有違欠。而當職官往往循習積弊。罕肯留心。居常則緩催理。以沽名譽。急闕則太擇擾。以資吏姦。理合嚴行戒飭。詔戶部開坐州軍應下上供錢物糧解綱絹絲綿等。合起發赴行在名色數目。鑿板徧下監司州郡。通知當職官各仰身體。今來調誠之意。當思國步艱虞。屯兵衆廣。用度增多。恪守條令。悉心措置。專意收簇。如期起發。資助軍國大計。監司常切檢點催督。戶部每限類聚。每路每州有無拖欠。開具以聞。如尙敢違慢。或循情縱弛。卽依條勅罪。當議重加懲責。以爲官吏不恤國事之誡。監司戶部失覺察。御史臺得以彈奏。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臣比聞朝廷用任伯雨章疏。追治章惇。蔡卞以誣謗宣仁之罪。謫授散秩。子孫補外。臣係是章惇家姻戚。卽欲具奏乞解職任。緣臣初除言事官日。首蒙陛下而賜宣諭。此事仍奉聖訓。有排浮議而用臣之語。臣亦自以去惇之亡。已數十年。耳目之所不接。似無所礙。故不敢引此以請。伏思數日。臣既待罪。言責以陛下聽納之深。每有論奏。不敢觀望顧避。上負知遇。竊慮臣今後論事之際。不無閒嫌。反覆熟計。義當引去。伏望聖慈。許臣解罷前件職任。除在外合入差遣。或宮觀一次。不許。然祖信不自安。未幾卒去。常州言民潘念八。剔肝愈父病。詔依格倍給米帛。仍常存恤之。

戊子。史館奏乞將宗澤行實與汪伯彥等所編元帥府事迹。參照具錄進呈。斷自聖意。付之史官。上曰。朕

昨以使事至河北。逮今十年。當時事歷歷可記也。趙鼎等曰。臣聞澤嘗勸陛下勿爲河朔之行。信否。上曰。誠有之。然王雲之死。乃邦人疑其爲姦細而殺之。澤不爲無力。鼎曰。使澤一言以留陛下。此天意也。至於澤不能救雲之死。豈得無過。然事有重輕。左從事郎蔡安強特改左宣教郎。安強比陽人。以薦對改官。遂命爲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己丑。左朝散大夫新知信州余應求爲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應求坐李綱累久廢。至是稍祿之。敕賜進士及第汪洋。乞避遠祖嫌名。洋年十八。上以其與王拱辰同歲。賜名應辰。時言者請賜新進士儒行及中庸篇。詔正字高闕校正。上將親書以賜。閱言儒行詞說夸大。類戰國縱橫之學。蓋出於漢儒雜記。望止賜中庸。庶使學者知聖學淵源。而不惑於雜。上從之。左迪功郎雅州嚴道縣尉謝惇德特改左宣教郎。簽書昌州軍事判官。以所陳六策議論可采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四

【紹興五年】冬十月庚子朔。賜宰相趙鼎銀帛五百匹兩。對衣金帶。一子六品服。鼎力辭。進書轉官。故用元豐舊制而有是賜。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試宗正少卿。詔戶部鏤板下江浙。荆湖旱傷。揚州縣奉行寬恤。指揮御史劾其違者竄責。先是禁屠以禱雨。而併及雞鴨。右諫議大夫趙霈奏疏稱誦上德。以爲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比。患在州縣不能推廣德意。而加實惠於民。故有是旨。中書舍人胡寅讀疏笑曰。諫職乃及此乎。聞金中統兵有號龍虎大王者。脫或入犯。當以雞鴨諫議拒之。

熊克小廩載此事於今年六月。又云。時詔禁屠以禱雨。霈言自來止禁豬羊。而不及鷄鴨。

請併禁之。皆小說。此事非霈建請。蓋霈六月間亦未爲諫議也。

左朝奉大夫陳堯臣罷宮觀。追奪所敍一官。堯臣以表謝。上有云。孟軻豈畏於

臧倉。武叔何傷於夫子。殿中侍御史王縉劾其不恭。故緹。

辛丑。詔四川沿邊州縣城寨官。及一時應副軍期。並委宣撫司選差。其堂除併本路闕窠。皆從舊制。用都督行府請也。

壬寅。祕書省著作佐郎張九成轉對。上諭曰。朕妙選天下士。而省殿榜首皆卿門人。九成頓首謝。九成言。我宋得天下以來。其相傳家法。臣輒斷之以一言。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於刑獄。陛下臨御以來。每以省刑爲急。州縣小吏。亦知仰體聖意。每於其情可憫。其法可疑。未嘗不敷奏。以廣陛下好生之德。而案牘

既多棘寺理官。倦於披閱。必求小故。中以深文。天意難欺。人命至重。陛下有恤刑之意。而理官無致主之忠。原其用心。出於不逮。臣愚欲計理官若干人。立爲定數。凡天下獄案。來上。序其先後。輪次看詳。凡活幾人。並減磨勘。庶幾力有所分。心當專一。足以仰副陛下愛民之意。事下刑部。後不行。

九成所奏。以是月甲辰送部。

左修

職郎監懷安軍清酒務。何伯熊爲左承事郎。充敕命所刪定官。左宣教郎潼川府路兵馬都鈐轄司幹辦公事李弼直爲太常博士。二人皆蜀人。弼直宣和間官太學。坐主張元祐學術。送吏部。至是並召對。而命之。尙書右僕射張浚引疾乞奉祠。其言有曰。臣竊叨委使。獨荷簡知。不懲妄作之愆。數致煩言之及。詔不許。仍趣赴闕。

浚引疾必有故當致。

是日上遣中使以所書車攻詩賜輔臣。翌日趙鼎等奏謝。上曰。朕觀鴻雁車攻。

乃宣王中興之詩。今境土未復。二聖未還。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內修外攘。鼎曰。陛下游神翰墨之間。亦不忘恢復。臣等敢不自勉。武節大夫楊子儀爲懷慶路兵馬鈐轄。用川陝宣撫司奏也。子儀父可昇守慶陽。爲金所殺。故錄之。詔川陝宣撫副使邵溥同提舉買馬官趙開措置。卽永康軍。威茂州置場。以茶博馬。俟就緒日起綱。赴行在。其後開言。三郡蕃部。自來不係產馬地分。兼威茂山路險惡。仍隔繩橋。旣無馬路。且去成都最近。所以道路更不開廣。令人馬通行。兼威州後蕃。有路接連熙河蕃部。切恐茶貨轉至後蕃。踏開生路。引惹邊事。溥因言。探報慕容湑常有窺伺疊宕州侵犯川蜀之意。雖未委虛實。不可不過

爲隄備。議遂寢。

溥以明年二月丙寅奏重。

甲辰右朝奉郎新除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范正國罷。正國初自廣西漕召歸。既對。賜三品服。以爲江

東轉運判官。

四月庚戌。

正國憚其難。乞守郡。後旬日。改嚴州。未行。復有是命。

九月乙丑。

中書舍人胡寅言。陛下加惠

元祐勳賢之族。既昭雪其黨錮之冤。又錄用其子孫。以至公之義。照臨百官。風勵天下。非爲利也。凡預錄用者。所宜激昂節行。思不辱其父祖。以稱陛下之意。而乃乘時僥倖。犯義營私。無所不至。外臺耳目之寄。率勸列城。非鮮廉寡恥者之所宜處也。昔者純仁生存之時。所得恩澤。先及異姓。次及疏族。比其薨謝。子孫尙多未命。世以是高其德。今正國陳乞先世恩澤。凡四資。盡欲官其諸子。之在襁褓者。而親兄之子。年已長大。貧窶不能自存。反不及焉。其行已處事如此。亦可謂不肖子矣。夫陛下以義行。而正國以利報。何其輕上施蔑大德乎。此而不正。餘風相倣。亦非所以恤故家之門戶。彰勳賢之遺烈也。疏奏。詔正國與宮觀。是日。經筵開講。故事。秋講以中秋前開。及冬至罷。至是以親試舉人。故卻日焉。

乙巳。監察御史周葵守殿中侍御史。詔廣東鹽以二分卽本路通商。餘一分官賣充漕計。廣東鹽舊從官

賣。其後許通商於荆湖南北及吉州。至是復有此命。尋又增鈔錢爲二十萬緡。

八年六月庚申。所書可參攷。

丙午。復高郵縣爲軍。以知縣兼軍事。

戊申。殿中侍御史王縉請嚴義倉之法。應州縣納到米數。並別廢椿管。不得擅有支動。其有支移折變。及就便輸納去處。並通計一縣合收之數。截留。下戶苗米於本縣送納。上戶折變數多。願就納本色者。聽從。

便庶幾有以備水旱之變。趙鼎進呈，因言湖南、江西歲旱，田畝災傷，今秋成之際，民間已闕食，恐至來春大饑，欲令常平司多方廣糴，以備賑濟。上曰：朕聞江湖歲歉，夙夜爲憂，常平法自漢以來行之，乃是救荒之政。祖宗專用義倉賑濟，最爲良法。比年多有失陷，可降指揮申飭，有司稽考之，乃以糴所奏付戶部，後不行。

已酉罷宮觀月破供給錢，自蔡京用事，始辦祠官供給，庶官依本資序降二等，學士已上不降。王黼繼相，已除其法。紹興令復舊，至是除之。都督行府言：五馬山車股寨忠義首領沙真遣其徒趙元來白事，乃

補進義副尉，令復往撫諭。

書此以見五馬山寨猶在沙真其姓名又與趙姓之所說中山殺陳亨伯之人同當致。

庚戌，尙書右僕射張浚入見。浚既平湖賊，遂自鄂岳轉淮東西，會諸大將議防秋之宜，直至山陽，僞境震動。上勞浚曰：卿暑行甚勞，然湖湘羣盜既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浚頓首謝曰：蒙陛下誤知，使當重任，故臣得效愚計。趙鼎、沈與求曰：湖湘既平，則川陝血脈通矣。他日遂可漸爲恢復之圖。詔浚母慶國太夫人計氏進封蜀國，兄直徽猷閣，賜紫章服。賜浚銀帛千匹，兩親屬二人六品服，一人承務郎。上親書周易否泰卦，賜浚。浚奏：自古小人傾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爲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趨向亦同。曾何朋黨之有？惟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詭計之蹤，莫可迹。究故或爲小異，以彌縫其事，或內外符合，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決擇而可哉？則亦在夫原其用。

心而已。臣嘗考秦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爲志在外。蓋言其志在天下國家。非爲身故也。否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爲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行善道。而未始忘憂國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而考其心。則朋黨之論。可以不攻而自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夫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其畫爲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其畫爲陰。否自是而起矣。然而泰之上六陰已盡。復變爲陽。則君子在外。而否之所由生焉。否之上九陽已盡。復變爲陰。則小人在外。而泰之所由生焉。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陛下若能日新其德。正厥心於上。臣知其將可以致泰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則願陛下常思其否焉。上嘗召對便殿。問所宜爲。且命以所聞見置策來上。浚承命條列以進。號中興備覽。凡四十一篇。莫不備具。上深嘉歎。置之坐隅。言者謂州縣之間。任職最劇。而與民最親者。莫如縣。理宜慎擇。而委任之。然銓部注擬之法。悉限以資格。雖貪懦鄙樸之人。一或應格。則大官大邑。得以自擇。今之大邑。戶口之衆。財賦之廣。其實一郡也。任非其人。而望賦役清平。閭里安帖。豈不難哉。欲望朝廷行下逐路監司守帥。條其逐路邑之最劇繁。而戶口至多者三五處。朝廷遴選清平明察之人。如前日預十科之目者。往爲之。稍優其祿廩。而略其細故。任滿日。別考其治狀。而變擢之。以爲能吏之勸。實恤民和國之要術也。詔吏部措置。

辛亥。皇叔檢校少師光山軍節度使同知太宗正事士覈入對。士覈至平江省墓過國門故也。

癸丑。保義郎朱聰充都督府水軍統領。初聰率其徒數百人掠瀕海州縣。詔以承信郎招之。聰不滿意。知

泉州連南夫恐其逸去。以便宜補聰武節郎。聰喜。乞以所部海舟三十屯鎮江。故有是命。

甲寅。手詔撫諭江。淮諸大帥。尙書右司員外郎何慤與太常少卿董弁兩易。以慤引張浚親嫌故也。

右迪功郎陳淵充樞密院編修官。給事中廖剛。中書舍人胡寅。朱震。權戶部侍郎張致遠。言淵乃權之諸孫。有學有文。通達世務。自權在時。器重特甚。垂老流落。困於飢寒。負材未試。善類嗟惜。少加任使。必有可觀。故有是命。左朝散郎何鑄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鑄。餘杭人也。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文廣。以與平湖寇之勞。遷武略大夫。

乙卯。端明殿學士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席益爲資政殿學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成都府。先是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與都轉運使趙開不咸。玠疊以饋餉不給。訴於朝。開亦稱老病求罷。故命益往帥。詔以益前執政。序位在宣撫副使之上。遂州兵馬並隸大使司。如邊防緊切大事。卽命宣撫司處置。其調發隸都督府。遂州兵馬隸大使司。十一月丁亥降旨。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李綱

爲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初張浚之謫福州也。綱亦寓居於福。二人相見。除前隙。更相厚善。至是數於上前言其忠。趙鼎嘗爲綱辟客。亦爲上言。綱才器過人。故有是命。綱辭。上手書敦諭。有曰。朕之用卿審矣。卿宜以安社稷爲己任。勿聞中外。勉爲朕行。不必數有請也。綱請過闕入覲。上許之。

朱勝非秀水開居錄云李

綱拜相。再閱月。御史張浚黃潛善所引。力攻綱。至貶海南。浚出使陝。蜀富平之役。追還薄議。俾居福州。而綱自南還。亦寓是州焉。先是綱百計復用。富於財。交結中外不效。及浚至。綱謂此奇貨。可以傾心結納。浚亦自云。深海前日之言。相與歡甚。紹興四年冬。金齊合兵。

犯淮。泗朝廷實恐宰相趙鼎者嘗失身於偽楚。初無敢聽者。而凌厲爲言事官。鼎德之。至是乘急變召凌復乘輻輳。召命下。綱隨行。百餘。皆珍異之物。又以論時事疏託之。凌至行在。即日進綱疏。且降語獎諭。明年。敵退。鼎左相。凌右相。並兼都督。即起綱歸。蔣章許其入覲。又曰。李綱靖康初。以右丞充御營使。謀劫敵營。失利。罷政。遂興伏闕之變。京城大亂。淵聖大懼。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堅臥不出。衆益亂。淵聖益懼。於是賜予無度。晝夜格擇。擄集門巷。行路不通。有人約計物價。不啻百餘萬緡。三月。太上皇歸自江浙。以綱爲迎奉使。上皇畏之。羣阉尤畏之。日加重賜。隨行珍奇。既盡。至解御服。厚帶賜之。宸翰寶嘉。其實無告。聞者扼腕。至於拜綱宣撫使。往援太原。賜予金二萬兩。他物稱此。由是綱之私藏。過於國帑多矣。乃厚自奉養。侍妾歌童。衣服飲食。凡資身之具。極於美觀。每宴賓客。設饋必至百品。每出道路。廚傳常至數十擔。其居福州也。張相浚自福被召。隨行一百二十合。合以朱漆。鑲銀裝飾。樣製如一。皆其宅庫所有也。(案)凌綱初不相成。其後相好。富以國事而勝。非直勢力之交。紙之。恐非其實。上賜綱親筆。在十二月癸丑。綱乞赴行在奏事。在明年正月丁亥。

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呂頤浩爲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頤浩未之鎮。上賜親筆趣行。徽猷閣直學士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使胡世將試尚書兵部侍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昂直顯謨閣知信州。直祕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范直方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徽猷閣直學士新知西外宗正事趙子澣爲江南西路都轉運使。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迨爲兩浙路都轉運使。始用張致遠之言也。直龍圖閣新知江州向子諲爲江南東路轉運使。直徽猷閣添差兩浙轉運副使李謨知鎮江府。

丙辰。尚書禮部員外郎許搏知撫州。從所請也。

丁巳。祕書省正字喻樗面對。言今歲省試所得二百人。其閒營業於太學者。殆百二十人。今學校漸廢。非長育人材爲久遠之計。欲望姑卽府學增養之員。嚴補試之法。擇學行有文之士一二人。以爲教官。其餘

諸路亦避其選。命帥守擇士之穎異者，具以名聞。陛下訪之近臣，隨材褒賞。庶幾海內嚮風，人材輩出。事下禮部，未及行。詔商販米斛往旱傷州縣者，所過免收力勝稅。時江東漕司以爲請，故右諫議大夫趙霈奏除之。故文林郎范正平贈直祕閣子一子官。正平純仁長子也。以忤蔡京故，陷黨籍不出仕。終身

爲選人。

正平除官第
五十五人

戊午，布衣陳得一造新麻成，賜號通微處士。官一子，中書舍人朱震以監視之勞進秩。太史局官吏推恩有差。詔川、陝類省試合格第一名，依殿試第三名例推恩餘，並賜同進士出身。特奏名人令宣撫司置院差官試時務策一道，以道遠舉人赴殿試不及故也。左從事郎饒廷直特改左宣義郎，通判秦州。廷直爲袁州司法參軍，以宣諭官薦對而有是命。延安府進士雷粲特補下州文學。

己未，進士晁戩特補下州文學，以嘗有掩殺石陂盜之勞也。

庚申，故承議郎吳儻贈直祕閣。官其家一人，儻育孫也。名在黨籍，用其家請而賜之。

德除官第
三十九人

直祕閣添

差通判平江府史願進職一等。

願，燕人，嘗著金人亡遼議，行於世。已見紹興元年四月庚辰。

史願爲江東宣撫使張俊辟客，上召對而有是

命。吏部侍郎劉大中乞以修書一官回贈其祖瑾，詔贈瑾右承務郎。

辛酉，中衛大夫成州觀察使江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劉光烈復爲帶御器械。

前此已除劉光烈代光烈，而日麻但於此日書帶御器械劉光

烈放告謝未知何日再除也。
光遠此月丁卯差知順州。

右奉直大夫川陝宣撫司幹辦公事安邦爲成都府路轉運判官邦惇子。

惇新明人崇寧

同知樞密院事。

王似所薦也。宣撫司以便宜拔授。至是命之。

日曆十二月二十二日辛酉安邦除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而本司題名部以今年八月五日到任則是宣撫司所差也。案此時宣司久已罷

便宜之命而尙除監司蓋蜀中去朝廷遠命令多不奉行耳。鄧博撰那基誌云通判成都府。

吏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

尹爲宣撫副使。薦充幹辦公事。遷成都府路轉運判官。亦不云何年所除。今併附此。更俟考詳。
晏敦復請三公三少三省長官俸給。並依嘉祐祿令。宰臣所請則例。修立從之。先是政和祿格。比嘉祐所給增多。故本所以爲請。

壬戌。上諭輔臣曰。比類得二聖安報。朕當親筆詔諭四方。使知朕朝夕不忘二聖之意。庶幾人人感奮。遂降手詔諭天下。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姚舜明卒。

甲子。祕閣修撰都督府諮議軍事郭執中爲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兼都督府參議軍事。

乙丑。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僞齊遣沂海州等簽軍攻犯漣水軍。世忠遣統制官吉州刺史呼延通等引兵擊殲之。所脫無幾。上曰。中原赤子。爲豫通脅。死於鋒鏑。良可憫也。可令收拾遺骸埋瘞。設水陸齋。追薦仍出榜曉諭。使彼知朝廷矜恤之意。乃賜通袍帶。將官拱衛大夫貴州刺史王權。己下金碗。仍以通爲果州團練使。權領吉果州團練使。餘將士推恩有差。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新知邵州楊珪母太宜人郭氏。特贈感義郡夫人。以中書言。郭氏在僞齊。獨令珪還朝。歸正。郭氏拘留。死於僞地。故也。

丁卯右宣教郎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蘇符賜同進士出身守尚書司勳員外郎殿中侍御史王縉言初出官人監嶽廟資理任若便許用舉主關陞及年限磨勘不唯僥倖太甚兼恐偷惰苟且習以成性乃所以壞人才非所以成之也欲乞應初出官監嶽廟人年未及格並不資理任選人候釐務書考纔許薦舉釐務實給三考無出身通理四考纔許用舉主關陞承務郎以上釐務磨勘一依舊法自後未經參選入并父祖見任通判以上及宮觀通判請給者更不差監嶽廟所貴人知自勉異日可備選用詔除用恩例除乞外更不許差餘依見行條法武功大夫高州刺史劉光遠知蘄州兼淮南西路兵馬鈐轄仍免迴避劉光世

戊辰直寶文閣新知衢州曾紆卒

己巳詔前宰執所舉京官狀不理爲職司時言者論宣諭所薦卽得遷官替罷召對間被陞擢而執政所薦止可充一人之數亦倒置之甚矣至於任嶽廟之人朝廷初以員多闕少姑使之就祿今也有求前執政舉狀五章而改官者亦可謂濫矣今相度欲以前執政所舉改官人易以司馬光十科之目歲薦五員無則闕之被薦者中書籍記姓名以備選擇庶幾上以重大臣之薦下以革濫進之弊都省勘會所乞難行但罷前宰執理當職司而已詔兩浙轉運司計本路歲當給職租實數權行收糴一次每石給省錢五千以上俱錢償其直時兵食增廣故戶部奏行之是月給享太廟祖宗並爲一列不序昭穆謂之隨宜設位以廟之前禮迫狹故也右朝奉大夫新知普

州喻汝礪上書言蜀罷國也左無秦。隴以爲隱蔽。右無襄。鄧以爲垣墉。昨者金人驅兵約虜深入。和尙原險要之地。已屬之於秦矣。金引兵下清泥嶺。薄仙人關。前眺鐵山。我無東北。蜀之飛鳥不踰河池。則憺憺之蜀。豈不甚病也哉。

鐵山屬興州。河池屬鳳州。正當川陝兩界。

尙賴陛下英武之威。吳玠等極力拒守。敵遂引去。夫所謂和尙原

者。鳳之東境。距寶雞縣。裁兩驛。抵鳳翔。不能百里。我若屯兵其間。則可以下窺秦。雍。而於函洛之路。未絕也。所謂仙人關者。興之東境。距利州。裁七驛。自利抵劍門。關百里而贏。今我退守仙人關。則蜀之險要。所失過半。敵既到仙人關。習知山峽隘險。難以進兵。必相與籌量。別生計策。他日分兵數道並進。一軍自階成趨文政。鄧艾由陰平路。一軍自梁洋經米倉山入巴閬。往年敵自興元攻米倉山。欲入巴州。一軍自均房由達州山路入夔峽。此開元時涪州達嘉

枝路。其山後距子午道甚近。

復以一二千人攻仙人關。以綴吳玠。勢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破壞。則在處震蕩。此其可憂

一也。臣嘗日夜深計而苦思之。謂可以擣敵之虛。解蜀之紛者。特有襄漢一條路耳。日夜跂望朝廷威令一振。兵力復全。亟命偏師出襄。鄧間可以直擣商。虢。徑薄秦。雍。此解蜀一奇也。今乃傳聞李橫跳去。李成已據襄陽。則襄漢路斷。何由插手。復聞李成經理襄陽。稍有科條。歸附漸衆。耕闢亦多。使年歲閒勢且張大。則必引兵侵蝕荊。洛。荆湖道路。便復隔絕。江吳巴蜀。離而爲二。庸蜀之人。雖係心於朝廷。其何能以自達。此其可憂二也。夫一里之險。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然敵至仙人關。暫攻而久留者。何也。艱於糧故

也。若使秦中治廢邑，聚散民，字孤恤老，以益其衆，耕田疾作，以益其粟，則得吾地而可守矣。入吾境而可留矣。僞齊之力未暇大舉，然必歲踐吾境者何也？政以困我故也。輕師以索戰，而使吾有大兵久駐之勞，約齎以深入，而使吾有奔命轉輸之苦，吾所以待之者，不過斂兵依險而已，非有以逆擊之也。不過尾賊出境而已，非有以厚勝之也。如此數年，蜀之財力俱盡，此高穎平陳之策也。是其可憂三也。緣自總領司行鹽酒之策，失羌夷之和，於是敘州諸羌攻陷諸寨，官吏殲夷，百姓奔遁。若使金人搏其胸，諸羌倚其背，四川老儒何所遺死耶？況黎雅石泉所在諸羌山谷聯綿，徑道秦隴，儻使金人乘諸羌懷怨之隙，唱以金帛，約以攻我，不知何以禦之，此其可憂四也。臣雖至愚，於此有二策焉。其一則經理興元，其二則措置荆襄漢中之地，險塞沃野，土壤膏腴，物力浩廣，高祖因之以基漢業，德宗資之以復唐祚。昔人以爲蜀之股臂也，今則城池邱墟，屯戍荒圯，宣司雖復差官，然亦但爲文具，守臣之寄處也。旣無保境附衆之心，士伍之暫集也，又無專軍必守之計，緩急之際，果可恃乎？願陛下擇文武能臣以爲之，相險要，塞隄陁，環壘壑，設屯守，平居則重關錯守，以捍其衝，有事則諸屯併力，以壓其入。蜀之所以備敵者，特仙人關一軍耳。文武之衝，朝天之險，米倉之隘，非有別地以制敵之不意也。借使金人盡銳力攻，前軍毀敗，事勢差跌，別無後繼，不知何以遏之乎？宣司諸人慮患不遠，敵來則憂，敵退則以爲四川依然無復事矣。論功差賞，以廢其財，差官除吏，以售其私，於此大節未嘗痛講，而候吏已報敵騎之復來矣。日者和尙原至仙人關，退舍失地，凡五百里，臣愚不知宣撫司亦復狀其實以聞朝廷乎？側聞陛下昨者卻宣司之請，寢移司之議，臣

竊壯之。願陛下命文武重臣，鎮撫江陵，跨吳蜀要害之衝，窒李成并吞之謀，專楊玄舟楫之利，亟於此時治兵荆楚，使川蜀一軍當秦，雍江陵一軍拒襄鄧，邵耕勸戰，招徠流庸，俟以歲月，稍復就緒，然後六驍濟江，以爲雍容駐驛之地，於此可以揀援川蜀，覆蔽吳會，出軍宛洛，通車三秦，是則荆楚之地，天所以假歸途而濟中興者也。若不趣行經理，一爲敵有，則巴蜀其能久存乎？吳越其能久無事乎？議者必曰：今解潛已在江陵，王夔已在長沙，又何以別遣重臣？臣愚以謂解潛兵力衰單，王夔孤軍遠客，兵力衰單，則勢寡怯而不足用，孤軍遠客，則懷去就而不盡死。願明詔大臣，差其人素能御衆，有威信方略者，然後付以此寄，使之重兵精甲，坐援襟要，繕治城壘，訓耕峙糧，楊玄不攻而自困矣。李成不戰而自蹙矣。

汝疆此書據文藝及文譜皆云

今年所上，但書中所言李成、楊玄二事，以史考之，今年六月方破，則汝疆在蜀十月間，容有未知，而岳飛去年五月收復襄陽，距此時已五百餘日，乃復不知何也。若以爲去年十月所上，則未應娶普州，且附此俟攷。

僞齊劉豫令民鬻

子，依商稅法計貫陌而收其算，僞知青州李儔、罵右丞相張昂口可溺，據批理合誅戮，尙念儔昨係江南守臣，隨軍歸附，特與寬貸，追五官，與饒州盧氏添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五

【紹興五年】十有一月庚午朔。初置節度使。已下象牙牌。其法自節鉞正任至橫行遙郡。第其官資。書之於牌。御書押字。刻金填之。仍合用製造。一留禁中。一降付都督府。相臣主其事。緩急臨敵。果有建立奇勳之人。量其功勞。先次給賜。以爲執守。自軍興以來。皆宜撫使。便宜給劄補轉。至是都省有此請焉。詔諸路州縣出賣戶帖。令民間自行開具所管地宅田畝閒架之數。而輸其直。仍立式行下。時諸路大軍多移屯江北。朝廷以調度不繼。故有是請焉。

賣戶帖事。以日歷考之。全不見其始。但於本年十二月六日甲辰。載立定價錢指揮。按十二月二十三日都省劄子有云。其十一月一日已降自行開具指揮。更不應行。則是元旨在此日也。以意度之。當是都省不許報行。故日歷所載不見事初耳。席益奏狀亦云。十一月五日已後指揮共八項。並爲出賣戶帖事。今擬取附見本日。

已而中書言恐騷擾稽緩。乃立定價錢。

應坊郭鄉村出等戶。皆三十千。鄉村五等坊郭九等戶。皆一千。凡六等。惟闕廣下戶。則差減焉。期一季足計綱赴行在。

十二月甲辰。即早傷及四分已上。權住聽旨。十二月甲辰。此項日歷不載。以四川制置司申明狀修入。其錢令都督府椿管。非被旨毋得擅用。

十二月癸丑。時州縣追呼頗擾。乃命通判職官徧詣諸邑。當面給付民戶。十二月壬戌。其兩浙下戶展限一年。十二月丙子。內諸路簿籍不存者。許先次送納價錢。俟將來造簿畢日給帖焉。十二月乙丑。指揮。餘見六年二月庚子。中書門

下省奏中書舍人胡寅所言六事。一曰清中書之務。大略謂宰相大臣陛下之所委任以圖中興之不烈者也。而兼總六曹有司之事。受詞訴閱案牘。走卒賤吏。一有所求。皆得自達。窮日之力。不得少息。皆細故也。而政事堂與州縣無以異矣。自頃刀筆之吏。偷安之人。竊據此地。勞心畢知於簿書期會之間。以爲稱當在是。無足深怪。餘風尙在。久弊未革。此天下所以疑中興之無效也。望陛下詔宰執大臣。選補六部長史。凡有格法者。一切付之。使得各舉其職。法之所不載者。事之所不可行也。六部無得爲人申請。破壞成法。如是則大小詳要。不相奪倫。中書之務清。有司之事治。文移奏報。各從簡省。廟堂之上。可以志其遠者。大者久長之策。恢復之功。庶乎可冀矣。二曰議學校之制。大略謂自軍興以來。布衣韋帶之士。失其常產。因無常心。棄毛錐而脫劍。上封事而覓官。泯泯禁禁。儒風掃地。謂宜稍增教授員闕。慎擇老成名士。以充其選。仍詔守臣留意學校。加以歲月。必有可觀。則凡鄉舉遊學之科。居處飲食之制。生徒多寡之額。師儒殿最之法。皆在所議。如合聖心。卽乞審斷。詔大臣施行。三曰重縣令之任。大略謂宜籍中外已爲臺省寺監官。依倣漢制。分宰百里。俟有治績。不次升擢。則又增重事權。優假其禮。借以服色。厚給餼廩。凡軍馬屯駐本縣者。許之節制。其經由者。悉用階級。則又據諸路縣分戶口賦所入。分爲三等。上等自朝廷除授。中等則自吏部注擬。下等令帥司監司同共辟奏。立爲定額。不得差互。則又用宋元嘉致治之法。以六期爲斷。革去三年成任。兩考成資。與堂選數易之弊。則又立四條。爲三等縣考課之法。曰糾稅籍。曰團結民兵。曰勸課農桑。曰敦勉孝悌。俟及三年。考其績效。已就緒者。就加旌賞。未有倫者。嚴行程督。皆無善狀。則黜

汰之。則又命從臣各舉二人之能任者。亦刺舉二人之姦賊者。皆籍於中書。俟考按功實。以次施行。如是縣令之選重。仁人君子有愛民利物之心者。皆舉其職矣。四曰。京官必歷親民。大略謂近來由判司簿尉初改官人。及初爲京朝官而實不曾歷親民差遣者。例皆不肯參部。便欲直爲通判。作威勢。黷貨賄。爲民之害。無所不至。望詔大臣嚴守格法。不輕除授。其已除未赴者。亦乞別作施行。庶幾息僥倖之風。勵人材之操。五曰。監司郡守並以三年爲任。大略謂近歲監司郡守更易頻數。雖使絕人之才居之。號令未及信於民。而已報除代矣。望明詔大臣。凡前宰執侍從官爲州郡未滿三年。不許除代。其庶官知州及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候到任一年。方差替人。其餘凡係堂除者。除代以兩人而止。仍皆以三年爲任。如此則官有宿業之士。功緒可稽。士息競奪之風。廉恥可立。乃中興急務也。六曰。除監司迴避戶貫之禁。大略謂周制興賢。出長入治。後漢熹平閒。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能對相監臨。近年指揮。監司郡守不得除用土人。違周公之訓。蹈熹平之失。出於當時用事大臣私意。非良法。夫得賢才使臨本邦。知利害尤悉。愛百姓尤切。不賢不才者。雖在他方。以非吾土。爲害滋甚矣。不擇人而縲於立法。此與三互同。爲後世笑也。望明詔大臣。獨除近禁。盡心選授。惟務得人。有功則賞。有罪則罰。詔三省措置立法。其在內窠闕。并樞密院差除。依此。後頗有所施行。然不盡用也。

辛未。趙鼎奏。昨蒙除出李大有上書。言及機權事。上曰。此涉兵機。不欲付外看詳。昔張齊賢上書獻收河東之策。太祖皇帝怒甚。至裂其奏擲之於地。及左右侍立之臣。旣退。徐收其奏。密授太宗曰。他日取河東。

出兵運糧。當用齊賢策。未幾。河東平。擢齊賢至宰相。沈幾如此。當爲萬世法。

〔案〕李大有紹興四年九月爲檢正官卒於位。此又別是一人。疑布衣上

書當考。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劉長源。面對論。今臺諫官闕而不除者過半。乞命兩禁各舉一員。籍其名於

禁中。參考行實。有關卽除。上曰。已令學士舉堪充人矣。

日歷未見此指揮。不知是何月日。

長源又請擇文臣剛方有守才堪

御史者爲軍正。每軍置一員。令專糾諸軍之不法者。月申樞密院。類聚一季進呈。上因舉田穰。荳。斬莊賈等事。長源又言。劉豫之害大於金人。上曰。掃除金人。則劉豫無援。自不足慮矣。宗正寺上僊源慶繫屬籍總要。詔丞孫緯進秩一等。諸吏賜帛有差。

壬申。右朝奉大夫新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王弗提舉都督府糧料官。

弗初見紹興二年二月。

癸酉。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遣其子來奏邊事。先一日。玠乞俟防秋畢入對。詔答不許。上諭輔臣曰。玠比嘗請入覲。今又遣其子來奏事。可謂得事君之體。玠握兵在外累年。乃能周慎委曲如此。良可嘉也。尙書省言。歸朝官選人多注不釐務差遣。監司守倅薦舉所不及。欲令歷任無過負者。三考循一資。至承直郎。歷五考改宣教郎。著爲令。從之。

十一年九月十八日衝改。

詔應守臣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不以官品高下。並令

帥司保奏。特與賜諡。用中書請也。

右迪功郎監明州鶴鳴買納鹽場周孚。先賜同進士出身。添差臨安

府府學教授。孚先，晉陵人。常從程頤學。既用積舉得官，著作佐郎張九成等言：「孚先問學淵源，操履方正，久游庠序，士論推服，欲望朝廷處以師儒之職，使爲後學矜式，庶幾盡其所長，少補教化。」故有是命。閣門宣贊舍人潘永思兼榦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故徽猷閣直學士郭思特賜四官爲銀青光祿大夫。

思已見前

此又與今年六月丙寅劉大中建議及敕榜朝堂四年十月

以其家有請也。

此又與今年六月丙寅劉大中建議及敕榜朝堂四年十月

以其家有請也。

甲戌，知房州晉翼轉一官再任。以中書言翼招軍治城，招集餘民至四千餘戶，墾田及六分以上，理宜褒

賞故也。左從事郎充西外教宗院教授毛逢特改左承務郎，與淮南沿邊近見闕通判逢初以薦者詔

赴都堂審察，而大臣奏其言邊防利害可採，遂以逢通判揚州。

此又與今月庚午胡寅第四劄子陳請相訪實爲舍人不論列當考。

乙亥，祕書少監潘良貴守起居郎，和靖處士尹焞爲右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令川陝宣撫司加禮敦遣赴行在所，制曰：「先王之道，具存方冊，非得深純篤厚之士，傳其師學，敷釋於前，則道固隱而不彰矣。朕博求碩儒，發明治要，開爾安貧樂道，澹然無求，執德不回，久而益固，是用靡以好爵，列之經閣，勉從弓招，副朕虛位。」進士顏邵特補右修職郎，卓右迪功郎，彥輝下州文學，初上聞眞卿之後，有居温州者，命守臣推擢以聞，得邵等三人，而彥輝則眞卿十一世孫也。上謂大臣曰：「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在處死爲難耳。眞卿在唐死節，可謂得處矣。況今艱難之際，欲臣下死節，可量與推恩，以爲忠義之勸。況仁

祖時曾命顏似賢以官自有故事。既命以官，遂命邵卓監潭州南嶽廟。罷吉州權貨務都茶場。會要武

經郎閣門宣贊舍人監南劍酒務許約充淮西宣撫司將官，用劉光世請也。

僞齊遺謀者吳順至壽春，爲府司所獲，械送闕。丙子，詔免罪。於臆前大刺吳順發回四字而遣之。後有犯者視此。

丁丑，池州州學教授葛騏罷。初，上召騏入對，而殿中侍御史王縉言騏貪賊姦濫之迹，不可汙赤墀之地，乃併罷之。詔興化軍守倅兵官並罷，令提刑司治罪。先是，軍士七人作亂，殺人縱火，所焚六百餘家，兵官懼遁去。兩軍校圍營門，諭士卒毋得從亂，市人執而戮之。右諫議大夫趙霈以爲言，故罷其軍校，令憲臣覈實申省。

戊寅，降授右承奉郎劉默通判揚州。默知天臺縣，坐發守臣晁公爲受賕，特旨編管。至是，言者論默以一縣令爲大臣所怒，羅織鍛鍊，宜無餘力，而其坐止緣防秋犒設官吏土豪酒食之費，以爲入己倍贓。總計纔十五千而已，以公爲之罪觀之，默之冤可知。詔與改正。故有是命。默七月丙戌得旨，改正今併附此。

辛巳，右朝散大夫新知袁州蔣璨提舉淮南鹽事，填創置闕。其常平茶事依舊隸茶點司，以淮南鹽貨倍增故也。孫觀撰遺墓誌，稱知通州，就除提舉淮南兩東四路茶鹽事蓋說。

壬午詔川陝宣撫副使邵溥遣參議官一員往諸寨傳宣賜燕自統制官以下至將校並坐使臣軍校皆稿之。

癸未上謂大臣曰邦計匱乏苟有一毫可以節省亦當行之朕宮人僅給使令然昨日亦搜束三十人出之趙鼎曰節省之道始於宮庭此陛下盛德也。

甲申翰林學士兼侍講孫近試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尚書刑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胡交修充翰林學士尚書左司員外郎王侯權戶部侍郎右司員外郎張宗元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起居郎潘良貴兼權中書舍人自渡江宰輔已減俸三之一至是趙鼎等復請於內權減二分從之於是行在官吏俸祿皆權減。

六年四月復舊

乙酉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李光試禮部尚書權尚書工部侍郎都督府參謀軍事折彥質試兵部尚書徵猷閣待制知靜江府李彌大試工部尚書給事中廖剛試刑部侍郎權兵部侍郎呂祉試給事中起居舍人任申先試中書舍人仍兼直史館國朝詞臣進不繇科第者林摠顏岐及申先而已。祕閣修撰都大提舉成都府熙河蘭廓秦鳳等路茶事兼提舉陝西等路買馬監牧公事專一總領四川財賦趙開爲四川都轉運使都大提舉茶馬兼川陝宣撫使司參議開嘗論總領財賦於四路漕計或不相關宜正其名使知有所統屬張浚是之故有是命。

丙戌詔荆襄川陝見宿大兵措置事宜委任至重雖已除席益制置大使而調發節制隸在督府可令張浚往視師仍詔諭諸路議者謂梁洋沃壤數百里環以崇山南控蜀北拒秦東阻金房西拒興鳳可以戰可以守今兩川之民往往逃趨蜀中未敢復業懇關既少多屯兵則糧不足以贍衆少屯兵則勢不足以拒敵宜以文臣爲統帥分宣撫司兵駐焉而以良將統之遇防秋則就食綿關如此則兵可以備援而民得安業詔宣撫副使邵溥吳玠擇二郡守臣相度初玠苦軍儲不繼於興元洋鳳成岷五郡治官莊屯田又調戍兵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皆願歸業詔書嘉獎別路漕臣郭大中言於玠曰漢中歲得營田粟萬斛而民不敢復業若使民日爲耕則所得數什百於此矣玠用其言歲入果多而玠復欲陸運召諸路轉運使持戶籍至軍中溥曰今春驅梁洋遺民負糧至秦州餓死十八九豈可再也且宣司已取蜀民運腳錢百五十萬其忍復使陸運乎既上疏立以便宜止之卒行水運大中亦白玠曰利路幸小熟請以本司緡錢就糴徐責兩路餽船之直以償玠從之中大又患水運亡失以策誘賈販省費十之五

邵溥郭大中事

皆不得其日因論者言梁洋事遂奉詔書之吳玠獎諭詔書在十二月丙午

是歲也四川收錢物總三千六十餘萬緡支四千六十餘萬緡以宣撫司

贖剩錢補其闕而玠一軍所費爲二千三百七十萬緡權尙書戶部侍郎張致遠試給事中祕閣修撰劉寧止權戶部侍郎致遠在版曹嘗奏疏言比年士大夫專意營私不恤國事幾習爲常殊不知國之安危乃一家之興替民之利病乃一家之休戚故寧負詔旨而不負權勢之請託寧緩貢賦而不緩親故之

券給。寧闕軍餉。而不闕公使之饋遺。冗員當省。方且冊置窳闕。以私辟舉。攝局當罷。方且差出僚屬。以徇干求。賣官田。則巨室租賃。而謂不可行。權酒務。則以官吏廢併。而多爲之說。姦賊不按發。以善應。副爲有才。簿書不夠考。以便宜兌爲得計。脫有急緩。上不過告訴朝廷。以求支降。下不過厚斂百姓。以紓己責。或謂凋殘之餘。未易料理。願在人何如耳。夫人各有心。陛下縱欲富國強兵。大有爲於天下。臣固知其未可也。此固士大夫之過。其實亦循沿之失。人才不甚相遠。九官猶各終一職。孔子亦三年有成。今既不因任。又不持久。信之不篤。責之不專。有功未必賞。有罪未必罰。或旬日。或數月。或期歲。輒罷去。幸而他亡。故僅書二考。亦罷去。其政事著於時。惠實孚於衆者。亦罷去。若罪未至於害治。而功或足以贖過者。亦罷去。居常岌岌然。朝不謀夕。則亦苟目前營私囊爲去計而已矣。伏願陛下急命大臣。探一時公議。類前日薦章。銓量去留。凡有使任。各當其才。才得試以久。待以信。責之專。力務省節。明禁僭侈。自宮禁始。自朝廷始。員額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之。毋顧小害。毋徇人情。毋溺浮議。毋玩歲月。爰詔卿士百辟。各安職守。各體國事。各重民力。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橫費。日積月聚。惟軍須是慮。內外相視如一家。上下相視如一人。如此而後境土可復。二聖可還。中興之業可致也。後七日。乃命下詔戒諭監司守令。餘令三省措置。

降旨是在是月癸巳。

左朝散郎樓炤授尙書右司員外郎。炤坐秦檜累

久斥。至是始用之。尙書工部員外郎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楊晨。改祠部員外郎。晨自川陝使還。乃有

是命。宗正少卿謝祖信罷爲直祕閣。知吉州。

戊子。中書舍人胡寅充徽猷閣待制。知邵州。初。寅既論不當遣使。上賜詔書褒諭。而尙書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使事兵家機權。不用其說。乃遣承節郎都督行府帳前準備差使范寧之與問安使何蘇偕行。寅復奏疏言其無益者八。有害者二。大略謂庚戌而後。不遣使。金兵亦不來。及癸丑而後。日遣使。則鈞引金人入國。曾不旋踵。前所遣使。皆侍從之臣。聞其入金境。晝夜驅馳。略無禮節。及見尼瑪哈。坐受欺給。匆匆而歸。而況何蘇一使臣。何能任覘國之事。萬一金人臨以兵威。肆其逼脅。必不能啗舌就死。則反以我之情告之。是自敗也。金人之所大欲者。誰不知之。既有滅宋之心。使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救。而況豫賊祈哀乞援。秋高草熟。來犯何疑。去冬下詔罪狀劉豫。明其爲賊。今豫豈肯容吾使人之達於金。所謂無益。皆此類也。獨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爲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警效之音者。況今歲月益久。金必重闕。惟懼我知之。今以金爲父兄之讐。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爲處置。若通使不絕。則金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宣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悠遠。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爲言者。理無難處也。臣聞善爲國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徼倖以爲之。今日大計。只當明復讐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調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倘或未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有爲。至於何蘇之行。非特無效。決須取

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寅既與浚異論。乃以父病不及侍迎。乞守湖南小郡。故有是命。詔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馬居中。衡陽縣令仇穎並勒停。知衡州裴廩除名。高州編管初。廩用穎策調夫築城。凍死者二千餘人。而城卒不成。上聞之。謂大臣曰。虐用其民如此。宜重寘典憲。以爲妄作之戒。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所以示勸沮也。趙鼎曰。雖寘廩於極典。何以酬此二千人無辜性命。欲且除名勒停。編置嶺外。上曰。可。既而三省勘會諸司元奏。乃穎建議而廩贊成其計。詔廩免編管。穎更降二官。後旨

二月
甲寅

右迪功郎只敦禮齋詔賜高麗還。特遷右從事郎。登仕郎柴安逸許理選限。安逸。周世宗族孫。

用明堂赦而錄之。

辛卯。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守知平江府。守引疾旬奉外祠。故有是命。祕書省正字石公揆守監察御史。

壬辰。殿中侍御史王縉言。竊見去年冬間。總理財計之臣。以贍養大兵急闕。建議預借坊場一界淨利錢。朝廷不得已而從之。宣州諸邑。又催當限錢。類皆旬集禁繫。豈有既已預借。又當限之錢。不惟重併苛擾。實害坊場之法。望令提舉司究實按治。從之。詔私販川茶至僞界十里內捉獲犯人。並從軍法透漏州縣當職官吏已下減一等。

癸巳。親從官趙勝歸自金國。備言二聖萬福。上悲咽不自勝。曰。勝向在太上皇帝處。今其遠歸。具言二聖

久在漠北苦寒之地。居處衣服飲食百種皆闕。爲人子弟不能拯父兄之難。深自悲傷。今朕所居宮室。及一飲一食之間。念及父兄。痛入骨髓。上歎歔泣下。趙鼎等曰。陛下孝友之思如此。臣等無以自效。死有餘責。然金人恃其強悍。不久當衰。願少寬聖慮。彊於自治。天必悔禍。二聖終有還期。中書舍人朱震言。珍州在涪州之南。山路險絕。舟車不通。居民所輸。不過斗粟。地利物產。悉歸敵人。而吏祿軍須。州縣之費。取足於夔路。願詔有司廢罷州額。以蘇夔路之民。詔川陝宣撫司一面措置。後不果罷。故右文殿修撰知汾州張克戡定諡忠確。克戡者孫靖康末。以死事贈延康殿學士。沿海制置使仇愈奏。應沿海州縣有舟之家。五家爲保。遞相覺察。隱寄盜賊。如有違犯。並依保伍法。如能自陳。或徒中反告。及他人緝捕。並優立告賞。從之。

甲午。權中書舍人潘良貴繳方州殺人奏案。不當。上曰。殺人者死。此古今不易之法。然情有可憫。許具奏。此祖宗好生之德。第恐州縣之吏。受賕出入。略加約束可也。

乙未。徽猷閣待制新知邵州胡寅。改充集英殿修撰。寅上奏辭新命。且言。自來繇詞掖補外。必須在職一年。仍非罪譴。乃膺次對之選。蓋所以詔示恩禮。不輕除授。祖宗故事。不可違也。臣頃掌贊書。才踰半年。不能請止。以逭刑誅。論臣鄙賤。則恩禮非所施。考臣怨仇。則刑不可免。疏三上。乃有是命。願謨閣待制兩浙都轉運使李迨言。陛下深明治體。加意所重。既避外臺之選。復行銓量之令。宜乎綱紀肅然也。柰何諸路監司。尙有不副委任之意者。此無他。銓量之令。雖行。而督責之方。未至也。夫監司所以振舉綱紀者。法

令也。近年以來，循習積弊，不守法令者久矣。差權官有專法也，或違法而徇情求補人吏有定額也，或溢額而養浮冗，破兵級有著令也，或廢令而供私役，以至公使錢踰歲賜之數，頭子錢非合支窺名，虛費妄用，姦蠹百出，有不可勝言。人皆知法令所不當爲也，而監司公然爲之，其循習積弊不守法令如此，豈能爲陛下振舉綱紀乎？昔者薛宣爲御史中丞，嘗論部刺史不循守條職，蓋漢御史府有大夫爲其長，有中丞爲其屬，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臣愚欲望陛下略倣漢制，委臺臣分察諸路，監司差官補吏，占破兵級，支用公使頭子錢等事。今日以前，先令改正，今日以後，許令糾劾以聞，其有違法被黜，甚者仍令吏部籍記姓名，永不除授，監司差遣，庶執按察之權者，皆務先自治而後治人，綱紀無不振舉矣。其於治體，非小補也。詔御史臺常切覺察，迨又言：祖宗以來，宅都大梁，歲漕東南六百餘萬斛，而陸路之民莫知運動之方，且無飛輓之擾，蓋所運者舟，所役者兵卒故也。今者駐蹕浙右，大兵乘江，諸路漕運，地里不若中都之遠，而公私苦之何也？蓋以所用舟船大半取辦於民間，往往鑿船沈江，以避其役，至於抱認折欠，監鋼填納，爲患非一。此衆所共知也。伏見江浙路如溫、明、虔、吉州等處，凡祖宗以來所置造船場，今官吏具在，皆坐糜廩祿，略不舉職。蓋緣逐州近將合支錢物材料工匠等，轉易他用，欲乞特降處分。委逐州守臣措置物料，拘收兵匠，隨宜打造，仍官自裝籠須管，依年限數足，如錢物闕少，許取撥本處轉運司移用錢，相兼支用，遂旋團結募兵卒，主挽使臣管押，依自來押綱條例支破請給，每綱以十分爲率，量留力勝二分，裝載私物，除不得運禁物權貨外，免收力勝，所謂本綱官物，不容少欠。如違，勒令備償，庶幾害不及民，可以

漸復漕運舊制。詔工部措置。賜故賜直祕閣楊邦乂家吉州田二頃。以其妻曾氏言。子孫幼少。未有食祿之人。乞賜優卹也。詔出內帑絹三千六百匹。綿萬兩。賜親賢宅諸宗室。上諭大臣曰。時寒如此。令戶部支。則恐傷經費。故第從內帑遣那給之。

丙申。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言。臣聞古者不以名爲諱。堯典稱。有鍰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周公以謚易名。於是有諱禮。然臨文不諱。嫌名不諱。二名不偏諱。載在禮律。其義明白。孔子作春秋。凡書周魯事。雖婉其文。至於名諱。並依本字。春秋爲尊君父而作。仲尼豈不恭者。書法如此。義亦可知。自漢以來。此義不行。臣子習爲諂諛。而不知恭順之實。忌諱既繁。名實愈亂。本朝沿襲漢唐故事。未暇盡革。恭惟陛下。天縱聰明。既尊春秋之書。以新聖德。宜用春秋之法。以斷政事。卽有撥亂反正之功。臣所纂修。繕寫進本。援引他經。子史之類。欲乞應犯聖朝廟諱。不可遷避者。依太常博士王皙所進春秋解例。並依監本。空闕點畫。於淵聖御名。亦不改易本字。覆以黃紙。庶幾名實不亂。上遵春秋之法。亦以消臣子諂諛之端。向孟軻氏欽王之義。明恭順之實。詔如所請。仍令疾速投進。

丁酉。詔預借民戶和買紬絹二分。止令輸見緡。毋得抑納金銀。除頭子錢外。每千收糜費錢。毋得過十文。用殿中侍御史王緡請也。緡又言。去冬已預借和買。今聞復有二分指揮。向來收糜費錢。每千有至百錢者。今既納見緡。自無虧剝。不合更收市利。從之。詔江西帥憲司覺察漕司及州縣。毋得重疊催理。早傷民戶苗米。初。朝廷以江西旱傷最甚。命四等以下戶苗米聽輸其直。而戶部言。下戶之內。多有豪民隱寄。

詔漕司分析。仍與遂州協心體國。拘催本色斛斗。殿中侍御史周葵言。恐漕司及州縣官規免罪戾。一例將人戶委係旱傷而未納價錢者。催理本色。或雖有些小旱傷去處。而已納價錢者。重疊催理。致陛下命令不信於民。而百姓重有騷擾。爲害不細。故有是旨。荆南府歸峽州荆門軍安撫使王彥言。已標撥營田八百五十餘頃。自蜀中市牛千七百。以授官兵。詔產更切多方措置。右朝散大夫謝亮知通州。言者奏其罪命遂寢。詔罷催稅戶長。復以村疇三十戶爲一甲。輪差甲頭一名催稅。先是長沙丞呂希常建言。大保長於一保之內。豈能家至戶到。催促不前。則監繫破產。詔諸路轉運常平司相度利害。至是廣東諸司以爲便。遂推行之。事初見元年十月。江浙荆湖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趙伯瑜乞減鑄錢。每千錢重四

斤五兩。比舊減半斤許之。時坑冶盡廢。伯瑜訪得諸監有古碓淪浸入地。漸生礪末。乃淘掘成銅。品合鼓鑄焉。右通奉大夫祕閣修撰程唐提舉江州太平觀。與理作自陳。唐復職年月未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六

【紹興五年】十有二月己亥朔。檢校少保鎮寧鎮信等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
新黃州制置使岳飛遷招討使。帶御器械神武中軍都統制權殿前司公事提舉宿衛親兵楊沂中權

主管殿前司公事併中軍隸殿前司。沂中自劉錫之罷已暫權殿前司至此真除也。自五軍外又置選鋒護聖二軍每軍皆有統制仍

令沂中具名申樞密院給降付身。給付身指揮在是月己酉。直祕閣宋萬年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日歷萬年去年五月己亥自左朝散大夫直祕

閣轉一官利路提點題名萬年七年十月乃以右中大夫直徽猷閣到任。詔果州團練推官王利用知陰平縣丁則江原縣丞馮時行知蒼溪縣常

明左迪功郎曹彥時並召赴都堂審察如未能遠來令宣撫司與陞擢差遣則晉原人時行巴縣人明安

民孫也先是祠部員外郎楊晨撫諭川陝還薦利用等才行於朝故有是命。中書門下省奏累據臣寮

陳請乞淮南川陝荆襄等路行屯田之制以裕軍食乃命學士草詔諭諸帥如所請。詔閣門祇候孫崇

節特差幹辦儀鸞司指揮勿行先是閣門得旨行下而言者以謂自來未有閣門承受聖旨除臣僚因奏

對之際千求差遣上累聖德此事雖小所繫甚大望賜追寢仍詔大臣今後傳宣內降或官司申乞奏審

而不依法律者並依祖宗法許中書密院及所屬官司執奏故有是旨。崇節差遣以十一月辛巳得旨今但附寢命之日

庚子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唐煇充徽猷閣直學士知徽州以煇引疾有請也詔神武係北齊軍號

久欲釐正

(案)神武乃高歡諡號此云北齊軍號未詳

宜以行營護軍爲名神武前軍改稱中護軍左軍稱前護軍後軍稱後護軍

劉光世所部人馬稱左護軍吳玠所部人馬稱右護軍並聽本路宣撫招討司節制

熊克小麻稱聽本路宣撫司節制此時湖北未置

宣撫也克云川陝右軍後亦謂之右護軍此亦兩莽今不取

王彥所部人馬稱前護副軍聽荆南安撫司節制應統制官已下請給資任軍

分如舊中護軍者本張俊所將信德府部曲後以忠銳諸將及張俊親兵與張用李橫四臬之衆隸之前護軍者本韓世忠所將慶源府部曲後以張遇曹成馬友李宏巨師古王瓊崔增之衆隸之後護軍者本岳飛所將河北部曲後以韓京吳錫李山趙秉淵任士安之衆隸之左護軍者本劉光世鄭延部曲其後王德鄭瓊斬賽自以其衆隸之右護軍者本吳玠涇原部曲後德秦鳳散卒及劉子羽關師古之衆隸之前護副軍者本王彥河北所招部曲其後稍以金州禁卒隸之至是俊與世忠光世軍最多玠次之飛又次之彥兵視諸將最少自渡江以後三衛名存實亡逮趙鼎張浚並相乃以楊沂中所將隸殿前司解潛部曲隸馬軍司統制官顏漸部曲隸步軍司沂中之軍本辛永宗部曲後又益以他兵故其衆特盛潛之軍纔二千餘漸所統烏合之兵而已

顏漸今月乙巳差充湖南安撫司使喚其兵以王寅日隸步軍司今併附此

言者論行在職事官凡有除授盡

降指揮承襲舊例日下供職此無補於事適足以長奔競之風又有不可者方除命之出合於人望者固

無可言。儻未愜於公論。則御史諫官得以言。舍人得以繳。給事中得以駁。與其追寢於供職之後。曷若改正於未行之前。不爲反汗也。執政大臣。人主之所禮貌。天下視之以爲矜式。進退之際。其舉措尤當慎也。至於軍旅急切之事。有司之不可一日闕者。自可臨時別降指揮。勿以爲定。此當從權。權非反經之謂。相時之宜。權事之輕重而已。伏望特降指揮。除去舊例。亦所以訓迪列位。勵其風節。從之。

詔四川置制大使司奏稟急速事。許赴入內侍投進。用席益請也。

辛未。趙鼎等奏。應都督府軍馬。並撥隸三衛。上曰。祖宗故事。應軍馬未有不入三衛者。今釐正之。甚善。他日差出。卽降旨。總某將節制。其名旣正。則軍政漸可復舊。權戶部侍郎王侯言。致治之要。無他。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而已。然則守法者。有司之事也。自兵燹以來。雖案牘散亡。而嘉祐舊典。紹興新書。與夫通用專法。纖悉具存。奈何比年以來。官失其守。廢法用例。其弊滋甚。如立功之賞。不可以一授也。彼重而此輕。則必引重以爲例。死事之澤。不可以一律也。甲多而乙少。則必引甲以爲例。以至遷轉補授之差。請給獨減之異。如此之類。不可概舉。有司動輒援引。以請。甚者巧爲附益。規紊朝聽。初則曰。與例稍同。又其次則曰。與例相類。一字之別。去法愈遠。不啻倍蓰。什伯千萬然也。所以恩歸於下。怨集於上。人不退聽。事益增多。爲治之害。孰大於此。伏望明詔大臣。除刑寺斷例。合依舊存留照用外。其餘委官悉取已行之例。精加詳定。有不戾於法。而可行於時者。參訂修潤。附入本例。嚴戒有司。自今伊始。悉遵成憲。毋得受理。敢有弗率。必罰無赦。詔左右司樞密院檢詳官取索措置條具。申尙書省。自南渡以來。百司日有申明。皆臨時裁

決初無定制。三省樞密院尤爲叢冗。至是趙鼎因請委都司取會前後所行之例。約爲中制。立爲定法。付之有司。遵守而行。吏無所肆其姦矣。

熊克小廡略載此事於今年八月末。又不出俛奏請實甚誤也。
〔案〕今年八月戊午。止是編集樞密院續降指揮。今移附此。

壬寅。中書舍人兼直史館任申先陞充史館修撰。先是范冲以待制兼修撰。而舍人當在待制之上。故改命焉。吏部尙書孫近等乞依宰執例裁減俸給。不許。已而臺諫近成。諸大臣將相繼有請。上悉以不允答之。詔龍圖閣待制耿延禧。端明殿學士董耘。保靜軍承宣使高則帥府舊僚。令所在州縣各賜田五頃。言者論其不可。遂止。左朝請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吳表臣試祕書少監。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罷帶御器械。以沂中自言職事相妨故也。親衛大夫宣州觀察使江西路兵馬都監閻皋爲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都監。先是四川置制大使席益將湖南兵自隨。以皋兼親兵統制。故有是命。乙巳。詔以翠羽爲服飾者。依銷金罪賞。並徒三年。賞錢三百千。許人告工匠同之。鄰里不覺察者抵罪。賞錢二百千。已造者三日不毀棄。同此。以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錢觀復有請也。旣而文思院言。學士院書詔。禁中應奉班直行門等賜帶。觀察使已上牌印冊寶法物。皆合用塗金。詔令如舊。文思院申明在六年正月乙亥。江西轉運司奉朝旨措置賑濟事件。乞支降本路實催苗米五十萬石。委提舉司。以州縣災傷分數取撥。比市價減錢十分之三。零細出糶。仍令州縣勸諭有力之家。入納粳米。每一千石。補迪功。或承信郎。便作官戶。免丁身差役。本路帥司舉辟合入差遣。入納稻穀每二千石。依入納米斛補官例。第四等已下戶。本戶秋料。

全放十分者。並賑貸爲種。更不取息。仍令州縣勸誘商賈。出給公據。往秋收處收糴斛斗。免納斛斗力勝稅錢。仍每米一百石。許附帶別色行貨。約計一百貫。沿路與免收稅錢三分。令州縣密切詢訪。停場興販。見有斛斗之人。勸諭令依元收糴時價。量取利息。責認石斗。數日出糶。接濟闕食之民。雖放稅不及七分。州縣亦許賑給。若常平穀不足。聽取撥入納穀米支給。候將來有納到義倉斛斗。卻行撥還。州縣當職官賑濟有方。使饑民安業者。委提舉司保明。提刑司覈實。申奏朝廷。優與旌賞。都省勘會。取撥苗米及許入納米穀補官不行外。餘從之。

丙午。詔韓世忠錢糧。專令兩浙都轉運使李迨應副。先是金部員外郎張成憲在楚州。應副世宗錢糧。至是成憲赴朝稟議。因乞外任宮廟。故改是命。右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子羽復集英殿修撰。知鄂州。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張浚既還朝。始議大合兵爲北討計。乃自召子羽。令諭旨西帥。且察邊備虛實。故有是命。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爲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帶御器械。以其親兵遙隸步軍司。徽猷閣待制新知靜江府胡舜涉言。伏觀熙寧間。王安石當國。變祖宗畫一之制。創立新法。而保甲居其一。當時宗公元老。如曾公亮。富弼。文彥博。力爭以爲不可行。司馬光亦累章數其失。安石好勝。遂非。必欲行之。京畿三路。不勝其擾。元豐年。諸路盜賊蜂起。皆保甲爲之。本欲禦寇。乃自爲寇。善良受患。惡少得志。至元祐間。司馬光秉政。一切罷去。民獲蘇息。盜亦銷弭。及章惇。蔡京祖述安石弊法。而侈大之。復行之於東南。雖不授弓弩。教之戰陣。然於一鄉之中。以二百五十家爲保。差五小保長。十大保長。一保

副一保正號爲一都。凡州縣之徭役。公家之科敷。縣官之使令。監司之迎送。一州一縣之庶事。皆責辦於都保之中。故民當正副。必破其家。大小保長。日被追呼。不離公門。廢其耕農之業。今民遭差役者。如驅之就死地。必多方曲計。以圖苟免。吏緣爲姦。賊跡狼藉。富者以賂逃役。貧者舉家遠遁。臣出守五郡。每視訟牒之中。理訴差役。十常七八。民之惡役如此。未嘗不爲之痛心。竊原立法之意。不過欲便於捕盜耳。然盜之小者。雖無此法。鄰里利害所同。必能協力掩捕。盜之大者。使有此法。豈足以當之。近時淮西劇寇充斥。保甲皆爲俘虜。未聞有一縣一鄉。而能捍禦者。於盜則不能擒制。於民則徒有搔擾。豈若祖宗時者。長壯丁之爲利乎。蓋祖宗時。於第一第二等戶。差者長。第四第五等戶。差壯丁。一鄉差役。不過三人而已。今保甲於一鄉之中。有二十保正副。有數百人大小保長。役者數多。免者極少。此不若若長壯丁之爲寬也。祖宗時所差者長。無刑勢官莊寄任之限。但品官之家。則以不該蔭贖人及管莊田人代充。其餘家長。祇應老疾者。以次家人充。今之差役。品官之家。及老幼疾病者。免焉。不若若長壯丁之法。爲均也。惟寬則民不勞。惟均則民不怨。此祖宗良法。萬世而無弊者也。昔嘗以此安邦保民。致太平矣。今尙可疑而不行哉。朝廷欲養民力。固邦本。以建中興之業。守臣欲以民之利病。告於朝廷。皆無先於此者。伏望特降睿旨。討論若長壯丁之法。而行之。罷去保甲。以救疲瘵之民。天下幸甚。詔戶部勘當申省。其後戶部言。已有四月。己未。指揮乞令常平司鈐東州縣。毋得差委。非本者保事。及赴衙集。祇應違者案舉。從之。

十二月戊辰行下

給事

中張致遠言艱難以來縣令每不得其人黎元受弊無以赴訴臣嘗求其故正由資格大廢爲令輕賤之所致也望令三省檢會薦舉縣令預籍記之人悉與堂除大縣內京朝官見待次京局或未關陞而待次通判者仍與借服色他日以應郎曹侍從之選若賢才有所旌別資格亦不盡廢明分守息奔競則百里之寄固士大夫之所願也詔三省一就措置

己酉趙鼎奏謝因足疾蒙賜珍劑上曰藥所以攻疾疾良已則當卻藥或者烹煉金石餌之徒耗真氣非養生之道豈唯治身雖國亦然張浚曰秦以嚴刑峻法治天下而自速其禍此可以爲戒給事中呂祉言近制行在職事官係朝廷擢用類多疏遠不獲一望清光故特延見訪問所以求賢審官詢事考言惠至博也然侍從官以言語備顧問朝夕論思出入獻納乃其職也豈可令與庶官輪日面對願詔侍從官免輪面對如有已見卽許依舊例請對勿拘以時勿限以數從之

熊克小厓載此事於十一月十一日庚辰按祉是月十三日始除給事中其實祉上此奏在十二月

十一日己酉克蓋差一月也

庚戌拱衛大夫泰州刺史都督府中軍統制軍馬吳錫爲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兼都督府軍統制(案)

督府

部統制乃馬擲而左軍統制杜滿前軍統制王進選鋒軍統制申世

景推鋒軍統制韓京皆出戍於外右軍後軍統制未見姓名當考

辛亥上與趙鼎論人才因曰朝廷用人不分彼此四方人才宜參用之沈與求曰成湯立賢無方豈限南

北大理卿張杓充祕閣修撰知饒州右迪功郎朱敦儒賜進士出身守祕書省正字敦儒既受官上命德慶府以禮敦遣赴行在既至入對遂有是命尙書金部員外郎張成憲直祕閣提點淮南西路刑獄公事權戶部侍郎王俟言兵革未息屯戍方興大計所入充軍須者十居八九此國用所以常乏當講究長策細大不遺斯爲盡善庶幾日增月積漸至富實臣愚見略陳五事一曰去冗食之兵二曰損有餘之祿三曰收隱漏之賦四曰補銷毀之寶五曰修平準之法臣聞兵貴精不貴多兵多而不精則冗食者衆冗食者衆則勇怯不分勇怯不分則戰無必勝是冗食之兵不唯徒費糧餉乃取敗之道故治軍之法戰兵之外車御火長牧人工匠之屬皆有定數舍是則爲冗食今日財用所出盡於養兵然其閒未嘗入隊不堪披甲者甚多有之竭民力以養無用之人非計也不如委任將帥盡加澄汰付之漕臣籍荒閑之田計口分受官爲借貸給與牛種使之墾闢仍且與減半支給錢糧俟秋熟之時便罷請給一歲之後量立租課且以萬人爲率每歲所減米十餘萬石錢四十餘萬緡絹布五萬餘匹況又有租課所入哉儲此以養戰士非小補也艱難以來流品猥衆進用殊常而制祿之數一循舊法理宜不給欲乞應內外文武官俸給等以繕計者自百千以上每千減半有兼職者通計並候事平日依舊如此則裁損雖衆不及小官恕而易行夫復何患自軍興以來十年於茲財用所出大則資之民力其次則資之商賈無不自竭以奉其上唯是釋家者流一毫不取邑以千計郡以萬計不稼不穡坐食吾民其隱漏稅賦暗損國計不知其幾何也臣謂宜酌古今之意權急緩之宜使之輸米贍軍人歲五斛依稅限送納凡居禪坊及西北

流寓者特與蠲免於以少舒民力不爲過也。自艱難以來饒虔兩司鼓鑄遂虧而江浙之民巧僞有素銷毀錢寶習以成風其最甚者如建康之句容浙西之蘇湖浙東之蠡越鼓鑄器用供給四方無有紀極計一兩所費不過十數錢器成之日卽市百金姦民競利靡所不鑄一歲之間計所銷毀無慮數十萬緡兩司所鑄未必稱是加以流入僞境不知幾何已明詔有司申嚴銅禁屏絕私匠自今以始悉論如律除公私不可闕之物立定名色許人存留及以後官鑄出賣外其餘一兩以上嚴立罪賞並令納官量給銅價令分撥赴錢監額外鼓鑄國家平昔無事之時在京則有平準務在外則有平貨務邊計之餘內裨國用無慮二十萬緡其效固已可見況今日師旅方興用度日廣欲乞先於行在置平準務次及諸路要會去處各置平貨務以廣利源誠非小補俟其就緒置使領之此五事者儻有可採乞令有司講究條畫排斥浮議斷以必行詔戶工部勘當其後頗施行之殿中侍御史周葵言州縣人戶自兵馬盜賊殘破之餘困於軍期例多貧乏望將蔡京父子王黼李邦彥等給使減半及其他恩澤補官并童貫梁師成朱勳等妄作名目補充大小使臣之家並不理當官戶一例選募充役庶幾少寬貧民下戶之力事下吏部其後吏部言給使授官於本選無理爲官戶之文蔡京等他恩補官及童貫等妄作名目之人乞如所奏從之

明年正月

丁丑行下

壬子尙書吏部員外郎周祕守監察御史詔王寀追復朝奉大夫寀江州人嘗爲親衛中郎政和末坐

詐爲天神示現誅死。至是用其家請而復之。後省疏其罪。命遂格。

癸丑。詔淮東西川陝宣撫使荆襄招討司荆南安撫司並以參謀官一員兼提點本司屯田公事。右文殿修撰致仕趙億落致仕。提舉台州崇道觀用給事中呂祉等奏也。命下而億已卒矣。汪藻億墓誌云。朝廷

觀命及門而公卒。時乙卯十二月丙申也。

〔案〕億之卒在此前十七日。藻所云小誤。

甲寅。尙書刑部員外郎楊邁直祕閣。知夔州兼本路安撫使。自渡江後。由朝士出爲川陝帥臣者始此。

尙書工部員外郎許賜祕書省正字孫雄飛並罷。遣中使賜諸大將銀合臘藥。其川陝荆襄止令密院

遣使臣以地遠故也。徽猷閣待制湯東野卒。吏部言照得本官腳色係曾經勤王人數。詔追復徽猷閣

直學士東野既貴嘗請於朝與兄弟世爲義居禁子孫毋析戶又輟俸買田爲義莊以給疏族之貧者。

乙卯左文林郎紹興府觀察推官凌景夏爲祕書省正字用帥守棊密禮薦也。右通直郎樓琦與陞擢差遣遂以琦通判邵州琦異子也。爲於潛令宣諭官舉其政績。詔俟終更引對而甄擢之。至是代還用薦者

改官。乃有是命。宣諭官所薦前此未有不得對者當考。

丙辰。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劉觀知彭州。觀既罷歸屢召不赴。乃就用之。右迪功郎江表充勅

令所刪定官。

己未改樞密院北面房爲河北房。諸路制置大使呂頤浩、李綱、席益次第之鎮。詔內侍往勞。且以銀合

茶藥賜之。國子監丞張戒守祕書郎。右承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李維行。國子監丞維綱弟也。史館修

撰范冲薦其學問操履。置之台省。無所不宜。遂召對而有是命。直祕閣李革知興元府。中書以興元殘

破之後。久闕正官撫治。故選用之。時宣撫司已用協忠大夫華州觀察使王俊守興元。革不得上。乃改知

雅州。興元帥題名。王俊今年五月到任。日麻。李革明年九月已卯。差知雅州。

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向子恣落職罷宮觀。依銜替人例。係事理

重。子恣守衡州。視事再閱月。諸司共劾其徒流編配無慮數十人。率皆報復仇怨。任情廢法。自謂滅門刺

史。乞送所司治罪。先半月。子恣已得請奉祠。輔臣進呈。上曰。監司乃外台耳目之官。既按劾。自當推治。然

有罪者家居待命。而證左無辜之人。往往淹延囚禁。動經歲月。深可憫也。子恣罪狀既明。別不須干證。第

黜責其身足矣。趙鼎曰。臣等共議。欲將子恣鐫罷。不必取勘。上可之。子恣此月乙巳自陳宮觀。

庚申。太府少卿沈昭遠請久任計臣。上曰。祖宗時。三司使如陳恕最爲久任。號稱職。今內外計臣儻能稱

職。就加爵秩以褒寵之。可也。不須數易。張浚曰。久任豈獨計臣。他官儻有稱職者。亦當如此。殿中侍御

史周葵試司農少卿。葵嘗入對。言今天步尙艱。非臣子諷諫之時。臣願直言其失。大抵務虛文而無實效。

因進數所行之事。不當者凡二十許。上曰。趙鼎、張浚爲朕任事。不可以小事形迹之。葵曰。陛下自卽位。已

相十許人。其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議不容而去。大臣亦無固志。假如陛下有過。尙望大臣納忠。豈大臣

有過而言者指陳便爲形迹。臣願人言因使大臣易意。不惟可救朝廷之闕。亦可保全之上。曰。此論甚奇。至是朝廷議大舉而葵三章力言此存亡之機。不必更論。安危治亂。未有不先自治其國而成大功者。或言葵沮國大計。遂有是命。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劉長源。大理寺丞黃珪並爲監察御史。詔上虞縣當職官貶秩一等。令提刑司治罪。以月中無注賣鹽數故也。其會稽等七縣鬻鹽數少者皆詰之。

辛酉。起居郎潘良貴言。中台省出納王命。賦政四海。喉舌之司也。六曹遵奉成憲。各揚乃職。兵火以來。苟簡玩習。視爲傳舍。其最甚者。遇朝廷送下勘當事理。並不依據格法。指定是非。常操兩可之說。曰。更合取朝廷指揮。是致朝廷臨時別有衝改。長貳郎官循默奉行。不復更有執守。每廢一法。卽後來陳乞者循以爲例。干求請託。紛然無窮。若不加察。恐省部成法盡壞。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嚴飭六曹長貳郎官。各務協心。凡朝廷送下勘當事理。並須據格法定。是非供報。仍乞詔大臣事關六曹者。不問鉅細。一切唯有司格法。是從。庶幾杜僥倖之門。開公正之路。仰稱陛下敷政之意。輔臣進呈。上曰。祖宗以來。自有格法。有司但能遵守。卽事稱職。格法既定。誰復有僥倖之心。唯其因事陳請。人思幸得。此法之所以寢廢也。可依良貴所請。更切申嚴。沈與求曰。六部乃守法之地。有司循情。遂至廢法。而用例。然情豈勝徇耶。僥倖之門塞。則人自安分。天下何患不治。

中興聖政史臣曰。法外豈得有例哉。徇情之私。而爲法之蠹。莫例若也。其弊蓋出於特旨爲例矣。而又沿請之僥倖相乘。無不可者是。獨從其不齊於物。而悉廢其器。雖有權量度數。無所用

之也。天下誰爲知止足之分者哉。然則法安出也。傳之祖宗。蓋有所創之於上。付之有司。蓋有所受之於下。猶權量度數之器。受之於官而用之也。夫是謂之遵守。

詔勅令所刪定官。監登聞檢鼓院官自

今並令轉對。以周葵嘗建言檢鼓院隸諫省。而刪定官爲書局。故也。

癸酉。詔川陝路州縣官不並差川陝人。但有內地官一員。餘不限員數。紹興令差川陝人。州不過三員。縣

鎮寨一員。吏部員外郎徐林言比元豐勅差誤。故命申明行下。明年正月別立法。

甲子。詔屯田郎中樊賓候都督府出日。隨逐去江。淮措置屯田。時張浚再出江上。欲謀大舉。深慮諸將議論不同。心頗憂之。不欲出口。趙鼎察知其意。與之謀曰。公之此行。未便能舉事。莫若兼領屯田而歸。不爲無補。於是置官屬畫一而去。先是建言屯田者甚衆。至是始爲之。

乙丑。監察御史周祕守殿中侍御史。

丙寅。都督府奏以集英殿修撰新知鄂州劉子羽權本府參議軍事。與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並往川陝撫諭。詔各賜銀二百兩遣行。時張浚將謀出師。故令子羽等見宣撫副使吳玠諭指。而玠亦屢言軍前糧乏。因命子羽與都轉運使趙開計事。並察邊備虛實焉。命湖北帥臣同知鼎州張巖以閩田排鼎。禮辰。沅。靖州刀努手。用樞密院請也。

丁卯。右朝議大夫韓梈主管台州崇道觀。梈坐蔡條親黨久斥。至是始得祠。

戊辰。詔御史台朔參官用在京通直郎以上。望參用釐務通直郎以上。除宣制及非時慶賀。以望參官。餘並令朔參官趨赴。

是夜雨雹。

是月僞齊前尙書左丞張東死。

是冬金主亶以蒙古叛遣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提兵破之。蒙古者在女真之東北在唐爲蒙兀部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爲甲可捍流矢僞齊劉豫獻海道圖及戰船木樣於金主亶金主亶入其說調燕雲兩河夫四十萬入蔚州交牙山採木爲楫開河道運至虎州將造戰船且浮海入犯旣而盜賊蜂起事遂中輟聚船材於虎州。

以張師節要洪皓記開王六親行程錄參修虎州者在雄州之北蒙國編年謂之胡骨子記開謂之官骨子今從行程錄特蒙古字原本錯謬今改正其所列異同姑從其意

是歲都督行府令靜江府昭州折布錢每疋增一千二郡之民歲輸布九萬疋有奇舊法每疋爲錢五百至是始增之。

此據路彬所奏修入

左朝請大夫馮子修致仕子修知普州治有能名上召之子修以年踰七十上

章請老乃有是命子修西充人嘗爲長安令童貫使陝西士大夫入謁者皆拜庭下子修長揖而入貫怒奏子修葺建神霄宮不時興作坐奪官晚乃得州旣致仕後六年而卒。

此據趙道備子修墓誌修入其月日未見且附年末俟考

南班宗

室賜名者二十有一人諸宗室命官三十有七人兩浙路見管戶二百十二萬餘口三百五十三萬餘廣南東路稅客戶六十一萬餘西路稅戶三十一萬餘客戶十一萬餘陝府西路戶四萬餘荆湖南路戶九十五萬餘成都府路稅戶七十八萬餘口二百十六萬餘客戶三十七萬餘口九十萬餘夔州路稅客

戶三十四萬餘。口八十六萬餘。福建路戶一百三十三萬餘。口二百五十九萬餘。有二龍死於冷山。金
左丞相陳王希尹欲遣人截其角。或以爲不祥。乃止。松漢夏國主乾順改元大德。四川總領所利州大軍庫
有李顯忠四夏僞譜云。大

德五年正月下案顯忠以八年冬奔夏。九年六月遷朝。合在紹興九年逆數之。知此年改元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七

【紹興六年】

歲次丙辰金熙宗寬天命十四年。馬齊劉豫阜昌七年。

春正月己巳朔。上在臨安。

辛未。上以雪寒細民艱食。命有司賑之。翌日。謂尚書右僕射張浚曰。朕居煖室。尚覺寒。細民甚可念。若湖南。江西旱災去處。亦宜早措置賑濟。民既困窮。則老弱者轉於溝壑。強悍者流爲盜賊。朕爲民父母。豈得不憂。浚曰。陛下推是心以往。則足以感召和氣。況實惠乎。上曰。朕每以事機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寐。浚曰。陛下以多難之際。兩宮幽處。一有差失。存亡所係。慮之誠是也。然雜聽則易惑。多畏則易移。以易惑之心。行易移之事。終歸於無成而已。是以自昔人君。正心修己。仰不愧。俯不怍。持剛健之志。宏果毅之姿。爲所當爲。曾不他卹。以陛下聰明。苟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往而不濟。臣願萬機之暇。保養天和。澄心靜氣。庶幾利害紛至而不能疑。則中興之業可建矣。

壬申。都省請令吏部立勳官法。應破金人拓地主兵官萬人已上。第一等功。五千人已上。奇功。並許加帶大使臣已上。自武騎尉月給帶勳錢十千。正任觀察使已上。自輕車都尉月給二十千。應賞功合轉三官者。賜勳一轉。五官者。賜勳二轉。雜壓序封許用勳品。後不果行。初置行在和劑局。給賣熟藥。用權戶部侍郎王俛請也。左朝奉郎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爲尚書工部員外郎。直徽猷閣提領都督

府市易務張澄行尙書戶部員外郎兼提領市易務行府專一措置財用。

癸酉申命給舍甄別元祐黨籍時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范直方言朝廷旌別淑慝大開黨禁以風動天下凡隸名石刻之人皆蒙追錄此千載盛德之舉也然而其閒賢否是非未免混殺方紹聖初章惇蔡卞用事欲擠陷善良以快私忿上意未決而李清臣首唱異議助成京卞之惡美類由是塗炭而清臣獨留廟堂繼而姦人欺天子誣太母有欲廢意尙畏天下公議不敢自恣而邢恕乃唾手攘臂力證其事至於反覆變詐如楊畏者固又不足道自崇寧以後黨籍日衆其閒固多忠謹勁正之士出處議論具在方冊至如妬賢嫉能助成黨論之人偶乖迎合以至睚眦京卞欲終廢之故借黨籍以報怨汗馘善類以至今日子孫又從而藉口僥覲恩典倖門一啓流風靡靡雖故家遺族未免銜嚙希進傷教敗俗莫此爲甚伏望密詔近臣博訪耆舊重加審訂稍示甄別以行典禮庶幾賢不肖各當其分足以取信天下後世故有是旨

日麻書有旨依已降指揮令給舍一就着詳而未見元降旨之日當求他書參考

案黨籍清臣執政第二十八人長待制已上第三十三人恕不在籍中直方誤也

詔故贈少保王淵許以死事恩澤

二資換給常州田二頃以淵妻齊安郡夫人吳氏有請也直祕閣提點淮南刑獄公事張成憲同提領都督府市易務荆襄招討使岳飛言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百餘人欲徑渡河自襄陽來歸時金人併力攻青故青以精騎突而至飛軍前上曰果爾當優與官以勸來者諜言固未可信若此等人來歸方見敵情沈與求曰若敵誠衰來者衆則敵情審矣

紹興十二年六月十一日觀衛大夫忠州刺史梁興狀四年十月與烏瑪喇太師接戰至次年奪路渡大河歸本朝則興至飛軍前當在去冬今因炎到障此

甲戌起居郎潘良貴試中書舍人尙書右司員外郎董弁爲起居舍人良貴未就職以父喪免給事中呂社等言良貴以父年高十五年之間出任不過數月貧甚無以舉喪詔賜錢五百緡令所在以上供錢給之

賜錢指揮在是月壬辰朱勝非秀水開房錄云有潘良貴者父年九十餘臥病累年趙鼎聞其貧欲引爲黨許以從官召之卽至自聽少選柱史又選中書舍人幾旬月間命未下而厥父死矣

右承奉郎孫道夫爲祕書

省正字道夫召對上問以方今形勢之地道夫請經營漢中以爲復陝西之基措置荆南以爲守江左之策上稱善武經郎權知閣門事潘永忠爲右武郎同知閣門事

乙亥右諫議大夫趙霈言比年以奔競日滋廉恥道喪指臺閣爲要津笑州縣爲俗吏僥倖捷徑以闖進身已參選者力求堂除得外任者謀改京局故臣僚一遇賜對則明與陞擢差遣一有過累則明與外任差遣人旣知朝廷之輕外任執不以內任爲重乎願明詔大臣凡任省臺寺監及二年才可任煩劇者悉補監司郡守之職任監司郡守及二年才可被陞擢者悉充省臺寺監之選劇邑有闕擇寺監丞有才術者爲之宰寺監有闕擇縣令有治績者爲之丞更出迭入居中補外以息奔競以興廉恥使士無入而不出之譏郡守無雅意本朝之望疏奏從之

丙子承信郎徐如海杖脊黥隸化州如海陷北不得歸變姓名至臨安爲僞齊詞事因投匭上書爲有司所覺故黥之夜雷

丁丑詔納粟別作名目授官人毋得親民刑法官已授者並罷自今到部隱漏不實者抵其罪時論者謂

縣令民之師帥。刑法之官。人命所繫。不可輕以授人。比年軍興。以納粟得官者。不謂之納粟。或以上書文理可採。或作獻納助國。與理選限。原朝廷之意。欲激勸其樂輸。使得爲官戶。而銓曹別無關防之法。近年以來。固有得縣令。亦有得司法者。此曹素未嘗知政務。直以多貨。一旦得官。若遂使之臨縣議刑。其不稱職必矣。旣不能稱職。必爲民物之害。欲下吏部立法關防。仍先次改正。故有是旨。

己卯。手詔朕以菲德。致滋旱災。痛念斯人。流離窮苦。屢詔諸路。常加撫存。尙慮未能深體。此懷。奉承弗謹。今仰三省。檢會累次降旨寬卹事件。布告中外。悉力推行。務在實惠及民。毋使詔書徒爲具文。又勘會荆湖南北。江東西路。旱傷。湖南委呂頤浩。江西委李綱。各選差近上屬官。分詣管下。往來點檢賑濟。其湖北。江東。並委帥守依此。詔戚里之家。見任添差官。令別作措置。初。右諫議大夫趙霈入見。論今添差官員。數猥多。無補於事。若不減罷。國用益窘。然有不可一概罷者。如宗室歸明歸朝官。軍班換授。及軍功優異之人。乞存留外。餘悉罷去。以紓今日用度之闕。章再上。進奏院言。除川。陝外。諸路添差官。一千五百四十員。戚里之家。七宗室。六百六十七。歸朝官。一百六十四。歸明官。二百八十四。三省樞密院。遠赴行在。官十軍班。換授。一百八十八。軍功。一百六十一。隨龍。二十六。歸附官。二十三。奉使之家。十。乃詔隨龍官。係祖宗舊法。奉使官。理當優恤。其餘忠義。可嘉。皆勿罷。所省者。七員而已。起復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議。軍事。權川。陝宣撫副使。邵溥。試尙書禮部侍郎。仍兼參議軍事。

辛巳。罷綿州。川。陝宣撫司。邵溥。埃結局。赴行在。宣撫副使。吳玠。依江東。淮南。宣撫使體例。專治兵事。軍馬。

聽玠分撥錢糧令都轉運使趙開拘收限半月結局初張浚既召去王似盧法原以宣副代之漣又代之數人者務私相勝軍政民政弛紊不可具言故有是旨舊宣撫司有兵三萬馬數千至是皆屬玠矣

熊克小廩

云辛巳吳玠宣撫使(案)玠正使名在九年正月克但見日曆書有旨吳玠依舊川陝宣撫使遂承其誤不復考耳恐是元降旨失契勘或日曆脫字當考浚之初入蜀也在軍中者皆依銜官例給券

有職事人支供給月糒隊下敢效支錢米其餘兵校則依軍額支衣糧及料錢及玠專爲宣撫副使始別立格例隊官已上依銜官支驛料供給隊下有官人以武藝高下給月糒又添支絹錢敢效諸軍依軍額外以武藝高下添支銀錢蓋以爲激勸也然諸軍折色米麥各以軍屯所在之直爲準故米每石少者八九千多者至十二千議者患其不均然沿襲既久終莫能革也

清熙十三年二月辛亥吳挺奏請并十五年七月戊午指揮可參考

太常丞王普言

宗廟之祭於禮不合臣請論之僖祖非始封之君而尊爲太祖太祖實創業之主而列於昭穆其失自熙寧始宣祖當遷而不遷翼祖既遷而復祔其失自崇寧始蓋前日之失其甚大者有二始祖之名不正大禘之禮不行今日之議其可疑者有四奉安之所祭享之期七世之數感生之配是也古者太祖卽廟之始祖是爲廟號非謚號也惟我太宗嗣位之初太祖皇帝廟號已定雖更累朝世次猶近每於祫享必虛東鄉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至熙寧又尊僖祖爲廟之始祖百世不遷而太祖常居穆位則名實舛矣僖以熙寧之禮爲是則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此三尺之童知其不可大傳曰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熙寧尊僖祖爲廟之始祖。而僖祖所出系序不著。故禘禮廢。自元豐以來。宗廟之祭。止於三年一禘。則是以天子之尊。而俯同於三代之諸侯。瀆亂等威。莫此爲甚。欲乞考古驗今。斷以聖學。自僖祖至於宣祖。親盡之數當遷。自太宗至於哲宗。昭穆之數已備。是宜奉太祖神主居第一室。永爲廟之始祖。每歲五享。三年一禘。則太祖正東鄉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鄉爲昭。真宗、英宗、哲宗北鄉爲穆。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於太廟。而以太祖配焉。如是則盡合禮經。無復前日之失矣。若四祖神主。臣謂宜倣唐禮。祔於景靈宮天興殿。遇大禘之歲。就行享禮。案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則是四親二祧。止於六世。而太祖之廟。不以世數爲限。僖祖廟旣當遷。又非郊禘之主。尙仍配帝。於禮無据。宣祖皇帝實生太祖。當爲禘主。萬世不易。則配食感生。無可疑者。先是起居舍人董弅嘗有是請。詔侍從臺諫。過防秋集議。未及行。逮普疏入。乃趣侍從臺諫禮官參議於尙書省。後二日。上謂左僕射趙鼎曰。太祖開基創業。始受天命。祫享居東鄉之位。合於禮經。必無異議。鼎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載於經禮。無可疑者。士大夫往往有異同之論。乃命議者各具討論文狀。申尙書省。旣而卒不行。

紹興元年十二月丙戌所書可

參考

罷御史臺平反刑獄推賞。時殿中侍御史王紹言。察官皆出陛下親擢。糾察六曹之稽遺。乃其職事。平反刑獄。糾察之一也。居是職者。宜不待賞而勸。歲終刑部保明。與羣吏同賞。亦非所以待糾察之臣。故有是旨。刑部侍郎廖剛乞以磨勘一官。回贖其祖父不右承務郎。從之。

壬午宗室伯玖賜名璩除和州防禦使時年七歲初命川陝西路轉運使每季於孟月上旬定日集注在司待次官窠闕注訖申部以革注擬不公之弊用言者請也既而都省言訪聞多是藏匿闕次理宜約

東詔制置大使席益覺察按奏

後旨是在是月甲申

癸未尚書左僕射兼監修國史趙鼎上重修神宗實錄通成二百卷中書舍人兼侍講資善堂翊善朱震試給事中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兼史館修撰兼侍講資善堂翊善范冲陞徽猷閣直學士他職並如舊故中散大夫開封府左司錄孟彥弼追封成寧郡王以昭慈聖憲皇后親弟特封之也

彥弼忠厚父已見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言恭惟主上當焦勞之日減放宮女節省中禁之費務爲勤儉以率天下在於臣子宜上體天心伏自國家多事以來養贍軍旅調賦日新所費不貲世忠積俸之餘尚可支吾願將世忠合得俸祿一切倚閣俟至恢復中原職方貢賦咸入天府然後請於有司優詔不許

乙酉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知泗州劉綱丁祖母憂乞解官承重州人共留之後五日詔綱免持服

丙戌尚書右僕射張浚辭往荆襄視師浚以敵勢未衰而劉豫復據中原爲謀叵測奏請親行邊塞部分諸將以觀機會上許焉浚卽張榜聲豫叛逆之罪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駐軍承楚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屯太平州江東宣撫使張浚屯建康府而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在鄂州朝論以爲邊防未備空闕之處尙多浚獨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殺漚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在前雖有他歧捷徑敵人畏我

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故太原未陷。則尼瑪哈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論者多以前後空闊爲疑。曾不議其糧食所自來。師徒所自歸。不然。必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可安乎。浚既白于上。又以告之同列。惟上深以爲然。於是參知政事沈與求言。都督府關取空名告勅。宜劄以萬數。臣疑其有所爲。以問趙鼎。張浚而不以告臣。今又見浚言有川陝荆襄之行。此固用兵之謀。臣初不以爲非。第欲審而後行。況遣宰臣之出。乃大議論。臣實參機務而不與聞。是智不足謀國也。乞罷政。不允。是日。詔百官出城送浚行。宗正丞孫緯向浚自言。沂人丞相此行。恢復中原。望以緯守本郡。浚大喜。對衆稱善而許之。

熊克小麻稱詔百官

出城送浚行。誤也。日麻正月十五日癸未。三省奏勸會張浚視師荆襄。已免班送。有旨令百官並出城餞送。今從之。

是日。總領四川財賦趙開增印錢引三百萬緡市軍儲。

丁亥。淮東宣撫司參謀官陳桷。淮西宣撫司參謀官李健。江東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鄒漸。對於內殿。上諭以國家贍養大兵之久。國用既竭。民力已困。切須專意措置屯田。此亦自古已成之效。況軍中亦須先立家計。若有機會。方圖進取。後二日。以諭輔臣。趙鼎曰。措置如此。社稷幸甚。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古之行屯田者。何其易。而其效何其廣也。趙充國

之於漢中。是以將帥而行之也。張公謹之於代州。是以郡守而行之也。韓約之於振武。是以部刺史而行之也。率不過一二歲。而軍儲富矣。今以天子之命令。國家之勢力。而每病其難。經歷歲月。未覩厥成。則將帥恬不加意。苟事任使之意。也使其開渠引水。用以澆灌。能若鄒艾。躬耕百畝。課督將校。能若郭子儀。如是。而有不成。臣不信也。亦在賞罰勸之耳。

詔廣西提點刑獄公事韓瑛市米三萬石。赴湖南帥司賑濟。

此據呂頤浩五月一

日所申

修入

己丑以皇伯華州觀察使同知大宗正事安定郡王令疇薨。輟視朝。尋贈令疇開府儀同三司。賜銀帛百匹兩。

庚寅殿中侍御史王縉言。有司申請乞將預借坊場錢先還一半。不便。上曰。既預借。當悉還之。朝廷號令貴於守信而已。儻或失言。何以使民服從。宜如縉所奏。

辛卯內侍衛茂恂降一官。送吏部。茂恂往岳飛軍前撫問。受餽過數。內批降黜。輔臣進呈。上曰。受餽送過數。宜坐以贓罪。今降官已是寬典。須當逐之。使爲外任。沈與求曰。陛下罰此一人。可以爲後來之戒。上有罪則罰。何但此一人。趙鼎曰。陛下懲戒如此。後人必不敢犯。詔諸路監司帥臣曰。朕以督護之重。付在相臣。臨遣視師。俾分閫制。凡所措畫。動干事機。惟爾監司帥守郡縣之官。宜皆戮力同心。協濟國事。苟或懷私害公。慢令失職。已命張浚就加黜陟。以聞。國有常典。朕不敢貸。咨爾衆士。毋敢弗虔。吏部尙書兼侍講孫近兼侍讀。吏部侍郎劉大中兼侍講。制曰。朕惟王教典籍。皆先聖所以致治之法也。屬時多艱。不忘稽古。設官勸講。豈直踵故事而已哉。慨念熙寧以來。王氏之學行六十餘年。邪說橫興。正途壅塞。學士大夫。心術大壞。陵夷至於今日之禍。有不忍言者。故孟氏以楊墨之害。甚於猛獸。亂臣賊子。與夫洪水爲患之烈。信斯言也。朕方閑邪存誠。正心以正百官。推而至於天下之心。自非直諒多聞。所謂益友者。

執輿考質疑義以輔朕之不逮。大中博洽古今，持論不阿，擢自論思，俾充此選。夫作於心而害於政，念既往之不足懲，尊所聞而行所知，庶將來之有可復。朕罔敢不勉，爾宜悉其所蘊。

癸巳，殿中侍御史王縉言：諸處推鞠公事，惟姦賊之吏多挾智數，重賄獄司，追理干繫，停緩歲月，使陳訴及照證之人各有退心。然後賊狀可以昭雪，其堅執不退者，往往非理致死，欲乞委諸路捍刑司檢法官看詳，有情款異同，而申報病死者，研究情實，如有冤枉，具申朝廷，庶幾官吏不致輕害人命，從之。

甲午，以江湖、福建、浙東旱，命監司帥臣修荒政，輔臣進呈戒約旱災路分監司帥守賑濟饑民等文字，上曰：歲饑民多流殍，朕心惻然，官爲發廩以賑給之，則民受實惠，苟爲不然，雖詔令數下，恐徒具文耳。宜申飭有司，多方措置米斛，江東、西、湖南、北、福建、浙東路，令逐路監司行下，早傷州縣，恪意遵行，如奉行有方，別無流亡，當行旌賞。如流亡稍衆，或聚而爲盜，卽重行竄責，並令帥臣監司比較優劣，保明來上，取旨賞

罰。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水旱之災，治世所不能免，然必有以處之。周有荒政，漢有賑貸之令，本朝從而推廣之，災之所被，必開倉廩，已遣員休力役，甚則轉他路粟以給之，又甚則出內帑金帛以濟之，視前代益周密矣。至於戒飭監司，督州縣以存恤有方，與奉行不謹者，而爲之賞罰，則自太上皇帝始。州縣之官，以字民爲職者也，職乎字民，遇其災而不能救，焉謂將矣。彼知罰之可畏，而賞之可慕也。於救民何敢不力，民之免於溝壑者，非太上皇帝之賜歟。二百餘年之間，德積而彌高，澤溥而益深，民之戴宋，水水無疆，宜矣。

乙未，萊州防禦使權主管侍衛步司公事邊順乞外任，趙鼎曰：祖宗舊制，三衙用邊臣，戚里及軍班出身各一人，所以示激勸也。上曰：戚里未有可以當此任者，然近上戚里，旣擢用後，或有罪戾，罰之則傷恩，貸之則廢法，故不得不慎也。唐用宗室，至爲宰相，本朝宗室，雖有賢才，不過侍從而止，乃所以安全之也。

中興聖政留正等曰。漢以諸呂廢亂天下。而文帝復使薄昭與兵。豈非以太后故欲恩之耶。昭卒犯法誅死。尙足爲恩也。然魏文帝讓之以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不當假借以權。亦可謂知言矣。觀太上皇帝之語。趙鼎真可爲萬世法也。

丙申進士魏悌特補將仕郎。悌行可子也。行可之應募出使也。朝廷已官其子弟。至是其家復援例乞官。子孫四人。詔如所請。而言者論行可名節無聞。雖拘留未返。朝廷所當存恤。然恩例過厚。公論未允。故但錄其子孫焉。

丁酉尙書都官員外郎錢葉改禮部。葉自御史府再轉爲郎。既而乞補外。乃除知泉州。

二月辛亥除郡。

左朝散

郎新荆湖北路轉運判官馮康國爲都官員外郎。左宣義郎薛徽言守比部員外郎。

戊戌都督行府奏乞將大姓已曾買官人於元名目上陞轉。文臣迪功郎陸補承直郎一萬五千緡。特改宣教郎七萬緡。通直郎九萬緡。武臣進義校尉陸補修武郎二萬二千緡。保義郎已上帶閣門祇候三萬緡。武翼郎已上帶閣門宣贊舍人十萬緡。已有官人特賜金帶五萬緡。並作軍功。不作進納。仍與見闕差遣。日下起支請給。其家並作官戶。見當差役科敷並免。如將來參部注擬資考磨勘改轉蔭補之類。一切並依奏補出身條法施行。仍免銓試。金帶永遠許繫。從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八

紹興六年二月己亥朔。尚書金部員外郎陶愷知筠州。前三日愷因面對。言陛下未能建大中至正之道。未能平黨與。未能修政。未能用人。其言頗主紹述之說。故命出守。三月己卯再實詔江西轉運司於去年上供米

內。共撥二萬石。付帥司爲賑濟之用。卽不得有妨應付岳飛一軍米數。

庚子。江西制置大使李綱。湖南制置大使呂頤浩。並兼本路營田大使。翌日詔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浚。湖北襄陽府招討使岳飛。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亦如之。飛玠惟不帶大字。賜兩浙都轉運使李迨詔書獎諭。以右僕射張浚言迨近措置酒稅課利錢僅五十萬緡。備見體國故也。詔諸路給賣貼錢。依限逐旋催納起發。毋得希覲。妄亂申請。先是已減下戶所輸之半。又詔全無物力人戶皆免。都省言。廬州縣猾吏妄說事端。致令人戶意望再有更易。不行依限送納。故條約焉。既而右僕射張浚言。元降指揮。非奉聖旨不得支使。方今軍事之際。兼措置屯田。所費益廣。已逐急取撥。應副使用。乞俟支使了畢。具實數奏請除破。從之。凌奏請在三月癸巳

辛丑。左承事郎鄒柄充樞密院編修官。司農寺丞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蓋諒撫諭川陝還。入見。詔進秩二等。

壬寅持服前左中大夫富直柔起復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時直柔方持所生母喪故有是命既而言者論直柔徧以書達權貴圖起復章格不下會直柔辭免新命趙鼎進呈言實無此事上曰鎮江謀守出自朕意小大之臣未嘗有薦直柔者前已面諭臺諫今且當降詔不允彼再有請則從之可也既而直柔引祖弼故事乞終喪制上許之

上詔在二月己未直柔再奏在四月辛丑

詔利州路經略安撫使郭浩襄陽府路安撫使張旦金均

房州安撫使柴斌知建康府主管江南東路安撫司公事葉宗譔知鎮江府主管沿江安撫司公事李謨並兼營田使先是淮東西湖南北荆南帥臣皆已兼帶至是悉命之都督行府奏改江淮營田爲屯田先是言屯田者甚衆而行之未見其效會張浚出行邊因出戶帖錢二十萬緡爲本浚請應事務並申行府措置俟就緒日歸省部許之於是官田逃田並行拘籍依民間例召莊客承佃每五頃爲一莊客戶五家相保共佃一人爲佃頭每莊客給牛五具種子農器付之每家別給菜田千畝又貸本錢七十千分二年償勿取息若收成日願以斛斗折還者聽遂命屯田郎官樊賓提舉糧料院王弗同推行焉

七月壬申又置營田司

癸卯司農寺丞蓋諒言四川提轉牧守之官特去朝廷阻遠輒法外用刑如軍民少有違犯其處斷輕重係於臨時喜怒之私上負陛下好生之德乞速加禁止詔制置大使司密切體究按劾聞奏都督府效士張鞬

案鞬字字書不載或係翰字之訛

特補下州文學鞬陝西免解進士也解潛在荆南便宜版授至是命之夜雪

甲辰置行在交子務。先是都督行府主管財用張澄請依四川法造交子與見緡並行。仍造三十萬用於江、淮矣。至是中書言交子錢引並沿邊糴買文鈔皆係祖宗舊法便於民間行使。自軍興以來未嘗檢舉。今商賈雖通少有回貨已做舊法。先椿一色見緡印造交子分給諸路令公私並同見緡行使。期於必信決無更改。詔諸路漕司榜諭。遂造百五十萬緡充糴本。將悉行東南焉。五月乙酉改爲關子。尚書刑部侍郎廖剛充

徽猷閣直學士知潼州。剛引疾求去。疏三上乃命出守。左迪功郎林儵循兩資與堂除差遣。儵乞上所著易書詔給事中朱震詳問。震言儵積學有年。用功至勤。乃令明州給劄錄其所著易書及天道大備書變卦纂集等合二十六卷上之。故有是命。

乙巳右諫議大夫趙鼎言去秋旱傷。連接東南。今春饑饉特異常歲。湖南爲最。江南次之。浙東、福建又次之。然今日賑救之術不過二說。惟兼行之。斯可以活饑貧而消盜賊。一則發廩粟減價以濟之。二則誘民戶賑糴以給之。諸路固嘗有旨許借常平義倉矣。又嘗令州縣措置賑糴矣。然艱難之際。兵食方闕。義倉之粟諒亦無幾。州縣往往遂急移用。無可賑給。惟勸誘民戶賑糴尤爲實惠。然豪右閉糴。蓋其常態。況當饑歲。彼孰知恤。全在州責之守。縣責之令。多方勸諭。上戶估定中價。俾以所食之餘。各行出糴。稍濟貧乏。務在均平。然自來官中賑濟多在城郭。遂致鄉村細民不能徧及。臣願以上戶所認米數統計城郭鄉村之戶多寡。分孽米數。縣差丞簿於在城及逐鄉要隘處監視出糴。計口給歷照支。或支五日。或併十日。其

交籌收錢，並令人戶親自掌管，官不得干預。既無所擾，人亦願從。此惠而不費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之術也。從之。

丙午，賜兵部尚書折彥質進士出身。時參知政事沈與求數求去，趙鼎欲引彥質代之，以其進不由科第，乃有是命。監察御史梁弁言：行在倉官任滿有出剩之賞，由此諸州綱運多端加量，枉被監禁，望賜寢罷。若任內交納不擾，特與推恩，庶幾其弊可革。從之。敕令所奏川、陝路知州通判不並差，川、陝人無通判，而有簽判，或職官獨員者同職官，判司兵官令佐並準此。監司屬官每司不得過二員，著爲令。先是吏部省記川、陝人州不過三員，縣鎮寨一員，既而員外郎徐林以爲不便，乃更立法焉。

戊申，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岳飛請復以襄陽府路爲京西南路，唐、鄧、隨、郢、均、房州、信陽軍並爲所隸。從之。

己酉，故承議郎追復寶文閣待制鄒浩贈寶文閣直學士，諡曰忠。時浩子柄入對，上浩諫立元符皇后章疏手藁，給事中呂祉等奏其言直而婉，肆而隱，有古諫諍之風，與世所傳僞疏激訐淺俗謬妄之說不同。竊惟浩之名德表在一世，如是而前日追復，止於舊職，未厭公議，欲望優加贈典，仍許依曾肇、豐稷例賜諡。庶以副主上優恤黨人、旌顯忠直之意。故有是命。右儒林郎姜仲開特改右宣教郎，通判鄂州。仲開宰邑有聲，爲宣諭官薦對故也。太學生張逸補右修職郎，進士魏昌明補右迪功郎，二人自淮北來歸，故錄之。進義副尉尹機爲右迪功郎，李籍爲下州文學，兼陽翟人。祖薦嘗從蘇軾學爲文章，元符末以

上書抵誣入自訟齋。不第死。機安化人。趙鼎之未第也。嘗從機父天民講學。天民仕不達而卒。二人嘗以策干主管馬軍司公事。解潛於荆南。潛還朝。例補武職。鼎能爲歌詩。援黨人子孫例訴於朝。都省言。薦在元祐間。名重一時。坐應詔上書。終身廢棄。依敕合該錄用子孫。鼎又請以給使一官。及親屬轉官恩例。爲機換文資。以申師友之義。故有是命。詔江西轉運司相度。以旱傷州縣下戶所納苗米價錢。於江次糴發客販米斛。初。上以江西湖南旱。命四等下戶苗米。皆令折納價錢。而江西漕司請放稅四分。已下者。仍理本色。至是。又言撫州已催二十千餘斛。它郡皆無之。乃詔洪吉等州分折。殿中侍御史王縉言。去歲災傷至甚。官司檢放。未必以實。四等以下。皆納價錢者少。催督日久。未見申到。其實可見。近湖北轉運司申鄂州。見商販米斛船到岸。價例不至高貴。乞降輕齋和糴。若令江西轉運司委能幹官。就江次糴發。縱折納價少。除津般糜費。欠折之外。官司貼支數亦不多。使一路細民免監督之苦。無逃逸之患。甚大惠也。詔相度措置申尙書省。

庚戌。殿中侍御史王縉爲右司諫。監察御史石公揆爲殿中侍御史。制曰。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謂輔弼。疑丞。大臣之職。朝夕納誨。務引君以當道者也。後世事任言責。折爲二途。官以諫爲名。而所用未必賢。於是大臣不得盡其規。而人主不得聞其過矣。況未濟艱難。慮多闕失。顯茲任屬。尤難其人。縉孝謹忠信。有古人之志德。稱於士友。而達於朝廷。頃自郎闈。擢居憲府。三院御史。爾歷其二焉。不好訐以爲直。不撓法以掩姦。不爲人飛走以搏吠所憎。肆惟汝嘉。俾陞諫列。夫孝有移忠之道。直在盡言之地。勉行爾志。以弼

予達。詔江浙、閩、廣諸路總領賣田監司榜諭人戶，依限投買鄉村戶絕，并沒官及賊徒田舍，與江漲沙田、海道泥田，昨爲兼井之家，小立租額佃賃者，永爲己業，更無改易，仍令戶部與監司州縣毋得申請少有更改，用三省奏也。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權安撫司公事薛弼言：近以朝廷催趣應副岳飛月椿錢九萬貫，并撥上供米十萬石往鄂州，又撥四等折錢餘米應副岳飛，又撥二萬石應副南王彥，又撥一萬石應副鼎州，臣愚兼管潭州，備見帥漕兩司虛實，本路因旱甚，民流檢放之餘，通不及三分，稅米內仍有五等下戶折錢之數，委無可以支給，本路大軍并將兵，自十一月折半支錢，尙自拖欠一月及口食等米，無可指準，遂旋守等諸縣催趣殘零，放不盡稅，斟升支散，惴惴有旦暮之憂，今來十二月，積陰雨雪不止，自下旬雪霰交作，間有雷電，冰凝不解，深厚及尺，州城內外，饑凍僵仆，不可勝數，除用度牒招募僧行，隨即瘞埋旬日之間，閱實剃度僧行不少，自仲冬闕食，城內白晝剽劫，城外十室九空，盜賊迫於饑窮，十數爲羣，持杖剽奪，行旅舟船，道路幾於阻絕，除散遣緝捕官晝夜巡察，遇有發露，隨即擒獲，斬決流配，殆無虛日，近方少戢，流移漸歸，墾治田畝，遭此凍雪，餓死者枕籍道路，雖自席益在任，分置三場，給粥以濟，近日數目加增，至市里居民，逐軍營婦，不憚愧恥，與乞丐隨逐仰給，觀此災沴，正宜倍加賑恤，以副陛下仁民愛物之意，況本路州縣，累經敵馬殘壞，尤甚，遺黎九死之餘，去歲一年，備兼五大，大兵大火，大旱大饑，大雪，若通融一路所有，極力救濟，或恐不能延及秋熟，蓋去麥熟尙四月，禾熟尙七月，若更撥錢九萬，及撥米應副四處，非惟上供已無可支移，其錢亦何由辦足，定見州縣剝膚逮髓，百姓愈不聊生，臣昨嘗以

帥司激賞有備。屢乞責辦。相兼應副湖南軍馬。及席益移鎮。罄竭所有。祇了迎新送故之費。今帥漕兩司。空虛無一月之儲。而大軍諸兵。有拖欠之積。萬一雨雪不止。移運不繼。饑寒並至。或生他虞。雖誅責臣身。無救於事。亦知朝廷費廣。不敢別覓支降。惟望特降容旨。將應副諸處錢米。速賜蠲免。詔弼將節次降到米斛。疾速措置賑濟。仍具去年上供苗米正色。及折錢實數。申尙書省。

著此以見湖南事宜。兼自來監司所奏異傷。未有如此之詳者。故全載之。

辛亥。詔張浚暫赴行在所奏事。浚遂命京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江東宣撫使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又請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領軍中爲後翼。命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屯襄陽。以圖中原。於是國威大振。上自書表度傳賜浚。右宣義郎湖北京西招討使司參議官李若虛提舉京西南路常平茶鹽公事。兼權轉運提刑司公事。以招討使岳飛言。自收復後來。未曾差監置司。慮無以檢察州縣故也。

壬子。都督行府闕。右朝奉大夫江東宣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鄒漸在軍日久。備見宣力。陞充本司參議官。右承事郎直祕閣邢孝揚爲武義大夫忠州刺史。主管萬壽觀公事。以其家有請也。

癸丑。閣門祇候添差婺州兵馬鈐轄徐宗誠。閣門祇候添差徽州兵馬鈐轄丁禎。並發付淮西宣撫司使喚。二人皆劉光世故校。故光世請之。

甲寅。兵部尙書都督府參謀軍事折彥質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堂額自艱難以來。至爲菲薄。趙鼎增厚十倍。日有會集。

侍從諸將下逮者。寺官所喜者。次第召食。堂廚公吏云。日費香直且數十緡。酒饌不計也。如執政折彥質。劉大中輩。從官范冲。朱震。胡寅。魏江輩。每酌飲。必抵暮方出。省創爲巨杯。號升盤。一杯容酒一升。謂盞爲饜者。俚語也。至是宰相郡守都堂成。酒肆矣。勝非所云。不得其時。今且附彥直執政。之後其曲折當考遣帶御器械錢愐往台州撫問其母。奏魯國大長公主。仍以銀合茶藥賜之。詔僞造綾

紙度牒。依詐爲制書法斷罪。用禮部請也。時以軍興。配賣度牒於諸路。故條約之。

乙卯。給事中朱震言。國家改官之法。選人六七考。用舉主五員。始改京秩。所以周知民情。練達世務。養之以久。然後舉而任之。近歲戎馬生郊。士多失職。陛下覽羣臣之議。給宮廟之祿。待之固已優矣。而又用其考第。求薦於前執政之門。以充舉主五員之數。無乃太優乎。臣愚乞自今而後。有用宮廟年月改官者。須一任知縣。或縣丞補足合用考數。然後兩任官陞知州。一如舊法。不歷州縣者。不得任朝廷之官。若異才實能。朝廷之所擢用者。不在此例。如此則抑僥倖之俗。止奔競之風。施之於政。庶無妄作害民之事矣。詔吏部勘當。左朝奉郎知廣德軍湯鵬舉。罰銅八斤。坐應報江東宣撫使張俊文書滯也。俊劾鵬舉報事不實。出言輕慢。趙鼎令鵬舉分析。俊再乞黜責。乃有是命。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引兵至宿遷縣。執金人之將貝勒雅哈。時劉豫聚兵淮陽。世忠欲攻之。乃引兵踰淮西。旁符離而北。前一日。遣統制官岳超。以二百人硬探。僞知邳州賈舍者。亦以千騎南來。與之遇。衆欲不戰。超曰。遇敵不擊。將何以勝敵。鳴鼓起。率衆突入陣中。出入數四。敵乃還。翌日。世忠引大軍進趨淮陽城。下令統制官呼延通前行。世忠自以一騎隨之。行二十餘里。遇金人而止。世忠陞高邱。以望通軍。通騎至陣前請戰。金將貝勒雅哈大呼令解甲。通

曰。我乃呼延通也。我祖在祖宗時。殺契丹。立大功。誓不與契丹俱生。況爾女真小國。侵犯王界。我肯與爾俱生乎。卽馳刺雅哈。雅哈與通交鋒。轉戰移時不解。皆失仗。以手相格。去陣已遠。逢坎而墜。二軍俱不知。雅哈刃通之腋。通扼其吭而擒之。旣而世忠爲敵所圍。乃按甲不動。俄麾其衆曰。視吾馬首所鄉。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世忠曰。敵易與耳。復乘銳掩擊。敵敗去。是日。澧州慈利縣山賊雷進爲其徒伍俊等九人所殺。先是進據險爲寇。朝廷以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招之。進不受。直徽猷閣知鼎州張燾使人說俊等。而遣兵捕之。俊斬進及其妻子。詣燾降。餘黨招戮殆盡。後錄其功。以俊爲秀州兵馬鈐轄。其徒一百七人授官有差。日曆管學等一百七人。以四月九日丙午補官。

丙辰。右武大夫達州團練使知襄陽府張旦復舊官。充荆湖北路兵馬鈐轄。用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請也。先是飛赴都督行府計事。遂自鎮江入朝。上召對於內殿。賜飛金酒器遣還。岳飛入朝。日曆不載。但於二月丁未。日書張浚乞令內殿引見。及於

此日書有旨左藏庫進金二百兩。賜岳飛酒器使用。不知何日引見也。

直祕閣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薛弼陞一職。知荆南府兼管內安撫史。洪州觀

察使荆南府歸峽州荆門軍安撫使王彥爲保康軍承宣使。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朝議以襄陽重地。故命彥以所部鎮之。彥除襄陽。日曆不書。是日。韓世忠圍淮陽軍。

丁巳。左從政郎徐喜特改左宣教郎。喜爲德化令。以宣諭官薦對。遂命監行諸軍糧料院。四月甲子。詔湖北、

卷之二十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九十八

一六一八

京西帥司於招討使岳飛並用申狀。

戊午。詔中侍大夫保信軍承宣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提舉宿衛親兵楊沂中以入隊萬人赴都督行府使喚張浚欲以沂中助韓世忠。故有是命。後二日。詔沂中落階官。爲密州觀察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遣行。

張浚以沂中助世忠事詳見三月乙亥趙密事內。

右朝奉大夫王約監行在交子務。

詔諸路常平司於管下客旅會聚州軍。

權置市易務候事平日罷用都省奏也。

己未。遣權戶部侍郎劉寧止往鎮江總領三宣撫司錢糧。尙書右僕射張浚言。所用錢糧雖各有立定窠名。及專委漕臣應辦。自來多是互相占吝。不肯公共挪移。因致闕乏。動經旬月。深慮生事。望於戶部長貳內輸挪一員前來置司。專一總領措置。移運應辦。故有是旨。寧止請諸路監司州縣事干錢糧。如有違慢。許臣奏劾。重寘典憲。內通判以下。一面對移沿邊州縣。依條取勘。從之。寧止申請在是月丙寅。

辛酉。權主管侍衛馬軍公事解潛兼權殿前司帶御器械劉錡兼權提舉宿衛親兵。以楊沂中出戍故也。

是日。韓世忠自淮陽引兵歸楚州。世忠旣圍城。敵堅守不下。劉豫遣使如河間。求援於金右副元帥宗弼。先是金僞與其守將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每日益之。至是城中舉六烽。劉猷與宗弼皆至。世忠之出師也。請援於江東宣撫使張俊。俊不從。世忠乃還。道遇金師。世忠勒陣向敵。遣小校郝彥雄造其軍大呼曰。錦袍騎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衆咎世忠。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敵至。世忠以數騎挑之。殺其

引戰者二人。諸軍乘之敵敗去。

趙鼎撰世忠碑云。攻淮陽。且暮且下。會詔班師。王亟還。此與趙銜之遺史所書不同。案世忠實以無援而退。非得城而不取也。今從遺史碑文云。大敗敵衆。暴屍三十里。恐亦不然。蓋趙鼎所

撰碑。第據當時功狀。不參考他書故也。今不盡取。

淮陽民從軍南歸者萬數。都督行府悉授田居之。上聞。詔州縣存恤之。毋令失所。

詔州

縣存恤。在四月丁未。

壬戌。詔折彥質兼權參知政事。

湖北京西招討使岳飛言。兩路州縣官有蠹政害民。贓污不法之人。乞

許本司一面對移。事重者放罷。具事聞奏。從之。直龍圖閣江東轉運使向子諲。陞祕閣修撰。子諲赴都堂稟議。上召見。進職。遣還。殿中侍御史周祕言。江淮屯田。誠財用之本。然使兵民並耕。則不能無侵擾之患。臣愚以爲必無願耕之民。然後使揀退之兵。如此則軍民兩得其宜。於事爲當。詔送都督行府。

癸亥。參知政事沈與求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明州。從所請也。中書舍人任申先繳還詞頭。論其罪。

與求繳詞頭。他書不

載。今以趙鼎劾申先章疏修入。

與求乞宮觀。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免謝辭。詔臨安府民間做舍錢。不以多寡。並三分中

減一分。白地錢減四分之一。是日。觀文殿大學士新江西置制大使李綱。見於內殿。前一日。綱入國門。趙鼎奏。已有旨內引。然來日偶是寒食正節。上曰。朕宮中每日食後。略治家事。卽觀書寫字。此外別無他事。來日自可引對。鼎曰。陛下清修如此。天下幸甚。後二日。綱以急切利害再對。因言及張浚。上諭綱曰。浚

自富平敗始練軍事。時綱所上疏凡十六。其論中興及金人失信、襄陽形勝、與和戰、朋黨五事。皆利害之大者。上嘉勞久之。

丙寅。詔諸軍器甲。漸已足用。備自今置到軍器等。並於內軍器庫樁管。雖奉特旨。亦許執奏。

是月。加封梁瀘州刺史陸弼爲靈濟昭烈王。弼。咸陽人。天監中。卒於郡。還葬射洪之白崖山下。因廟祀焉。後又加助順祐德四字。

十一年五月。加助順。二十三年二月。又加祐德。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九

紹興六年三月戊辰朔初收官告綾紙錢以尙書省言新法綾係專一織造費用倍多故也禮部尙書李光兼權刑部尙書時臨安府多火災或頃刻蒸千百家右諫議大夫趙霈建言請峻其刑罰庶火初作衆亟撲滅事下刑部立法光不奉詔乃抗論天災譴告人君宜修德以厭之不當濫及無知之民朝廷謂刑部有司也抗疏爲非而諫官之論當略爲施行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董弅白執政曰二者之論俱不過使兩易之則各爲舉職矣

二疏不得其日今因光據刑部附書之四月戊午光罷權是月癸亥霈徙官此事必在二四月間也日歷全不載當求他書參考

徽猷閣待制知揚州

葉煥引疾乞奉祠以煥提舉江州太平觀煥守揚纔一年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言本軍錢糧闕乏張浚乞令都轉運使趙開躬親前去應副仍詰開違慢從之右通直郎知撫州劉子翼特遷一官以江西諸司言子翼自到任後發過岳飛軍糧五萬餘斛錢二十四萬餘緡又勸誘人戶椿備賑糴米三萬餘斛故有是命子翼子羽弟也金均房州管內安撫使柴斌乞名民軍曰保勝先是王彥移鎮荆南盡將其部曲以行惟存禁兵數十人而已斌始集三州保甲結成陣隊每人免家業錢自五千至三十千止號保勝軍又請招必勝禁軍三千人以實邊面皆許之

斌乞招禁軍在三月壬申今並繫此月

己巳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淮南東路兼鎮江府宣撫使韓世忠爲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

江府徙鎮武寧安化。楚州置司。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南路招討使岳飛爲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徙鎮武勝定國襄陽府置司。時朝廷銳意大舉。都督張浚於諸將中每稱世忠之忠勇。飛之沈鷲。可以倚辦大事。故並用之。是日李綱入辭。退上疏言。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爲累。將貴謀不貴勇。勇而不謀。適爲敵擒。陣貴分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戰貴設伏。而直前使敵無中斷邀擊之虞。皆非善戰者。

(案)原本四條止。載其二今據奏議補入。

願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

意。非小補也。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今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以至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則一。而不能生財節用。覈實懲遷。一也。議者欲因糧於敵。去年春呂頤浩嘗有此奏。而不知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恐失民心。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不務求所

以制之。三也。今朝廷與諸路之兵。盡付諸將。外重內輕。四也。兵家之事。行詭道。今以韓世忠、岳飛爲京東、京西宣撫使。未有其實。而以先聲臨之。五也。且中軍旣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則行在當預備。江南、荆湖之衆。盡出。敵或乘閒擠虛。則上流當預備。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海道當預備。假使異時王師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何以待之。萬一不能保。則兩路生靈。虛就屠戮。而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勝猶如此。當益思善後之計。綱又言。今日之事。莫利營田。然淮南、兵革。江湖旱災之餘。民力必不給。謂宜令淮南、襄漢宣撫諸使。各置招納司。以招

納京東、西、河北流移之民。明出文榜。厚加撫諭。撥田土。給牛具。貸種糧。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地分。自行招誘。而軍中人兵願耕者聽。則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課。盡畀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爲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後。乃收其半。罷給錢糧。此其大概也。不然。徒有營田之名。初無營田之實。何補於事。詔都督行府措置。其後頗施行之。

綱營田議以是月戊辰行下。今後附此。其奏恢復未善等事。必在到洪州之後。今且因除二宜撫遂

書 敕令所刪定官左時面對言。國家經費之大。籍於鹽者居多。入納之法雖詳。而未免乎壅滯者。法度

改而無以取信於商賈故也。今之商賈。本多而利寡。納久而請遲。法更於上。人疑於下。所以閒有不通之弊。願詔有司。自今毋或輕議改法。詔戶部申嚴行下。詔浙東州縣守令。勸誘上戶。廣行出糴。如糴及三千石已上之家。依已降旨等第補官。若有頑猾上戶。依前閉糴之人。亦抑斷遣。仍令提舉官躬親檢察。尙書省奏。婺州積米之家。乘時射利。閉倉遏糴。緣此細民。轉致艱食。偷生爲盜。故有是旨。未幾殿中侍御史周祕入對。論發廩勸分。古之道也。臣但聞其勸分矣。未聞其迫之也。今止令州縣勸誘。猶懼其抑勒。若更許之以斷遣。則彼將何所不至。臣恐州縣官吏。不復問民之有無。而專用刑威。逼使承認。姦貪之吏。因得濟其私。而善良之民。或有被其害者矣。乘時射利。閉糴待價。富民好利之心。固多如是。然而爲守令者。苟能布宣陛下之德意。感之以至誠。動之以利害。再三諭勉。使各以不費之惠。自周其隣里。鄉黨。彼宜無不從者。其或不從。則亦守令之政教約束。不素行於其民也。欲望再降指揮。專委諸路提舉官。循詣所部。戒

約守令多方勸誘務令民戶樂從或因今來酌情斷遣指揮輒有分毫搔動並令提舉官奏劾從之

三月
丙申

下行

庚午詔南劍州學春秋釋奠就祭陳瓊祠堂用給事中張致遠請也

降授右迪功郎新樞密院編修官

陳淵依所乞改監潭州南嶽廟

辛未言者請命館職編纂前古中興君臣事迹有資於治體者分以篇目總爲一書寫之御屏置之便殿萬幾之暇得以參驗古今鑒戒美惡從之後不克成詔去歲旱傷及四分以上州縣所負紹興四年以

前錢帛租稅皆除之執政初議倚閣及進呈上曰不若盡蠲以寬民力乃有是命

五月癸酉米
解事可參考

又詔旱傷四

分地分闕食民戶盜劫米穀食物之屬不曾歐傷人罪至死者聽知通酌情減等刺配俟麥成日如舊各降敕付本州遵守仍不下司集英殿修撰知湖州方孟卿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拱衛大夫惠州防禦使知全州劉遠知邕州趙鼎因論廣西買馬司空有所費而實無補欲相度止令邕州知州專領留屬官一員主管錢物上曰朕於諸事每思慮必盡昨計算餘杭監牧一歲支費無慮二萬緡自可收買戰馬百五十匹卿等更可商量時已命左承議郎范直清提舉廣西買馬後三日遠以遠同提舉買馬令直清與遠協力措置焉故朝奉大夫周中特贈中奉大夫直祕閣官其家一人中從弟

戶部員外郎聿誼中澠州死事狀於朝。

事見建炎二年正月

下成都府路兵馬都監闔皋保明如所請故褒錄焉。

日履載此

狀聿繫比部員外銜。舉繫江西兵馬都監銜。蓋是二人未改除時所上也。

故左迪功郎章之邵贈左宣義郎之邵政和。中以上舍得官。老於選調。至

是有旨召察。未及用而死。給事中呂祉等請特與贈官。以爲抱義修潔者之勸。乃有是命。詔總制司官候三省除執事日取旨。以沈與求去位故也。自是不復除。

壬申罷潼川府路歲織官告度牒綾。以轉運司告乏故也。

癸酉。祕閣修撰四川都轉運使趙開陞徽猷閣待制。先是川陝宣撫副使吳玠數言軍前糧乏。水運留滯。緣軍食少闕。所繫至重。緩急生事。愈害百姓。詔開躬往軍前。極力措置水運。如委遲緩。不能接濟。見今急闕。卽隨宜從長措置。仍令制置大使席益常切催督。翌日。開有是命。蓋朝廷之意。欲以解開隙。趣應辦也。
熊克小麻載開除待制在今年正月。又云。先是詔開親至軍前。又令席益趣開行。皆誤也。案日履。此月戊辰。有旨令開親至軍前。應副。至是止令益催趣運耳。李瀛撰開墓志。稱忠獻奏詰公違慢。又令詔席大光。趣公亦止謂催糧餉。克蓋小誤。

尙書吏

部員外郎徐林守右司員外郎。祕書省著作佐郎張九成守著作郎。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王蘋守

著作佐郎。直祕閣知鼎州張燾陞直徽猷閣。燾引疾乞祠。而都督行府言其勞效。乃命進秩焉。左朝

奉郎范同爲福建路轉運判官。詔川陝宣撫司以禮敦遣和靖處士尹焯赴行在。焯始被命召。自言昨

於靖康中累被召旨。以疾力辭。誤蒙告命。賜之美名。聽其退處。兼以所習迂闊之學。施之事情。無一可者。

願賜寢免以安愚分。故有是命。起居舍人董彛言。謹案直徽猷閣程芾。素不爲士大夫所齒。嘗除湖南漕。乃於廣西監司。權知賀州。又於新任部內。讒請官田千餘畝。使久佃之人。一旦失業。望正典刑。以威貪吏。詔芾罷宮祠。芾今年二月丙寅與祠。以罷注而案吏頃所未有。故著之。殿中侍御史周祕入對。論四川漕司。注授不遵法令。孤寒之人。

無緣得祿。雖已令制置大使覺察。謂宜先絕其弊源。欲令每遇季月終。刷具應使之闕。於孟月首出榜。令在部人集注一次。更從朝廷取見四路合辟窠闕。行下曉諭。其監司違法差置權官。占據合榜窠闕。乞重加責罰。仍許徑赴大使司陳訴。具漕臣姓名申奏。如此則藏匿闕次。妄稱奏辟之弊。可以盡革。上嘉納。謂祕曰。蜀中利害。久無人論及。今日方見此章。乃詔諸路運司遵守。如有違戾。令制置大使司按奏。日麻於一日兩載祕

此章而章疏及所詳指揮。又多宜不同。今參取書之。

太常丞華權面對。言行在輪對官已經召對。及既嘗輪者。乞令吏部會問。如偶無己見。願輪以次官者聽之。蓋天之降才不同。使其智識過人。遇事輒發。時可以上裨聰明者。願對雖數而不嫌。儻効一官而僅足。且留於百執事之間。以各展其所長。庶幾輪對不爲文具。從之。

乙亥。詔江東宣撫司統制官趙密。巨師古軍並權聽殿前司節制。時都督張浚在淮南。謀渡淮北向。惟倚韓世忠爲用。世忠辭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爲助。浚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浚奏乞降聖旨。而俊亦稟於朝。趙鼎白上曰。浚以宰相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俊亦不可拒。乃責俊嘗

聽行府命。不應尙稟於朝。復下浚一面專行。不必申明。慮失機事。時議者以爲得體。至是浚終以俊不肯分軍爲忠。鼎謂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耳。今楊沂中武勇不減於密。而所統乃御前軍。誰敢覬覦。當令沂中助世忠。卻發密入衛。俊尙敢爲辭耶。浚曰。此上策也。浚不能及。

此以熊克小廉修入。但克繫於今年八月浚入奏之後。蓋不知其日月也。案日曆今年二月二十日。

戊午。有旨楊沂中赴都督行府使喚。三月八日己亥。有旨趙密權聽殿前司節制。此事正與克所云相合。但其後世忠兵未出。而金重兵犯淮西。反以沂中餘使蓋臨機區處。非夙議也。故表而出之。以補史闕。

丙子。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章淵落階官。提舉萬壽觀。上之卽位也。淵以覃恩遷遷郡。至是積十年纔落階官焉。拱衛大夫同州觀察使致仕胡誠。追三官。勸停。誠坐私酤抵罪。當罰金。案奏。特有是命。是日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至成都府。益未至成都。道奏兩蜀去秋荒歉。乞米三萬石。專充濟糶。詔趙開除應副吳玠一軍。歲計糶米外。將其餘寬剩米斛付益。又言四川土禁軍自來懦弱。屯駐京軍亦非精銳。屯駐既久。所存無幾。臣嘗乞郝詒。焦元。李建。陳元等軍馬。未蒙俞允。乞別撥一項精銳軍前來。并許臣招收軍中兵將逃避之人。漸增軍數。樞密院言。招收逃亡。有害軍政。但許召募效用三百人而已。

益乞賑濟米。以是日奏。至。招軍在後六日癸未。

今併書之。

己卯。右朝請郎新知筠州陶愷送吏部。與監當差遣。愷既補外。上謂近臣曰。愷論事言皆劫持。雖灼見懷姦。以其議及祖宗。未欲行出。言者復奏愷所言劫持懷姦。誠如睿旨。觀其文理。紕繆固不足道。而迹其情。

狀有不可貸者。今輒具前後聞見以證其說。元祐之初，哲宗皇帝卽位，是時天下士民言新法不便者以千萬計。於是進用司馬光、呂公著等，遂蔡確、章惇之徒，除去新法，盡復祖宗之舊。終元祐九年，天下太平。洎紹聖九年，殿試進士李清臣撰策題，其略曰：恭惟神宗皇帝，憑几聽斷，十有九年，禮樂法度，所以惠遺天下者甚備。脫思朕述先志，夙夜不忘，畢漸對策曰：陛下亦知有神宗皇帝乎？既唱名，畢漸第一。於是紹述之論始興。呂大防、蘇轍、范純仁相繼引去，章惇、蔡卞始用事，厚誣宣仁，欺罔哲宗，以神宗爲名，劫持上下，盡逐忠良，羣小畢進矣。逮太上皇嗣位之初，首召范純仁等忠義之士，流竄而尙存，及一時正人公議所屬者，悉皆召用。章惇以策立之際，獨建異議，竄責領表。蔡卞等亦皆去位。曾未踰時，紹述之論復興。曾布、蔡京用事，亦以神宗皇帝爲名，劫持上下，姦人情僞，如出一律。方其召范純仁等，曾布乃爲建中之論，以此改元。蓋小人知其當退，遂欲雜用紹聖之臣，兼行紹聖之政。此說旣行，則復出爲惡，得以肆其姦持大中至正之論，以濟朋比傾邦之術。卒如其計也。蓋自紹聖之後，每爲小人所勝，必假神宗皇帝爲名，始於建中，終於大亂。此已事之驗，可爲痛心疾首者也。恭惟陛下聰明稽古，憲章祖宗，洞見是非真僞之實，深究治亂興衰之源，更修信史，垂示萬世，而愷乃以爲未能平黨與，未能修政，未能用人，愷何爲而敢爲此言？是欲以一身爲羣姦先驅，鼓惑天下之聽，嘗試朝廷，庶幾僥倖萬一焉。自愷有此言，善類爲之不安，士大夫莫不疑惑，以爲旣付之民社，未必以其言爲非也。伏望陛下明正典刑，揭示好惡，爲小人漸進之戒。前二日，輔臣進呈，上曰：所論甚詳，自當便興行遣。又曰：久不聞如此論，忽然聞此，甚可怪。折彥質曰：

此乃國論不可不察。小人嘗試朝廷之意。若好惡小不明。則便出爲惡。趙鼎乞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上曰。是亦輕典。至是輔臣再進呈。鼎奏曰。愷係州縣資序。恐用以牧民非宜。欲送吏部與監當差遣。上曰。甚好。鼎因言愷乃節夫之子。節夫爲蔡京死黨。力主紹述之說。彥質曰。小人姦邪。自有源流。詔岳飛疾速兼程之鄂州措置軍馬。左朝散郎句龍如淵行祕書省校書郎。如淵導江人也。右通直郎通判臨安府袁復一進秩一等。右迪功郎添差臨安府府學教授周孚先特改左承事郎。復一無錫人。與孚先皆引對而有是命。

庚辰。宣政使貴州防禦使提舉台州崇道觀陳宥爲內侍省押班。主管温州景靈宮奉迎所。

辛巳。詔天章閣萬壽觀祖宗后神御見在温州。令幹辦官黃彥節迎奉赴行在。惟聖祖象留温州如故。既而中書言恐內侍沿途搔擾。止命本州遣近上兵官迎奉焉。後旨是月乙未。檢校少師奉寧保靖軍節度使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易鎮保平靜難。興州置司。樞密副都承旨馬擴兼沿海制置副使。擴自鎮江將歸前司策選鋒軍赴行在。遂有是除。詔自今初磨勘改官人。不許堂除通判差遣。用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請也。時見任通判百五十員。待闕者乃有二百八十九員。公揆以爲僥倖冗濫。且非舊制。故有是請。端明殿學士提舉華州雲台觀張深卒。

壬午。太常諡故贈安化軍承宣使劉靖曰剛愎。靖鎮守真定。與金人巷戰而死。

癸未。左中奉大夫直祕閣。旦降二官。取勘。旦爲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怒府吏喬昇。會王似薨。旦攝府事。以旋風棒擊之至死。川陝宣撫副使邵溥。以便宜罷。旦

成都運司題名。旦以去年八月一日放罷。

言於朝。上曰。若以軍中法而馭

吏。則安用三尺。此事雖朕亦不敢。趙鼎退立曰。陛下好生之德。天下共聞。乃有是命。既而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劾旦違拒詔旨。不肯落銜。旦坐奪職。

旦奪職在四月庚子。

詔臨安府官屬減年磨勘。指揮勿行。先是以行宮之

勞第賞。而文武當受賞者百有餘人。御史石公揆言其太濫。周祕又乞令守臣覈實。折彥質奏外議頗不。以行賞爲然。命遂寢。降授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趙鼎。乘淵令赴江東。宣撫司軍前自效。乘淵以掠和州水寨之罪當遠謫。至是乞以功贖罪。張浚許之。

甲申。給事中張致遠充顯謨閣待制。知台州。致遠以母老乞奉祠。章四上。乃命出守。既而以海寇鄭廣未平。改知福州。

致遠移郡在是月戊子。

時言者論福建帥憲會楸。呂聽問捕寇無方。又言聽問無檢身之操。趙鼎進呈。乃

詔楸累乞宮祠。可。提舉江州太平觀。聽問令致遠密切究實。事遂已。詔命官諸色人捕獲兇惡強盜。未經結錄。已前在獄身死。更不理爲推賞人數。先是惠州獲盜四十二人。而獄死者三十四。憲司以爲吏受賂鍛鍊。致脅從之人。拘囚至死。遂變換情詞。以爲正賊。乞今後未經結斷在禁身死者。二名當一名。吏部尙書孫近等言。如此恐貪冒賞典之人。計囑獄司。愈將平人。非理致死。其弊益深。故有是請。仍乞將惠州

獄官貶秩銜替。自今強盜獄死及五分以上，官吏比附歲中禁死及一分科罪，不以併計失減。詔惠州元勳獄官貶秩銜替，餘從之。

乙酉，進呈李彥所探事宜。趙鼎奏：兩日併得陵寢神御器物，此必在天之靈，深有望於陛下者。上愀然久之。右朝奉郎四川都轉運司幹辦公事王咨爲陝府西路轉運判官，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咨爲總領司屬官，專務掎克，以苟進身，豈可居外台耳目之寄？乃降二秩罷之。咨尋卒。

春五月己丑降罷洪邁夷堅甲志云：永康軍導江縣人王咨者，以剽核蠶

驚處官，紹興五年爲四川都轉運司幹辦公事，被檄掩關於潼川路。王躬詣井所召民，強與約，率令倍差認課，當得五千斤者，輒取萬斤。又約來歲所輸不滿額者，籍其貲，王心知其不能如約，規欲沒入之。使官自監煎，既復命，計使以鹽額倍增，薦諸官，撫使擢爲利州路轉運判官。未幾死。案：王咨今年方除陝西運判，與邁所記差不同，蓋是時宜撫司除監司帥臣亦未嘗差奏也。

丙戌，上不視朝。後二日，趙鼎等問聖體，上曰：前夜已覺目痛，偶探報叢集，又新令范冲校陸贄奏議，有兩卷未會看過，三更方看徹。比曉，目遂腫痛，不能出。鼎曰：陛下勤於政事如此，天下幸甚。右朝議大夫直寶文閣任詩落職降二官，罷宮觀。右朝議大夫夔州路轉運副使韓固罷。先是朝廷聞詩帥夔無治狀，詔俾奉祠。五年十月癸巳詩亦奏轉運判官王肇銓選不公，乃降肇二官，放罷令帥司拘留取勘。今年正月庚子至是制置大使席益言：夔路帥漕皆非其才，三人和動相叱罵，詩素病狂易，專事貪苛，望行罷黜。輔臣進呈，上曰：蜀去朝廷遠，號令久不及，官吏無復知畏，遂有是命。

庚寅。故承議郎贈直龍圖閣嬰夫加贈右諫議大夫。與恩澤。以其家有請也。直祕閣知大寧監龐修孺落職放罷。修孺方待次。言代者穆賈未上而亡。乞之任。賈聞。自言。詔貶修孺二秩。右司諫王縉勸其躁安。故緦之。是日。江西制置大使李綱始領使事於金谿縣。請蠲災傷州縣三等已下戶四年積欠。又乞錢十萬緡爲營田本。上皆許之。洪州月費軍儲米五千斛。錢六千餘緡。而倉庫之見在者。米四斛有奇。錢五百千而已。綱具聞於朝。乃命都漕司應副一月。此並據綱行狀。

辛卯。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奏捷。上因語及世忠將所得青。徐州士兵弓箭皆放歸。甚善。朕思之。不若更與數百錢令去。此事雖似非急務。然使中原之人。知朝廷恩意。縱被劉豫父子驅率。亦豈肯爲之盡力。顧趙鼎曰。卿可作書速諭張浚。右諫議大夫趙霈請戒諭臺諫之臣。糾按姦弊。先是。吏部令史有隱匿過名遷補者。爲御史私呼大理吏諭意。繫者不伏。詔移臨安勅治。台史二人皆坐特旨編管。霈奏恐百司緣比慢易。台綱浸輕。乞加戒諭。上從之。入內東頭供奉官陳成之。追二官。成之爲熙河蘭廓路提轄。揀中保寧指揮。避難入蜀。寓居嘉州。及張浚罷歸。成之復出行陝西之祿。至是。爲權宣撫副使。邵溥所劾。故有是命。成之已亡。去求之不獲。久之。復自歸。職如舊。紹興九年往陝西撫諭卽此人也。

壬辰。詔四川災傷州縣委實。檢放人所納戶帖錢。權與倚閣一半。災傷至重。去處全閣。俟秋成日。催理時。制置大使席益言。去年十二月六日。聖旨節文。諸路旱傷去處。令轉運司審實。如委及四分以上。權住給。

賣。臣自入界以來，百姓遮道陳訴困窮，皆稱去秋旱傷田畝所收多者不過四五分，少者纔一二分。又緣官中糴買壅遏，米穀價例踴貴，無從得食。盡有菜色。又去秋西川水潦，東川旱曠，卽今粒食昂貴，斗米錢兩貫，利路近邊去處又增一倍。民人飢流死者相枕藉於道。見行賑濟，臣契勘四川災傷如此，自合權住給賣。今轉運司並不遵用上文審實，卻一概行下，殊失聖心。臣訪聞得蓋緣蜀民自來不曉陳訴災傷，是致州郡漕司不曾依條檢放。聞雖有檢放去處，並不以實。臣又契勘四川贍軍十年，民力困敝，計其生理蕩散，何啻旱傷四分以上。縱不災傷，亦合比附旱傷四分去處，奏請權住給買。何況民方飢死，見行賑濟而不得比於旱傷四分，蒙被寬恤之令。臣若不言，朝廷何由得知四川水旱之實。有司便文，徒務推行，使遠民重困，嗟咨怨恨。上累國體，所繫非輕。故有是旨。

癸巳趙鼎言近史院編類元帥府事蹟有可疑者如言王雲行李中有短項頭巾百姓知其果叛上曰雲死後宗澤方遣客司齋兩頂番頭巾來云得之雲行李中是時耿延禧高世則皆在坐雲亦孜孜爲國豈可誣讒以此又言黃潛善遣張宗入京密結王時雍上曰此事亦不然黃潛善一日驟來見朕哽咽不能言再三叩之乃云二聖已去張邦昌僭立朕是時更無分毫主意同與見耿南仲商議往招潛善潛善既到卽檄諸路共力勤王當時處置皆是潛善張宗見存自可問也折彥質曰大抵人情喜宗澤而惡潛善故耳上曰潛善誤國固有罪然事之是非亦不可不公

乙未左通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王庶知鄂州初庶召還未見先獻論十六篇論時事其論行法令略

曰。人主威權之所出。至於殺戮。事關軍政。僞罪狀明白。當守之不移。不可奪於好惡。使遠近窺測。動搖國事。論先計後筭。略曰。臣伏見頻年數易將相。用兵制敵。初無成筭。輕動則喪師。退守則失地。臨機倉卒。倖一勝。此非朝廷萬全之計。願任一二同心之臣。責其功效。假以歲月。使廟筭先定。然後兵出。而亂可平矣。論賞罰曰。人主之馭臣鄰。惟在賞罰。賞當則功勳。罰當則罪服。至於擾攘之時。此柄尤不可不謹。比年以來。爵賞失於濃厚。愚者苟得爲心。貪婪不已。無復激勸。桀猾者較功揣己。豈無不自信之人。伏望審信。賞必罰之旨。以圖興復。論行法令曰。法令者。立國之大本。人主之至權。近者朝廷以四方未平。務從含貸。而臣下浸成驕慢。法令不行於軍旅。沮落於方岳。幾何而不陵遲。望明敕中外執憲之臣。振起綱條。以折姦雄之漸。論虛實用度曰。今天下自經兵火。以十有三四之土地。十有二三之耕牧。供十有六七之軍旅。數倍平日之官吏。雖使天雨鬼輸。無由得足。一有凶歉。何以支持。願解紘更張。以圖興復。論敵人強弱曰。金人僥倖立國。十有餘年。二太子洛索等數人。零落殆盡。獨尼瑪哈竊有其權。土地闊遠。金玉子女盈積。自以爲非天崩地陷。無復可憂。喪兆漸萌。陛下欲雪大恥。正在今日。論擇相曰。陛下臨馭以來。拔以爲相者十人矣。在位多不久。何相之衆而去之速。願慎謀厥始。益加禮貌。且推赤心置其腹中。無令小人伺其隙。論戰守曰。用兵之道。不過戰守兩端而已。交鋒接刃。以決死生者。戰也。增陴浚隍。效死勿去者。守也。國家內外養兵。無慮百萬。未嘗聲金鼓於行陣。聞敵之至。卽曳兵而走。豈知所謂戰。未嘗修城郭。立宗廟。聞敵之至。則委而去之。豈知所謂守。或謂金人得古人用兵之道。奇正無常。變化不測。所向無前。安可以戰。

所攻必克。安可以守。臣謂金人用兵亦豈善哉。特以我不善。故彼爲善。以陛下之神武。託社稷之威靈。以今日天下之兵。戰亦可。守亦可。何所往而不可。論政事本末曰。政有小大。事有本末。今天下之言政事者。莫不以兵爲先。臣竊謂雖不可去。然非所先也。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夫婦。四民安其業。萬物遂其性。是乃政事也。今能修其政事。則本氣實而邪氣不能入。彼外敵不待攘之而自攘矣。論兵曰。大抵用兵之說有三。兵貴合不貴離。兵貴精不貴衆。兵貴速不貴久。反此。非惟不能成功。未有不敗亡。其數出易動。乍勝乍負。最兵家之大忌。論形勢曰。立國必處形勢之地。今天下十失七八。所謂咽喉腹心上流者。皆爲敵人所有。區區吳蜀。乃一肢爾。自古吳以壽春。荆襄爲上流。蜀以漢中。金。洋爲咽喉。今襄陽千里蕭條。有兵不能自養。梁。洋田隴邱墟。置之不復爲慮。兼梁。洋可戰可守。乃天下脊。願早定大計。勿使狂夫據之。乃有噬臍之悔。

丁酉。詔於皇城內修蓋天章閣。以奉祖宗神御。後以親征未及行。武功大夫知商州充金均房三州都

統制格禱知均州。王彥之棄金州也。宣撫司遣禱以所部戍之。及柴斌爲安撫使。以禱權均州。至是申命。

是春。僞齊劉豫再開貢舉。得邵世矩。一云邵光規。以下六十九人。改明堂基爲講武殿。於其地造戰船。僞開封

尹鄭億年爲吏部兼禮部侍郎。殿前都指揮使許清臣兼開封尹。金太宗晟之后以病卒。諡曰明德皇后。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

夏四月戊戌朔。史館上大元帥府事蹟十卷。左朝散大夫直祕閣詹大和落致仕。以給事中呂祉、朱震中書舍人任申先言其才也。

庚子。殿中侍御史周祕言。國家歲以十五事考校監司。四善四最考校縣令。而五六年間。惟成都潼川路一嘗奏到。其餘諸路課績並不申奏。法令廢弛。能否無辨。有善最者不賞。有過惡者無罰。吏法之不良。亦無足怪者。欲望責諸路監司州縣。自今各依限保明。其累年輒不申奏者。亦乞取問。因依從朝廷審度。歲取殿最各一二人。量行賞罰。庶幾監司守令咸知自竭。以副陛下責任之意。詔吏部申嚴行下。違者令御史臺糾劾。是日上御經筵。給事中兼侍講朱震留身論四方奏獻。自王安石開按問之法。及曾布增強盜賊。錢途皆不死。翌日上以語宰執曰。此極敝事。若出得一人死罪。雖云陰德。然殺人者不死。亦豈聖人立法之意。折彥質曰。此非陰德。乃長姦爾。上顧趙鼎曰。遇有奏案。切須詳之。

辛丑。顯謨閣待制新知福州張致遠言。臣聞自昔爲天下國家者。其建功立事。未嘗不謀於衆。亦未嘗必從於衆。然有成有敗。有得有失。願從與違。能斷與不斷耳。大抵一二人立議。如楊國忠、張延賞輩。出於忿嫉。則不可。如吳、張、昭、如晉、桓、沖。特識慮有不及耳。至若秦、隋之季。禁切斬殺。使人雷同。此敗亡之軌。可以永監。故曰。謀貴衆。斷貴獨。謀不衆則利害不盡。斷不獨則臧否不決。臣竊惟陛下專任將相。慨然有爲。豈

謀英斷固已度越前古矣。至於前席臣工。開納羣策。亦未嘗不推誠務盡。第未聞何人抗論於朝。某人力陳於上。唯唯諾諾。幾至成風。得則暴揚私言。失則歸過君相。負陛下兼聽之意。墜公朝共濟之體。此臣朝夕之所寒心也。區區管見。欲望睿明。采臣瞽言。特降親劄。切責公卿大夫。各據所蘊。無尙詭隨。利便闕失。指言其故。陛下與二三大臣。熟復折衷。斷而行之。天下幸甚。時張浚意將大舉北伐。議論已定。致遠入辭。乃上此奏。上命學士降詔出榜朝堂。左朝奉郎提舉洪州玉隆觀傳崧卿爲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司參謀官降授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次翁爲參議官。左宣教郎知嚴州壽昌縣臧梓。武宣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王繪並充幹辦公事。繪仍落致仕。皆用制置大使呂頤浩奏也。後五日。詔復崧卿集英殿修撰。免解進士宋藻特補右迪功郎。藻興化軍人。上所著十君論。上召對而命之。右承議郎程序杖脊刺配新州牢城。序監新都縣商稅。盜用庫金。法當絞。故有是命。

壬寅遣帶御器械韓世良往楚州軍前撫問。以淮陽之捷故也。仍以兩鎮節度使印賜世忠。且賜張浚手書曰。世忠既捷。整軍還屯。進退合宜。不失事機。亦卿指授之方。卿更審虛實。徐爲後圖。或遣岳飛一窺陳蔡。使敵枝梧之不暇也。寶文閣直學士劉洪道知揚州。洪道自武昌召歸。既對。遂有是命。詔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陳公輔。右朝奉郎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呂本中。左從政郎監福州嶺口鹽倉梁習。左宣教郎黃鉞並召赴行在所。用史館修撰范冲薦也。冲奏。公輔學術高明。可居議論之地。本中文章典雅。長於史學。習學有淵源。敏於爲政。恬退之節。人所難能。以其不求聞達。故世罕有知者。鉞學問純

明吏能精敏抱才未試風節甚高閔廢之久衆論惜之伏望特賜召對察其人才可否而進退之故有是命故贈保大軍節度使高士遜追封南平郡王高士林追封普安郡王右朝散大夫新通判温州高世定進一官直徽猷閣士遜士林宣仁聖烈皇后弟世定士林孫也先是保靖軍承宣使高世則言宣仁遺恩爲悼卞所格有旨令世則開具遂自士遜以下十三人次弟喪贈之士林官止內殿崇班世則稱嘗任節度使繇是得王

(案)士遜追封制云生專節制之權士林制云親享牧伯八命之責是時中書舍人任申先策史館修撰不知何以庸莽如此

甲辰僞齊將王威攻唐州陷之團練判官扈舉臣推官張從之皆死詔各贈一官錄舉臣子初品文階從之子進義校尉

九月丙戌贈官

乙巳詔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丁母憂已擇日降制起復緣見措置進兵渡江不可等待令岳飛日下主管軍馬措置邊事不得辭免先是飛母慶國太夫人姚氏卒於軍飛不俟報乃解官而去上聞之詔飛起復遣東頭供奉官鄧琮持告撫諭賜銀帛千匹兩令官屬將佐本路監司本州守臣日下敦請治事翌日降制已而琮見飛於廬山寺飛欲以衰服謝恩琮不聽飛再辭上不許詔飛速往措置調發毋得少失機會飛奉詔歸屯

日麻飛奏以四月六日扶護來廬山下葬十二日至江州瑞昌縣被受密劄起復二十七日甲子降詔不久五日壬申再降詔今併附書之諸書稱飛與張浚議不合乞持服乃詔與七年事詳見本年四月丁未并注

丙午集英殿修撰新知邵州胡寅充徽猷閣待制知嚴州三省勘會寅自除中書舍人已及一年故有是

命寅時留婺州未去乃就用之。

秀水閣居錄稱寅不者愛病求
改除事見八年六月戊寅注。

右武大夫降授文州刺史王健知閣門事。

江西制置大使李綱獻太上皇帝所賜玉帶玉束帶象簡各一畫二軸詔還以賜綱先是綱以二帝所賜

御筆刻石送右僕射張浚上聞之欲見上皇眞蹟綱因以賜物上。

朱勝非秀水閣居錄李綱帥豫章許入覲綱見上
盡以前朝所得書詔犀玉帶及家藏寶玩次第進

獻上皆不納賜殿馬金帶飲膳而已綱既去殊怏怏案
綱進前朝書詔乃因上宣諭事具日曆今年三月癸酉

祕書省著作佐郎李公懋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從

所請也詔諸州試經給降度牒權住三分之二舊法降賜度牒凡二有撥賜有試經自軍興以來名山

福地及他當賜者並罷。

如寺觀有金寶牌
及御書去處等

而每州試經猶不下三十人至是配賣度牒益多官直百二十千

民間三十千而已議者乞權住五年故有是命。

丁未左朝奉郎徐文中落致仕文中通判吉州與虔寇戰傷重請老至是疾愈乃復令出仕。

戊申偽齊進武校尉陳舜臣張瓊並補承信郎舜臣充嚴州兵馬監押瓊充臨安府南蕩巡檢仍舊京東

淮東宣撫處置司使喚以韓世忠言大兵至鎮淮軍二人首率全城官吏軍民以迎王師乞推恩故也既

而世忠再請乃並轉三官。

二人轉官
在丙辰

己酉中書門下省言文武臣僚賜功臣號係祖宗舊制方令勸獎有功理宜檢舉重別措置詔應能決勝

強敵恢復境土。並降制特賜以示異恩。祕書省校書郎句龍如淵行著作佐郎。詔川陝宣撫司類省試武舉合格陳紹業等四人並補官。並文士所賜勅降付制置大使司換給。時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專治兵。應選舉差注民事。皆隸制置司故也。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請選人任京局。改官後並令罷任。庶幾待闕之人得以次進。從之。時刪定計議編修官共十一員。而待次者至三十餘員。故公揆以爲請。武功大夫文州團練韓昭特遷右武大夫。武功郎韓誠俟轉正使。日除遙郡刺史。修武郎韓諮除閤門宣贊舍人。三人皆駙馬都尉嘉彥子。其家請用遺奏所得恩澤三資而命之。起復左武大夫文州團練使廣南東路兵馬鈐轄都督府摧鋒都統制韓京乞以捕盜賞二官回贈祖楚一名目。詔如其請。贈楚承節郎。庚戌。初命宗正寺訓諸宗室名。自元豐後。非袒免親皆罷賜名之典。而宗正丞孫緯論同名者衆。故復訓名焉。起左朝奉大夫川陝宣撫司幹辦公事邵博爲都督府幹辦公事。

辛亥。故朝請大夫趙君錫特贈徽猷閣直學士。

君錫河南人。元祐御史中丞。蕭藉待制以上第六人。亳州居住。

用其孫請也。上因言。一時甚有

濫居黨人之數者。范冲任申先皆能辨之。上又曰。聞章惇家極恨申先。揚言於人。俟他日申先不在朝廷。當集衆訴於闕下。折彥質曰。此天下公論。豈係一申先。但除惡務盡。前日行遣太輕。不當其罪。故致此紛紛。上曰。然。遣內侍黃克柔往楚州勞韓世忠及一行將士。

壬子。韓世忠遣參謀官右朝散大夫祕閣修撰陳桷。參議官右通直郎新知建昌軍張偁。幹辦公事右承

直郎竇灝等三人來奏捷。上引對詔。擢進一官。偁直祕閣。灝特改右宣教郎。三人遷官條在甲寅。時正陰雨。上數問

輔臣不害麥否。趙鼎曰。此正接梅雨。大抵江浙須得梅雨。乃能有秋。是以多不種麥。然更望陛下誠意感格。天必垂佑。上曰善。殿中侍御史王縉入見。諫上取青礫玳瑁。後二日上諭趙鼎曰。中間嘗取玳瑁數十兩。止造一帶鞞褱。餘令入藥。兼朕雅不愛此物。昨日縉疏中論及此。又顧鼎問朝廷曾令取青礫否。鼎對雖不記子細。大概是令民間採取貨賣。官中收息耳。上云。疏中亦有此一事。當便爲事會。朕宮中未嘗輒修一椽屋。須此何用之。明日進呈縉諫疏。鼎因言青礫乃是提舉坑冶趙伯瑜起請。令民間從便採取。所得價錢。以供銅本。上曰。不若別更處置。言路既有聞。必是外間已有所議也。鼎曰。聽民間自取。此亦何害。然縉深得諫臣之體。大抵當防微杜漸。救之於未然。上曰。前日見嘗再三嘉獎。乃出伯瑜所請。許召人

與採抽買。毋得抑勒搔擾。上諭趙鼎。在是月甲寅。進呈縉疏及出伯瑜所請。在乙卯。今併書之。

癸丑。故奉直大夫韓璆贈右朝議大夫。官其家一人。璆建炎初。通判涪州。死於難。至是其弟廣西提點刑獄公事璜。訟於朝。故有是命。

甲寅。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統制官果州團練使。呼延通。特遷永州防禦使。諸將王權、劉寶、岳超、許世安、劉銳、崔德明、單德忠、杜琳等十八人。並進官有差。賞淮陽之捷也。是役也。將士受賞者萬七千人。論者或以爲過云。

乙卯尚書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張浚言契勘都督府并行府恭被聖訓勸誘懷忠體國富豪之人納金入粟以助軍費詢訪得平江府湖秀常州江陰軍紹興府衢州建康府廣德軍最係豪右大姓數多去處行府量度支降官告委守貳隨宜勸誘上戶請買卽不得例行均敷如或委實勸誘不能敷足數目卽具狀申取行府指揮若元係出等上戶卽令物力減退亦不得抑勒科配詔依已行事理時殿中侍御史周祕亦言去歲諸路旱歉民多殍亡惟浙西一路租爲豐登所宜寬養其力以備朝廷不時之用而近者召人買爵州縣因而爲姦名爲勸誘恐其實不免抑配名召富民其實均於下戶臣恐民力自此殫竭有失國家日後之計欲望睿慈特詔大臣將鬻爵事更加詳議審度民力禁戢州縣無得抑配無及下戶未賣者特與之蠲減已賣者稍緩征催務使民力不至困竭則國家用度亦無乏絕矣乃命諸路轉運司行下州縣依都督府已行毋得抑配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任申先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先是申先繳沈與求詞有臺諫陰附相爲表裏之語右諫議大夫趙鼎等見其章皆闔門待罪且言申先緣此益肆凶暴無所忌憚每見臺諫有所論列公然對衆指議不問事之當否屢言今日臺諫亦何足恤如臣等果有朋比之迹望速行竄斥如申先欺罔聖聽亦乞睿斷施行疏入遂有是命仍令鼎等日下供職時軍需甚急故有鬻爵及配賣度牒錢引數事朝士皆以爲不可於是言者論之申先趙鼎客也至是獨助張浚乃攜臺諫章示祕書郎張戒曰此論何如戒言不知申先曰子以臺諫之言不敢議耶給

事中呂祉謂人曰。申先姦邪。第知附右相。不悟人之唾己。然或者以爲社之附凌。又甚於申先者也。

申先
事以

熊克小廨所書附入。但克繫此事於正月己丑恐誤。蓋今年二月甲辰。方置交子務。三月末。聞言者方論交子不便。至此方論
官告申先特示張戒。當在此時。故趙藩疏中有云。臺諫有所論列。公然對衆指譏。其罷去實以此也。今移附此日。庶不舛錯。

故中

大夫趙瞻贈資政殿大學士。以其孫右承議郎玘有請也。

瞻。鳳翔人。元祐間知樞密院事。薨於位。贈銀青光
祿大夫。諡懿簡。黨籍執政第十五人。追奪贈諡。

成都

府天寧萬壽禪寺住持圓悟禪師克勤卒。賜諡正覺禪師。塔名寂照。克勤崇寧人有戒行。自張浚以下。皆尊禮之。

丙辰。司農寺丞金安節面對論和糴之弊。大略言。以行在觀之。去歲糴價。僅用今歲三分之一。而粒米有餘。願糴者衆。近歲州縣和糴。往往有弊。或不增價勸誘。使之願糴。而輒令有物力之家。等第均認。雖名和糴。而實抑配。其弊一也。又所均之數。亦未集。而輒先告辦。以覲恩賞。及當起發。乃始追呼。倉猝供輸。民力重困。其弊二也。又或與射利之民。相爲表裏。貸以公帑。使營私利。取貴價於官。而以賤價糴之於民。專收其贏。利不及衆。其弊三也。願陛下申勅有司。各體德意。毋蹈茲弊。安節又言。近歲吏部注官。率數人而共一闕。又三歲而增數百人。豈不益甚乎。任宮觀而仰給州縣者衆。有未嘗歷任而坐理考。第用舉主陞改。又非特月費俸錢而已。望陛下明詔大臣。深思其弊。凡官至任子者。無論貴近。皆爲之限。宮觀繳廟格法。更加裁約。俾無濫授。至於考任舉官。亦宜區別。無令與服勤州縣者一概收使。以絕僥倖。庶幾二弊可去。

少掾今日官冗財匱之患天下幸甚。

戊午翰林學士兼侍讀胡交修試刑部尚書。徵猷閣直學士提舉建隆觀兼侍講兼史館修撰資善堂翊善范冲爲翰林學士兼侍讀。他職如故。

己未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奏統制官張琦歸自金中。上曰：無故而歸，必須有說。正當深察耳。折彥質曰：若其人稱金勢極衰，便當可疑。先是琦以所部戍蕪湖，爲裨將陳琳所劫，叛去。至是復歸。光世以琦爲翼武軍同統制，尋進琦橫行遙郡二官，充洪州兵馬鈐轄。其徒四人皆序進一官。琦以去年二月叛去，今年五月辛巳還官，發未院帶令賜書之。

寶文閣直學士新知揚州劉洪道爲寶文閣學士。知襄陽府，賜銀帛三百匹。先是新除保康軍承宣使知襄陽王彥以岳飛嫌，辭不赴。都督行府奏令彥以前護副軍都統制兼本府參議軍事，遂命洪道代行。張浚因奏洪道兼行府參議軍事，仍以江東戶帖錢十萬緡，通參鹽三千袋爲回易本。二事並在是月丙寅。 尙書倉

部員外郎辛次膺徙吏部。右奉直大夫川陝宣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薛仁輔爲尙書倉部郎中。時宣撫副使吳玠遣仁輔與其子忠訓郎供皆來奏事，且進所市西馬千匹，故有是命。尋又進一官。左宣教郎監漳州南嶽廟蕭振爲祕書郎。振，平陽人，趙鼎所屬也。初振入見稱旨，上欲除台官而無闕，鼎請用爲樞密院承旨。上命以館職處之。詔成都、潼川府路漕臣及四川都轉運使趙開並先次降兩官，令制置大使司取勘，以中書門下言四川合應副王彥一軍錢糧除夔路已有起發數目外，兩路並未見起發數。

目都轉運司亦不得催發故也。其合起錢糧仍令大使司責立起限。須管催促起發盡絕。

李綱與趙開奏請
吳武安與公所據

持浸異。登以魏餉不給。訴於朝。詔公躬至軍前。應副錢糧。更除公待賜。加武安兩鎮節鉞。復降官都轉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共繫銜。成都、潼川兩路漕臣與都轉運使皆無應副。軍錢物愆期。各罰秩二等。凡此皆所以交解閒隙。趣辦餉餉也。案漕臣降秩。乃爲王彥一軍錢糧。此時彥移屯荆南。已得旨令府應副。或是併以彥軍錢糧。應副吳玠。亦未可知。當求總領總領所案讀參考。

庚申。都督行府奏無錫知縣劉寬治狀。乞加賞。上因諭州縣得失。顧趙鼎曰。卿須常留意。若有庸繆者。雖無顯過。亦當便與罷斥。

辛酉。詔四川制置大使司禁止採伐禁山林木。蜀三面被邊。綿亙四百里。山溪險阻。林木障蔽。祖宗時封禁甚備。前一日。太常博士李弼直面對論。頃歲以來。一切廢弛。加以軍興而製器械。運糧而造船筏。自近及遠。所採殆盡。異時障蔽之地。乃四通八達。輔臣進呈。上曰。如河東黑松林。祖宗時所以嚴禁採伐者。正爲藉此爲阻。以屏捍外夷耳。異日營繕爲一時遊觀之美。遂使邊境蕩然。更無阻隔。折彥質曰。此皆臣下不言之罪。

壬戌。名滁州劉位廟曰剛烈。

癸亥。左諫議大夫趙霈試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左從政郎樞密院計議官兼權檢詳諸房文字呂用中面對。請自今死事之人。若得恩澤。必須先補子孫。如無子孫。則令立後承受。或子孫皆已有官。然後及

其近屬庶幾絕其僞冒規圖鬻賣之弊使忠義之家得蒙實惠從之

甲子少保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南東路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賞淮陽之捷也世忠乞犒軍銀帛三萬匹兩詔以五千子之節度開三鎮大將賜功臣號皆自此始詔新製度牒權住給降應副其他官司專充糴本支用故殿中侍御史陳洙特與一孫恩澤洙建陽人嘉祐中嘗上疏請擇宗室之賢者立爲皇子司馬光當國奏官其子師雄師雄未受命而死及是守臣魏矼爲之請故有是命詔客載見緡往來者除其稅言者論近聞諸處米穀皆貴錢亦難得是以小民重困究其所以兩年之間折帛預借戶帖之類多起見緡一州之間亦不下數十萬用給大軍發往江淮而商旅販易少有載見緡迺者不唯腳乘之費而所過場務例皆收稅自江上至行在場務十餘及往諸州愈遠愈多一一抽收所餘無幾是致滯於一方不能流通江淮日益多諸處日益竭他日或須折帛之類民間何以應副故有是旨

丙寅新除翰林學士范冲改翰林侍讀學士兼職如故冲再辭新命上不許冲復奏避親故事典策具存天下之人不可戶曉上乃令改命自咸平初始置講讀學士經元豐紹聖省至是特以命冲詔岳飛仍舊兼節制斬黃州左朝奉郎新知常州李易直祕閣知揚州先赴都堂稟議訖之任易以本貫辭不許詔比減行在官吏俸祿所損無幾可罷之

事初見去年十二月甲申

忠訓郎川陝宣撫使司書寫機密文字吳拱特

遷右武郎。其後行吏士並進兩官。資遣還蜀。除名內侍趙民彥。特敍入內內侍省黃門。日下供職。民彥初坐驗視僞祁王失實。流英州。樞密院言。民彥未嘗赴貶所。於敍法有礙。詔特依已得指揮。僞齊劉豫築劉龍城。以窺淮西。劉光世遺本司副統制王師晟破之。執僞統制官華知剛。盡俘其衆而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一

【紹興六年】五月戊辰朔。輔臣進呈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論六部不任責。法可遵稟者。乃申之朝廷。事當勘當者。又推於司。上曰。六部長貳侍從高選。自當一面裁處。豈有不能決斷一部之事。而一旦爲執政。便能決斷天下事耶。趙鼎奏。近時卿監以上補外職名。高下不一。故事如侍郎在職。未及二年。止得帶制。今一例除雜學士。太優。欲令兩省討論。上曰。卿等便可商量。立爲定制。亦免有好惡厚薄之嫌。乃命兩省官同吏部長貳討論。申尙書省。

是月庚辰降旨。

徽猷閣直學士胡世將試尙書兵部侍郎。世將自江西召還。乃有

是命。左中大夫富直柔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湖南制置大使呂頤浩乞本路州縣已注未上官。盡八月不至者。許奏辟一次。又請催廣西運所糴賑濟米。皆許之。先是去歲旱傷。湖南尤甚。頤浩旣入境。卽奏截撥上供米三萬石。及令廣西帥漕兩司備五萬石。水運至本路。以充賑濟。又乞降助教敕度僧牒。誘上戶糴米。民不能耕。則借之糧種。夏稅亦俟秋成併輸。全活甚衆。廣西米事先見正月丁亥。己巳。保靜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高世則爲感德軍節度使。充觀使。亦用宣仁遺恩也。

庚午。武功大夫忠州刺史行營中護軍右軍統領劉紹先知隨州。武功大夫忠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江

南東路宣撫使司統領軍馬楊伯孫知郢州。

按此又是以張俊偏裨屬岳飛。未知有新將帶所部之任當考。

詔行在諸倉監官任滿受納不

擾及無欠折與減三年磨勘。

此與梁弁元奏相關。

辛未。祕書少監吳表臣言。親民之官。莫重縣令。除授之際。理宜措置。臣竊思之。將悉由堂除乎。則天下之大。縣令之衆。必欲人人自廟堂選授。勢有所不可不行。欲望下諸路監司相度取邑大而事劇。如平江之常熟。秀之華亭。婺之東陽。溫之平陽之類。素號難治者。每路指定三五處。並從朝廷擇有風力。自來作邑有聲者。三年爲任。其赴官之初。優其禮數。依通判例。借與服色。或特許陞對。任滿日。委有異政。或除貼職。或賜章服。或遷官。或再任。或不次拔擢。隨其治狀高下而寵褒之。其不任職者。罰亦稱是。如此則能吏得盡其才。而事必舉。民必安。庶幾仰副陛下憫恤之意。事下吏部。其後遂以常熟。山陰等爲四十大邑。

四十大邑

具十二
月辛酉

吏部侍郎兼侍講劉大中言。祖宗用人。內外一體。或自州縣入居臺閣。或由侍從出典藩方。因其

所長。歷試以事。故於緩急之際。多有可用之材。近世以來。廉恥道喪。旣得患失。無復難進易退之規。爲人擇官。寔成內重外輕之弊。與監司郡守者。謂之外。小人挂白簡丹書者。方補外任。非惟待士也賤。蓋亦視民爲輕。臣近來對經筵。亦嘗進說及此。伏蒙聖諭。深以爲然。臣因奏曰。陛下若革此風。請自臣始。儻不以臣爲不肖。試以一郡俾之自效。庶幾稍全臣子進退之節。少革內外輕重之弊。不許。

癸酉。上謂大臣曰。宮中有金酒器五百餘兩。俟他時有功將帥至。當舉以賜之。日近卻令造得少許漆器。大抵物要適用。何必觀美。趙鼎曰。仁宗皇帝用紅漆唾盂黃袖衾。兩府入對。內殿宮人嫌臥衾舊敝。遽取新易之。亦黃袖也。上曰。今則袖亦自難得。朕所服用皆黃素羅衾褥。自祖宗以來如此。折彥質曰。此正陛下之家法也。給事中兼侍講資善堂翊善朱震兼權直學士院。左通議大夫新知鄂州荆湖北路安撫使王庶復顯謨閣待制。賜銀帛二百匹。兩庶既老。愈通習天下事。前二日入對。首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氣之委靡。願振拔名節士起其氣。又論安危在修己。治亂在立政。成敗在用人。上聽其言。庶因請曰。臣肝膽未盡吐也。願賜臣間。得時縷數於前。上乃燕見之。庶言益深。嘗跪而問曰。陛下欲保江南。無所復事。如曰紹復大業。都荆爲可。荆州左吳右蜀。利盡南海。前臨江漢。可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者。上大異之。

此以庶附傳及吳公迥所作庶傳參修。公迥稱庶請開天子數燕見之日。歷今年五月四日辛未。王庶引見上殿。十五日壬午。王庶朝辭上殿。是前後止再對也。或是又嘗內引而不書於記注。亦未可知。今但云燕見之。去數字。

更俟詳考。

詔自今臣僚未經上殿者。令三省審察。訖關閣門引對。復舊典也。隴右郡王趙懷恩爲恩州觀

察使。懷恩建炎初自橫行封王。不帶職。至是因其請而命之。和靖處士尹焞辭崇政殿說書新命。詔不許。令涪州加禮敦遣。疾速赴行在。戶部侍郎王俟請災傷路分拖欠。及侵用紹興四年以前上供米。并折解錢物。并權行倚閣。埃豐熟日發。上以早故。蠲諸路錢帛租稅。

今年三月辛未。

辛次膺時爲倉部郎中。建言諸

路積年拖欠上供米斛難於催理無從出辦而俟謂無除放米斛明文故申明焉

次嘗今年四月
己未選吏部

甲戌戶部言右武郎同知閣門事潘永思增給俸錢不應格法上曰若於法不可亦無如何趙鼎曰知閣門官惟永思與韓恕二人恕已係橫行遙防故所得差厚永思官小每月止得俸錢四十餘千所以用度不足上曰永思輩端坐得此亦足矣今日戚里官皆不過小使臣方此國家艱難之時且留爵祿以賞戰士鼎等皆稱道聖德再三武議大夫帶御器械韓世良自楚州以淮陽之俘入獻詔遷一官

乙亥詔除見任知州以上及嘗任侍從官依舊堂除宮觀外餘並令吏部按格擬差時言者論艱難以來士或不調陛下憫其失職授以祠觀有六等宮觀之格五項嶽廟之法但其間有昔已叨竊名祿之人論其家則豐羨而乃更以失職寒士均享家食徒使州郡之間用度不支欲乞今後陳乞宮觀之人除貧乏廉潔朝廷所知者其餘一切按格與之或察其人富而貪敢於格法之外輒有干求者懲戒一二故有是旨詔廣西經略使胡舜陟與邕州守臣同提舉買馬劉遠措置市戰馬時都督行府言去歲所市馬弱不堪用於是提舉官李預再貶秩而更以其事付帥臣先是右朝請郎李預爲提舉官遣効用鬻昂入大理國招馬至是八年去秋大理國王段和譽遣清平官以馬五百及馴象隨昂入獻至儂內州預欲卻之言於朝乃命舜陟更切相度如無它意即措置收買仍密爲防備毋致引惹生事會預代去舜陟亦以聞且請還馬直卻馴象賜敕書即邕州勞遣其使皆從之

李預以是月庚寅申到舜陟以
六月庚子申到今奉聯書之

命沿海制置副使馬

擴閱習水軍戰艦。時右司諫王縉言。舟師實吳越之長技。將帥之選既慎矣。而舟船數百。多闕海岸。士卒逾萬。未聞訓習。欲乞明詔。將帥相視。舟船損漏者修之。士卒疲弱者汰之。船不必多。取可乘以戰鬥。人不必衆。取可資以勝敵。分部教習。周而復始。出入風濤。如履平地。則長技可施。威聲遠震。折衝千里之外矣。疏奏從之。詔侍讀學士班翰林學士之下。恩數依學士例。

丙子。工部尙書李彌大復爲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彌大自廣西召歸。奏辭新命。且言五蒙除召。旋致煩言。乞改授在外宮觀。故有是命。詔劉摯特贈太師。以摯曾孫登仕郎蒞言。係籍元祐宰相六人。蒙追賁之寵。各已位登公師。惟摯獨未盡被恩典故也。右朝請大夫胡紡知楚州。仍令奏事訖之任。戊寅。詔四川監司應有違戾事件。並令四川制置大使席益按劾奏聞。其監司見兼宣司職事者並罷。右承議郎趙叢爲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叢。孫。已見今年四月。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言。州縣勸誘鬻爵。不問貧富。一

例科配。勸誘不行。亦不申稟。與元詔一切相反。乞申戒。詔都督行府嚴切約束。

乙卯。寶文閣學士新知襄陽府劉洪道兼京西南路經略安撫使。寶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連南夫陞寶文閣學士。知廣州。時廣東寇未平。帥臣曾開引疾乞奉祠。故有是命。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宗元兼都督行府諮議軍事。徽猷閣待制兩浙轉運使李迨陞徽猷閣直學士。尙書戶部員外郎主管都督行府財用提領市易務張澄直顯謨閣。爲兩浙轉運副使。兼管淮南漕運兼權行府主管機

宣文字他職如故。皆用張浚奏也。時淮南不置漕臣。西路宣撫司錢糧。以江東轉運使向子諲應副。而東路宣撫司軍儲。多自浙西樁辦。故就用澄焉。

熊克小麻云。時駐蹕之所。計司已劄。而淮南漕職亦令澄兼領。蓋不考江浙餽運本末也。

又詔兩浙江東監司州縣。

悉心體國。應行府措置調發事務。毋得少有住滯。仍令戶部侍郎劉寧止常切催督。劾其違者以聞。

又詔在庚

寅今併書之。

起復祕閣修撰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謀官陳桷充右文殿修撰。又旬日。陞兼都督行府。

隨軍轉運副使。桷陞運副。在是月庚寅。

武翼郎添差温州兵馬鈐轄趙子彥特遷武翼大夫。以璩授官故也。太常

諡故將作監丞耿傳曰忠憲。傳康定閒通判慶州。死西事。贈諫議大夫。至是其曾孫左司郎中自求有請。乃命定諡焉。

庚辰。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孫佑陞直徽猷閣。知虔州。見任人韓昭與宮觀。理作自陳。時虔寇久未平。故起佑爲守。量移人滕膺許自便。膺坐李允文累。除名編置。至是始釋之。

辛巳。初令吏部初官選人用四年闕。以在部積壓者多故也。

壬午。資政殿大學士知平江府張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守引疾乞奉祠。故有是命。賜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四川戶部錢十萬緡。爲隨軍激賞之費。中書門下省言。刑寺凡有疑案。第行問難。遂致淹延。乞依元豐舊制。應所議不同。限次日稟白刑部。若所斷未定。則刑部長貳限兩日率法寺官赴堂稟決施行。從

之。右朝散大夫知興國軍應繪添差荆湖北路轉運判官繪未上而卒。右丞事郎知夔州巫山縣王之才通判黔州之才庶仲子也在巫山時戶部籍貧乏者上其名得不賦即日盡疏其名上之貧乏者因不亡去王彥軍多羣盜及鎮荊州東於法不快有潰去掠峽歸二州而南者府中皇惑未知計所出之才已集保伍得五百人會天大雨徑以舟趨夷平先奪其險待之掠者至不得出險且見晝揚兵夜篝火於旁而鼓之若大軍至衆恟恟怖而降既測兵少悔欲爲變則盡執以歸府戮百餘人投尸於江荊州軍見之懼不敢復叛彥嘆服。

癸未殿中侍御史周祕言昨見淮南州軍相繼乞展放稅限朝廷皆從其請聞淮南州縣皆有收撮課子之例夏則撮麥謂之義麥冬則撮穀又有所謂助軍米者又有所謂借牛租者名色不一於百姓所收之物往往取至四五分重斂如此而乃以愛惜民力爲言公然欺罔朝廷使百姓虛被放免之惠如此則淮南之民何時而盡歸蓋稅賦則所取者少收撮則所取者多稅賦則所取者有限收撮則所取者無時今誠欲信朝廷寬恤之令發州縣官吏之姦寬百姓輸納之力則收撮課子所當嚴禁昨雖已有旨收撮牛租不得過兩石然既已許之收撮則安能限以石數欲乞將淮南田除請佃依已立定課子輸納屯田和官私中外分其餘並不得依前輸納課子如舊例牛租之類亦令一切禁止或敢違戾並許百姓越訴官吏重寘於法如州郡財計不足令監司守臣別行措置詔提點司體究改正訖申尙書省

甲申權戶部侍郎王俛言車駕駐蹕浙右東南商賈繁盛兼物價倍貴比之昔日不同乞今後諸路酒稅

務監官任滿未立到新類去處。並且以紹興三年數爲則。比較推賞。如當年數少於舊租額。卽自舊租額比較。不惟稍革倖冒。又使用心催趣課利。從之。

乙酉。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秦檜充觀文殿學士。知温州。龍圖閣學士知温州。章誼知平江府。詔糴本交子。並依逐年所降關子。已得指揮。其官吏並罷。初用張澄議。置交子務於行在。

今年二月甲辰而

未有所椿見錢。於是言者極論其害。以爲四川交子行之幾二百年。公私兩利。不聞有異議者。豈非官有椿塼之錢。執交子而來者。欲錢得錢。無可疑者歟。今行在建務之初。印造三十萬。令權貨務椿發見錢矣。續降指揮。印造和糴本錢交子。兩浙江東西一百五十萬。而未聞椿撥此錢。何以示信於人乎。竊見前年和糴。用見錢關子。已而赴權貨務請錢者。以分數支。民間行使。亦以分數論。去年和糴關子一百三十萬。先令和貨務椿足見緡日具數申省部。民間行使。亦依見緡用。然則可信者。固在此不在彼也。欲乞應印造交子。先令庫務椿塼見錢。行使之日。齋至請錢者。不以多少。卽時給付。則民無疑心。而行之可久矣。其或椿錢而不足。已椿而別用。或行於民間。而不許之納官庫。或行於諸路。而不許之充上供。或官司出納。並令行使。至於月給官兵。將以百十一二用。有不便焉。是爲一節有礙。則商旅貿遷。井邑交易之際。必有不行者矣。重立法禁。恐不能勝。闡增物價。其弊不一。有如官告度牒。且猶有僞。數寸之紙。其無姦僞乎。貨財不通。獄訟繁興。當自茲始矣。立法攝制。貴於謀始。伏望詳酌利害。更詔大臣熟議之。詔戶部勘當。

三月癸巳

又言。昨見朝廷合權貨務。椿見錢二十萬貫。措置見錢關子。許淮南、江東路行使。其後有司措置。喪失本意。因改爲交子。欲廣行用。除初造見錢關子一十五萬貫。已係都督行府借撥戶帖錢椿充本錢外。後來所造廣南、福建等六路交子三十萬。兩浙路交子一十萬。臨安府界小交子一十萬。并見造江南、兩浙預充糧本交子一百五十萬。其合用錢本。並未見椿管。由是遠近士民。議論紛然。皆以爲不便。臣聞天下事有利必有害。苟所利者大。則雖有小害不恤也。若祇利害相半。而事或出於不得已。則亦不暇恤也。至於所害者大。而所利者小。則其事有不得不恤者。今之論交子者。其利有二。其害有四。一則饋糧實邊。減搬輦之費。二則循環出入。錢少而用多。此交子之利也。一則市有二價。百物增貴。二則詐僞多有。獄訟益繁。三則人得交子。不可零細而用。或變轉則又慮無人爲售。四則錢與物漸重。民間必多收藏交子。盡歸官中。則又慮難於支遣。此交子之害也。所謂害者。固已在於目前。而所謂循環之利者。亦恐未必可得。何以知之。交子出數既多。則人必知官中之無本。商賈縱或收買。豈肯停留私家。必須即時請換見錢。雖有椿塼數目。必不能給。既不能給。則交子之法大壞。今有司措置。皆用四川法。臣亦嘗詢究四川始末。頃因陝西借爲糧本。或官不收引。其法幾至大壞。後雖朝廷遣官措置。猶用新引一道。收換民間舊引四道。自是之後。不出泛料。幾三十年。而錢引之法。乃始復行。比年以來。又緣應副軍須。出數復多。目下雖粗通行。而議者亦頗憂其法壞也。況今東南利害。與四川全異。欲不椿本錢而多出交子。則其不可行也必矣。自古軍興之際。未有不以財用之細爲患者。苟出數寸之紙。可足一時之用。則古人亦何惜不特出數百萬以

濟其闕而乃區區講求理財之術。今若行交子而使百物倍貴萬一如軍兵所請或言養贖不足則又將何以給之。欲望聖慈博采衆言付大臣熟議或以其置造已成必欲行之即乞止用數十萬道聽客人於沿邊入中斛斗或納錢兌便令持關子赴行在請換見錢或茶鹽引及香藥雜物之類庶幾便商賈省漕運不失朝廷置關子之本意又言錢引之法若必行之兩浙等路有不便者五。今錢引之出於行商尚可而無益於軍民之用於道路之庸尚可而無資於旦暮之需。今行商與軍民孰多朝夕之需與道路之庸孰急此不便一也。雖曰交子與錢並用今一交子不過千錢軍民之須日用飯食持一交子以適市止有數百之用用之不盡將棄之乎將爲數百之用乎此不便二也。物重財輕其日久矣今又益之以此乘時射利者必高其物價此不便三也。富室豐家典賣之際故輕其引必欲見緡既得見緡深藏不出交子空行於市井而物不得售此不便四也。異時盜鑄銷鎔皆出東南之民今數寸之紙能保其姦詐不爲乎此不便五也。

四月辛丑降官

工部侍郎趙需時爲諫官亦言其弊有五法行之初人必疑慮蓋不行使則起爭端若

有減落則違法禁鋪戶緣此必致停閉一也。市井交易必立私約用見錢則價直必平用交子則價直必倍二也。今以片紙用爲千錢細民得之反以爲累片紙不可以分裂千錢不可以散用三也。積日累月物重財輕緡錢藏於私家官庫愈見匱乏四也。官私既許通用民間豈無詐僞雖嚴僞造之禁孰能懲冒法之人五也。

四月丙子

刑部尚書胡交修時爲翰林學士亦上疏力陳其害以爲崇寧大錢覆轍可鑒方大臣建

議舉朝無敢非者。法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徒相屬，終莫能勝。今之交子，較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日造數十百紙，鬼神莫能窺焉。真贋莫辨，轉手相付，旋以僞券抵罪，禍及無辜。久之，見錢盡歸藏錮之家，商賈不行，細民艱食，必無束手待盡之理。比及悔悟，恐無及矣。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亦遺執政書，言其不可行。繇是遂復爲關子焉。六月乙卯再降旨左朝奉大夫直龍圖閣趙去疾通判辰

州右宣教郎閣大鈞通判靖州二人皆李橫京西參佐，故錄之。

丙辰，張浚奏建康府畫到行宮寢殿制度簡省，可以副陛下崇儉之意。乞降下本府，依此修蓋。從之。時浚乞上幸建康，故有是請。六月甲寅不行詔以平江府陳滿塘地賜韓世忠，以世忠歸所賜南園，而請佃塘地，故

撥賜焉。右司諫王縉請令浙西漕司拘收應干裏外官司舟船，以備漕運。從之。先是以官舟少而漕運多，乃令沿流州縣均之。民戶期限迫促，僱舟之費既倍，而裝發交卸倉斗，邀乞折欠監綱，尙多有之。朝廷聞之，因出度牒，卽上戶市舟，又刷百司舟船應副，而蘇常諸郡科差如故。故縉有是請焉。浙路漕臣亦請於華亭置場，歲造百二十舟，以浙西諸州分認錢數，及憲司二分頭子錢，與抽解本植供其費。至是就緒。浙漕建請日屢不載，此從今年五月二十四日浙西提利朱紳所奏增入所謂前任漕臣乃王傑李諫吳革而縉亦其一也。

丁亥，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范直方自行府入見，上召對於內殿。

右承事郎王之道知開州。

之道初見建炎元年

月十一

庚寅少保寧武軍國節度使淮南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爲保靜寧武軍國軍節度使賞劉龍城之捷也時光世遣參謀官直祕閣新知袁州汪召嗣來獻捷乃詔本司副統制王師晟進橫行遙郡二秩召嗣進秩一等僞統制官華知剛等皆釋罪付光世軍中使喚其餘第賞有差

師晟轉官在是月壬辰召嗣進職知剛放罪在癸巳

後句

日擢召嗣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言者論其過乃止後光世言知剛等三人未有使喚乃命送福建諸州廩給之母令失所

八月甲辰降旨

直徽猷閣知鼎州張燾以捕斬山賊雷進之勞進職一等而荆湖北路提

點刑獄公事趙伯牛亦進一官

辛卯輔臣進呈時事上方以愆雨爲念謂趙鼎曰昨夜甚有雲氣朕焚香密禱過二更雲氣散方敢退鼎曰陛下憂勤如此天必垂祐給事中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兼權直學士院朱震爲翰林學士兼侍讀仍兼翊善蔡州進士謝克念特補右迪功郎用朱震請也震言臣竊謂孔子之道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孟子之後無傳焉至於本朝西洛程灝程頤傳其道於千有餘歲之後學者負笈握衣親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隱或見莫能盡紀其高弟曰謝良佐曰楊時曰游酢時晚遇靖康建炎之間致位通顯諸子世祿酢仕至監察御史出典州郡亦有二子仕宦獨良佐終於監竹木務名在黨籍著於石刻終身

不遇。雖以朝奉郎致仕。奏補一子克己入官。後克己逢巨賊於德安府。舉家被害。一子度嶺入閩。死於瘴癘。一子克念。今存。流落台州。貧窶一身。朝夕不給。竊見黨籍諸人。及上書得罪。身後無人食祿者。陛下皆寵之以官。良佐之賢。親傳道學。舉世莫及。又遭禁錮而死。諸子衰替。最爲不幸。伏望許依黨人。及上書人例。特官其子克念。使奉良佐之祀。以昭陛下尊德樂道之實。故有是命。成忠郎李沈。上皇宋大典三卷。詔進沈一官。其書付祕書省。沈高祖文易。嘗爲國子博士。故有是書。旣而沈乞換文資。言者以爲不可。乃止。是夜金星犯畢。翌日上諭大臣曰。占法邊有敗兵。當諭張浚。令諸將戒飭守邊者。天旣有象。要須修人事以應之。已而趙鼎言。徧問日官。皆言自有所臨分野。上曰。畢主趙地。然旣言邊有敗兵。則我亦不得不戒也。鼎奏誠在癸巳。

壬辰。祕書郎蕭振爲監察御史。時趙鼎薦人爲察官。上批除振。定江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司張俊。加崇信奉寧軍節度使。進屯盱眙。右僕射張浚。命依山築城。左僕射趙鼎。歎曰。德遠誤矣。是雖不爲資敵之具。然當念勞人也是役也。興於盛夏。自下運土而上者。皆有日課。望青采斫。數十里。開竹木皆盡。斷掘新舊冢。莫知其數。人甚苦之。城成無水可守。亦無樵采。築城之際。僞齊遣三百騎於潤州境上。臨淮伛觀。久之而去。

癸巳。司農少卿周葵直祕閣。知信州。葵旣去御史。以親年高不得迎養爲言。乞補外。上命趙鼎召至都堂。

諭旨留之。葵力求去，乃有是命。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高儼行秘書郎儼，召對勸上聽言納諫。

直寶文閣知婺州周綱進職二等，右奉議郎知撫州劉子翼除直秘閣，並俟終更日令再任。以中書言綱等治郡有方，賑濟宣力故也。

紹興八年四月五日，臣寮上言：劉子翼守撫州，專意聚斂，以奉所知。馮倉庫所儲獻之督府，欲圖召用，不爲後人之計。既而運糧再任，軍糧不繼，幾至生變。又復詭計求脫，遂得持節一路。此

事當考。

故集英殿修撰知拱州錢歸善賜諡恭愍，歸善靖康末守拱州，死於難。刑部奏大理寺丞評斷

刑名，每歲於次年正月取會差失刑名，比較死罪二人，或流徒六人，具名上都省取旨責罰。失出者二名，當一名，丞比評事增三分之一。謂死罪三人，流徒八人。已上執議不同，建白者罪著爲令。敕令所奏諸州以公使酒

饋送出本州界者，以違制論，以公使見錢金帛珍寶遺人，準盜論，知而受之，坐贓論。以言者請立法也。

甲午，殿中侍御史周秘書言：今虔賊未能殘滅，而閩賊遁於廣南，出沒海上，窺伺閒隙，此尤可憂。望嚴飭閩、廣二帥，早爲銷弭討治之策，勿使滋蔓。時海寇鄭慶寇黃州，扶胥鎮爲東南第十一將官兵所掩，遂絕洋。趨南恩州，詔江西制置大使李綱、廣東經略使連南夫、福建安撫使張致遠疾速措置。綱謂虔寇巢穴多在江西、福建、廣南三路界首，置立寨柵，爲三窟之計，一處有兵，則散往他處。官兵既退，則又復圍聚。中間遣發軍馬，不能窮討，止以節制不一之故。若節制歸一，使不能散逸，且捕且招，威令既行，則窮寇別無他策，必須自歸。然後結以恩信，使之改過自新，將爲賊首徒黨桀黠之人，盡付軍前使喚，以除後患。此最策。

之上者。乞於江西路置都統制一員。節制三路軍馬。以招捕虔賊。至於盜賊衰息之後。又須縣令得人。勞心撫字。使作過桀黠之人。既去。良民得以復業。安於田畝。乃可以化盜區。復爲樂土。然虔之諸縣。多是煙瘴之地。盜賊出沒不常。朝廷初無賞格。士大夫之有材者。多不肯就。又難強之使行。欲望優立賞格。將來辟置知縣。到任半年。盜賊消除。良民復業。選人特與改官。京朝官與轉行一官。候任滿日。各再轉一官。其賊平定之後。量與蠲免租稅。已前欠負。並免催科。庶幾官吏盡心。民庶安業。復有承平之象。疏奏。皆從之。

此並據綱行狀日麻未見

詔自今鑄鎔錢寶及私以礪銅製造器物及買賣新販之人一兩以上。並徒二年。本罪重者。

自從重價錢三百千許人告鄰保失察鑄造者。價錢二百千。州縣官奉行滅裂。仰監司體訪按劾以聞。令

尙書省榜諭。始用王侯奏也。

俱奏在去

江東轉運使向子諲言。本路上供歲入不敷。綱運留滯。乞於歲終

比較一路州軍勤惰優劣。各一兩處。保舉按劾以聞。庶幾朞月之間。事可見功。民不告病。從之。

乙未。殿中侍御史周祕試侍御史。仍賜五品服。先是祕言。臣聞太祖皇帝。嘗欲以絹二百萬匹。盡市敵人之首。偉哉聖謨。是所以威制外國。而創立萬世之基也。仰惟陛下。神武容略。同乎祖宗。比將肆伐於北方。而糧餉之資。有所未備。故於常賦之外。薄取於民。會其所得。蓋不啻二百萬縑矣。然臣以爲恢復之圖。不能一日而必成。糧餉之資。不可一日而不備。今經常之費。既已不足。則官司借兌之類。恐不能免。目前之用。粗已有餘。則非泛賞賜之類。恐不能無。官司借兌。數雖未失也。然他日撥還。恐難指擬。非泛支用。數雖

不多也。然積日累月，恐致侵耗。若不於此少加靳惜，臣恐師未及舉，而二百萬縑之直無幾矣。夫聚人者必以財，理財者必以義。所謂義者，知取予之宜而已。知取之難，則其予之也必慎；謂取之易，則其予之也必輕。今當百姓凋瘵之餘，諸路旱歉之後，半歲之間，屢有科斂。朝廷之取於民者，必曰：「將使百姓暫勞而永寧也。」百姓之輸於官者，亦必曰：「繼此無復橫斂也。」今若以難得之財而費之於無事之時，則他日遣發大兵，激賞戰士，一或有闕，復從何出？欲望聖慈，密詔大臣將近所取戶帖、官告等錢，盡令都督府椿管，無令有司輒有侵耗。庶幾俸餉預備，不誤恢復之大計。詔密付都督行府。

秘奏以丙申行下。

監察御史梁弁守尚書

工部員外郎將作監丞趙渙守監察御史。尚書祠部員外郎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楊晨移禮部。尚書

工部員外郎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移祠部。左從政郎黃鏞特改左宣教郎。以范冲薦對也。尋

除諸王官大小學教授。除日在七月辛巳。降授左朝奉大夫淮西宣撫使郝漸兼都督行府隨軍轉運判官。

丙申，詔諸州縣禁囚監司每季親慮不能徧及者，聽差官卽檢察不盡，致誤歲終賞罰者，徒一年。著爲令。以言者請立法也。是月，太常博士李弼直卒。少卿何懃言其嘗主張元祐學術，坐廢十餘年，詔賜其家銀百兩。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

【紹興六年】六月丁酉朔。上謂趙鼎曰。朕於宮中親種一方稻。數日雨旣霑足。昨日令人驗之。頃長四寸半。真可喜也。詔提舉淮南鹽事蔣璨提督措置控扼海道事務。先是分海舟八十艘屯通州之料角。故命璨領之。

己亥。權尚書吏部侍郎晏敦復試給事中。兵部侍郎胡世將兼權吏部侍郎。帶御器械錢愾兼權樞密副都承旨。直龍圖閣知建州魏矼充祕閣修撰。以中書言其政績也。

庚子。大理少卿張匯等言獄空。詔嘉獎。仍免表賀。

十三年六月戊申。二十三年五月乙未。二十六年四月戊午。二十九年正月丙辰。三十年四月丙寅。三十一年五月庚辰並闕此。

河南人也。

辛丑。詔湖北安撫司統制官覃敵見管水軍官兵等。並撥隸侍衛步軍司。

癸卯。尚書右司員外郎樓炤守左司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范直方爲左司員外郎。仍兼都督府推行賞功文字。詔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續次編類元符庚辰以來詔旨。初。藻守吳興。被旨編緝。未就而去。會史館初置。乃用修撰官蔣禧禮言罷之。至是修撰范冲言。失今不就。事浸零落。可惜。乃先進藻一官。是月庚子。令接續編類。加賜史館修撰。給錢。官給筆劄。賜錢。錢在七年三月。今併附此。左中奉大夫集英殿

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李友聞卒。友聞子儻，倅既臣劉豫，皆仕爲要官。朝廷不奪其祿，養冀招來之。

此以紹興

四年十二月 友聞家居七年，年八十餘乃卒。
詔書修入

甲辰，給事中呂祉試尙書刑部侍郎，充都督行府參議軍事。以張浚言，調發大軍，移屯淮南，乞選從官前來參議軍政故也。詔新除給事中晏敦復不候受告，令日下供職。此又與近日言者建請相妨左宣義郎左時充樞

密院編修官，時自救局改官，當罷去，故以樞屬處之。

此又與今年四月已酉石公探請相妨

既而省待次員，乃以爲御史臺主

簿。八月王寅

顯謨閣待制新知鄂州王庶知荆南府，兼荆湖北路經略安撫使。荆南屢爲盜殘，庶與士卒披

荆棘，致材用，治城隍，繕府庫，廩舍畢修，陶瓦爲民室，廩闢市區如承平時，流庸四集而喜曰：「公可恃，我其安於此矣。」庶曰：「府庫未充也。」乃下令有欲吾田者，肆耕其中，吾不汝賦，有能持吾錢出而得息者，視其息與去之日多少，授其職有差。武吏爭出應令，未幾還輸其息，府庫大充，得以養兵，遂成軍，隱然爲雄藩。乙巳，集英殿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程俱，左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黎確並復徵猷待制。左從事郎新饒州州學教授孫雄飛爲樞密院編修官，俟左時到任成資。日上，雄飛自館職罷去，適又用之。

此亦與石

公揆
請相妨。

直徽猷閣知荆南府薛弼爲湖北京西宣撫司參謀官。武顯大夫湖北京西宣撫司幹辦公事于鵬知鄧州。皆用岳飛奏也。

右朝奉大夫曾慥爲京西路轉運判官。兼宣撫司隨軍轉運。慥以親年高辭不赴。夜地震。丁未。趙鼎奏前夕地震。上曰。知之。上天譴告。朕極憂恐。鼎曰。坤德宜安靜。今震動不寧。皆臣等輔佐無狀。向緣地震。呂頤浩嘗罷政。上曰。頤浩之罪非爲此。卿等但當與朕協力修政事。用答天譴耳。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喻樗面對。言自三代云遠。學校貢舉之制。一切苟簡。故蘇軾有言。自政事論之。則策論詩賦。均爲無用。誠篤論也。臣伏見進士之外。有博學宏詞。以表制。詔書。布。檄。箴。銘。記。贊。頌。序。爲十二目。實爲有用之文。然法須命官方許召試。彼一命之士。既有職業。則文藝之習。比之舉人。不能精專。欲望明詔天下。應舉人有願兼應宏詞科者。於科詔到後。以所業上之縣。縣上之州。州察其性行溫澆。鄉評無玷者。以姓名文字保明上之禮部。禮部上之朝廷。朝廷降學士院。或後省看詳。文字典重。議論淵源者。報禮部赴試。西北人在行朝無州縣可以保明者。令清望一二人薦舉。其程試之法。略如見行條法。所取人數。臨時取旨裁定。甲選者免省試。行之數年。將見人材輩出。文章爾雅。可備朝廷選用。事下禮部。後不行。是日沿海制置司水軍統領修武郎嚴安雅。廣州水軍統領右儒林郎范德冲。以舟師與海賊鄭廣戰於新會縣之三竈山。賊乘風衝突。兩軍俱失利。官軍多死。安雅等皆坐貶官。

八月己未行遣。

戊申趙鼎請下詔求言。上曰：甚善。朕歷考前世故事，當避正殿，減常膳。今則所御止一殿，而常膳至薄，若更減損，亦無害。鼎曰：此皆文具也。應天消變之道，恐當專修人事。庶幾可召和氣，但卽今費用浩大，科斂益煩，此傷和氣之大者也。臣等日夜不勝惴恐，而才力綿薄，終恐上負委使。又進呈軍器所事，上宣諭軍器所初緣李志道措置有法，至今整齊。因言志道夜聞著帽而寢，中夜起治事，左手運籌，右手書計，不差毫釐，是亦人祿。鼎曰：惟其如此，便非國家之福。禮部尙書李光引疾求去，罷爲端明殿學士，知台州。權戶部侍郎王俟兼權禮部侍郎。

己酉，手詔曰：朕以菲德，奉承大統，遭時難厄，敵僞相挺，軍旅方興，賦役重困，寤寐惘矜，未知攸濟。迺六月乙巳地震，朕甚懼焉。政之失中，吏之無良，怨讐滋彰，乘氣致沴，坤厚之載，搖動靡寧，變不虛生。緣類而應，永思厥咎，在予一人。凡內外臣庶，有可以應變輔朕之不逮者，其各悉意以言，毋諱朕躬，毋悼後害。州郡守長近民之官，宜爲朕惠養凋瘵，安輯流亡，察冤繫，禁苛擾，毋倚法以削，毋縱吏爲姦，惟茲卿士，小大協恭，各祇乃事，以副朕寅畏天地，側身銷變之意。遣內侍往淮南撫問，右僕射張浚仍賜銀合茶藥，以浚將度江，巡按故也。浚以爲東南形勢莫重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而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遂奏請聖駕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而圖恢復。浚又渡江，撫淮上諸屯，屬方盛暑，浚不憚勞，人皆感悅。時防秋不遠，浚以方略諭諸帥，大抵先圖自守，以致其師，而後乘機擊之。遂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自當塗進屯廬州，與韓世忠

張俊鼎立。又遣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進屯泗州。軍聲大振。

此以沒行狀增修。但熊克小廩繫之五月。恐太早。日麻凌奏已擇定六月中旬渡江。前去淮河巡按。

不得其日。故因遣中使送書之。

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閣門宣贊舍人王淵令先次額外供職。淵者降授宣慶使德慶軍

承宣使仍之養子。自言仍嘗提藩邸府事。昨從上皇北狩未回。乞用隨龍官子孫恩例。先次供職。故也。權中書舍人董弇言。閣門官係三十員爲額。不聞其有廢事。今淵欲勅員外闕。以遂其私。臣未見其可望。寢前旨不行。仍乞自今應官司毋得陳乞額外勅添員闕。其自行陳乞額外官者。重寘典憲。輔臣進呈。上曰。弇所論甚善。大抵僥倖之門不可開。開則不能復閉矣。遂已。

進呈是在是月甲寅。

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

謝亮卒。

庚戌。紹興府嵎縣令錢墟對移餘姚縣丞。墟取吏嚴邑吏二百餘人。訟其過於府中。一夕逃去。言者論吏強日久。茲實亂階。不可不治。而墟不能潔己。徒務淫刑。逢其盛怒。論決之際。渠水亦赤。恐難在任。望下本路憲司究實。擇清強官對移。如有賊狀。自當按法施行。至是憲臣劉一止奏。墟到官半歲。所決遣吏民三千七百餘人。而士民之言。以爲墟愛民不擾。皆詣本司借留。乃命承勘官司照會。

辛亥。張浚遣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行府諮議軍事張宗元來奏事。

壬子。上御正殿。疏放臨安府等見禁輕刑。以大暑故也。

甲寅給事中晏敦復繳江東帥臣葉宗譔修建行宮畫一錄黃。上曰：敦復所論何如？趙鼎曰：近日民間多事，若緩爲之亦無傷。上曰：極是要當以愛惜民力爲先。他時巡幸粗庇風雨足矣。於是鼎未欲上幸建康，故對語及之。

事祖在今年五月丙戌，按朱熹書張浚行狀云：公力陳建康之行爲不可緩，朝論同者極誦，蓋有所指也。

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孟庾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從所請也。命太常少卿何慤往都督行府撫問，上召對而遣之。左迪功郎祕書省正字朱敦儒改

左承奉郎敦儒入館未幾，上特引對而有是命。直徽猷閣知鎮江府李謨陸職一等時都督行府在鎮江，而謨應辦無闕，故陟之。權川陝宣撫副使邵溥言：本司提點諸房文字王偉隨軍調發軍馬，計備錢

糧，措置戰守，首尾九年，又措置茶鹽酒息錢三千餘萬，製造軍器二百餘萬，類試舉人二千餘人，一切了畢，已便宜轉行貴州刺史，詔許換給當制舍人。言據上項所陳，果皆成績，則帥臣將佐監司郡守之事也。提點文字使臣何預焉，且此數事，若有不及，當行責罰，則提點文字使臣必不預，顯見欺罔朝廷，冒昧官爵，乃命依條回授。白身陳佃特補右奉議郎，張浚之撫師川陝也，佃以言邊防利害授初品文階，又以往關外軍前撫諭之勞，改京秩。至是行府關送尚書省指揮，既易真命，遂以佃知廣安軍。

七月乙酉

乙卯，觀文殿學士秦檜知溫州，改知紹興府。武節郎閣門宣贊舍人添差江州兵馬鈐轄寇宏知黃州。

詔交子務官吏依已降指揮並罷，初用臺諫及近臣議，改交子爲纒本關子，而榷貨務提轄官魏彥弼言：本務受納錢物浩瀚，若押印關子，委與職事相妨，乞且令交子務印造，朝廷從之。言者論自巡幸以來

凡用見錢關子，並係本務印造，而查弼避事，妄有陳請，乞勒令分析，於是遂罷。

丁巳，上諭大臣曰：雨不妨事，否趙鼎曰：若得晴，亦不妨事。上曰：田中雨過多，猶可，車水決堰，盡人方料理。若旱則更無可擘畫。大率豐年自古難得，所以春秋書有年，大有年，蓋喜之也。況今日公私匱乏，望歲之心尤爲切至。是日營田官王弗候封，上望見之曰：少間當子細諭弗，令竭力久任。若一二年間營田就緒，庶幾可以少寬民力。朕知此已久，昨在會稽，嘗書趙充國傳以賜諸將，但上下不能奉承，由是且已。若早造得數年，卽今已獲其利。鼎曰：爲國根本之計，莫大於此。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務農之要有二，一曰審天時，二曰盡地利。太上皇於斯二者兼舉而無遺，修水旱之備，所以審天

時也。立營田之官，所以盡地利也。紹興之初，兵革未解，調度百出，取給於民，其力困矣，故思有以寬之。始者蓋嘗以屯田望諸將，惜其不能奉承也。肆主上休兵以來，博采羣議，遣使講求，兵之屯田者，實之將帥，民之營田者，實之守臣。兩淮荆襄膏腴之地，墾闢幾遍，行之數年，始見公私兼濟，倉庾盈溢，羊牯十年之積，益有不足道矣。

右司諫王縉言：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近者乙巳地震，陛下深自儆懼，特降

手詔，告誡中外，務在恤民，隱銷變異，誠意至矣。臣竊見浙江船渡，使臣阻節往來，回易收息，籠及柴薪，物價爲之頓增，嗟怨之聲，或干和氣，欲望特降睿旨，浙江船渡，宜責邊江巡檢，回易宜取商賈，情愿民瘼，既除，變異自銷矣。詔追使臣送大理治罪，回易強市者，使臣停官，自觀文殿大學士朱勝非奉祠居湖州，欲以三事應詔，而未敢遽上。見縉疏，遂止。前二日，縉入對，嘗奏疏論地震駐蹕之所，豈非天心仁愛，著陰盛之戒，女子小人則遠之，外國盜賊則備之，是皆陰類也。又言陛下卽位十年，軍政未立，國用未節，宜詔大

臣參酌祖宗舊制。每歲出納之數而裁酌之。抑僥倖以靖衆志。薄賦斂以寬民力。爲長久之計。疏留中不出。江西制置大使李綱亦列八事奉上。

朱勝非秀水閩房錄。是月地震。手詔求言。勝非欲以三事應詔。而未敢遽上。有自行朝至湖者。爲勝非言。大臣無所論。勝非始不信。後數日。邸報論地震一疏云。應天以

實不以文。今浙監渡使臣阻節往來。請軍回易。擅增物價。能去一害。則和氣可召。災異自消。此應天之實也。於是降旨。追使臣。遂獄立法。禁回易強市。勝非嘆駭累日。更不敢奏。時趙鼎作相。植黨如山。無敢言者。勝非所云。卽籍降出之疏也。

戊午。詔兩淮沿江守臣。並以三年爲任。用右朝奉大夫都督行府同措置營田王弗請也。弗入對。論軍興以來。兩淮殘破尤甚。賴朝廷寬恩。未加賦役。故零丁殘民。漸有生意。望陛下念殘民撫存之急。察郡守數易之弊。將兩淮及沿江守臣。並以三年爲任。無事不許更易。庶幾流移漸歸。耕稼滋廣。數年之後。有以助朝廷調度之費。豈特一方之幸也。輔臣進呈。上曰。朕昔爲元帥時。嘗見州縣官說。及在官者以三年爲任。猶且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情。以爲去計矣。況今止以二年者乎。雖有善治之心。蓋少無暇日也。弗所論甚當。當如此施行。上諭及治體。因曰。治天下之道。在乎必賞與必罰而已。刑固不可淫以逞也。然苟有罪。豈可不以刑威。卿等於此。且更留意。鼎曰。近時賊吏。雖不能依祖宗時一切棄市。然近亦數杖脊刺配。且如殺人者死。古今常法。比來皆從貸例。而臣等亦多酌情依斷。聖人以爲罪疑惟輕。既無可疑。何爲而貸。貸一有罪。則犯者愈罪。而善人咸被其禍。

七月甲戌。有旨。沿江州軍。係太平。江。池。鄂。岳州。與國軍。中興聖政史臣曰。刑期於無利。聖人之心也。治不能無利。

聖人之不得已也。味其不得已之意。而謂利可輕焉。貸一賊吏。而天下之貪者。無所勸。縱一姦民。而天下之暴者。無所懲。犯法滋多。賊民愈甚。以是爲仁。適以害仁也。帝者之世。茲用不犯于有司者。明於五刑之功也。非去刑而能使民不犯也。王者之世。遷善遠罪而不自知。

者殺之利之之功也。非去殺而能使之遷善也。然則姑息之爲治。其亦不仁之甚哉。高宗之意。蓋欲以殺止殺者歟。

遣金部員外郎霍蠡往岳飛軍前催督錢糧。以飛言本軍

糧乏故也。忠翊郎湖南制置大使司親兵左部統領軍馬裴鐸遷一官兼閣門祇候。用呂頤浩奏也。先是郴衡桂陽草盜紛起。頤浩遣鐸與統制官步諒招捕。悉平之。吉州盜王權既受岳飛招安。復自軍中亡命。聚衆數百人爲寇。鐸擊破之。權棄仗遁去。鐸本馬擴步曲。以勞權授。至是正命之。鐸十二月乙未補正。

己未。祕書省正字李誼守監察御史。誼特被引對。論吏之臧否。係乎人君之好惡。其從違常係乎人君之賞罰。嘗考漢書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於宣帝。酷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於武帝。唐書循吏傳十五人。而出於武德。正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於武后之時者亦半。以是知吏之爲治。皆視上之趨嚮爾。願詔諸路監司。選劾部內守令政績之善否。其有蔽賢容姦者。皆當坐以違制之罪。詔下其章。翌日。遂有是命。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淮西宣撫使司提舉一行事務李鑄除名。邵武軍居住。以宣撫使劉光世劾其竊弄事權。蠹害軍政也。七月丁丑降詔獎諭。

庚申。右宣義郎趙侁爲太府寺丞。侁。抃孫也。朝廷以其世而用之。湖北路提舉茶鹽常平公事范寅秩言。茶鹽之利。常平之法。專一應副國家大計。州縣不得擅用。比因盜賊累年爲害。如本路州郡。衷私移用。或申畫朝旨。特免監司支取。朝廷一時取撥。免年限。或二年。或三年。有至限滿。又展年限。及有一面擅行。

支用錢米盡淨。申乞朝廷除破。提舉官縮手坐視。不敢誰何。欲乞自今後兩司錢物。應申畫展限及除破。并通融本州支用。及截撥。并一面支取指揮。並乞行下本司。覈實保明收支的確下落。委實要用。及無可椿還。再行申明。方許依應。從之。寅秩。建陽人也。直祕閣。知真州。趙尙之。左朝散郎。通判真州。季洞並罷。洞仍降一官。二人不相能。交訟其不法。都督行府言。二人別無賊污。若令根治。徒使干連之人。無辜坐獄。故有是旨。

辛酉。皇伯左中大夫充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令巖爲閩州觀察使。安定郡王。詔以曾布記

熙寧市易本末及紹興以來奏對語錄。真蹟送史館。先是布子直寶文閣紆。上布三朝正論。事見去年四月庚午。趙鼎

奏令紆親齋布真蹟。赴行在。

八月己酉。

俄除知信州。令其子右奉議郎惇代齋赴闕。

八月丙寅。

既又改紆知衢州。

九月丁亥。

未上而紆卒。

十月戊辰。

至是始以其真蹟上之。紆言。先臣以直道事三朝。知無不言。自紹興以來。大臣報復元

祐私怨。倡爲傾搖廢立之議。而蔡京。蔡懋等。附會增飾。致滔天之謗。上及宣仁聖烈皇后。獨先臣每事極論。痛伐賊謀。故於宣仁。終不能遂其姦計。至元符之末。太上皇帝踐祚。欽聖獻肅皇后垂簾之初。親於簾前。稟問本末。欽聖聖語。力辨謗誣。至云。冤他。孃孃豈有此意。親書記錄。首尾具全。欲望聖慈。宣之外廷。付之史官。考驗真蹟。修定信書。除四十年蔽蝕之妖。正千萬世是非之實。詔付史館。仍遷惇一官。賜銀帛百

四兩。八月戊辰。

軍器監丞黃祖舜特引對。乞堂除縣令。上謂大臣曰。祖舜謂郡守。朝廷知所選任矣。獨於縣

令皆付之銓曹。專用資格差注。今若且委之郡守。使得澄汰無狀者。亦庶幾也。此論有理。其頸擢之。

熊克小麻。

稱吏部郎官黃祖舜乞堂除縣令。按祖舜今年七月始自監丞遷屯田郎官。克恐誤。

翰林學士朱震言。竊見陛下念虔州之民。屢于邦憲。選任郡守。使牧其

民。固已得治虔州之策矣。臣謂虔民弄兵。其說有二。越人勁悍。其俗輕生。見利必爭。有犯必報。農事既畢。則徑度湖梅。循惠四州。驅掠良民。剽劫牛馬。此其一也。自軍興以來。守令多非其人。政令苛虐。科斂無藝。小民無告。橫遭荼毒。互相扇動。遂萌姦心。徒黨浸多。乃成巨盜。原其本意。豈願屠戮。自取滅亡。良由吏失其職。奉法不虔。激之使然。罪至不赦。此其二也。凡虔之民。均是人耳。烏有不治者。臣願詔孫佑。令到任條具本州及諸縣官吏有貪墨無狀。巽懦不職。無益於民者。一切罷去。聽佑選擇慈祥仁惠之吏。忠厚愿慈之人。異時治蹟顯著者。咸以名聞。朝廷優加獎勵。或令再任。宿弊盡去。人樂其生。雖誘之爲盜。亦不爲矣。臣又願陛下詔樞密院。令於潮州安泊一軍。以斷賊路。今韶州已有韓京一軍。賊度嶺欲寇南雄。英。韶等州。則有所畏憚矣。如別置一軍。屯於潮州。姦盜之心。自息於冥冥之間。不待誅鉏勦絕。而老盜宿姦。心知其不可爲矣。至於本州掌兵之官。亦乞選用立功邊徼。有名於軍伍者爲之。如是而三年不治者。未之有也。時新除守臣孫佑方入辭未去。乃以付佑焉。侍御史周祕言。臣近見川陝宣撫司屢以糧運不繼。聞

於朝廷而四川總制財用趙開亦稱所運糧斛盡已起發。臣不知其孰是也。今漕司之所較者。惟船運之費而已。且以成都一路言之。自水運至軍前。用錢四貫三百。可致米一石。若使稅戶自陸路搬運。則每石所用三倍於水運之直。若值農時。民間雇人搬運。則其所用又三倍於稅戶自運之費。水運稍遠。其行雖遲。而所費至少。陸運稍近。其行雖速。而所費至多。宣撫司欲其速至。則必以陸運爲便。總制官欲其省費。則必以水運爲便。此大將之所以有言。而漕臣之所以自辯也。臣以爲大將爲陛下統率大兵。則軍食闕絕。固其所當慮。漕臣爲陛下臨治一路。則民力凋瘵。亦其所當惜。然就利害而熟計之。不有百姓。則何以養兵。不節所費。則何以活百姓。今既設漕臣。使專饋運。則但當責錢糧之辦足。不當問搬運之遲速。但當預告以期限。不當取之於倉猝。協濟國事。在此而已。欲望聖慈。特命川陝宣撫司預計一年之費。分爲四限。令總制財用官。常於一季前應辦。其水陸搬運。悉從民便。庶不誤於軍期。亦稍寬於民力。詔制置大使席益相度聞奏。

壬戌。顯謨閣直學士左承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觀陳與義。左朝奉郎充集英殿修撰傅崧卿。左朝請郎守起居舍人董弁。並試中書舍人。與義仍兼直學士院兼侍講。不俟受告供職。故事。職事官同日除者。以寄祿官爲序。弁奏與義崧卿皆故官。乞依宣和故事。以除日爲序。上許之。弁奏在七月己巳。與義嘗爲給事中。服金帶。至是更服舍人服。上諭曰。朕嘗以卿爲內相。左朝請大夫陳公輔行尚書吏部員外郎。用范冲薦對。

也。左奉議郎江東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張體純罷。體純初爲張浚所辟。

今年四月癸卯

吏部審量當敦減殿

中侍御史石公揆言。體純以助軍補官。上書赴殿試。便宜改官。皆不由格法。畏避討論。遂隸名軍中。望罷之。令浚改辟。上曰。當如所請。豈有不容於朝廷之人。而可爲大將幕屬邪。於是體純依例追四官。改正出身。而體純在浚軍中如故。

體純追官改正日。屢無此。明年正月十八日。體純自右承務郎用淮西宣撫司功賞轉官。

癸亥。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南陽郡開國公張浚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浚出按淮甸。故降旨加恩焉。時浚密遣人至燕山回。知道君不豫。淵聖遣書金帥求絹。浚遂奏。臣近得此信。不勝痛憤。願陛下剛健有爲。成敗利害。在所不恤。況孝悌可以格天。推此心行之。臣見其福。不見其禍也。趙鼎奏得浚書云。建康入納鹽錢甚盛。上曰。沿路旣安。商賈放心往來。鼎曰。亦緣久不變法。上曰。法旣可信。自然悠久。蓋自立對帶法。二年不變。故比之常歲增也。左從史郎范如圭爲祕書省正字。如圭建陽人也。故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覲賜諡忠肅。故右贊善大夫知康州趙師旦賜諡莊愍。皇祐中。儂智高入寇。二人皆身捍賊而死。曾開在廣東。援五年十一月詔書爲之請。至是賜之。

日。屢六月十三日廣

東經略司奏。乞爲二人賜諡。無帥臣姓名。按連甫夫。今月十二日方辭免。不允。則曾開所請也。

甲子。詔自今。委保舉人避親牒試不實者。許人告。保官先降一官。然後取勘。合負罪犯。用四川制置大使

席益奏也。舊法見任官子弟去本貫二千里及監司守貳有服親門客與婚姻之家皆牒赴轉運司別試七人而解試一人後多冒濫亦有以賄得者前舉成都路漕司就試者三千餘人解四百四十人潼川路漕司就試者一千餘人解三百人益請於朝故有是命詔自今諸州流寓舉人每十五人解一名不及十五人令本路漕司類聚附試仍不拘路分召文臣二員結除名罪委所保不得過三人用國子監請也

事見建炎

四年五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三

【紹興六年】秋七月

案是月
丁卯朔

己巳翰林學士朱震言湖南去歲大旱民多流亡今夏又復旱而一路連興大獄無辜就逮死於狴犴者甚衆望特降旨除有罪當繫者治之其餘干繫一切疏放詔本路憲臣躬親巡行如震請後五日左司諫王縉又請諸路並依湖南已得指揮從之

辛未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孫近言見行宮制學士二員今已有學士朱震直院陳興義乞罷兼職不許起復右文殿修撰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謀官陳桷落職令吏部差監澧州在城酒務先是韓世忠遣桷陳乞淮陽功賞而桷以空名印紙增填其從行吏士冒賞者衆爲世忠所劾故黜之

是月丁丑
降詔獎諭

而桷言當待次之官乃許持餘服

九月己卯得旨

壬申大常寺少卿何慤權尚書禮部侍郎尚書屯田員外郎樊賓行司農少卿提領營田公事右朝奉大夫都督行府措置營田王弗行屯田員外郎同提領營田公事並於建康府置司仍令行府兼行俟還闕日罷制曰嗚呼爲君難未有甚於今日者也中原未復不可去兵而再三發輸民力已困旰食宵衣凡以爲此日者願營田之政於四方而未有高效孰能爲朕趨時赴功以紓兵民之急乎爾才力治行有聞

於時爲郎田部知其曲折其以少農遂董斯政吾將循名以責爾實其惟勉勵克就爾庸時議者以張浚出師故專置一司措置於是賓等乞再給錢三二十萬緡應副支用每十莊募土豪充監莊假守關副尉與免身丁依軍中例行券俟秋成日比較所收最多者正補每縣增置十莊就緒令尉各減磨勘二年州縣官避事便文之人許本司劾罷皆從之

今年八月甲辰降旨

詔川陝諸州應奏及刑名疑慮等文案許制置大使

司酌情斷遣用席益奏也故檢校少保保靜軍節度使高公綸故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高公紀並追封郡王二人皆士杯子也宣仁聖烈皇后之上賓也二人以遺恩自防禦使升拜留後公紀先卒及免喪公綸乃除節鉞至是其子世則數以惇卞沮格遺恩爲言遂有是命

公綸紹聖二年十月建節

癸酉尙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劉大中試兵部尙書直顯謨閣提點台州崇道觀張巖守起居郎右朝奉郎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呂本中守起居舍人本中以范沖薦召還未入見詔曰本中學術淵源本乎前哲文采聲譽絕於搢紳更歷險夷遂爲耆舊可特賜進士出身遂有是命尙書吏部員外郎林季仲試太常少卿吏部員外郎王迪爲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詔新法綾紙度牒除換給使用外今後更不給降應量行試經並權住三年仍自今年爲始先是令諸路僧道人輸綾紙工墨錢十千換給度牒既不復換但令輸錢批舊度牒焉

批度牒事日歷不見月日劉長源此日所上封事已言之則指揮必在此後也當求他書參考之

甲戌。試尚書刑部侍郎呂祉。給事中晏敦復。並試吏部侍郎。祉仍兼都督行府參議軍事。左司郎中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耿自求。兼權給事中。尚書司勳員外郎程克俊。左朝散郎黃次山。並爲吏部員外郎。左奉議郎范瑋守尚書兵部員外郎。瑋知甌寧縣甫踰歲。士民言其治狀於州。乞再任。守臣魏玘以聞。上召對而有是命。

丁丑。安定郡王令應同知大宗正事。軍器監丞黃祖舜守尚書屯田員外郎。時王弗在建康。故中書引六曹郎官差出近例而命之。賜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詔書獎諭。時右司諫王縉論唐郭子儀。渾瑊皆於唐室有大功。而恭慎抑畏。故能以功名終始。近者淮西以麾下將領有欺隱軍人之券。淮東以幕中參佐有妄冒將士之賞。皆能按劾聞奏。以俟誅戮。小心恭慎。有足嘉尙。望特降詔獎諭。因使今日之後。凡奏功者必以實。而爵賞所加。足以勸有功。凡勘給者必以實。而錢糧之餘。足以養戰士。戰士宿飽而競於立功。則強敵不足滅。而恢復可期矣。故有是賜。

淮南事見六月己未。淮東事見是月辛未。

戊寅。樞密院奏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樞密院副都承旨兼都督行府都統制沿海制置副使馬橫。丁母嘉國太夫人田氏憂。詔特起復。日下依舊治事。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入對。言比都督行府恭稟聖訓。措置科斂之弊。以寬民力。內州縣賣官告。除大姓全戶承買外。如糾定衆戶湊數請買之人。雖已均敷。若未曾送納。並截日住罷。非陛下勤恤民隱。何以及此。然全戶承買。雖曰勸誘。實出科敷。欲乞以承買納錢者。

令諸縣別置簿籍。他日如有科斂，卽令參照，不得更敷。令以次得及之家均出。

漢數事不見日曆。因公揆奏表出之。

公揆又訪

聞營田人假官勢力，因緣爲弊。如奪民農具，伐民桑柘，占據蓄水之利，強耕百姓之田。民若爭理，則羣起攻之，以爲盜。斯民□□有失朝廷本意也。今來秋成收刈，竊恐營田之人耕耘鹵莽，欲償其費，奪民之稼，以爲己功，侵漁攘劫，無所不至。望下營田司預行戒約，皆從之。

己卯，翰林學士朱震乞廢靖州爲縣。上曰：前朝開拓邊境，似此等處，尤爲無益。趙鼎曰：非徒無益，且復傾數州事力，供輸不暇。至今爲害。上曰：朝廷拓地，譬如私家買田，倘無所獲，徒費錢本，得之何用。當時首議之臣，深可罪也。乃命本路帥司相度，後不行。日曆：實劄子以此月己丑行，下疑是差十日。尙書吏部員外郎陳公輔行左司諫，公

輔甫至行在，上召見而命之。

監察御史黃珪罷爲尙書刑部員外郎，御史臺主簿閻邱昕守監察御史。

故奉議郎贈直龍圖閣張廷堅加贈右諫議大夫，依所贈官與恩澤，以其家援例有請也。

庚辰，宣慶使明州觀察使幹辦皇城司馮益興在外宮觀，日下出門，初宰相趙鼎見益，稍出鋒鏃，意其未戢，力言於上前。是日，上謂輔臣曰：聞益交關外事，寔不可長。宜亟出之。鼎等再三賀上威斷。上曰：朕待此曹，未嘗不盡恩意，然纔聞過失，亦不少貸也。先是劉豫揭榜山東，妄言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得而上之。

爲齊錄載：爲詔云：江南依前做宣和間所爲，寵任內官馮御藥等，令恣受賄賂，官員受差遣者，往往尋買委并轉轉鴿之屬，與馮御藥等，蓋卽綱所得也。臣謹按日曆上一聞益交關外事，卽斥去之，則罷之。

疑問聖過，可謂無忌憚者矣。其書頗行於世，故不可不詳辨。

張浚請斬益以釋謗，上未許。鼎曰：益事誠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略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浚意未快。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閥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責輕，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復入邪？若力排之，此輩側目正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浚乃服。

此以日麻及趙鼎事實檢記趙鼎

逸事參修，但標所記謂鼎與張浚同遊，是則誤。按此時浚在淮上，疑劉綱自行府檄奏，而鼎遂呈耳。熊克小歷稱趙鼎意益未載，言於上，古今參考書之。

辛巳，都省言：人戶典買田宅文契，昨限半年投稅，仍免倍稅。又斷罪人戶，往往樂於輸納。今聞倘有未會趁限去處，蓋緣原降指揮出限別無約束，詔更立限半年。

元降投契指揮，日麻未見月日。

是日，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王

彥發荆南，以所部八字軍萬人赴行在。統制官焦文通、準備將趙楸等偕從焉。彥未至鄂州，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使人邀請，驍舟相見。彥許之，而俟風順，即解纜張帆下鄂渚。其疾如飛，飛岸觀其過舟，歎服久之而去。

熊克小歷：六月壬子，詔荆南府依例帶湖北安撫使。時已召襄陽帥府保康軍承宣使王彥爲行營前護軍都統制，以湖南

漕臣權帥事薛弼代之。弼入境，彥遣親兵七千人來迎，其將言王太尉未有去意，弼徑趨入境，晨未起，已報新帥入府，乃出交政。仍起彥所部八字兵一萬赴行在。人頗不樂，弼竭榻留彥，遂統之以行。按荆西先除薛弼。六月乙巳，改用王庶所領帶經略使者，乃庶也。但此時庶未到，而弼先至荆南交割耳。所云彥未有去意，及八字軍不樂赴行在，他書皆無此說，更當詳考。

壬午左承議郎陳康伯行太常博士。

癸未詔張浚暫赴行在所奏事。淮西宣撫司參議官韓璉兼都督府隨軍轉運判官以張浚言見修濠州城須官措置移運也。

乙酉責授忻州團練使王仲巖復左中大夫與宮觀仲巖上疏稱述宣仁聖烈皇后定策之功且訟父珪不忠之謗故有是命。

戊子侍御史周秘乞諸路疏放干繫人如命官犯賊合用供證者本身雖無收坐之罪亦聽暫時勒留對證其淹延妄禁者令憲臣按劾從之初上既從朱震王縉之請命諸路釋拘繫之人而祕謂命官犯罪先推干證今一概釋之恐獄吏舞文縱釋賊吏故有是請後數日中書舍人董弁復言諸路見勘命官公事二百二十四其間姦賊不法等罪爲數百二十有一有及三四年未決者干連禁繫死於狴犴不知其幾何人望令諸路憲臣詳加檢察按其滯繫以副陛下欽恤之意乃命刑部申嚴下行。

癸奏請在八月丙申

癸巳詔川陝監司守倅內係宣撫司便宜所差未受朝廷告敕之人日下並罷用都督行府奏也行府又奏宣撫司自罷黜陟後以難功遷轉將士並令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取案改正若委有勞績令所屬保明申尚書省取旨推賞內有出川歸部之人令吏部依濫賞條具申省皆從之。彰武軍承宣使利州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利州郭浩爲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兼知金州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邵隆知商州並

以所部軍馬之任。其金州權隸川陝宣撫司。仍令隆聽浩節制。經略商號金均房安撫使柴斌。俟浩至日。赴都督行府。涇原經略使楊政兼權利路經略使。專管本路戰守軍馬事務。翊衛大夫貴州團練使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使兼知綿州節制軍馬范綜合再任。用席益奏也。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副使兼淮南漕運主管都督行府財用兼行府主管機宜文字提領市易務張澄陞直寶文閣充轉運使。他職如故。直徽猷閣川陝宣撫司參議官陳遠猷進職二等。忠翊郎閣門祗候吳扶忠訓郎吳搆並爲右承事郎。扶搆皆玠子也。

甲午左朝奉郎知廣德軍湯鵬舉知饒州。以江東轉運使向子諲言其政績也。已而復詔進鵬舉一官再任。上諭大臣曰。近時士大夫數言縣令多有不稱其任者。朕再三思之。亦難盡擇。莫若慎選監司郡守。以爲要道。正如朕深居九重之中。安能盡知百執事之能否。但當留意宰相耳。鵬舉再任廣德軍。在是月己酉。詔營田課子

除椿出種子外。且令官收四分。客戶收六分。次年已後。卽中停均分。自今請佃官莊。做此。用都督行府奏也。

乙未。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蔡安驥言。祖宗之子。皆擇其後一名爲宗。世補環衛官。以奉祭祀。著於甲令。然自艱難以來。宗籍散闕。所存無幾。立嫡以繼。漫不可推。今諸王之祀。十年不供。願詔有司。考諸王之世。酌情之宜。選屬近而行尊者各一人。補環衛官。襲封公爵。奉祀不忘。詔禮部討論。權戶部侍郎兼權禮部王

俛言太常寺令封爵以嫡而安疆所乞屬近行尊一節不應襲封條令難以施行事遂止是月監察御史劉長源應詔上書言當今之弊凡十有二事一曰節儉之風不行於臣庶二曰威福之柄漸移於臣下三曰禁旅太弱四曰從官輕去五曰政令有不審六曰賞罰有失當七曰將帥失馭八曰兵籍虛冗九曰師旅有法不立十曰賦斂有取無度十一曰田荒不勸農十二曰民困不擇令大略謂今內侍猶以奢侈相勝賓友燕集尙有宣政之餘習遠而將帥各以富貴自矜財用節於陛下之一身所省幾何而蠹於天下安得不匱高祖親誓韓信兵柄於成皋光武躬拒尋邑大敵於昆陽繫海內之望消未萌之釁不得不爾也獻帝則失之矣曹操威望隱然震赫而天下拒曹漢鼎潛移矣豈非獻帝不能收攬威福之柄所致歟今日之事若諸將過江分道並進臣願陛下移躡建康親臨六軍料敵督戰非常之功盡歸陛下四海之望復安往哉西漢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唐太宗分置府兵而關內居二百六十有一藝祖平定天下養兵止二十二萬而京師十萬餘皆明乎內重外輕強幹弱枝之勢也今禁旅單寡將領怯懦卒有蕭牆之變何以待之欲乞以五大將軍各取五千人更番直衛在諸軍未爲妨事而禁衛益二萬五千人則心腹無患矣仍別選智謀威望可以服衆忠義誠實果於衛上者爲殿帥庶幾首尾無顛置之失侍從之官其任宜久今也凡應是選權侍郎者多不俟及二年而改除除正任者多患久次而求去其請外也不在於方權之時而常在正任之後皆爲身謀也非爲國計也欲乞重侍從之選必可與共圖興復之人然後用既用矣非有大故弗聽便私而去苟故爲異議以冀退罷亦察其姦而明正典刑以爲背公營私

之戒。以近事觀之。如造交子。賣戶帖。批度牒。或方行而遽罷。或既行而旋易。大抵皆因一人建言以爲可行而遂行。又因一人建言以爲不便而遂罷。雖見否而革。尙愈於遂非而不改。然政令之不一。所損於治體亦多矣。欲乞今後每創有建明事。送尙書省集侍從臺諫本職官會議。委侍從官一員。同右左司董其事。謂之審議司。具不可之因。以稟宰相。宰相判其是非。取旨而行。若猶有疑焉。不憚再議。必歸於是而後已。今諸將行軍。喪師失地。則未嘗有罰。收復殘破之空城。則等第推賞。以目今在蜀一軍言之。一年保守尙原。朝廷賞其功矣。大將增封加爵。而全軍轉五萬官資。又一年復失尙原。大將不聞有敗績之責。而餘兵不復減一官一資。是以敗爲常。以無勝負爲功。不復爲恢復之計矣。今乞大明誅賞。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使人人知所勸畏。則功無患乎不成。今諸大將爵居師保之尊。權視輔弼之重。擁強悍之兵。以自衛。奪生靈之財。以自豐。所欲賞者。雖無功。人得冒處而不疑。所當罰者。雖有罪。彼且保全而不問。大臣畏避而不敢斥。諫官指陳而未嘗行。方茲多事。未可卒治。臣願陛下以漢高祖武帝先主爲法。以唐明皇爲鑒。徐以計銷其勢。使之由而不知。庶無肘腋之虞矣。自古取勝之兵。在精而不在衆。今天下之民力。困於養兵。而兵籍之數。類皆無實。且以蜀中論之。都運趙開。應副關外軍糧。紹興五年之數。比紹興二年四倍。比三年三倍。比四年一倍。每歲倍索。稍有稽緩。直申朝廷。遂云誤國。夫糧所以贍兵。必兵倍增。然後糧亦倍增。未聞其逐年益兵也。度其私心。蓋謂倍索糧數。必有虧額。恐因寇至兵潰。欲移罪於漕運之臣。其自謀則善矣。如社稷生靈。何臣愚欲乞選擇文武官各一員。按閱諸軍之兵。其有年五十以上者。汰之。雖

年末至而有疾者亦汰之。則勇者存而怯者去。怯者並押送營田所收管。願歸農亦聽。歲用之費必十省六七矣。今大將統兵各十數萬。號令不行。士卒不練。賞罰不明。欲乞詔文武有學識通曉軍政之人。考古兵法。可施於今者。勒爲成書。頒之軍中。上下遵守。庶幾兵皆可恃。動而成功。陛下施行。臣所陳汰屏兵之完食。去軍帳之虛名。廣克儉之風。行勸農之實。而又減宮祠之俸。察軍功之濫。省不急之官。則用度節財有餘。斂取有經矣。凡官私之須。莫不出於農。奈何闕日。浸久。上之人無一語及農。非特不勸督也。又從而推沮之。接送官吏之上下。農也在任者。給親朋之負重。農也。遞兵不足而般運官綱亦農也。一方有警而負兵器。齎行糧亦農也。至若公家賦斂。私門租課。一有不足。或械之困固。或監之邸肆。纍纍然如以長繩聯狗彘。獄吏執筆而隨之。路人洒涕爲之不忍。而州縣恬然不恤。爲民者何苦而爲農乎。今殘破州縣。不耕之田。豈可勝計。流民散徙而爲盜賊。盜賊招安而爲官兵。官兵復仰給於縣官。田野半空。賦入甚微。耕者既寡。而食者愈衆。上下困竭。職由此也。比者朝廷建營田之官。行營田之政。施之淮南。固亦宜矣。若兼行於遠近州縣。則民之復業者。爲營田之兵所擾。是以欲歸者不敢。被擾者復去。非特無益。而又害之。欲乞營田。只行在江北。所有江南民未歸業處。詔守令誘勸百姓歸業。有力者令其自營。無力者官爲假貸。以招復逋逃。勸課栽植之多寡。爲守令之殿最。如是則田野闢而倉廩實。百姓足而國計豐矣。民爲邦本。而與民最親者。莫如縣令。欲令得人。其術有五。曰遴選。曰重權。曰量才。曰久任。曰勸沮。不拘資格。必惟其賢。在內委省郎以上。在外委監司知州。歲舉一名。注籍吏部。有關照鄉貫路分差注。仍赴堂審驗。然後給

敕委縣令稽攷佐官之勤惰。上下半年申州及監司稍假以權俾佐官協力逐路審訂煩簡分爲四等。應舉官充縣令者亦等別之。盡以三年爲任。未滿不得遷。已滿而民願借留者聽。再任凡成任則具攷課條中事件而別爲三等。政績優異者擢以省臺寺監之官。次則與增秩。次則與減年。政績無聞者退歸選部。不得復任縣令。貪冒無恥則放歸田里。永不敘用。行此五等而縣令不得人者未之聞也。長源書凡六千餘言。其大要如此。淮南宣撫使劉光世克壽春府。



著者 (宋)李心傳撰
Author

625·2102

書碼 5425
Call No.

書名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二百卷：
Title

六

登錄號碼

Accession No. 007867

月日	借閱者	月日	借閱者
Date	Borrower's Name	Date	Borrower's Name

3 27	謝月霞		

國立中央圖書館

625·2102

書碼 425

登錄號碼 007867